

断剑

宫紫云经凌壮志一说，顿时想起途中所受的委屈，因而沉声说：“我没什么好说的，说来也是一肚子气。”

凌壮志心中一动，故意提示说：“娟姐，姐你在河处遇到黛凤张师母？”

宫紫云听凌壮志呼张云霞师母，不由凤眼一瞪，继而一想，张云霞是父亲的发妻，且对自己有哺乳之恩，就是自己遇上她也得呼她母亲。

心念至此，神色顿时一齐，但，她仍没好气地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镇。”

凌壮志见宫紫云瞪眼，先是吓了一跳，后来见她终于回答了，知道她已同意他称呼黛凤“师母”，因而继续问：“不知张师母为何要向姐姐追问小弟的行踪？”

宫紫云双颊略显红晕，但仍冷冷地说：“江湖上那个不知你在马鞍山救了晋德大师，抱走了宫紫云？”

凌壮志秀眉一蹙，疑惑地说：“真怪，她们母女怎知姐姐就是宫紫云？”

宫紫云似是觉得凌壮志有些糊涂，因而有些不耐烦的说：“叶小娟曾去卧虎庄击毙老贼阮陵泰，我一直追她十数里，她怎会不认识我宫紫云？”

凌壮志心灵蓦然一动，双目一亮，立即惊异的问：“娟姐姐，张师母为你哺乳一年，虽说‘女大十八变’，但你的眉目轮廓她总该认得？”

宫紫云黯然颌首说：“她乍然看到我时，的确愣了，端详了好久，她才问我是否要为卧虎庄老庄主‘金刀毒燕’阮陵泰报仇，我当时回答她，我与阮老贼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她和叶小娟听了俱感到十分惊疑。”

说此一顿，蹙眉沉思，自语似的对凌壮志说：“她当时一直想探询我的身世，可是看她的神情，又似极不便出口，她虽说了几个人的名字，问我是否认识，怎奈我那时情绪恶劣，无力和她交谈，最后她曾暗然一叹，领着叶小娟默默的走了。”

凌壮志略一沉思，似有所悟的说：“小弟认为张师母不便过分详细询问你的原因，可能因为有叶小娟在场，其次想是疑心当年你并没有失踪，而是被恩师送回了师母处，因而你随了母性，加之你对她的态度冷漠，更令她误以为你对她仍怀恨在心。”宫紫云黯然点头，赞同的说：“你说的极有可能，当她默默离去时，叶小娟一再追问她为何对我如此注意，我听她对叶小娟说，我极像她大姐姐的孩子。”

说此一顿，也所有新悟的问：“凌弟弟，你可暂问过我母亲有关叶小娟的事？”

凌壮志摇摇头说：“师母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宫紫云觉得叶小娟比自己似乎要小一两岁，心想，莫非父亲离开黄山时她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

一想到这个问题，她的心骤然一跳，粉面顿时红了，不由觑目看了凌壮志一眼，似乎生怕凌壮志知道她在想什么。

所幸，凌壮志也蹙眉沉思，并未注意，因而她不安的心始静下来。

就在这时，洞外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

凌壮志一定神，急声说：“有人来了。”

说罢，两人起身，即向洞外迎去。

来至洞外垂藤处，只见七八个十二三岁的光头小沙尼，担抬着许多炊寝用具，正嘻嘻哈哈的向着洞前走来。

凌壮志看得秀眉一蹙，迷惑的说：“看情形，师母似是有意要我们在此

久住。

宫紫云立即黯然说：“我要在此终身侍奉母亲，再也不下恒山了。”

凌壮志自觉责任未了，因而断然说：“但小弟必须明日下山，前去崆峒找乌鹤恶道，索回恩师的血债！”

宫紫云听得神色一阵激动，立即解释说：“我是说，待我报却父仇，再来此地侍奉母亲。”

凌壮志颌首赞同说：“那是当然，就是小弟也要前来尽番孝道。”

宫紫云正想说什么，一群小沙尼，已欢欢喜喜的到了阶前，其中一个较大的小沙尼，恭声说：“奉师太法谕，给师叔祖送日用炊具被褥来了。”

凌壮志满面含笑，亲切的说：“你们拿进来吧！”

于是，一群小沙尼，抬的抬，担的担，嘻嘻哈哈，十分快乐的登上阶来，十数双明亮的小眼睛，一直打量着雍容含笑的宫紫云。

炊食用具，就放在洞外垂藤里面的空崖下，由凌壮志指挥安装，室内被褥物品，由宫紫云去布置。

一阵忙碌，一切就绪，一群小沙尼，也欢欢喜喜的离去。

凌壮志重新整理了一下油盐柴米，才匆匆走进石室。

进室一看，双目顿时一亮，只见床上被褥一色洁白，十分干净，石台上有了盥漱用具，石椅上有茶杯磁壶，一切井然有序。

石桌上放着一个饭篮，宫紫云已将早餐取出，正含笑立在桌前等候他进食，就像贤妻等候她的爱婿。

凌壮志看了这情景，不由愉快的笑了，心中立时充满了甜意。

两人相对而坐，静静的共进早餐，会心的微笑，胜过万言千语，虽是素菜米粥，但吃得却甘美可口。

餐后宫紫云神秘的一笑说：“你去休息，碗筷由我去洗。”

凌壮志知道他休息的位置，自是对面一间石室，因此欣然说：“碗筷让小弟去洗，姐姐先行休息。”

说着，伸手就去抢宫紫云手中的饭篮。

宫紫云身形一闪，躲开了，但她却妩媚的笑着说：“回来你可不能生气？”

凌壮志毫未思索的说：“小弟怎敢生姐姐的气。”

说罢，伸手接过饭篮，身形一闪，顿时不见。

宫紫云见凌壮志离去的那份愉快神情，想到他回来时的冰冷打击，不知他要如何气，因而芳心又疼爱又后悔？

继而一想，怎好让凌弟弟和自己同室休息，想到羞人处，顿时胆战心惊，粉面通红，不由急忙将室门掩住，忍痛让他在对室苦了。

满心高兴的凌壮志。神采飞扬，俊面含笑，蹲在河边轻快的清着碗筷，心里有说不出的甜蜜，在这一刹那，世间上的一切都忘了。

洗完碗筷，纵身飞回洞口，即将饭篮放在饮具处，然后迈着轻快的步子直向洞内自己的石室走去。

来至右侧室一看，宛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顿时呆了。

只见室内，昏暗沉沉，冷凄清清，除中央一张冰冷的石桌和几个石椅外，再没有什么了？

凌壮志看罢，的确生气，怒哼一声，倏然转身，娟师姐的室门已关了。

继而一想，顿时大悟，难怪娟姐姐特地说，要自己回来可不要生气，原来她早就有此心意。

凌壮志望着紧闭的室门，无可奈何的摇摇头，他自己也觉不便和娟师姐同室休息。

心念至此，气忿全消，纵身飘落在自己室内的石桌上，盘膝闭目，运功调息，片刻已进入忘我之境。

不知过了多久，耳畔蓦然响起一声轻咳。

凌壮志心中一惊，倏然睁开眼睛，定睛一看，吓了一跳。

只见师母“飞花女侠”，一身白袍，手持金丝佛尘，正满面绽着欣慰赞许的微笑，立在门外。

凌壮志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由桌上跳下来，立即伏身在地，惶声说：“不知师母驾到，未曾远迎，恭请恕罪。”

飞花女侠慈祥的一笑，亲切的说：“志儿起来，今后不必再行大礼。”

凌壮志恭声应，叩头立起身来，心中暗暗庆幸，方才没有任性到娟师姐的房里去调息。

呀然一声，对室石门也开了，宫紫云一见飞花女侠，急忙跪在地上，同时恭声说：“叩见母亲。”

飞花女侠，颌首笑着说：“娟儿起来。”

宫紫云叩头起身，肃立门侧，请飞花女侠进入室内。

飞花女侠，满面祥笑，缓步走进石室，仔细的看着爱女布置的东西，之后，满意的坐在床前。

宫紫云早已满好一杯水，放在飞花女侠身边的石椅上。

飞花女侠见爱女仍背着长剑，举手一指壁上的两个石签说：“你两人的剑，可放挂在此处，取用也极方便。”

宫紫云早在整理被褥时，即有一种温馨的征兆，这时见母亲神情，话意处处将自己和凌弟弟拉在一起，娇靥不由红了，急忙低头解下长剑。

飞花女侠见宫紫云的剑鞘有套，剑柄仿古，不由惊异的问：“娟儿，这柄剑可是昔年‘仙姬’仗以成名的‘紫华剑’？”宫紫云立即恭声应是，说：“这柄剑虽然锋利无比，功能切金断玉，只是剑身光泽有些暗淡。”

说着，将剑双手送至飞花女侠面前。

飞花女侠，双眉一蹙，疑惑的说：“仙姬的紫华剑，光华夺目，令人不敢直视，怎会光泽暗淡？”

说话之间，接剑在手，姆指一按哑黄，剑身顺势撤出，立时发出一阵清越龙吟，剑身光华，果然暗淡。

飞花女侠凝目一看，霜眉一蹙，不由笑了，接着含笑说：“剑身两面涂有松胶，因而光华不能外泄，只须暗运三昧真火于五指或用沸酒涂剑身，顺势一擦即可。”

说着，面对恭立一侧的凌壮志，说：“志儿，你具有至热至刚的‘赤阳掌功’，可代你娟师姐一试。”

凌壮志恭声应是，双手将剑接过，手握剑柄，即运赤阳掌功，剑身立时通红，接着奋力一震——

顿时紫芒暴涨，光华夺目，全室一片紫辉，剑上松胶悉数脱落。

飞花女侠看得又惊又喜，面色立变，她这时才发现凌壮志的功力较之她想象的高深多了，而宫紫云却毫不为奇。

凌壮志将剑交给宫紫云，顺势将悬在腰间的“穹汉”解下来，恭声问：“师母可知‘穹汉’的剑历？”

飞花女侠含首说：“谈起‘穹汉剑’的来历，应该先由峰顶上的老凌霄庵谈起，说来话长，你俩可坐下来听。”

说着，并示意宫紫云将两柄宝剑挂在石签上，之后，继续说：“凌霄庵原址，即是峰顶上的残败寺院，据说百年间，峰上仅隆冬时期积雪盈尺，数十年后，始渐形成鸟兽绝迹，冰雪终年不溶的情形，庵中体弱弟子，往往有时冻死，全庵弟子终日为除清多雪忙碌，因而课业荒废。

第九代祖师，净因师大，始决心将凌霄庵改建在这座绿谷内，继续相传至今，我来庵来，已传至十六届的太智师太了。……”

凌壮志心中一动，立即欠身问：“听说昔年师母来时，恰逢凌霄庵遭劫，当时多亏师母义伸援手，凌霄庵始免遭恶运。”

飞花女侠微一含首，感慨的说：“不错，那时我正怀着悲凄沉痛的心情，离开了你师父和你娟师姐，决心远离江南，找一与世界隔绝的庵院落发为尼，是以才想起会有一面之识的‘大智师太’，前来恒山‘凌霄庵’。

大智师太，佛面慈心，不主张佛门弟子学武，因而凌霄庵的弟子多不谙武功，本山几个盘踞半山的绿林大盗，与山中一二观院的凶僧恶道勾结，大举前来侵犯，要凌霄庵数百女弟子蓄发供他们婚配使唤。

大智师太一心拜佛，手无缚鸡之力，自是无法挽救庵中数百弟子免遭浩劫，恰在此时我风尘仆仆的来投靠大智太师，在我心情悲痛下，六名罪魁悉数死在我的‘漫天飞花’下，其余恶徒俱都亡命逃去，凌霄庵也相安至今无事，但，昔年那些恶徒久思报复，只是苦无机会罢了。”

说此一顿，举目望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穹汉剑”，继续说：“我掌凌霄庵后的第二年，一天深夜，由峰顶上传来断断续续的争争响声，当时我即循声找去。

登上峰顶，始知声音是发自旧庵第一进的大佛宝殿内，那时大殿尚属完整，只是门窗已损。

我到达大殿阶前，发现殿中，正有一位发鬓如银的灰衫老人，正在墙上刻绘人形剑式。

当时那位老人见我立在殿外，仅淡淡的看了一眼，继续绘制人形剑式，直到他将手中长剑，藏在壁内时为止。才满意的点点头走出殿来。

老人再度看了我一眼，径自向北走去，我当时心中一急，不由脱口高呼：“前辈请止步。”

那位老人停步转身，漫声问：“有什么事吗？”

当时我对老人说：“前辈将此绝世剑法刻于此地，不怕让劣徒学去，仗以作恶吗？”

那位老人摇摇皓首，极肯定的说：“心术些微不正的人，休想学去老夫这套剑法。”

当时我极不解的问：“前辈何以见得？须知恶人也有资格质俱佳的天才！”

那位老人哈哈一笑，声如洪钟，接着向我解释说：“心术不正之徒，偶然遇见绝学秘笈，或图式，心中惊喜之余，必先想到学成之后如何称霸武林，如何炫耀江湖，因而，依图练习之时，便心情紧张，患得患失，一点不通，全般昏误几经挫折，便心灰意冷，愈如此愈不得要领，终至恨己忿世，抱着我不能得，任何人也别想学去之心，将壁上绝学毁去……”

我当时心中一急，不由插言问：“那样前辈的一世心劳岂不付诸东流了

吗？”

那位老人淡淡一笑说：“那也是天意，不过，老夫深信这套剑法，尚不致被心术不正的小人学去。”

老人说罢，转身向北走去……

凌壮志一听，不由急声问：“师母当时没有问那位老人是谁，和剑法的名称吗？”

飞花女侠，微一含首说：“我当时见老人转身离去，立即急声问：“请问前辈修真名号和剑法名称？”

老人再度停身，抚髯略一沉思，说：“这套剑法，暂时定名为乾坤八剑，至于……至于老夫的姓名吗……就呼无名叟好了。”

老人说罢，呵呵祥笑两声，转身向北驰去，身法之快，疾如电掣。”

凌壮志听罢，似有所悟的说：“无名老人所说的‘乾坤八剑’在名义上听来是八剑，实则乾坤，各有八剑，共计十六剑。”

飞花女侠赞同的说：“这套剑法威势凌厉，但实质却极温和，志儿今天午后，不妨带你娟姐也去破殿演练几次。”

凌壮志恭声应是，不由亲切的看了一眼丽姿如仙的宫紫云。

宫紫云见凌壮志当着母亲的面便深情的望着她，娇靥不由泛起两片红霞，接着嘟起鲜红的樱唇，似是不愿意和他前去。

十二

飞花女侠早已看透爱女的心对凌壮志又爱，又怕失去他，但又不愿他想到来此的目的，立即郑重的说：“今后你俩个在这个室里，至少要住半年时光，同时，必须苦练那秘笈上记载的武功，为了你们心理上的健全，你俩就在我面前交拜天地，成为一对名正言顺的夫妻，也好共同生活在一起。”

凌壮志一听，惊喜欲狂，俊面飞红，情不由己的急忙站起来。一双秀目，一眨不眨的望着娇靥通红的宫紫云。

宫紫云心里虽已看出母亲的用心，但她却没有想到还要当着母亲的面交拜天地，因而，红着脸久久不愿站起来。

飞花女侠一见，不由愉快的笑了，立即慈爱的催促说：“傻孩子，还不快些，你凌弟弟已在等你了。”

宫紫云满面娇羞，芳心甜蜜，含嗔看了凌壮志一眼，轻盈的站起来，和凌壮志并肩而立，两人恭谨相拜，又向飞花女侠叩头。

飞花女侠心愿已了，加之爱女娟娟，低垂素首，十分害羞，凌壮志也有些手足无措，因而起身含笑说：“你两人休息吧，自明天起即开始研读人皮秘笈，上面不识梵文，可下来，前去问我？”

说罢，当即向室外走去。

凌壮志立即回答说：“恩师有鉴于此，早在九华山习艺时，即于课余时间教授志八梵文？”

说话之间，已和宫紫云双双跟在女侠身后相送。

飞花女侠黯然赞声说：“你师父作事，一向有眼光，有魄力，处处设想周到，计划详密，极少发生失算或错误事情？”

说话之间，霜眉微蹙，神色间仍充满了对心上人的相思和爱恋。

来至洞外垂藤处，凌壮志抢先急上数步，恭谨的掀开一道空隙，让飞花女侠从容的走出去。

飞花女侠走出垂藤，正待向凌壮志两人说什么，突然凤目一亮，惊异的望着百十丈外的那片翠竹林，脚步顿时停止了。

凌壮志、宫紫云，两人心中一动，举目一看，只见飞花女侠隐居的那片竹林处，一点黄影捷愈飘风，正向这面如飞驰来。

飞花女侠霜眉一蹙，不解的漫声说：“庵中莫非又发生了意外事情？平素她们极少到我住的那间石室去。”

凌壮志心知有异，凝目一看，立即颌首说：“师母说得不错，那是慧音，看她神情惶急的样子，想是有什么重大事情。”

说话之间，慧音已飞声纵过前面数丈外的小河。

宫紫云见慧音香腮红润，肤如凝脂，在月色的僧袍上，外罩淡黄袈裟，愈显得秀丽脱俗。

尤其有了秦香苓、展伟凤和万绿萍等人的经验，她对这件事感到特别敏感，这时见凌壮志远在数丈之外即已认出来人是慧音。她几乎忍不住嗔声问他，是怎的知道这位年青秀美的尼姑的法号叫慧音。

继而想到慧音虽生的美丽，他她已是落发修行的佛门弟子，又觉得自己的想法有点罪过。

心念未毕，慧音已驰至阶前，躬身合什，强自平静的恭声说：“启禀庵主，山中各寺院的负责人率领门人子弟多人，前来要见庵主，并追问凌师叔

的行踪去向，三位师太正在前庵应付，弟子特来禀报庵主知道。”

凌壮志一听，心中顿时大怒，面色立变，但她在女侠面前不敢发作，只得将满腹怒火压在心头。

一直耿耿于怀的宫紫云，听了慧音对凌壮志的称呼，心中不由升一起一丝愧意，至于庵前来了许多高手，根本没放在心里。

飞花女侠，略一沉思，即对慧音说：“你速去转告三位师太，就说我即刻就去。”

慧音恭声应是，转身如飞驰去——

凌壮志一见慧音离去，立即忿忿的要求说：“师母身为一庵之主，岂可轻易会见那些佛门败类，他们即是前来查问志儿的行踪，就由志儿前去应付。”

飞花女侠黯然一叹，惋惜的说：“这些人多是昔年死在我手下六恶魁的门人弟子，他们的目的是前来寻事，查问你的行踪，只不过是一个藉口罢了。”

说着，注定凌壮志宫紫云，继续说：“你们在此休息，没事不要出去，晚间我也许会再来看你们。”

说罢，飘然降落阶下，袖袍一拂，身形直向凌霄庵方向飘去，身法宛如行云流水，手不动，腿不曲，看似慢，实则疾，眨眼已至数十丈外。

宫紫云见母亲的轻功，竟然已远超纯青的化境，不由又惊又喜，身形一闪，飞身进洞外。

凌壮志看得十分不解，也紧跟宫紫云身后，急步走去。

就在他刚刚到达石门前之际，宫紫云已提着两柄长剑由室内匆匆的走出来。

凌壮志神色一愣，不由急声问：“你要作什么？”

宫紫云毫不迟疑的回答说：“到庵前惩治那些佛门败类。”

凌壮志一听，不由焦急地说：“那怎么可以？师母不是不准我们前去吗？”

宫紫云立即嗔声说：“她老人家叮嘱我们没事不要出去，但我们现在有事，当然可以出去。”

说着，即将手中的“穹汉剑”交至凌壮志的手里。

凌壮志秀眉一蹙，只得将剑接过来系在腰间，但他仍有些迟疑的说：“这样作，师母一定会生气。”

宫紫云立即嗔声说：“你放心，生气时有我担当。”

说着，也将“紫华剑”系在细腰上，当先向洞口走去。

凌壮志无奈，只得跟在宫紫云身后。

来至洞口，宫紫云见凌壮志一脸的无可奈何之色，不由“噗嗤”笑了，接着含笑嗔声说：“凌弟弟，你的头脑实在有些呆板。”

凌壮志听得一愣，不由茫然望着这位艳丽无匹，外柔内刚的娟姐姐。

宫紫云继续笑着说：“你想，母亲决心皈依向佛，自是早已禁绝杀戒，她虽有惩恶之心，却不愿因此破戒，对付那些恶徒败类，口舌岂能解决问题？”

凌壮志虽觉有理，但他仍不愿违背尊长的心愿，因而，提议说：“姐姐，既是这样，我们可先至庵前松林中隐蔽，然后再衡量情事，决定是否应该出去。”

宫紫云觉得这样作最理想，因而欣然颌首，立即赞声说：“姐姐的聪明，

永远不如你。”

凌壮志一听，心花怒放，不由愉快的哈哈笑了，心里一高兴，不免有些得意忘形，伸手挽起娟姐姐的玉臂，直向西南绝壁驰去。

宫紫云，芳心轻跳，娇靥微红，也半推半就的依着凌弟弟飞行。

来至西南绝壁前，两人同时一长身形，腾空而上，一个如穿云紫燕，一个似银鹤升空，瞬间已达崖上。

宫紫云停身一看，立即发现了谷中的凌霄庵，不由脱口娇呼：“啊！原来凌霄庵在那里，规模好大嘛！”

凌壮志举手一指宛延下伸的辉煌房舍佛殿，说：“在此尚看不出凌霄庵的巍峨气势，到达庵前，你才知道凌霄庵建筑工程的宏伟浩大！”

宫紫云立即感叹的说：“这也许是引起那些佛门败类，心生觊觎的原因。”

凌壮志轻哼了一声，立即忿忿的说：“师父一生嫉恶如仇，小弟誓死继承遗志，今后定要荡清群魔，除恶务尽……”

话未说完，一阵隐约可闻的苍劲大笑，径由凌霄庵前，划空传来。

凌壮志双目一亮，眉宇间立透煞气，忿然说声“走”，立即沿着绝崖边沿，当先前驰去！

宫紫云知凌壮志已动了杀机，想起他杀尽阮自芳和卧虎庄二十余名的壮汉，以及金艳娘羡仙宫数十高手的事，不由芳心一凛，飞身追了上去，同时焦急的惶声说：“弟弟，你在此佛门净地，可千万不能任性杀人，那样我母亲一定不会喜欢。”

凌壮志看来儒雅潇洒，实是秉性刚烈无比，这时一听，立即倔强的说：“三位师母终日诵经拜佛，至今已数十年，尚且主张世间恶人应即早代佛超度，何况师每尚未正式削发，自是不会过份严格。”

宫紫云听得心中一惊，知道今天不适时制止，凌壮志势必要放手杀人，也许为凌霄庵的后世埋下祸源。

这时见凌壮志身形如飞，疾如奔电，朗目闪闪生辉，不时注视着凌霄庵门前的那片空地上。在这一刹那，宫紫云才发觉凌壮志嫉恶之心，实不亚于父亲，而他的武功却优胜过父母……

心念未毕，只见凌壮志身一闪，疾向崖下谷中泄去——

宫紫云定睛一看，崖下绿谷一片茂盛云松，深入将近二里，直达金碧辉煌的凌霄庵前。

在凌霄庵并列的三座巍峨庵门前，立着无数白色小点，一望而知，那是人。

略微一看，紧跟而下，但，就在这一迟疑间，凌壮志已达崖下林前，只见一点白影，疾如流星，踏枝向东驰去。

宫紫云看得暗暗心惊，这时她才看到凌壮志骇人听闻的轻身功夫，尤还远胜她的“百丈咫尺”。

心念间，已达崖下，满谷尽是松涛声，于是展开“百丈咫尺”身法，腾空飞上林端，踏枝向前追去。

举目再看，芳心不禁一战，只百丈外的凌壮志，由于身法奇快，竟幻出一道十数道白色垂直身影，令她看来，惊心眩目。

宫紫云有心高呼弟弟，又怕惊动庵前的高手，如不制止，又怕他真的为凌霄庵惹下是非。

正在焦急之际，前面白影一闪，凌壮志顿时不见——

宫紫云见凌壮志跃下林内的位置，距离凌霄庵前，至少尚有百数十丈，断定他是避免被庵前的高手听到衣袂破风声。

因而，也断定他虽然在盛怒之下，尚不致冒然行事，于是，来至凌壮志跃下的位置、也飘然进入林内。

林内清凉如洗，山风徐吹，松涛如咽如诉，游目一看，根本没有凌壮志的影子，断定他已驰向庵前，继续向前追去。

宫紫云对凌壮志没有等她，芳心不禁暗暗生气，但她也知道，这不是撒娇闹气的时候。

飞驰中，蓦见面前林隙间，现出一点白影，凝目一看，正是隐身在一方大石后的凌壮志，同时已能听到传自庵前的议论人声。

再前进七八丈，蓦见凌壮志突然回头看来，同时向她机警的连连挥手。

宫紫云知道必是距离庵前不远了，因而立即将身形慢下来。

来至石后，粉面一沉，正待轻声叱责凌壮志几句出出气，但被凌壮志那副谨慎的神情震住了。

凌壮志望着宫紫云，首先作了一个“禁声”的手势，接着，悄悄的指了指大石的那面。

宫紫云面色一变，颌首会意，悄悄探首向外一看，芳心不由一震，黛眉立即蹙在一起了。

只见高大巍峨的山门阶前石地上，分别立满了四五十人之多。

这些人中有僧，有道，有俗，有尼，共分六组，距离庵门不太远，面向庵门站立，形成一个半圆弧形。

右起的第一组，共有五人，俱是劲装锦衣，佩带兵器。

当前一人，是一个四五十余岁的中年人，一身灰锻劲衣，浓眉、环眼、狮子鼻，阔嘴唇上盖着一撮小胡子，一脸的凶煞气。

第二组，是七个老道。

立在最前面的老道，已有五旬年纪，头带金顶道冠，身穿紫红道袍，三角眼，扫把眉，两颊无肉，胡髯几根，目光炯炯有神，右臂托着一柄玉如意，闪闪生辉，一望而知，老道是个阴鸷狡滑之辈。

其余六道，均着灰衣，一律背插长剑，俱都是獠头鼠脑，尖嘴猴腮，真是所谓物以类聚。

第三组是十个头戴黑僧帽，身着黑僧衣的尼姑。

当前两尼姑，俱都六七十岁，右立者，身材矮小，骨细如柴，小眼，无眉，削薄嘴唇，十足的刁阴人物。

左立者，身胖脸肥，肿眼秃眉，塌鼻子，吹火嘴，眉目间隐隐透着一股犯毒凶狠的暴戾之气。

两个老尼姑，俱都手持佛尘，正在阴沉着脸，窃窃私议。

第四组，是十个劲装大汉，拥立着一个七旬老人。

老人一身麻布衫裤，手持一根齐眉铁棍，看来十分沉重，老人仰首看天，右手抚着短髯、一副傲气凌人之势。

第五组，是四个头大身肥的胖大和尚，有的持方便铲，有的握铁禅仗，当前一个人是个彪悍威猛生相怕人的凶僧。

凶僧一身宽大黑衣，挺着如鼓大肚皮，猫头，环眼，大盆口，手横铁禅杖，粗如儿臂，可知凶僧的臂力惊人。

第六组，仅有三人，一个细骨老者持钩，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横刀，另

一人是五十余岁的老妇持短截。

宫紫云看罢环立的六组人，深服母亲的判断力，这些人一望而知即是当年六魁恶的弟子门人或师兄弟。

但有一点令宫紫云不明白，就是凌霄庵的门阶上，仅立着一个身披鹅黄袈裟的中年尼姑、和两个十三四岁的小沙尼。

中年尼姑立在正中山门中央阶上，虽然立持镇静，但眉宇间仍笼罩着忧急，似是看出今日事态的严重。

两个小沙尼，恭谨的立在中年尼姑身后，瞪着四只小眼睛，望着环立七八丈外的六组高手，显得无比紧张。

宫紫云看得黛眉一蹙，立即不解的悄声问：“奇怪，母亲怎的还没到？”

凌壮志也正为此不解，因而摇了摇头。

这时，场中六组高手，有的相互议议，有的显得极为不耐，不少人不时怨毒的瞪视一眼中年尼姑。

蓦然，第六组的横刀大汉，怒目望着中年尼姑，沉声说问：“喂！你们庵主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出来，再不出来，天就黑了，难道今晚要诸位大爷宿在你们庵里不成？”

如此一问，所有的劲装大汉、都哈哈笑了，即使那些老道凶僧，也都现出一些奸邪淫笑。

凌壮志一听，心中怒火愈炽，不过他决心不到迫于无奈，决不贸然出去，但，宫紫云的娇靥上，已罩上一层寒霜。

只见中年尼姑，合什宣了声佛号，注定横刀，沉声说：“钟施主身为一寨首领，统御数百徒众，如此秽言秽语，不怕贬低身份，有失众望？”

横刀大汉，再度哈哈一笑，说：“我钟熊一向口不洁，齿不净，见了你们庵中年青貌美的小尼姑们，两腿就再也走不动……”

中年尼姑虽然力持镇静，这时听了钟熊的话，也不禁气得浑身微抖，面色铁青，脱口厉声说：“快些闭嘴，你如此胡言乱语，必遭天谴，定然沦入十八层地狱。”

钟熊一听，勃然大怒，飞身纵出，厚背大刀一指中年尼姑，厉声说：“无耻淫尼，胆敢咒骂人家四爷，我先宰了你，看看那些老淫尼躲藏到什么时候……”

话声未落，荒然一声震山撼峰的巨钟大响，就在不远处的钟楼上响起。

庵前六组僧道俗尼，数十人俱都面色一变，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惊急的望向庵门以内。

第六组的持钩老道，神色一惊，急忙沉声低喝：“四弟还不退回来。”

钟熊早惊呆了，这时一定神，立即惶急的退了回去。

只见中年尼姑，在钟声震荡中，合什当胸，朗声宣布：“本庵庵主，大悟师太，应诸位之请，就要出庵与诸位答话了。”

说罢，微一躬身，即和两个小沙尼，退至一侧恭立。

第二击钟声响了，接着是缓慢的冬冬鼓声。

在缓缓有力的鼓声中，四路并列前进的灰衣年青尼姑，俱都当胸合什，双目微闭，整齐的由山门走出来。

走下门阶，即分两路，径向左右走去，秩序井然丝毫不乱。

之后，是四大监院，和六大执事，依序合什立在台阶上，再后是三位师太，恭身立在山门左右。

第三击钟声一响，鼓声亦然停止了。

山门内，立即现出四个身穿青步僧衣，手提香炼炉的小沙尼，炉口香烟萦绕，徐徐飘出。

飞花女侠，身披朱红缕金袈裟，胸前斜扣翠碧玉环，手持金丝拂尘，神色肃然的走出来了。

慧安、慧音四人，身披淡黄袈裟，抱剑护在最后。

这时，全场一片寂静，除了飘荡空际的钟声和庵前如咽的松涛，再听不到任何声音，气氛极为严肃。

飞花女侠，立在山门正中，四个提练小沙尼分立左右，四位护法恭立身后，在香烟萦绕中，宛如南海大王。

立在林中石后的宫紫云和凌壮志，看得肃然起敬，十分激动，两人看到这等庄严肃静的场面，尚属首次。

飞花女侠，停身立稳，凤目略微一看庵前，立即单掌合什，平静的说：“贫尼大悟，问候诸位道友施主。”

说罢，上身略微一躬，立即直起。

庵前一阵沉默，毫无一丝反应，仅第三组当前的两个阴刁老尼姑怨毒的瞪着飞花女侠，飞花女侠见无人回答，继续平静的问：“诸位道友施主，前来本庵，不知何事赐教。”

说声甫落，身材瘦削，一脸阴刁神色的黑衣老尼姑，轻视的望着飞花女侠，冷哼一声，讥嘲的沉声说：“既然蓄发，便不能称尼，未曾削发，何来法号大悟，像你这等不伦不类，非道非尼的人，堪称当世佛门妖物。”

话声甫落，所有立在庵前的六组僧俗，俱都故意轻视的哈哈笑了。

由于阴刁瘦削女尼先发讥言，加之僧道众人的哈哈大笑，庵前肃穆气氛，立被破坏无遗。

隐身树林石后的凌壮志和宫紫云，早已气得面色铁青，浑身微抖，恨不得飞身而出，痛惩发言恶尼。

尤其，生怕凌壮志惹事的宫紫云，这时也黛眉微挑，紧咬樱唇，细细玉手不自觉的已握住剑柄。

飞花女侠毫不生气，依然平静的说：“贫尼掌理凌霄庵，乃遵奉大智师太仙逝法谕，贫尼蓄发及独居庵后等事，俱经全庵老长三代弟子决议，诸般经过，净非、净恶两位道友知之甚详，何故再出言相讥。”

另外一个身胖脸肥的老尼姑，两眼一瞪，凶光闪射，立即大声说：“哪个和你这佛门妖物称道友，真是不知身份，不知衡量自己，昔年如不是你这妖物前来，现在的凌霄庵庵主就是贫尼的。”

话一出口，全庵弟子齐声怒呼佛号，忿恨的望了净恶一眼。

飞花女侠近二十年的石屋独处，使她修成了镇定功夫，净非，净恶，虽然一口一个妖物，依然不生嗔念，继续平静的说：“净恶道友如欲掌理凌霄庵，仍极容易，只要本庵长幼三代弟子拥护你，贫尼自愿让贤。”

净恶老尼涨红了一张胖猪脸，瞪着一双肿泡眼睛，吹火嘴一阵牵动，怒哼一声正待说什么，蓦闻第一组处，发出一声震耳大喝：“老尼婆们快闭上你们的嘴巴吧，我‘丧门棍’宠鼎权可没心听你们这些争夺权位的屁事。”

众人闻声一看，正是那个一身灰衣劲装，唇上蓄着小胡子的凶煞中年人，这时，他正满面不耐神色的望望净恶，又望望飞花女侠。

一声内力充沛的“无量寿佛”立将全场人的视线，又转移到第二组头戴

金顶道冠身穿紫红道袍的老道身上。

只见红袍老道，三角眼一看“丧门棍”庞鼎权，微一稽首，朗声说：“庞施主请稍安勿噪，今天大家争产之事也要谈，那个白衫少年杀人的事我们也要问。”

说此一顿，扫把眉一场，阴脸的目光一扫全场，继续说：“不过，在场的诸位都是昔年来此的同道朋友，如果诸位不健忘的话，应该仍记得昔年大智师太曾当众宣布将凌霄庵归本观管辖……”

话未说完，第六组的持钩老者，震耳一声大喝：“放屁，一派胡言，当年我大哥‘混世魔王’已将整个凌霄庵控制，当时你洪尘老道还是个无名小卒，哪有你的插言余地，今天报仇有你的份，其他的事，你洪尘最好呆在一旁休息，否则，哼，惹恼了二爷，将你们观里的大小老道，全部赶出山去。

持钩老者说罢，挺胸抚髯，气势万丈，狂傲已极。

洪尘老道气得老脸一阵青一阵白，久久答不上话来，虽然对方只有三个人，看来似是最为厉害的一组。

靠近老者身侧不远的凶悍和尚，一齐不屑的看了老者三人一眼，同时四个人的脸上也俱都浮上了一丝轻视冷笑。

持钩老者身边的持戟老妇看在眼里，立即怒声问：“怎么，你这四个秃驴敢莫是不服气？哼！惹恼了老娘，连你们寺里的大小秃头也一齐赶下山去。

四个凶悍和尚一听，顿时大怒，当前手握禅杖，挺着如鼓大肚皮的黑衣凶僧，仰天发出一阵怒极大笑，接着，傲然朗声说：“我们‘五虎寨’虽然人多势众，高手如云，独霸半边山区，人人闻之胆战，须知我圆亮禅师，可没把你们‘五朵寨’，看在眼里。”

虎背熊腰的横刀壮汉一听，勃然大怒，方才在中年尼姑处受的气，这时一并暴发出来，环眼一瞪，大喝一声：“秃驴有本事就接四爷的‘砍山刀’五百招。”

大喝声中，飞身前扑，手中厚背大砍刀，一招“刀劈三关”即向当前凶僧的天灵，前胸，大肚皮猛力劈下。

蓦然人影一闪，立在圆亮身后的另一个凶僧，大喝一声，飞身迎出，手中方便铲，猛向劈下的大砍刀封去——

当的一声清响，洒起无数火星，一阵沉重的退步声中，“砍山刀”和另一凶僧，身形踉踉跄跄的退开了。

两人一直退后六步，方才拿定立稳，两人各自神色一愣，同时嘿嘿两声，再没有飞身相扑。

圆亮凶僧知道持方便铲师弟的手腕被震的不轻，但他却不肯示弱，于是注定持钩老者，冷冷一笑，说：“久闻‘一钩震山北’的四弟‘砍山刀’臂力惊人，今日一试，也不过如此。”

一钩震山北，顿时大怒，暴声怒喝：“圆亮，有胆子你就不妨进场与老夫放手一斗。”

喝声甫落，飞身纵至场中，手中的钢钩奋力一挥，怒目瞪着圆亮。

圆亮傲然哈哈一笑，轻蔑的朗声说，“莫说你王宏坤一人本禅师没放在眼里，就是你们兄妹一齐上，本禅师又有何惧？”

说着，手横铁禅杖，身形略微一动，已纵落场中。

就在这时，依然是第一组的“丧门棍”双目一瞪，沉声大骂：“你们这两人，真是他娘的一对糊涂虫，事情尚未成功，便先自起内哄总觉得自己是

英雄，其实，都是他娘的大狗熊。”

一钩震山北和凶僧圆亮一听，同时转身，怒目望着丧门棍，两人尚未发话，丧门棍已先说了：“怎么，可是心里有点他娘的不服？”

话声未落，头戴金顶道冠的恶道洪尘，立即警告说：“圆亮禅师和王寨主，两位切不可因一时意气，而忘了来此的正事，今日，大敌当前，如不同心协力，反不如即时退却，再过几年太平日子……”

一直静观变化的飞花女侠，见机不可失，立即宣了声佛号，温和的朗声说：“诸位施主道友，俱是本山区建有基业的首领人物，大家比邻咫尺，理应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化为玉帛，诚如洪尘道友所说：大家应该共享太平日子……”

话未说完，净非恶尼蓦然厉声问：“难道你昔年妄杀本庵庵主，圆风禅师，五虎寨大寨主，蒙知道长，以及地狱帮刘帮主和麻衣蔡教主等六大首领的仇债，就此一笔勾销了吗？”

恶尼如此一问，顿时掀起阶前六组人众的忿怒，纷纷押掌叱喝作着跃跃欲扑之势，气氛顿呈紧张，凌霄庵的所有长幼尼姑，俱都暗凝功力，蓄势以待。

飞花女侠最怕造成群殴混斗的局面，那时凌霄庵的弟子，势必伤亡惨重，因而急忙的沉声说：

“诸位如欲结算十九年前的那段深仇，贫尼决不推辞，单打独斗，任凭诸位，但是，决不能选在此地。”

一直傲然望天的麻老人，突然怒声问：“为什么？”

飞花女侠肃容说：“双方交手，难免不失手杀人，岂不沾污了这块清净佛门圣地。”

麻衣老人狂傲的仰天一声大笑，说：“数天前有一白衫少年，曾在贵殿的大佛殿前，挥剑杀了钉心判的三位高徒，据说白衫少年是贵殿请用的镖师，难道他杀死的人血，是瑶池琼水，天上玉露，不怕沾污佛地不成？”

飞花女侠见麻衣老人强辞夺理，故意刁难，因而沉声说：“那个白衫少年并不是本殿请来的镖师，而是贫尼的俗家弟子凌壮志。”

“凌壮志”三个字一出口，宛如平时暴起的春雷，六组人众，俱都觉得轰然一声，身形摇摇欲坠。

凶僧、恶尼、奸道等，俱都面色大变，俩个老人，几个大汉，个个冷汗油然。

麻衣老人一定神，不由惊急的问：“昨夜飞驰经过本教神坛的紫衣少女，她又是何人？”

飞花女侠立即淡淡的说：“那是小女紫云！”

麻衣老人一听，顿时愣了，他目光炯炯，锐利的注视着飞花女侠秀丽的面庞，似乎要在女侠的清莹眸子中，求出这件事的真假，因为，他不相信已经震惊武林的凌壮志，会是飞花女侠的弟子。”

恶道洪尘同样有些怀疑，因而，沉声说：“凌壮志既是你的弟子，为何不请出庵来，也好让大家一瞧这位轰动江湖的少年英雄人物。”

飞花女侠歉然回答说：“他现在不在庵内，道长如一定要见，明天可令他前去贵观拜会。”

洪尘老道和麻衣老人，最近才由江湖上回来，因而对凌壮志的骇人事迹最为清楚。

尤其，对凌壮志一怒之下，击毙卧虎庄二十几名壮汉，及羡仙宫数十高手的事，这时想来，仍有些胆战心惊。

看看在场的六组人，如不及早见风转舵，今天也许就要横尸在此地，因而决心动摇，立生退走之意。

同时，由于飞花女侠答的肯定，愈加证明挥剑杀了钉心判三个恶徒的白衫少年，就是震惊武林，轰动江湖的凌壮志。

而俩个恶尼，却认为飞花女侠有意故弄玄虚，她两人断定前几天的那个白衫少年，即使是凌壮志，这时恐怕也早离开了恒山。

因而，俩个人见洪尘老道和麻衣老人目光游移，面露怯意，不由冷冷一笑，故意望着恶道讥嘲的沉声问：“怎么，你可是被那伤风败俗，到处留情的无耻小辈，吓掉了魂？”

洪尘老道被问的脸上一红，立即仰天发出一阵有声无力的哈哈干笑，接着，傲然朗声说：“净非道友，你也未免太小觑贫道了，莫说那凌壮志时下尚不在凌霄庵内，就是他立在当场，贫道又有何惧？”

恶道如此一说，一钩震山北和凶僧等人，勇气倍增，精神再度一振。

净非恶尼见机不可失，立即小眼一瞪，厉声疾呼：“诸位道友，时机已至，万不可失，此时不报当年杀师仇恨，更待何时……”

疾呼声中，尚不停的奋力挥着右臂，作着激动的姿势。

但，疾呼未毕，发现第一组的“丧门棍”和第六组的“一钩震山北”等人，俱都张口结舌，面色大变，目光惊恐的望着她们的身后。

于是，心中一惊，倏然住口，回头一看，浑身猛然一战，也吓呆了。

只见身后数十丈外的宽大石道中央，并肩立着一个身着白袍，腰悬银剑的俊美少年和一个一身紫裳，貌似貂蝉的绝美少女。

白衫少年朱唇哂笑，朗目闪辉，但入鬓秀目，却微剔似剑，隐透杀气。

紫裳少年娇靥笼霜，鲜红的两片樱唇，微向下弯，寒潭秋水般的眸子，冷艳烁烁，左手抚在剑柄上，妩媚中显得英气勃勃。

男似金童，女似玉女，的确是天上少有，地上无双的一对，只是出现在此时此地，令六组僧道俗尼看来，俱都有些胆战心惊，恍如大祸临头。

尤其白衫少年的装束、年岁，和他那副特有的儒雅气质，一望而知就是震惊江湖的凌壮志。

这时，全场一片死寂，听不到一丝声音，所有惶惧，惊喜的目光，一齐集中在凌壮志和宫紫云的身上。

净非恶尼高举的右手，仍悬在半空，作着奋力欲挥之势，这时她惊的已不知将手放下来。

就在全庵尼姑惊喜，六组人惶惶之际，蓦闻飞花女侠沉声问：“你俩不在洞府，来此有什么事吗？”

凌壮志、宫紫云，两人见问，立即面色一整，伏身跪在地上，恭谨惶声说：“儿等遵命至峰上练剑，忽见此地人影重重，高声喧哗，故而斗胆前来察看，伏乞宽宥，幸勿见责。”

六组僧道人众一听，愈加胆战心惊，所有人的凶烈顿敛，两个恶尼和恶道，早已渗满了一脸冷汗，他们在这一刹那，俱都感到欲战不敢，欲跑不能，呼无声，哭无泪，悔不当初，每一个人都恨透了挑拨是非的两个恶尼。

飞花女侠祥和的微一颌首，平静的说：“你俩来的正好，快些近前答话。”

凌壮志、宫紫云，恭声应是，同时起身，直向凌霄庵前走去。

两人前进中，对神色惊急的六组人，看也不看一眼，而凶僧等恶人，却缓步后退，暗凝功力，蓄意戒备。

来至山门阶前，宫紫云首先不耐烦的说：“妈，凌霄庵深处绿谷，一向肃静无哗，不知今日庵前为何如此吵架？”

飞花女侠立即郑重的说：“这些道长大师，听说你凌师弟在此，特来一会，在此已等候很久了。”

凌壮志剑眉一轩，轻“哟”一声，缓缓转过去，朗目冷电一闪，由第一组丧门棍的脸上看起直到第六组的一钩震山北上，一扫而过。

接着，朱唇一晒，冷冷的问：“在下就是凌壮志，不知哪位要找在下？”

洪尘老道一向工于心计，这时自知保命要紧，顾不得尔后是否被人讥嘲，立即稽首宣了声无量寿佛，接着俏笑说：“贫道洪尘，久闻凌小侠的大名，如雷贯耳，欣逢小侠光临寒山，特来相邀，请至小观盘桓……”

丧门棍与洪尘似是久有积怨，这时未待恶道话落，立即破口大骂：“老杂毛，你真他妈的为恒山丢脸，方才还大言不惭，就是凌小侠立在当场你也不怕，片刻不到，就变得像他娘的孙子。”

丧门棍骂洪尘丢脸，实则他自己胆怯的也改了称呼。

洪尘老道狡猾的哈哈一笑，说：“庞施主何必如此，凌小侠心如海阔，胸如天空，素有容人之量，岂能受你一两句谗言，便追究贫道一时意气之语……”

话未说完，兀自一阵哈哈大笑！

凌壮志哪有心情听这些无耻之徒的恭维，于是，剑眉一轩，轻哼一声，冷冷的说：“在下一向不听谗言，不受恭维，只相信自己，方才是哪位辱骂在下是伤风败俗的无耻小辈？”

说罢，双目如冷电，眉宇透煞气，缓缓向场中走去。

六组僧道人众一听，心中同时一惊，也不由自主的向身后退去。

凌壮志见这些一时气焰万丈，一时胆小如鼠的狂徒嘴脸不由停身上步仰天发出一声震人心弦的哈哈大笑！

“尔等想必知道在下对付恶人的一向惯例，尔等再不承认，可不要怨在下心狠，将尔等悉数击毙在此地。”

六组僧人道众一听，宛如春雷击顶，个个面色如土，俱都魂飞天外。

宫紫云一见，粉面色变，转首望着飞花女侠，惶声说：“妈，凌弟弟……”

飞花女侠黛眉一蹙，正待沉声喝止，蓦闻三位师太，同时宣了声佛号，沉声说：“凌霄庵两度遭劫，均临危遇救，皆吾佛有灵，时差暗使，遣来救星，凌小侠的行动，正是吾佛的意旨，宫姑娘不可违背。”

六组僧道人众一听，宛如判了死刑，惊的同时惶声疾呼：“辱骂小侠的是她。”

疾呼声中，齐举右手，一致指着面色如上，汗如雨下的两个恶尼。

两个恶尼一见，浑身猛烈一战，接着一声嘶哑厉喝：“佛门妖物，本太师和你拼了！”

厉喝声中，飞身前扑，神情如疯如狂，直向台阶上的飞花女侠扑去——

凌壮志一见，顿时大怒，倏起杀机，大喝一声，双掌鲜红，白影闪处，已截至两个恶尼身前，双掌一挥，猛击两个恶尼的天灵。

就在这时，划空传来一声鹤叹，接着是一声蓦然沉喝：“儒子怎可在此杀人？”

凌壮志闻声一惊，倏然收住下击掌势，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巨大的灰鹤，径由百丈高空下冲，鹤背上正盘膝端坐着一位红光满面，发髯如银的老人。

立在凌霄庵山门台阶的飞花女侠，凝目一看鹤背上的老人，心头不由一震，面色立变，脱口自语说：“无名叟怎的来了？”

自语声中，分开四个提炉小沙尼，急步向阶下走去。

凌壮志，宫紫云，听了飞花女侠的自语，顿时大悟，来人竟是在峰颠破殿上刻人形剑式的“无名叟”。

这时，洪尘恶道，丧门棍，凶僧圆亮，麻衣老人和五虎寨的一钩震山北等人，也俱都惊惶的仰头望着俯冲而下的巨大灰鹤。

立在庵前的所有年青尼姑和三位师太，四大监院六执事等，也昂首望着灰鹤上的银髯老人。

因而，没有人注意被凌壮志的鲜红双掌吓晕在地上的两个恶尼，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蔽日而下的灰鹤吸住了。

巨鹤急泄冲至庵前地面，巨大双翅一挥，带起一阵激剧惊人的劲风，庵前尘烟旋飞，人人衣袂飘拂，巨鹤安然落在地上。

就在巨鹤双扑触地面的同时，银髯老人衣袖一挥，飘身落至鹤前，依然是一袭宽大灰衫，一双麻鞋。

飞花女侠急上数步，立即合什躬身，和声说：“前辈一别十七年，神采依旧，今日鹤驾莅临，使本庵增光生辉，所有弟子得瞻法颜，倍感荣幸。”

银髯老人，首先看了一眼飞花女侠的霜眉白发，接着爽朗的哈哈一笑，略带感慨的口吻，笑着说：“昔年庵主绿鬓黛眉，风华绝代，如今红颜白发，樱唇霜间，十七年寒暑，竟没有洗尽庵主方寸间的尘缘凡念，足见庵主心中仍有未了的心愿。”

飞花女侠，黯然苦笑，接着说：“昔年愁肠满腹，忧郁心头，如今情天虽难补，但诸愿已遂心，今后当终日诵经，朝夕面佛，以赎前愆。”

银髯老人一听，不由仰面爽朗的哈哈笑了。

就在老人仰首大笑的同时，身后灰鹤蓦然引颈高鸣。

银髯老人倏然大笑，双目如灯，转首一看，狡滑阴险的洪尘恶道，正并息提气，蹑足走向松林，于是，震耳一声沉喝：“孽障还不站住！”

沉喝声中，疾伸右手，中指猛力弹出，一缕指风直向恶道的“俞穴”射去——

一声惶急惊叫，接着噗通一声，洪尘恶道应声倒在地上。

全场的人一见，俱都惊呆了，即使是凌壮志、宫紫云，也不禁暗吃一惊，银髯老人，游目看了一眼其他想效法恶道溜走的一钩震山北和凶僧等人，继续沉声说：“老朽时闻尔等为非作列，纠众凌人，久存除去之心，怎奈苦无机会，今天机缘凑巧，合该你们倒霉，也算尔等幸运，得能留得活命。”

凶僧恶道等人一听，先是胆战心惊，继而又听得一阵莫明，既说要除去，又说留活命，真是令人费解。

飞花女侠和凌壮志也觉得老人的话有些含糊。

银髯老人首先望着一钩震山北三人，面色一沉，沉声低喝：“你三人过来！”

一钩震山北，砍山刀和持戟老妇，三人虽觉自己功力并不庸俗，但与银髯老人相比，不啻天地之分。

这时一声沉喝，只得惶恐的向银髯老人走去。

凶僧圆亮等人，俱都瞪大了一双眼睛，一眨不眨的望着场中，每一个人的脸上，俱都汗下如雨，不知银髯老人如何处置一钩震山北三人。

庵前所有的尼姑，个个屏息静气，俱都有些紧张惶惶，即使三位师太，也不知银髯老人的来历。

但看了庵主和凌壮志，宫紫云的自若神色，再与方才的寒暄加以对照，断定与老人久已相识。

全场一片寂静，静的可以听到一钩震山北三人的沉重脚步声。

这时，每一个人都是紧张的，只有那只大灰鹤，它看也不看一眼眼前的紧张情势，只是不停的用它钢锥似的尖嘴，剔它身上光洁发亮的羽毛。

一钩震山北和砍山刀三人，脚步愈走愈慢，终于立在银髯老人的面前。

银髯老人，毫不迟疑，戟指摇空三点，似有三缕指风点上三人的眉心穴。

一钩震山北三人浑身一战，面色立变，冷汗如雨流下来。

银髯老人立即沉声说：“在功力尚未完全消失前，急速解散五虎寨的首领众徒，三日后，找一清静之地，修心养性，自耕自耘，作一个善良的老百姓。”

一钩震山北三人一听，顿时面色如土，完全惊呆了。

在场的所有人，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银髯老人已废了一钩震山北三人的武功。

银髯老人，接着一转身，又向丧门棍五人，沉声说：“你五人也过来。”

丧门棍和身后的四个大汉一听，宛如焦雷轰顶……

蓦然，丧门棍瞪眼一声厉喝，神情如狂，飞身前扑，躬着头向银髯老人的前胸猛力撞来。

凌壮志一见，顿时大怒，身形正待迎出，一声鹤唳，劲风袭面，巨大灰鹤已凌空八尺，巨翅猛向丧门棍挥去。

就在巨嘴惊鸣凌空的同时，圆亮大喝一声，即和其余三个凶僧，齐挥铲杖，也向银髯老人猛攻过来。

圆亮四人一动，一群背剑僧道，也齐声唤喊，各自撒剑，风涌扑至——

一钩震山北三人，同时一定神，厉喝一声，各挥兵刃，也猛向银髯老人击去。

一阵暴喝，人影闪动，情势顿时大乱。

凌壮志一声冷哼，朗目圆睁，白影闪处，双掌鲜红，径向四个恶僧劈去。

宫紫云的黛眉一蹙，一声清叱，红光如电一闪，急挥紫华剑，飞身敌住一群风般涌来的持剑老道。

飞花女侠见银髯老人茫然不动，只得清叱一声，手中拂尘，振腕挥出，幻起一团金光，立将一钩震山北三人敌住。

一切剧烈骤变，几乎发自巨鹤凌空的一瞬间，因而，三位师太，六执事，四监院，都无法立即应变。

蓬的一声大响，暴起一声倏声惨叫，丧门棍扑来的身体，已被灰鹤的巨翅扇向数丈以外的松林内。

剑光电闪，惨叫连声，剑折臂断，血肉横飞，一群老道被宫紫云杀得亡魂丧胆，纷纷抱头四散。

哇哇连声中，一钩震山北三人，交手尚未五招，胸间气血已经翻腾，各自双手捧腹，狂吐鲜血不止。

飞花女侠知道他们武功已废，妄动肝火，因而气血攻心，径由口内喷出，

不出三日必然血尽而死。

是以，黯然一叹，立即退后五步，这时，一钩震山北三人，已经面色如纸，汗如雨下，相继萎缩在地上。

这是，场中四凶僧，飞舞铲杖，猛攻凌壮志，只见十数白影，一片红云，如电旋飞，不知那一个是实，那一个是虚。

凌壮志不知如何废除四个凶僧的武功，加之无名叟在场，又不便将凶僧击毙，因而迟迟不敢下手。

横剑停身的宫紫云一见，立即怒声说：“既然不听无名老前辈处置，即是恶性难改，凌弟弟何必再多考虑？”

飞花女侠一听，立即沉声大喝：“志儿不可……”

但是，已经迟了，只见场中叭叭数声脆响，暴起四声凄厉惊心的惨号，血水四射，盖骨横飞通通连声，四个凶僧相继栽倒在地。

白影一闪，俊面铁青的凌壮志，飘身飞了回来。

一直茫然静立的银髯老人，游目看了一眼横尸当场的四个凶僧和几个被杀的老道，以及一钩震山北三人，接着黯然摇头说：“天作孽尤可容，自作孽不可活，这样的结果，确是老朽所未料及的。”

说话之间，发现麻衣老人和一群老道，早已乘机逃得无影无踪，只有八个黑衣尼姑畏缩的立在松林边沿，惊惧的望着这面。

银髯老人，向着八个尼姑一招手，黯然说：“将你们的师太抬走吧，希望你们选出贤明的主持来领导你们。”

飞花女侠和凌壮志等人一听，心中同时一惊，低头一看，只见两个恶尼，面色腊黄，双目紧闭，早已吓断了魂。

这时，八个尼姑，已纷纷的奔过来，七手八脚，抬起两个恶尼的尸体，如飞奔入林内。

凌壮志一直尚未向银髯老人见礼，既学人技，既是弟子，因而急上两步，伏身叩首，同时恭声说：“弟子凌壮志，叩见无名老前辈。”

银髯老人，强自含笑，伸手将凌壮志扶起来，黯然说：“今天老朽兴高采烈的来，本是一件大喜事，没想到弄巧成拙，反将局面闹得一片血腥。”

说着，目光慈祥的看了一眼凌壮志腰间系着的“穹汉剑”，继而感慨的说：“这柄剑，出自塞外长白山，为老朽师祖伏以行道的宝刃，据说，此剑入海可分水，腾空可驾云，功能避火去毒，遇凶险而报警，是一柄上古神兵。”

说此一顿，黯然摇头，轻声一叹说：“老朽苦修数十载年事已逾百岁，但，仍无缘悟出剑上精奥之处，是以至今仍然不能御剑凌空，自觉应该为剑另觅明主。”

说着，目光希异的在凌壮志的俊面上凝视了一阵，继而欣慰的说：“现在古剑总算找到明主，老朽的一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希望你能悟出旷古绝学，让这柄神剑有腾飞凌空之日。”

凌壮志觉得任重道远，因而躬身惶声道：“请问老前辈，弟子如何才能悟出旷古绝学，御剑凌空。”

银髯老人轻摇皓头，黯然一叹，说：“说来惭愧，上自老朽的师祖，师父，下至老朽本人，俱都无此福缘，否则，昔年的‘四大恶魔’也不至那等猖狂了。”

飞花女侠一听，面色略微一变，不由吃惊的问：“前辈尊师，可是昔年的‘长白上人’？”

银髯老人一听，立即仰面爽朗的哈哈笑了，继而感慨的说：“人何必定要留名是谁，经年积月，反给后世带来许多累赘。”

飞花女侠和三位师太听了银髯老人这番话，颇有感触，似是体会到佛门“四大皆空”的真谛。

但，凌壮志、宫紫云和一些年青尼姑听了，却俱都感到有些不近情理。

就在这时，盘旋松林上空的巨鹤，突然发出一声长叹。银髯老人似乎想起什么，仰首看了一眼晴空，接着面对凌壮志，歉然说：“孩子，老朽就要返回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在临别之前，老朽无什么稀世珍宝相赠给你……”

凌壮志一听，立即躬身惶声说：“老前辈已将宝刃‘穹汉剑’和一套绝世剑法……”

银髯老人未待凌壮志说完，仰面哈哈一笑，接着摇摇头说：“那是靠你自己的福缘得来的，老朽只是尊奉师谕选择一鸟盖绝迹的灵秀之地，以待有缘之人，至于你将来是否如此作，那要看你自己了。”

凌壮志心中一动，脱口急声问：“老前辈昔年获得此剑是……”

银髯老人顿时会意，立即轻“嗯”一声，抚髯含笑说：“老朽那时已三十余岁，同样是在一座冰天雪的绝峰上得此宝刃。”

凌壮志一听，毫不迟疑的说：“弟子决尊师祖遗言意旨，将来同样选一灵秀之地，将此剑传于后世有缘之人。”

银髯老人欣慰地哈哈笑了，接着愉快的话：“师祖仙灵有知，当瞑目含笑了。”

话声甫落，空际再度传来一声鹤鸣。

银髯老人霜眉微轩，神色略显激动，于是探手怀中，取出一节粗如甘蔗，长约二寸光亮碧竹郑重的说：“孩子，老朽年逾百，已用它不着，现在就赠给你吧！”

想着，即将一节碧竹交给恭身而立的凌壮志的手里，继续说：“竹内是一颗‘琼浆冰果’，在武林中可称得上是仙丹异宝，传言有令死人复活之功，青春永驻，长生不老之效，老朽就赠给你吧，你将来也许用着它。”

说罢，撮唇一声尖锐口哨，声音直上云霄。

凌壮志接竹在手，分量极重，同时寒气隐隐泛骨，再听了银髯老人述说的功效，立即恭声说：“弟子年仅十八岁，正在热气方刚之年，用不着这等稀世灵药，老前辈已逾百岁，正好留此珍品……”

话未想完，灰鹤已伏行冲下，老人哈哈一笑，爽朗的笑声，说：“老朽虽年已逾百，数十年内尚不致死，人生能活两百岁，吾愿已矣。”

话声甫落，袍袖轻拂，身形腾空而起，一跃数丈，恰巧灰鹤俯冲已至，飘然落在鹤背上。

凌壮志一见，急忙跪在地上，望鹤高呼：“弟子诸事安定后，即赴长白山，再谢老前辈的隆情厚谊。”

空际立即传来一声哈哈大笑，说：“情海苦无边，回头即是岸，否则，误己害人，痛悔终生，孩子，你的情孽太重了，如不悬崖勒马，永无安定之日。”

一声修长鹤叹，一点灰影远去，终于消逝在遥远的天际。

凌壮志神情若失的立起来，觉得心头极为沉重。

所有的年青尼姑，合什当胸，双目微闭，四监院，六执事，三位师太，俱都恭身肃立，作着恭送银髯老人的姿势。

但，银髯老人的话，听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却有着不同的反应。

凌霄庵的年青弟子们，都感茫然不解，觑目偷看凌壮志的俊面。

三位师太似是有所预感，像如此武功高绝，俊美年少的人物，自是有不少多情的武林侠女眷恋。

而身为凌壮志爱妻的宫紫云，却芳心暗喜，倍加欣慰，希望自己的爱夫能因此有所警惕。

飞花女侠似是没有想到银髯老人也看出凌壮志将来的劫数，因而临去赠言，暗含禅机，看来他们这一代小儿女，仍难脱逃老一辈的覆辙。

这时见凌壮志神情若失，眉透隐忧，因而亲切的一笑，佯装愉快的说：“志儿，和你娟姐姐回去休息吧，凡事人为，为定胜天，已知劫数，处处警惕，自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

凌壮志强自一整神色，恭声应是，和宫紫云双双躬身辞过飞花女侠和三位师太及四大监院，六执事，并肩走进林内。

宫紫云明白凌壮志这时的心情，温顺的跟在他的身后，任由他举步前进。凌壮志虽在举步前进，但他的心灵深处，却仍响着银髯老人声音，尤其那句“误己害人，痛悔终生”，令他感到万分痛苦。

因为，他认为误己可以，但决不能害人，在他认为决不能害万绿萍，而让简大娘的儿子悔恼终生，也决不能害秦香苓，而让薛鹏辉恨他一辈子，至于，展伟凤仅是旅途相遇，谈得投机，较之万绿萍大是不同。

尤其，现在自己已有了一位风华绝代，国色天香的娇妻娟姐姐。

但是，一想到叶小娟，就令他焦急痛悔，万分不安，手心中冷汗油然。

心念未毕，双目突然一亮，定睛一看，已到了一处绿草如茵的林空平地。

于是急忙一定神，发现宫紫云正默默的跟在自己的身边，顿时惊觉自己的失态，因而含笑说：“娟姐姐，我们先到峰上破殿内看剑式去吧。”

宫紫云立即温顺的含笑点头，柔声说：“只要你不饿，我们就去。”

凌壮志见宫紫云竟没有一丝不快的意思，心中顿感意外，同时，也感到高兴，因而愉快的应声好，当先向前驰去。

宫紫云见凌壮志一忽愁眉不展，一忽笑逐颜开，觉得这位心爱的凌弟弟，实在仍有些孩子气，因而，一面疾驰，一面暗自好笑。

一阵疾驰，已达崖前，两人腾空而上，到达崖颠，寒气凛烈，雪霜旋飞，一片皓皓冰雪，温度骤然降低。

宫紫云不由感慨的说：“这座孤峰真怪，崖下和谷中，简直是两个世界，此地距凌霄庵远不及三里，至崖下高仅数十丈，谷中温暖如春，一片苍绿，崖上冰天雪地，寒冷刺骨。”

凌壮志也随声笑着说：“所以凌霄庵才移到崖下。”

说着，举手一指百丈以外，雪雾旋飞的高大石牌坊，说：“由那座位肖庵之门看来，昔年的老凌霄庵的工程，也必极浩大惊人，只是这时已是一片冰雪掩没的废墟，看不出往日的庵址轮廓。”

说话之间，已到破殿阶前，两人纵身而上，凌壮志举目一看，面色大变，不由脱口急呼：“啊，无名老前辈已将人形剑式毁了。”

急呼声中，当先飞进破殿，目光惊异的注视着石壁。

宫紫云听说剑式已毁，芳心暗暗焦急，也紧跟纵入大殿。

举目一看，只见光滑如镜的石壁上，许多人像，似是被一种金刚掌功夫悉数涂去，人形依稀尚有，剑式全都已毁。

宫紫云看罢，万分失望的说：“想是无名老前辈为免再被别人学去，因而将人像毁掉了。”

凌壮志赞同的点点头，说：“照此情形看来，无名老前辈也许就住在恒山区内，经常来此察看，直到今天，才乘鹤飞回长白山。”

说话之间，发现地上已多了无数零乱脚印，以前的脚步，已无法辨认，唯一完整无损的是壁上那个龙眼大小的圆点。

凌壮志急步走至近前，凝神注目，仔细的看了一番，才转身望着略感失望的宫紫云，含笑说：“姐姐我们走吧。”

宫紫云微一颌首，两人并肩向北驰去，她心里明白，凌壮志细看那个圆点的原因即是他将来也要如法泡制，实现他对无名前辈说的诺言。

两人一阵疾驰，片刻已达洞前，只见两个灰衣光头小沙尼，蹲在洞前，正在为他们炊饭。

两个小沙尼一见宫紫云和凌壮志飞身纵上台阶，急忙起立，也学着其他年长的尼姑的模样，躬身合什，齐声宣了个佛号，恭声说：“两位师叔祖回来了。”

宫紫云和凌壮志，再也忍不住愉快的哈哈笑了，宫紫云首先欢笑问：“谁派你们来的？”两个小沙尼，齐声恭谨的回答说：“明慧师叔祖。”

宫紫云不知明慧是谁，但根据两个小沙尼的称呼，断定是四监院六执事之中的一位，因而感激的说：“请转告明慧大师，以后不必再派人来了。”

两个小沙尼，恭声应是，继续炊饭工作。

宫紫云，凌壮志，两人轻快的走进石室，宫紫云首先解下自己的“紫华剑”挂在墙上，接着转身，发现凌壮志仍立在一边，立即不解的问：“为什么不把剑解下来？”

凌壮志听得一呆，接着恍然大悟，顿时受宠若惊，内心无比快慰，忙不迭的将剑解下来。

宫紫云见凌壮志那副高兴相，芳心一甜，粉面绯红，急忙将剑接过来，同时，深情的望着凌壮志，强忍娇笑，羞涩的嗔声说：“傻像，就会装腔作势。”

说着，即转娇躯，回眸轻睇，举手将剑挂在石壁上。

凌壮志在惊喜、快慰、兴奋、甜蜜，共同混合的感触下，不禁再度呆了。

因为，绝世风华的娟姐姐，娇躯轻转，回眸一笑，真是妩媚万千，醉人心弦，令他几乎忍不住将娟姐姐揽在怀里。

想到在卧虎庄花园，明月高悬，万花待放，仰望长阁丽人，静听曼妙琴音，那时令他几疑娟师姐是人间仙女。

如今，美艳无匹的娟师姐，就立在自己的面前，同处一室，代为挂剑，作了自己的娇妻，这样能不让他疑在梦中？

当时，静立垂手，仰首听琴，即使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日。

将剑挂好的宫紫云，发现心爱的凌弟弟，仍在如痴如呆的望着她，不由焉然一笑，闪身走出室门。

凌壮志顿时惊觉，于是羞涩的哈哈一笑，急步追了出去。

刚至室外，面见两个小沙尼已将热气腾腾的饭菜端来，再看宫紫云，正在对面石室内擦抹石桌石椅。

两个小沙尼将饭菜摆好，辞过凌壮志和宫紫云，径自去了。

凌壮志看了一眼桌上的菜，秀眉不由蹙在一起了，只见满桌具是黄花、

木耳、豆腐、面筋、大白菜，一色清素。

宫紫云立即笑着说：“这就是我不让凌霄庵再派人来炊饭的原因，这样我们可以至峰腰猎些野鸡野兽佐食。”

凌壮志一听，立即笑了，接着赞声说：“不是姐姐想的周到。”

宫紫云粉面微微一红，立即含笑瞪了他一眼。

凌壮志举筷一尝素菜，别具滋味，好吃已极，和他想像的大是不同，因而，一连进了白饭三大碗。

饭后，整洗好碗筷，已是午未时分了。

两人进入石室，同时升起一丝“家”的温暖，这个家虽然简陋，但却感到无限安适，舒服。

宫紫云为凌壮志倒了一杯茶，举目望着壁上的穹汉剑，说：“那位无名老前辈，看来和祥慈爱，但作起事来，却显得有些古怪，问他如何运用穹汉剑，他只推说这是个人的福缘，不经指点，如何悟出其中神奥机玄……”

凌壮志立即解释说：“也许无名老前辈确实不知如何御剑，否则何必当着凌霄庵的长幼三代，贬说自己师祖也没那份福缘。”

宫紫云心中一动，说：“我们何不取下来看，以你我两人的智慧，也许在剑上有所发现。”

说着，即至壁上将穹汉剑取下来。

凌壮志脱掉万字鞋，宫紫云脱下小蛮鞋，两人并肩盘坐在床，首先闭目调息，去除杂念，让神志清静下来。

接着，两人静心细看剑柄，和银丝剑穗上的那颗大如核桃的鲜红珍珠，继而再看剑鞘和剑柄上的四颗晶莹发亮的宝石。

但是，他俩凝神细心审视数次，依然毫无发现。

凌壮志只得轻按哑黄，在隐隐可闻的嗡嗡声中，将剑身缓缓撤出。

室内光线，随着剑身的暴露而逐渐增强，最后，直至满室光明放大。

两人细察剑知，锋薄如纸，上有无数不易察见的斑剥细纹，在眩目的毫光下，细纹似在缓缓游动。

宫紫云断定那些斑剥细纹，是杀人后沾染的痕迹，而凌壮志却对剑身上的那些细纹极为注意。

是以，对偎在身边的宫紫云，几乎已经忘记，因而那丝丝飘向他鼻内的淡雅幽香，他已不知理会，不时擦过他右颊的如云秀发，他也不知享受那副奇痒难耐的滋味。

宫紫云自觉悟力不如凌壮志，她虽然无法悟出其中精密之处，但她仍耐心的和他坐在一起。

半个时辰过去了，凌壮志像老僧入定般已闭上了眼睛，宫紫云愈加不敢打扰他，静静陪着他，一动也不动。

久久，凌壮志眼睛，突然睁开了，同时唇角掠过一丝笑意。

宫紫云心中一喜，不由低声关切的问：“怎样，可悟出一些端儿？”

凌壮志含笑摇摇头，说：“剑，就是剑，它的本身，毫无玄奥之处，要想御剑凌空，仍要仰仗高绝的功力和超凡入圣，出神出化的剑术。”

宫紫云深觉有理，但她忍不住问：“为何银髯老前辈说这柄剑可以入海分水，腾空御云呢？”

凌壮志立即解释说：“神兵宝刃，多具灵气，施展起来自然事半功倍，更增声势，如将剑术练至超凡人圣的境界，虽铁片弹丸，亦可伤人百里之外。”

宫紫云虽知武林前辈人物中，以御剑成名的人并不在少数，但她仍感到有些疑惑，因而不解的问：“这些话，你由何处听来？”

凌壮志毫不迟疑的说：“均由恩师亲口授与小弟。”

宫紫云听说是父亲说的，自是不便再说什么。

凌壮志继续说：“据恩师说，近两百年来，由于练武奇材缺乏，秘笈遗失，故而极少有人能练达剑术至高境界，虽然剑魔‘乌衣狂生’已悟出御剑之道，但他由于心性残毒，因而反能练至身剑合一，伤人百尺以内，这已算是难能可贵了。”

宫紫云一听，不由惊喜的问：“你现在已能在十丈之内，御剑伤人了吗？”

凌壮志立即含笑摇头，说：“这是恩师如此说，据小弟这几年来的细心演练，剑魔的‘太虚九剑’，似是无法练至身剑合一的境地。”

宫紫云心中一动，立即不解的问：“既然我父亲手足俱都残废，他老人家是怎样传授你武功？”

凌壮志黯然回答说：“恩师先命小弟研读秘笈，然后，再细心指点，最后，在极困难极痛苦的情形下，演练给小弟看。”

宫紫云父女连心，一听之下，凤目中立即浮上一泡泪水，但他仍不解的问：“那本秘笈呢？”

凌壮志肃容说：“遵照恩师的叮嘱，将秘笈放在他的破衣内。”

宫紫云含泪问：“照此说来，父亲功力已极精深，加之紫芝的灵气，至少可活百岁……”

凌壮志已经会意，立即黯然叙述说：“在小弟下山的前七日，恩师每日正午即令小弟盘膝坐在他的面前，每次他的右手一拍小弟的天灵，小弟便立即昏迷不醒人事，直到第七天醒来，恩师已奄奄一息了。”

宫紫云听得泪珠滚落，心痛如割，不由悲痛的说：“父亲已将全身功力输给你了，是才真力枯竭而死。”

凌壮志流泪颌首道：“这一点小弟事后才知道，当时一点也不晓得。”

宫紫云似乎想起什么，举袖一擦眼泪，立即不解地问：“你是怎样拜我父为师？我似乎从未听说过？”

凌壮志黯然一叹，说：“小弟祖居金陵，堪称书香世家，但，每代都仅习内功以图增长寿命，小弟也不例外，自幼便学会了吐纳功夫。”

五年前，先父母同染重病，药石无效，除非有千年灵芝，和何首乌等稀世珍品，因而不几日，父母相继谢世。

小弟在悲痛之余，决心至各大名山采集灵芝药材，以便济世救人，因而才有九华山紫芝崖之行。

那天登上紫芝飞崖，已经疲惫不堪，倒在一方大石下，立即睡去，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似有人用棍遍触小弟的周身，睁眼一看，身前竟坐着一个手足俱残，一身破衣，发须蓬乱的人，他正用已断的臂抚摸小弟的骨骼。

当时师父性情暴戾，硬要传小弟武功，如不答应，即将小弟吃下肚去，因而，小弟就答应了，事后，才渐渐发觉师父是位心地善良，侠肝义胆的正直人。”

宫紫云流着泪，疑惑的说：“母亲现仍健在人间，不知父亲为何说母亲已难产死去？”

凌壮志举袖擦了一下眼泪，略一迟疑说：“以小弟看来，师父并不是恨师母而有意咒骂，否则他老人家也不会一再叮嘱小弟，找到姐姐后，即速至

恒山凌霄庵来找师母了，师父如此说法，也许怕我们未找到师母前，已揭开了他老人家的身世，而误认张师母为姐姐的生母。”

说此一頓，似有所悟的继续说：“小弟想起来了，根据这一点，同时联想到师父事先不愿将身世告诉小弟的原因，也正是藉此迫使我们必须前来恒山，来找师母，看来师父对这件事，也的确下了一番苦心。”

宫紫云不解的问：“假设你找不到我呢？你岂不一生都不知道我父亲是谁了吗？”

凌壮志立即正色说：“我曾向师父宣誓，天涯海角，地老天荒，直到我须眉皆白，定要找到姐姐。”

宫紫云感激的望着凌壮志，芳心立即升起一丝蜜意，带泪的娇靥上，不觉浮上一丝甜笑，于是继续问：“你觉得父亲除教你武功外，其他什么事最令父亲关心？”

凌壮志毫不迟疑的说：“师父平素最关心的就是姐姐的下落，同时，师父曾经对我说：“只要我找到了娟姐姐，学会了人皮秘笈上记载的武功，即可称霸天下独步武林。”

宫紫云听得心中一动，不由郑重的问：“假设你真的武功冠宇内的话，你那时将怎样？”

凌壮志也正色说：“小弟弟隐密行迹，替天行道，杀贪官，铲污吏，除尽恶魔，只求心安理得，不计名利后果。”

宫紫云赞许的点点头，感慨的说：“凡是均到如愿，那是再好不过了，只往往事与愿违，变化莫测，令你遇到想不到的结果，譬如上午无名老前辈，他何曾想到竟有那多恶性难驯的人，因而结局恰与他想的相反。”

凌壮志也感慨的说：“尽人事，听天命，顺情合理，总之，正邪难并立，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谁也难保他一生不做错事情。”

说着，径自穿鞋下床，将“穹汉剑”挂在石壁上。

宫紫云再度赞许的点点头，但她的心理却颇有感触，因为认为凌壮志最后的那句话，是在为自己辩护。

因而，她敏感的想到展伟凤、秦得苓、和最令她感到辣手的叶小娟与万绿萍，于是，她故意一面下床，一面含意颇深的说：“所以说，知过能改，善莫大为，就怕执迷不悟，愈陷愈深，终于不能自拔。”

一个听者无心，一个说者有意，因而凌壮志并没有细想宫紫云的话，仅颌首应了个是，接着，转首一看前面的风孔，夕阳照在洞外的垂藤上，因而心中一动说：“姐姐，我们可要去峰腰打些野物来？”

宫紫云略一迟疑说：“还是明天吧，现在也该做晚饭了。”

说罢，两人双双走了出来，洞外炊具一应俱全，凌壮志虽不知烹炒诸事，但烧火提水足足有余。

这餐晚饭作来简单，吃起来也甘美可口，因为这是他们小夫妻新婚第一日，美满生活的开始。

凌壮志面对娇妻，心满意足，在这一刹那，他已忘了正在为情所苦的展伟凤，日夜相思的万绿萍，和终日以泪洗面的秦香苓，以及日渐憔悴的叶小娟。

在他的心意中，只有尽快为师雪仇，早日手刃乌鹤，与娟姐姐终生隐居在这座简陋的洞府，尽心孝顺师母，再不历身江湖。

宫紫云柔情的望着爱夫，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俊美人物，想到在卧虎庄时，他那副装呆作痴，一派书呆子的样子，令人捧腹，那时只怕失掉了他的行踪，谁知，他已是自己枕边的爱夫。

一想到枕边，她的脸立时红了，芳心跳个不停，今夜，就是他们小夫妻的花烛，对这位心爱的凌弟弟，真不知如何应付，想到即将来临而又无法抗拒的袭击，令她在幸福的期待，甜蜜的幻想中，感到颤栗，恐惧。

觑目偷看，凌郎正缓慢的吃饭，细细的咀嚼，似乎也正在凝神沉想。

因而，她不由羞涩的问自己，他是不是也正在想着同一个问题。

想到羞人处，香腮发烧，红飞耳后，她再也无法坐下去了，只得轻轻放下碗筷，悄悄走了出来。

但，仍在沉思的凌壮志，依然细细的咀嚼，而不知爱妻已经离开。

宫紫云怀着一颗甜甜兴奋的心，走向自己的卧室，看到烛台上的大号红烛，心中暗暗感激母亲的周祥安排。

室内光线已经暗淡，她首先点起台上的红烛，室内立即充满了柔和的光辉，在宫紫云此时此地的心情，觉得这淡淡的烛光，更给她增加了无限神秘，同时，也象征着她和凌弟弟的前途光明，永偕白首。

她将宽大石床的被褥铺好，特地将一对雪白洁净的枕头摆在一起，但她美丽如花的娇靥上，早已飞上两片红霞。

就在她望着枕头发呆之际，凌壮志已悄悄的走进来，他看了室内高点着红烛，床上铺着整洁的锦被，他的心中，立即升起一阵遇思，绮念。

尤其，当他看到绝世风华的娇妻娟姐姐，正樱唇含笑，香腮升晕，凤目痴呆的望着那对并头枕的时候，他的心立即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慰感，因而情不自禁的失声笑了。

宫紫云芳心一惊，倏然抬头，羞的她无地自容，“嚶哼”一声，绯红着粉脸，一头扑进凌弟弟怀里，再也抬不起头来。

凌壮志佯装一惊，伸手将宫紫云揽在怀里，故意将朱唇俯至宫紫云的耳畔，轻声不解的问：“姐姐，什么事嘛？”

宫紫云羞急的一跺脚，不由嗔声说：“坏死了，明知故问。”

说话之间，娇躯扭动，她的羞红娇靥，一直向凌壮志的臂窝里钻。

十四

凌壮志的心思被揭破，不由愉快的哈哈一笑，索性伸手将宫紫云的娇躯抱起来，脚尖一点，已至床前。

宫紫云大吃一惊，花容失色，不由脱口娇呼：“弟弟你？……”

由于心情慌急，不自觉的呼声高了些，凌壮志心中一惊，自觉有些莽撞，俛面一红，急忙将宫紫云放在床上。

宫紫云呼声一出口，心中即感后悔，这时见凌壮志惶急的将她放在床上，同时，通红的俊面上充满了无限愧色，因而急忙由床上坐起来，凤目惶急的望着凌壮志，歉然柔声问：“你没有生气？”

凌壮志听得一愣，反而不解地问：“你说什么？”

宫紫云知他并没有那心，觉得自己太敏感了，这时见问，自是不便解释，只得笑一笑，羞涩的说：“你不觉得丈夫抱妻子，妻子大惊小怪而感到可笑？”

凌壮志一听，那丝惶愧的心情，顿时消失了，于是潇洒的一笑，故意风趣的说：“当然，我正为这件事感到奇怪。”

说着，立即俯首下去，在她的前额上，轻轻的吻了一下。宫紫云见凌壮志有意取笑，不由含嗔轻哼了一声，但她却柔情斜视，静静的承受着没有闪动。

凌壮志一见，胆子顿时大起来，他由额角吻到樱唇……

最后，他终于将宫紫云的娇躯，紧紧的揽在怀里。

凌壮志完全沉醉了，他清晰的感到娟姐姐的芳心在急跳，粉颊在发烧，娇躯激动的微微颤抖。

因而，他的手，本能的缓缓移动，表达着他内心急待发泄的热情。

蓦然，他的手有力的抚在她胸前浑圆的乳上。

宫紫云一声嚶哼，娇躯猛的一战，而凌壮志的心头，却闪电掠过那篇生附在酥胸上的人皮秘笈。

就在这时——

荒然一声巨钟大响，震峰撼谷，划空传来。

凌壮志肃然一惊，立即与宫紫云分开了。

宫紫云一定，不由惊异的问：“凌霄庵可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凌壮志立即回答说：“这是他们的晚课钟声。”

话音甫落，接着传来一沉重的“冬冬”的鼓声。

凌壮志面色一变，不由惊异的说：“以前晚课仅击钟，今晚为何也打鼓。”

说着，首先整理了一下微显蓬乱的秀发，接着，看了一眼紫衣长裙，即和凌壮志，并肩向室外走去。

凌壮志匆匆前进中，忽然想起飞花女侠的叮嘱，因而提醒说：“我们切不可贸然进入庵院，破坏了凌霄庵的清规，你是女人尚情有可原，我是决对不准前去。”

说话之间，已至洞头，拨开垂藤走了出去，第二击钟声又响了。

两人举目一看，双目不禁同时一亮，只见凌霄庵方向，射出一片灯光，直射半空，由于夜幕初垂，谷内格外黑暗，愈显得灯光明亮。

宫紫云举手一指崖上，急声说：“我们先至崖上察看一下情形再作决定。”

说罢，翠袖一拂，身形腾空而起，当先向崖上走去。

凌壮志深觉有理，身形起处，已紧紧跟在宫紫云身后。

两人来至崖上，顿时雪屑旋飞打脸，寒风烈凛刺骨，宫紫云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冷战。

凌壮志看得真切，急忙将娇妻揽在胸前，宫紫云也不矜持，立即温顺的偎依在爱夫的怀里。

两人凝目一看，不禁有些呆了，俱都茫然不解。

只见凌霄庵，灯火万点，明如白昼，房舍佛殿，清楚可见。就在这时，第三击巨钟又响了，鼓声立即停止。

一阵山风吹过，飘来阵阵隐约可闻的法器诵经声。

宫紫云黛眉一蹙，仰面望着凌壮志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凌壮志摇摇头，说：“小弟也不知。”

宫紫云继续不解地问：“逆望之日，庵中的晚课是否都如此隆重？”

凌壮志摇摇头说：“小弟仅比姐姐多来四日，上月十五日晚上是否也如此，小弟不得而知，照今晚情形看来，也许是如此。”

看了这情形，两人自是不能再去，因而，宫紫云说：“我们还是下去吧！”

说着，两人并肩而下，直达洞口高阶上。

两人挽手并肩走进石室，感到烛光柔和，温暖如春，但，两人方才的兴致，却被凌霄庵隆重的晚课给扫光了。

凌壮志见娟姐姐意兴阑珊的坐在床上发呆，因而提议说：“姐姐，我们开始读那篇人皮秘笈吧？”

宫紫云一听，顿时粉面通红，不由迟疑的问：“你现在能静下心来？”

凌壮志毫不迟疑的点点头，笑着说：“我要让姐姐知道我有惊人的定力。”

宫紫云虽知面对爱夫，无需如此害羞，但，女孩儿家，袒胸露乳，总是有些难于解怀。

想到父亲为这篇秘笈遭人残体，断送了一生辉煌前程，羞涩之心立除，为了慎重，她仍忍不住正色问：“研读秘笈，切忌心神旁务，偶一大意，轻者走火入魔，重者丧失生命，事非儿戏，你可有这份把握？”

凌壮志见宫紫云说的郑重，立即收敛欢笑肯定的说：“小弟知道，姐姐不必多虑。”

宫紫云一听，立即脱鞋上床，背向烛光，悄悄解卸紫衣。

凌壮志首先走至门前，轻轻将石门关好，接着脱鞋上床，面向正在解衣的宫紫云，盘膝坐好，立即闭上眼睛。

他微微调息，去虑凝神，将一切杂念并除，让心情静下来。

室内一切静下来，再没有索索的解衣声。

凌壮志知道宫紫云已经准备就绪，立即睁开了眼睛，呈现在他面前的是肤如凝脂，洁如温玉的酥胸，一双浑圆而富弹性的高耸玉乳，尤其，那两点褐色乳峰，给与他无比的诱惑。

凌壮志的心绪突然一乱，顿时意马心乱，除了令他神迷目眩的一对玉乳外，他已看不见酥胸上星罗旗布的点点朱砂字迹。

刹那间，额角、手心，俱已渗满了油汗。

凌壮志这时的心情、身份、环境，与在马鞍山洞中时，业已迥然不同。

那时心情焦急，救人第一，加之身傍尚坐着一位德高望重的晋德大师，和骤然发现宫紫云胸上有人皮秘笈的惊喜情势，令他无法念及其他。

如今，宫紫云已是他的娇妻，而今夜又是他们的花烛之喜，盘坐的位置，则正是他们洞房的新石床。

尤其，他和宫紫云之间，情感日笃，这时一见，芳心猛然一震，她看出凌壮志并没有去虑凝神，并除杂念。

情急之下，心思电转，依然微合凤目，佯装未曾看见，悲惨痛心的说：“姐姐每夜念及这篇秘笈，便想到当年父亲背我遇敌的惨烈惨形，我虽然对父亲的相貌没有印象，但我往往想到父亲残腿断臂的痛苦神态，因而，姐姐时常流泪，辗转难睡，直到鸡啼三遍。”

说此一顿，黯然轻声一叹，继续戚声说：“姐姐对你无所企求，只希望你悟透秘笈，学成绝技，上慰先父在天之灵，近慰母亲对你的期望，早日为父报仇，以尽儿婿之孝，弟子之道。”

一席话说完，凌壮志已是汗泪俱下，愧悔无地，闭上眼睛，再也抬不起头来。

这时，在他心灵深处，正浮现着恩师慈祥的笑貌，响着他亲切的声音，回想到恩师的一再叮嘱，他几乎忍不住放声痛哭。

宫紫云盘膝端坐，凤目中缓缓流着泪水，她知道凌壮志这时痛心疾首的心情，因而静静的端坐，不敢打扰他。

片刻过去了，凌壮志脸上的神色，已逐渐的恢复平静，但，他两颊上的泪，却仍未干。

宫紫云知道凌壮志的心神已静下来，为免影响他的心情，悄悄擦去香腮上的残留泪痕，静待他睁开眼来。

凌壮志的眼睛，终于睁开了，目光精锐如电，直射宫紫云的丰满左胸上。

宫紫云不敢与凌壮志的目光接触，因而立即闭上眼睛，她如凝脂般的酥胸上，似乎感到被凌壮志精锐的目光所灼的热度。室内一片寂静，除了烛台上不时暴起一两声极轻微的烛花外，再听不到任何一丝声音。

不知过多久了，蓦闻凌壮志兴奋的低声说：“姐姐可以睁开眼睛了。”

宫紫云一听，急忙睁开眼，只见凌壮志精神焕发，朗目闪辉。秀眉微微上挑，朱唇含着微笑，正高兴的望着她。

她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她在凌壮志的俊面上，没有看出有一丝疲惫之色，因而不解地问：“你读完了吗？”

凌壮志愉快的含笑点点头。

宫紫云根据凌壮志的神色，断定他必然大有收获，但仍忍不住关切的问：“你悟透其中的精微玄奥？”

凌壮志故意一指宫紫云的酥胸，风趣的笑着说：“姐姐如再不掩住前怀，小弟方才强记的一点心诀，恐怕也忘了。”

宫紫云娇靥一红，紧忙掩住前胸，妩媚的哼了凌壮志一声，接着娇笑轻视，佯装怒嗔声说：“你愈来愈坏了。”

说着，转过身体，依序整理着紫衣内衣。

凌壮志最爱看娟姐姐娇羞发嗔，轻倪斜睇的神态丽姿，因为她的嗔笑，更能显示出她的绝世美丽。

这时他凝神痴笑，目光一眨不眨的欣赏宫紫云理衣，看来他对方才苦苦记下来的心诀，似乎真的完全遗忘了。宫紫云一面理衣，一面羞红着脸，兴奋的问：“上面记载些什么武功？”

凌壮志故意淡淡一笑，说：“没有什么惊人出奇的绝学武技，就是一篇剑魔‘乌衣狂生’前辈仗以剑术无敌的‘身合剑一’！”

宫紫云立即瞪大了眼睛，惊喜的欢声说：“那还不算惊人出奇？你真

学成了‘身剑合一’，普天之下，剑术之高，唯你第一了。”

凌壮志接着又忍笑淡淡的说：“第二篇是‘御剑百里’。”

宫紫云一听，脱口一声轻啊，顿时呆了。

凌壮志含笑打趣说：“所以，我说第一篇没有什么出奇。”

宫紫云一定神，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心爱的凌弟弟，强抑心中的兴奋，有意来打趣她自己。

心念至此，立时嚶哼一声，飞身扑向凌壮志，举起粉拳向着他的肩头打去，同时含笑嗔声说：“原来你在捉弄我。”

说话之间，粉拳已落，蓬蓬打着凌壮志，她的拳的确用了不少力气，但没有用一丝动力。

凌壮志诚惶诚恐举手抱头护脑，口里却不停的哈哈只笑。

宫紫云打了几下，芳心充满了蜜意，但仍含笑嗔声，命令说：“快将心诀念给姐姐听。”

凌壮志顺服的点点头，笑着说：“身剑合一，姐姐也许能学会，至于‘御剑百里’，你我两人目前俱都无法练习。因为在功力上便无法可及。”

说此一頓，敛笑正色，说：“欲想练至‘御剑’境界，至少需百年以上的深厚功力，或有机缘奇遇方始有望，据秘笈最末一段记载，‘御剑百里’仍未至臻完善之境，尚待继续求精求美，根据这一点，可以证明剑魔‘乌衣狂生’前辈和其他三位前辈，共同手著秘笈，狂生前辈没有将‘御剑百里’的口诀列入的真正原因，并非他私藏，而是因为尚没有达到完美境界之故。”

宫紫云会意的点点头，但她仍要求说：“你先把‘身剑合一’的心诀说出来给姐姐听。”

凌壮志见宫紫云如此性急，因而含笑说：“这时说来，恐怕仍不能指出其中精奥之处，必须俟小弟演练成功后，才可细述要领。”

宫紫云深觉有理，自是不便再要求，但她却迫不急待的说：“既是这样，现在你就去洞外演练几次吧。”

说着，当先穿鞋下床，即至壁前将剑取下来。

凌壮志虽然正有意要出洞一试，但他却没想到宫紫云的个性，竟是如此之急。

于是，穿鞋下床，由兴致勃勃的从宫紫云手里将“穹汉剑”接过来，两人双双向洞外走去。

这时，二更已尽，万般俱寂，整个绿谷一片昏黑，夜空高远，繁星万千，空气清凉似水。

凌壮志、紫宫云，两人怀着兴奋的心情，双双走出洞外，举目一看，凌霄庵方向，已没有了灯光。

两人立身高阶上，凌壮志首先游目看了一眼近周的地形，接着一指右前方数丈外的一片低树，说：“小弟暂以那片小叶树为施展目标，不过是否能及该处，小弟毫无把握。”

说着，将剑悬在腰间，举步走下高阶。

宫紫云依然立在阶上，这时见凌壮志就要施展剑魔举世震惊的“身剑合一”，心中也不禁有些紧张，因而关切的说：“弟弟切忌急进，依照心诀循序演练，第一次何必要扯那么远。”

凌壮志颌首应是，随即停身在阶前平地上，右手握剑，仰首望天，姆指轻按哑簧，一阵清虎龙吟，寒光一闪，长剑已出鞘外。

接着，默运功力，直透剑身，光芒暴涨盈尺。

凌壮志首先由“太虚九剑”演起，身形动处，剑势飞舞，阶前顿时幻起一片翻滚匹练，耀眼生花。

宫紫云久闻剑魔乌衣狂生的“太虚九剑”，独步武林，鲜逢敌手，这时一见，果然不凡。

只见阶前滚滚剑光，翻涌匹练，刹时万朵梨花，一时银锋百千，一忽光花大盛，一忽剑影如林，丝丝剑啸，森森剑气，令人看来眩眼刺目，不敢久视。

宫紫云看得轻摇臻手，赞叹不止，深觉自己的剑法与凌弟弟的太虚九剑相比，仍要稍逊一筹，尤其缺少太虚九剑的威猛狠功。

蓦然，阶前一片刺目光海中，突然聚成一道宽约八尺的如银匹练，挟着隐隐剑啸，快如闪电般，直向数丈外的低树间射去——

刺目匹练一闪而逝，接着全谷一片黑暗，凌壮志恰好横剑立在低树林前。

宫紫云一见大喜，欢呼一声，飞身扑了过去——

来至望剑沉思的凌壮志身边，立即兴奋的说：“太妙了，想不到‘身剑合一’如此凌厉，难怪乌衣狂生前辈要称霸武林。”

凌壮志俊面微微一红，涩然笑着说：“这样有何凌厉？方才初练，尚未悟出其中精华，距离秘芑上的要求，尚不及十分之一。”

宫紫云认为凌壮志有意夸张，因而疑惑的问：“真的啊？”

凌壮志点点头说：“当然，‘身剑合一’可从太虚九剑中第四招以后的任何一招开始施展，但每一招的剑式也同每一招的相异而不同。”

宫紫云见凌壮志说的郑重，因而不得不信，是以，她仍疑惑的说：“真的？”

凌壮志断然说：“当然，小弟可于第八招‘龙升九天’中施展，你便知小弟言之不虚，不过小弟决心配合赤阳神功和青罡功夫，也许更具威力。”

宫紫云欣然应好，说：“你不必过份急进求功。”

说着，闪身横飘五丈，玉立等待。

凌壮志根据方才施展的心得，已体会出身剑合一的妙处，这时，重新默诵一遍心诀，气纳丹田，暗凝功力，剑身一指夜空，振腕挥出无数银花。

紧接着，一声轻喝，身形腾空而起，长剑幻起一道寒光，直升九丈——

蓦然，空中剑光突然一变，清蒙光华暴涨八尺，一道青色耀眼刺目的青光，闪电斜飞而下——

刺目青光到达地面，一直继续向前掠飞，剑光过处，叶飞枝残，地上矮树立被齐顶斩断。

宫紫云微张樱口，瞪大凤目，完全惊呆了，难怪凌壮志夸口，方才那一次的确远不及这次的十分之一。

心念未毕，电掣前进的青蒙剑光中，蓦然暴起一声大喝。

紧接着，剑光缩小如带，通体殷红如火，由低而高，逐渐上升，挟着一阵隐隐风雷声，直向一颗七八丈高的大树上射去。

殷红剑光一绕，缠过树身，旋转飞回，飘然落在地上。

宫紫云一定神，娇呼一声，惊喜欲狂，飞身扑至近前，伸手抱住凌壮志，她几乎忍不住要吻这位即将成为天下第一大侠客的丈夫。

但，就在她伸臂抱住凌壮志，仰面欲呼“凌弟弟”的同时，她不禁惊呆了。

只见凌壮志，俊面苍白，双目微闭，浑身热气蒸腾，满额满脸俱是汗水。她这一惊非同小可，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由将抱住凌壮志的手，轻轻的松开了，她知道凌弟弟真力消耗过巨，正在缓缓凝气。

蓦然，一声咔嚓大响，震彻全谷，直上夜空。

宫紫云心中一惊，循声一看，只见十数丈外的那颗大树，径由剑光绕过处折断，树头正缓缓的向地面上倾下来。

树头下倾，逐渐加快，终于挟着一阵惊人劲风，疾泄而下——

轰隆一声大响，烟尘暴起，枝干横飞，喀察之声不绝于耳，久久方歇，但激扬的尘土，却仍继续上升。

宫紫云看了这等声势，也不禁有些触目心惊。

但，闭目凝气的凌壮志，却仍没有睁开眼睛！

宫紫云关切的立在爱夫身边，焦急的望着他俊面上逐渐恢复红润的神情，她不安的心，也随之平静下来。

就在这时，一阵疾速的衣袂破风声，经由凌霄庵方向传来。

宫紫云心中一动，知道必是凌霄庵守夜的尼姑，前来查看那阵清脆响声。

转首一看，只见四道快速人影，正由凌霄庵，向着这面如飞驰来。

宫紫云根据来人的轻功判断，必是六执事四监院之中的人物。

她觉得这时不便和她们见面，但，凌弟弟却仍在调息凝气，她知道这时是绝对不可以让凌壮志奔驰躲避。

飞驰而来的四人，由于凌壮志手里穹汉剑发出的寒光，因而远远便发现了立在草地上的凌壮志和宫紫云，于是，径向两人立身处驰来。

这时，宫紫云已能看清驰来的四人，俱是身披黄袈裟，背插长剑，头戴黄色小圆僧帽的妙龄尼姑。

身畔寒光一闪，眼前突然一暗。

宫紫云转首一看，凌壮志已凝气完毕，正将穹汉剑收入剑鞘内，她知道，这时再走已来不及了。

凌壮志刚刚将剑归鞘，飞驰而来的四人已至近前，正是凌霄庵资质最佳的三代弟子，慧安、慧音等四人。

慧安四人，并列停身，同是恭声说：“弟子恭请两位师叔晚安。”

凌壮志当然知道慧安、慧音四人的来意，自是不便明知故问：“你们四人还没睡吗？”

慧安恭声回答说：“大典刚刚结束不久，弟子四人职为护法，在庵主未就寝前，弟子等不敢擅离职守去睡。”

说此一顿，转首看了一眼布满半空的那团尘烟，继续说：“方才此地突然发生暴响，庵主不知何事，特命弟子四人前来察看。”

凌壮志同样的觉得不便实说，因而含糊的说：“经过情形很多，一时说不清楚，明日我亲自去禀告庵主好了。”

慧安四人见凌壮志不说，自是不敢问，只得恭声应是。

宫紫云对方才凌霄庵灯火烛天的事，仍记在心里，因而不解的问：“方才庵中是什么大典？”

慧音恭声回答说：“是最隆重的剃度大典。”

凌壮志秀眉一蹙，不由轻“哟”一声，接着插言问：“是谁剃度？”

依然是慧音回答说：“就是庵主。”

宫紫云一听，轻啊一声，花容大变，凤目中顿时涌满了泪水。

慧安四人一见，俱都愣了。

凌壮志由于事先已知飞花女侠向全庵弟子要求的心愿，因而并不感到惊异。

这时见宫紫云悲痛震惊的神情，心中一阵爱怜，情不由己的握住娇妻的玉手，亲切的劝慰说：“师姐，这是师母十七年前许下的诺言，现在心愿已了，自是要负起掌理凌霄庵门户的责任。”

说话之间，发现年青秀丽的慧安四人，俱都双颊绯红，合什闭目，顿时惊觉自己的失态，于是慌忙将手松开了。

宫紫云知道母亲落发，只是迟早之间的事，但她却不希望如此快，这时心痛如割，她急需要见母亲一面。

因而，强抑悲痛，不解的问：“请问庵主现在什么地方？”

慧安四人，不知凌壮志是否仍握着宫紫云的手，是以不敢睁开眼睛，仍由慧安闭目回答说：“现在澄心殿。”

凌壮志立即接口说：“请即禀报庵主，就说宫师叔和我有要事面陈。”

慧安四人微一躬身，同时恭声应是，转身向来时的方向驰去。

凌壮志一俟慧安四人走远，再度握住宫紫云的玉手亲切的说：“我们也去吧！”

宫紫云戚然点点头，举袖擦干玉颊上的泪水，即和凌壮志挽手并肩，直向凌霄庵驰去。

前进中，宫紫云黯然一叹，痛悔的说：“方才实在应该去大佛殿观礼……”

凌壮志怕爱妻再难过，因而插言说：“小弟认为还是不去的好，你我在场，势必影响师母的心情，在数百门人弟子面前，在那等隆重的大典礼中，万一心中仍出尘念，极可能损毁了师母的尔后领导全庵弟子的无上尊严。”

宫紫云深觉有理，因而赞许的点点头。

凌壮志见宫紫云的心情已渐恢复平静，因而继续说：“稍时见了师母，切不可失声落泪，以免让师母难过。”

说话之间，两人已到庵后，同时一长身形，腾空越过庵墙，沿着一排库房下斜甬道，直向第三座大殿驰去。

这时，全庵一片黑暗，仅斜下百丈以外的大殿宝佛，尚有弱光数点。

两人来至第三座大殿石檐，转首一看，殿内灯光明亮，一片寂静，仅正中两片雕花殿门尚未关闭。

只见三位师太正由殿门匆匆走出来，沿着宽广下斜台阶，直向第二进大殿方向走去，想是听说凌壮志两人要来才离去。

凌壮志、宫紫云，一俟三位师太走远，即向光亮的殿门走去。

两人到达殿门，顿时感到灯光有些眩眼，只见殿内，璃灯十数盏，俱都火苗盈寸，大放光明。

飞花女侠，依然端坐在日前公审时的大坛床上，黄陵蒲团的两边，放着数部经书，和一个古铜小鼎炉，阵阵淡薄檀香，萦绕飘出，弥温全殿。

大檀床的左右，各立一名青衣小尼，一个抱金丝拂尘，一个抱汉玉如意，慧安四人，分别恭立两侧，气氛十分严肃。

这时的飞花女侠，着缕金袈裟，黄陵僧袍，头戴金边佛冠，手拿捻珠，盘膝合目，宛如一尊金衣女神。

但，在她庄严的神色中，又似是十分凝重，微蹙的两道修长白眉间，似是蕴藏着无限隐忧。

凌壮志一进殿门，立被这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感染了，心中尘念顿消，但，他也惊觉到师母神色间的那丝隐忧。

因而，他心中顿时感到上下不安，他认为飞花女侠可能为他深夜进入凌霄庵而感不快。

宫紫云原本悲戚的心情，这时见了母亲端坐的宝相和殿内的肃穆气氛，不自觉的平静下来，再没有方才欲哭的激动。

飞花女侠听到两人的脚步声，缓缓睁开了眼睛，一见走进殿来的凌壮志和宫紫云，神色显得更凝重了。

这时，宫紫云才看出母亲的神色间，似乎有着无限忧郁。

凌壮志口称“师母”，宫紫云低呼“母亲”，两人同时伏身叩头。

飞花女侠，微一颌首，平静的说：“我正要找你们两人，快些起来讲话。”

凌壮志、宫紫云两人心头同时一震，齐声应是，悄悄相互看了一眼，双双立起，恭谨的退至一侧肃立。

飞花女侠一俟两人站稳，首先不解的问：“慧安回来说：‘你们两人要见我’，可有什么事吗？”

宫紫云黯然回答说：“我听说母亲今夜剃度……”

飞花女侠未待爱女说完，立即接说：“母亲心愿已了，自是应该早日掌理凌霄庵。”

凌壮志急忙恭声解释说：“姐姐和志儿，皆因未能前来观礼为憾，因为这是师母正式皈依佛的大喜之日志儿等亦应前来恭贺。”

飞花女侠立即欣慰的一笑，说：“你们的孝心我已知道了。”

凌壮志唯恐爱妻难过落泪，因而立即转变话题，恭声问：“师母正欲呼志儿前来，不知有何教诲？”

如此一问，飞花女侠脸上一现的笑容，立即消逝了，忧郁之色愈浓，只见她黛眉一蹙，沉重的说：“你们两人来恒山时，想必是一心赶路，并未对江湖上的重大传说，多加注意。”

凌壮志、宫紫云，心中一惊，不由茫然一愣，两人根据飞花女侠的忧郁神色来看，断定江湖上正盛传着某种惊人的消息，而这种消息，必是对自己本身十分不利，否则，已遁入佛门的师母，决不会心情如此沉重。

飞花女侠继续说：“现在江湖上盛传‘乌鹤’恶道，即将亲自下山，邀请武林各派掌门宗师，共同声讨‘四大恶魔’的弟子凌壮志。”

宫紫云一听，花容立变，脱口一声轻啊。

凌壮志秀眉微轩，朗目闪辉，朱唇立时浮上一丝冷笑，但他强抑满腹怒火，恭声说：“恶道亲自前来，正合志儿心意，如此反而免却了志儿和娟姐姐跋涉山关，远赴甘西之苦。”

飞花女侠，黛眉一蹙，忧心的说：“武林各派，声威浩大，势力雄厚，以你一己之力，想与各大门派千万高手抗衡，不啻蜻蜓撼石，螳臂挡车。”

凌壮志怒气填胸，几乎忍不住轻蔑的放声大笑，但他仍傲然朗声说：“各大门派虽然人多势众，高手如云，但志儿却没把他们看在眼里。”

飞花女侠黛眉一蹙，正待纠正凌壮志这种倔强狂傲偏激轻敌的观念，宫紫云已愤怒的抢先说了：“各大门派，不少贤明睿智的掌门宗师，岂肯接受恶道的煽动？”

飞花女侠黛眉蹙得更紧了，她不便在爱女花烛之夜说出武林中，有不少门派对凌壮志已起恶感的话。

当然，更不便说出造成这种恶感的原因，是由于秦香苓的未婚夫玉山少主薛鹏辉和万绿萍的老妈妈铁钩婆等人四出散播恶言的原因。

加之，不少人受过卧虎庄“金刀毒燕”阮陵泰假意施舍的恩惠，因而认为阮老贼是武林中少有的德高长者，是以，部分不明真像的高手，也要为阮老贼报仇。

由于以上原因，飞花女侠只得改口说：“即使各派掌门人婉拒加盟，不愿介入这场浩劫，但‘乌鹤’恶道的武功，已今非昔比，也不是易与之辈了。”

宫紫云继续不解的问：“这些消息由何处得来？”

飞花女侠望了一眼漆黑的殿外，说：“今天有数位云游在外的弟子回庵，几人并不同路同时，但对这件事的报告，却异口同声，完全一致。”

宫紫云紧蹙黛眉，不争的问：“晋道如此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事呢？”

凌壮志立即怒哼一声，愤愤的说：“还不是作贼心虚，听说与他共同作恶的阮陵泰，恶宇田已先后被赤阳掌击毙，而断定他自己也决难逃脱被击毙的命运，是以才想施展阴谋发动公愤而圆自保。”

飞花女侠，微微颌首说：“这只是怀疑恶道有此可能，由是他一生害人无数，是以他无法断定壮志是天良的传人，他真正的目的，却是想藉此显露他们崆峒派的惊人武学。”

宫紫云一听此话，不屑的说：“哼，他们崆派除了那套自以为了不起的剑法外，有什么惊人的武学可炫耀。”

飞花女侠忧郁的说：“据回山弟子说，现在江湖上，每个省份都有崆峒派的门人弟子，到处散播他们掌门人，于十数年前，在崆峒山绝峰中，拾到一本该派祖师遗留下来的秘笈。

据说，乌鹤已尽得秘笈上记载的绝世武功，现在的恶道，不惧赤阳掌，不怕青罡气，有胜过太虚九剑的剑法，有较‘追魂幻踪’尤神奇诡异的步法，并宣称只要他们的掌门人一下山，‘四大恶魔’的弟子凌壮志更立时束手待毙。”

凌壮志不言不语，唇角挂着笑意，但他的眉宇间，却充满了杀气。

宫紫云立即轻蔑的说：“鬼才听他们这些无稽宣传，乌鹤恶道果真有如此绝高的武功，天下武林早被他闹得一片混乱，那里有现时的太平？”

飞花女侠忧心的说：“这确是一针见血的话，不过，也许恶道练至最近大功告成，否则，他们也不会以该派千秋大业于不顾，而放此有损派誉的狂词。”

宫紫云深觉有理，但她仍不服气的说：“即使恶道果真有传说的那些惊人武功，他也难敌凌弟弟的‘御剑合一’。”

飞花女侠一听，神色立变，不由惊喜的望着凌壮志道：“志儿为何不早说。”

宫紫云一见母亲那份惊喜欲绝的神色，不由得意的张嘴笑了。

凌壮志立即躬身回答说：“志儿已读过娟姐姐的秘笈，上面共有两篇，一篇是‘身剑合一’，一篇是‘御剑百里’。”

飞花女侠只听得黛眉闪动，双腮微抖，仍极红润的樱唇，不自觉的张开了，久久才激动的说：“这就好了，苍天有眼，吾佛有灵，邪终不能胜正，志儿，自明日起，你必须细心研读，务求领悟，以期早日习成。”

宫紫云再也忍不住“噗嗤”笑了，接口愉快的说：“凌弟弟已能连剑俯击，凌空斩物，方才你没听到大树折断的声音吗？”

飞花女侠一听，完全惊呆了，她确没想到凌壮志竟如此高绝超人的领悟力，这实在太可喜了。

凌壮志趁机恭声要求说：“志儿决定明晨下山，约斗乌鹤，早日报却师仇。”

飞花女侠一定神，毫不迟疑的摇摇手说：“不可以，现在时机未至，不可操之过急，我已请三位师太各率一位武功较高的执事，明日绝早下山，一赴塞北，一去江南，一在中原，藉化缘之便，暗中揭破恶道阴谋及加害你师父的事实经过，并明示你是天良的传人，而不是四大恶魔的弟子。”

凌壮志继续要求说：“三位师太俱已年老，何必再冒风霜之苦，志儿明日下山，自会沿途揭破恶道的阴谋，并公开志儿的师承。”

飞花女侠不便说破，三位师太下山兼有为他洗刷不白冤屈之责，因而断然摇摇手，正色说：“不可以，时机成熟，我自会命你两人下山，须知‘十手所指，百口莫辩’，我意已决，不必再说，现在三更已过，你们安歇去吧！”

说罢，手扣念珠，缓缓合上双目。

凌壮志自是不敢再要求，但他对‘十手所指，百口莫辩’一句极为不解，可是，师母已合上眼睛，只得和宫紫云恭身施礼，双双退出殿来。

这时，夜阑更夜，空气寒冷，凌霄诚一片沉寂，两人绕过澄心殿，即展轻功，并肩向庵后驰去。

谷中黑暗，响着如吟如诉的松涛，夜空高远，闪烁繁星万千，在正北突崖的柔和萝藤间，隐约现出数点由石室通风孔射出的烛光。

飞驰中的凌壮志和宫紫云一见，顿时想起石室中高烧的红烛，同时，也想起今夜是他们千斤一刻的花烛良宵。

因而，两人不自禁的相对一笑，身形骤然加快。

来至洞口，飞身纵入，急步走进石室，一阵烛香暖意，立即掀起两人不自禁的绮思蜜意。

凌壮志顺手关好门室，接着将佩剑挂在石壁上，转身一看，美貌如花，绝代风华的娟姐姐正娇靥生春，含羞带笑的望着他。

十五

凌壮志虽然早已心生绮念，但他却不知如何和绝代风华，美如天仙的娟姊姊同床共枕，共渡良宵。

这时见娟姊姊，含羞带笑，面泛红晕，凤目期待的望着他，令他蒙蔽的理智，突然得到启示，因而，勇气倍增。

他不再迟疑，伸臂将宫紫云的娇躯抱起来，同时深情的低呼“姊姊”，俯首轻吻宫紫云的鲜红樱唇，径向床前走去。

宫紫云再没有惊呼惶叫，温顺的偎依在凌壮志的怀里，缓缓闭上了眼睛。她知道每一个少女都将为此而心慌意乱，但，任何进入洞房的少女无法避免服侍丈夫，因为这是作妻子应尽的义务，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俗语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人生两大快事，凌壮志在人生的旅途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夜阑更深，大地沉睡，绝峰上寒冷刺骨，唯独绿谷洞府石室中，温暖如春。

凌壮志、宫紫云，共享人生真谛，发现了人生的另一面——真、善、美。

春风数渡，极心缠绵，卿卿我我，互爱互怜，两人在幸福、美满，和无限蜜意中睡去。

凌霄庵的早课晨钟，将甜睡中的凌壮志惊醒，他立即感到额下劲间奇痒难耐，阵阵温馨发香，熏得他飘飘俗醉。

睁眼一看，被中的娟姊姊仍倦卧在他的怀中，睡意犹浓。

他想到昨夜の数度缠绵，感到异常满足，但想到娟姊姊那时的娇啼辗转，内心又感到极度不安。

由于心疼爱怜，他立即情不自禁的轻轻吻了一下娟姊姊的香腮。

睡梦中的宫紫云，慵懒的“嚶哼”一声，一动不动，眼都不睁。

凌壮志不由愉快的笑了，微微掀被，发现娟姊姊香襦半解，酥胸微掩，他的心又不禁心旌摇荡，绮念复生了。

蓦然——

凌壮志双目一亮，面色大变，脱口一声惊啊，急忙坐起来，顿时呆了。

已经醒来，但仍倦卧的宫紫云，立被惊得睁开了眼睛，发觉自己酥胸暴露，玉峰裸呈，羞得急忙将凌壮志掀开的棉被抢了过来，迅即掩在身上，同时，绯红娇靥，佯怒嗔声问：“什么事如此大惊小怪？”

说话之间，发现凌壮志面色苍白，额角渗汗，目光惊急的望着她的前胸，知道凌壮志不是取闹，因而急忙坐卢，正色问：“有什么不对吗，弟弟？”

凌壮志一定神，举手一指宫紫云的酥胸，惊惶的说：“人皮秘笈……”

宫紫云黛眉一蹙，心知有异，缓缓推开棉被，低头一看，也惊得花容失色，脱口一声轻啊！

只见酥胸上的点点朱砂小字，大部退去，仅余下一些淡黄色的小点和模糊不清的字迹。

宫紫云这一惊非同小可，不由也呆了，久久才抬起头来，惶声问：“这是怎么回事？”

凌壮志也正在惶急惊异，因而仅茫然不解的摇摇头。

两人瞪大了眼睛，彼此惊惶的互望着，久久不发一语，最后，宫紫云讷讷自语，缓声问着自己：“莫非与‘守宫痣’是同一个道理？”

说着，急忙将左肩上的衣服退下来，露出雪白凝脂的肩头。

凌壮志不知何意，定睛一看，只见宫紫云肩头下方，赫然刺着一只飞凤，但飞凤的颜色已极淡了，因而，不解的问：“姊姊，这是什么意思？”

宫紫云似乎已求出人皮秘芘退化的原因，这时见问，粉面不由一红，但仍不安的回答说：“这些事你不知道。”

凌壮志一听，立即正色说：“不知道才问嘛！”

宫紫云黯然一叹，感慨的说：“这真是天意，万幸昨夜你已将剑诀记下来，否则，你我两人真要痛悔终生了，我想这是母亲也决没想到的事？”

凌壮志似乎想起什么，急忙说：“姊姊，我们快去禀告师母吧！”

宫紫云娇靥一红，嗔声说：“羞都要羞死了，还好意思见母亲？”

说着，急忙整理衣裙。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悟，俊面也不禁红了，但他仍忍不住问：“这件事总不能永远瞒着师母呀？”

宫紫云立即不高兴的说：“要去你自己去说。”

凌壮志不由一愣，继而一想，觉得自己更不便开口，只有以后见机再说了。

自此，凌壮志和宫紫云就在绿谷崖下的洞府中住下来，共同勤练乌衣狂傲视武林的“身剑合一”。

两人恩爱情深，彼此相见如实，课余下峰打猎，无事山中散步，总是形影双双，片刻不离。

每隔三五日，两人必去澄心殿请安一次，并请问一些三位师太云游在外的情形。

飞花女侠不说下山，两人自是不敢再问，但在幸福的情境中，两人却无时不想着早日手刃乌鹤的事。

他们每隔一些时日，必请庵中下山的姑尼，至小镇店中，关照店伙，善饲马匹。

人在快乐中，往往不觉光阴之快，不知不觉已两个半月了。

凌壮志，由于读了剑魔“御剑百里”的心法，虽然“御剑”毫无进境，但“身剑合一”却已练至得心应手的纯青境界。

宫紫云在爱夫悉心指导下，也进境奇速，她不但学会了太虚九剑，同时对身剑合一，也能凌空下南海，平射数丈，只是在威势上，没有凌壮志惊人。

两个半月的美满生活，宫紫云显得更丰满，更成熟了，完全变成了一个高雅脱俗，秀美绝伦的少妇。

这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绿谷松竹茂然，奇花争妍，凌壮志神采飞扬的挽着宫紫云的玉手正在盛开的花间漫步。

就在这时，一阵急速的衣袂破风声，经由凌霄庵方向传来。

两人停身止步，只见东南松竹间，一道黄影，疾如流星，正向这面驰来。

凌壮志凝目一看，不由脱口说：“姊姊，是慧安！”

宫紫云心中一动，肯定的说：“一定是母亲命他来唤我们了！”

凌壮志根据慧安慌急的神情，断定必有重要的事情，因而急声说：“我们迎过去吧！”

说罢，两人尽展轻功，并肩向前迎去。

这时，慧安已经看到来的宫紫云和凌壮志，早在七八丈外已停住身形，一俟两人到达，立即恭声说：“庵主请两位师叔即刻前去澄心殿。”

凌壮志首先迫不及待的问：“可是三位师太回来了？”

慧安恭声回答说：“是随了尘师太去中原的慧师叔回来了。”

宫紫云知道必是带来了恶道“乌鹤”发动各大门派，联盟对付凌弟弟的消息，因而急声说：“我们快去吧。”

说着，两人在前，慧安跟后，直向凌霄庵驰去。

三人来至庵后，同时一长身形飞跃墙而入。

进入墙内，绕过数座粮食库房，沿着下斜通道，急急向第三座大殿走去。

到达澄心殿外，两人相互整理了一下衣衫，慧安早已进殿门。两人肃谨的走进澄心殿，第一眼便看到风尘满身的明慧大师，端坐在檀床前的黄绫高墩上。

飞花女侠盘膝床上，正色焦急的望着殿外。

明慧大师一见凌壮志和宫紫云，即由高墩上礼貌的立起来。

凌壮志、宫紫云，首先向飞花女侠请过安，接着与明慧大师寒暄。

飞花女侠一俟三人简略的寒暄完毕，即对凌壮志、宫紫云说：“你两人也坐下来吧！”

凌壮志、宫紫云，两人躬身应是，即退至另一端的高墩前坐下。

飞花女侠一俟两人坐好，立即黯然一叹，说：“了尘师太特派明慧大师回庵报讯，你张师母和小娟同时失踪了。”

凌壮志、宫紫云，两人心头同时一震，不由脱口问：“为了什么？”

飞花女侠，黯然摇摇头说：“江湖机诈诡谲万变，往往令你难以始料，现在请明慧大师将情形，及中原武林近日的巨大变化，告诉你两人吧。”

说罢霜眉微蹙，立即合上双目。

凌壮志、宫紫云，立即将焦急询问的目光转向明慧大师风尘犹存的脸上，静待她的解说。

明慧大师以平静的声音说：“贫尼随‘了尘师太’下山后，沿灵邱，奔曲阜，经新河，走正城，直达徐州，然后去苏、浙、豫、皖。

沿途或明或暗，宣露凌小侠的师承及叶大侠被害的事实经过，并驳正凌小侠决不是江湖上传说的那种寡情薄意，始乱终弃的年青人。

在下山之初，沿途酒楼茶肆中，已开始谈凌小凌在本庵怒杀“三恶判”和掌毙凶僧等人的事，当时师太断定这些消息，必是由悟非恶尼的弟子和麻衣教的徒从传出山区。

在我们遇到黛凤女侠时，她当众流着泪说，小娟姑娘是个毫不知江湖险恶的女孩子。”

宫紫云不解的问：“小娟失踪，难道竟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吗？”

明慧毫不迟疑的说：“有有，据说小娟失踪的第三天，黛凤女侠曾接到一封密柬，说明小娟平安无恙，请女侠放心，并要求女侠即速找凌小侠要回那本罕世秘笈去该派赎人……”

凌壮志双目一亮，立即插言问：“不知是哪一个卑鄙无耻的门派？”

明慧大师摇摇头说：“这就知道了，恐怕只有黛凤女侠清楚。”

飞花女侠摇摇头，断然说：“那张密柬上，决不敢自承是何门派，可能仅称本派，并指定赎人时间、地点，和见面时的记号，否则，我那位霞妹妹万一将该派的卑劣行为公诸于世，该派怎能继续在武林中立足。

凌壮志忿然说：“这很简单，只要找到张师母，便不难查出是何门派。”

飞花女侠立即黯然一叹说：“可是目前到什么地方去找你张师母呢？”

明慧大师急忙解释说：“第二天，黛凤女侠也失踪了，有人见她乘船而去，有人见她过江北上，可是沿岸各码头和江北各镇市，俱都没发现她的行踪，也有人揣测去交涉赎回小娟的事去了，各方议论纷纷，但谁也不敢肯定说是。”

凌壮志冷冷一笑，肯定的说：“张师母必是被另一个门派或帮会劫持，那些说曾见到张师母行踪的人，就是劫持张师母门派的人。”

明慧大师立即颌首赞同的说：“凌小侠判断得和庵主方才臆测的正相符合，日前唯一可虑的是各地高手均纷纷北上，是似是前来恒山，企图对凌小侠不利。”

凌壮志双目冷电一闪，傲然冷笑说：“凡用卑鄙手段企图向在下搜取秘笈的人，虽百千之众，亦将悉数杀绝？”

明慧大师听得浑身一战，面色立变，不由忧心的说：“目前武林各派皆有高手前来，见人即问凌霄庵的所在，这个问题已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是以师太才命贫尼星夜回山，向庵主请示机宜，决定尔后行止，如果小侠果真抱着除恶务尽的决心，凌霄庵前，势必要骨如山，血成河，永无安定之日。”

凌壮志立即回答说：“只要在下即日下山，必将那些妄想攫取秘笈的贪心者引走，大师尽可不必为此忧心。”

说罢起身，面向飞花女侠躬身要求说：“起身时机已到，请准志儿和娟姊下山。”

宫紫云见凌壮志恭身起立，也急忙由高墩上站起来。

飞花女侠缓慢的一点头：“事到如今，也只有尽速离庵为妙，但你两人下山之后，切忌妄造杀孽，以免贻祸晚年，株连子孙。”

凌壮志、宫紫云，齐声恭谨应是。

飞花女侠继续说：“据了尘师太暗中调查的结果，乌鹤派道似是尚未东来，但武林中，已有邛、点苍、衡山等派，正是巨称愿意加盟，其他各派多因听了你的师承来历后，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说此一叹，黯然摇摇头，不禁忧心的说：“但没想到，如此一来，却给你张师母和叶小娟带来一场禁锢之劫。”

凌壮志立即恭声宽慰说：“请师母不必为此难过，志儿将救回张师母和叶小娟，极具信心。”

飞花女侠欣慰的点点头，说：“我正希望你如此，现在你和娟儿可即回洞去，整理好即日自行下山，不必再来辞行了。”

宫紫云，心中一动，立即低声问：“今后娟儿行道江湖，是否应该称叶娟娟。”

如此一问，飞花女侠似有所悟的说：“目前不宜于改称叶娟娟，俟见到黛凤女侠，你们私下慎重计议后再作决定，你是天良的亲血骨肉，自是应该姓叶，但并不一定叫娟娟。”

说话之间，神色凄然，凤目中已隐现泪光，接着黯然说：“现在你们去吧，祝你们旅途保重，谨慎小心。”

说罢，当即合上凤目，细长的睫毛上，已渗出一丝泪水。

凌壮志、宫紫云，强忍悲痛，伏地叩首，由凌壮志恭声说：“师母珍重，志儿等就此叩别，此番下山，救回黛凤师母，手刃恶道乌鹤，即时回庵，永待师母，再不历身江湖了。”

飞花女侠本待再说几句叮嘱的话，但她喉间哽咽，令她已不能张口了。

凌壮志、宫紫云不便久停，徒增师母伤心，因而，又向明慧大师道几句感谢的话，匆匆走出殿外。

这时天已正午，两人回至洞中，简略的煮了一些菜饭，整理好随身应带的物品，佩上宝剑，径向室门走去。

两人前进中，不期而然的向着这间虽然简陋，但却充满了温馨的石室，作了难舍的一瞥，室内的每一件物品，都值得他们眷恋。

走至门口，宫紫云不由关切的说：“这些东西……”

凌壮志立即慰声说：“师母自会派人拿回凌霄庵去。”说着，反手将室门扣好，挽着宫紫云纵身飞出洞外。

这时绿谷中，姹紫嫣红，一片绮丽，较之往日尤为鲜明，但在宫紫云的心灵中，突然升起一种再不能重回旧地的戚然之感。

凌壮志知道她有依依不舍之意，因而含笑慰声说：“此番下山，最多三月，那时回来，我们阶前自己种的这些花，恐怕也开放了。”

说着，举手指了指高阶下的数方花圃。

宫紫云仰首望着凌壮志，黯然神伤的说：“弟弟，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你不可能再回恒山了。”

凌壮志一听，不由哈哈笑了，接着郑重的笑着说：“小弟一向言出必行，岂敢在师母面前失信。”

宫紫云的心中，总觉有些郁闷，因而撒娇似的要求说：“弟弟，你要发誓。”

凌壮志一听，面色立变，铁钩婆在“卧虎庄”前宫道上，令他发誓的一幕，和娇憨娟秀的万绿萍，分别时，幽怨凄怜，珍珠偷弹的神情，立即浮上他的脑海。

转瞬四个多月了，想到他在石门镇外遇到万绿萍时的那幅憔悴神态，这时不知她怎样了？……

宫紫云见凌壮志突然俊面变色，神态发呆，不由关切的问：“弟弟，你生气啦。”

说着，轻轻碰了一下凌壮志臂膀。

凌壮志一定神，自是不敢说想到了可怜的万绿萍，因而黯然说：“姊姊令小弟发誓，使我突然感到此次下山，也许会有极大的凶险。”

宫紫云自持武功高绝，是以对凶险根本没放在心上，她担心的是那几位各具不同姿色，各有不同气质的娇美少女。

于是，不屑的娇哼了一声，傲然说：“我从不为这些事担心。”

凌壮志秀眉一蹙，不解的问：“那你为何又预感到小弟不可能再回恒山了呢？除了此番下山，遇到凶险……”

宫紫云深怕他说出要死要活的不吉祥的话，因而举手掩住凌壮志的嘴，同时含笑嗔声说：“快不要说啦，我指的不是这些事。”

说罢，拉起凌壮志的一只手，跃上高阶，并肩向前驰去。

两个半月的幸福生活，凌壮志对这位外柔内刚，绝世风华的娇妻性情，已摸得极为清楚。

这时察颜观色，心中似有所悟，既然宫紫云不说明白，他也乐得装糊涂，他知道，只要谈到万绿萍、展伟凤等人，她便会娇靥罩霜，半日不语。

有人说：“愈美丽的女孩子，愈善妒”，看来，这句话，果然不虚。

心念间，两人已到了绿谷隘口，宫紫云回头一看，只见数百丈的凌霄庵，殿宇栉比，层层上升，在有些偏西的阳光照射下，水气蒸腾，一片金辉。

宫紫云看罢，不由赞声说：“凌霄庵不但工程浩大，而地势也极灵秀。昔年选择这个位置的那位师太定是一位善于观看风水的人。”

凌壮志看了，也不禁赞叹的颌首应是。

两人奔驰了一阵，已看到一座巍峨巨石牌坊，矗立在谷口处。

凌壮志一见，立即脱口说：“姊姊，那就是‘凌霄之门，与峰巅上的那座石碑形式毫无二致。”

来至近前，宫紫云仰首一看，一方微向下倾的巨石大匾上，果然深深的刻着四个红漆大字——凌霄之门。

出了凌霄门，是道宽约近丈的山路，两侧俱是茂林大树，道路蜿蜒前伸，微斜下降，似是与另一座高峰相连。

两人沿道飞驰，有时过索桥，有时过隧道，经过两座逐渐低矮峰头，到达一座深长峡谷，出了峡谷，已是半山了。

半山另有樵路石道，分别通向各处松竹间的寺庙庵院，但仍十分崎险，尚不知通向凌霄庵的路较为平坦。

凌壮志和宫紫云，两人心切早到山下，俱都展开绝世轻功。直取捷径，双双腾跃飞驰，并肩上升下泄，有时似灵地登枝，有时是巨鹤升空，有时似弹丸流失，有时以殒星泄雀。

看得各寺院的僧道尼，和入山采樵打猎的樵夫猎人们，无不神情惊愕，目瞪口呆，纷纷议论不止。

整个恒山区中的僧道人等，无一不知新近崛起江湖，震惊武林的白衫少年凌壮志寄居在凌霄庵，同时也无一人不知凌壮志是凌霄庵主的弟子。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加之两个月前的六恶门人断羽，再无人敢进入凌霄门中的绿谷隘口。

现在，眼看着白衫少年凌壮志和凌霄庵主为俗时的女儿宫紫云，双双飞驰而去，但，仍没人敢走进凌霄门一步。

宫紫云、凌壮志，两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纵跃飞驰，目的在让恒山区中的人，都知道他俩已经离去，也兼有炫技震慑之意，令那些仍怀恶念的人，不敢再去扰乱凌霄庵，也让各派已经到达恒山伺机行动的高手们，知难而退，或尾随两人离去。

两人驰出南麓，红日已落西山，到达寄放马匹的小镇上，已是暮色苍茫，灯火点点了。

小镇上十分安静，人们多已回家去晚饭，由于不是登山进香季节，几座小客店，也显得异常冷清。

宫紫云依着凌弟弟并肩前进，看了这情形，不由低声说：“由江南各地北来的高手们，也许尚未到达此地。”

凌壮志对这个问题也极为注意，因而游目看了一眼小街上的情形，立即同意的点了点头。

两人来至寄放马匹的小店门口，只见数月前，受过凌壮志小惠的那个店伙，恰由帐房内走出来。

店伙一见凌壮志和宫紫云，宛如见到久别的亲人，立即惊喜欢呼：“啊，小爷您好，姑娘您好，两位将近三个月没来了。”

说话之间，眉飞色舞，满面堆着欢笑，兴奋的大步迎了过来。

凌壮志、宫紫云，见店伙如此热烈招呼，心里也极为高兴，于是，由凌壮志谦和的含笑说：“小二哥你也好！”

店伙连连躬身点头，忙不迭的笑着恭声说：“托爷您的福。”

这时，其余店伙和帐房掌柜的也闻风跑了出来，一齐欢笑，纷纷向凌壮志和宫紫云恭声问好。

冷清的小店，顿时热闹起来。

凌壮志礼貌的和掌柜的先生寒暄了几句，即和宫紫云随原先引导的店伙，向店内走去。

两人前进中，发现店内各房门窗大都紧闭，因而，不解的问：“近月来贵店生意如何？”

店伙依然愉快的说：“再过一个多月，小店的生意就热闹了，要等秋收以后，来自各地登山进香的香客就多了。”

说话之间，已到一座上房门前，店伙推手开门，急忙进去燃上一只油烛，接着恭声肃容说：“爷和姑娘请进！”

凌壮志和宫紫云，微一领首，举步进入，游目一看，房内一明两岸，器具洁净，布置的尚称不俗。

两人分别落坐，门外已走进另一个端茶的店伙，即将香茶奉上。

两个店伙平素阅人无数，对客人的身份关系，入目了然，这时见凌壮志年岁较小，却毫不谦让的坐在首席上，再加上宫紫云身畔相随，处处表现出无限情意，一望而知是恩爱小夫妻。

宫紫云一直关心着两匹马，因而茶尚未喝，便忍不住关切的问：“那两匹马……”

店伙一听，未等宫紫云说完，立即含笑恭声说：“夫人请放心，包管您和小爷两人满意，少不得一高兴，还要大大的犒赏小的一锭银子，小的保证黑马像亮漆，青马似缎子，个个肥的像泥捏气吹的……”

凌壮志见店伙说的认真有趣，因而未待店伙说完便忍不住娇面笑了。

宫紫云对那声“夫人”听来极为陌生，但却令她禁不住娇面绯红。

店伙见凌壮志笑了，宫紫云也没发恼，因而愈加得意的说：“小的对爷和夫人的马匹，真是奉之如至宝，一日三次不分早晚，总要亲自去察看草料和马厩的冷暖……”

凌壮志深知这些店伙，说起奉承话来，无尽无休，滔滔不绝，竭力讨人喜欢，只是他这时无心去听。

因而，未待店伙说完，立即笑一挥手说：“小二哥的辛勤照料，我们已经知道了，稍时定会有赏，请你们即速送桌上好的酒菜来，我们吃了还要赶路！”

两个店伙听说有赏，俱都喜形于色，但听说两人饭后就走，又感到有些失望，继而看了凌壮志和宫紫云腰间的佩剑，似乎顿时大悟，知道这一对金雕玉琢般的璧人，俱都不是平凡人物，因而，连连领首应是，躬身退了出去。

宫紫云一俟两个伙计走后，立即不解的问：“你认为我们应该走哪条路线去金陵？”

凌壮志立即胸有成竹的说：“我们可走两位师太之间的路线，由此地过五台，经寿阳，奔武卿，在孟州过黄河……”

宫紫云立即蹙眉说：“在孟州渡黄河不太好！”

凌壮志听得一愣，立即不解的问：“为什么？”

宫紫云解释说：“孟州是黄河帮的总坛所在地，现在已改组为大河教……”

凌壮志一听，立即哈哈一笑，说：“那样再好也没有了，正可藉大河教徒之口，广加宣传，招引那些欲得秘笈的高手前来，而后再伺机暗察张师母和叶小娟的下落。”

宫紫云略感忧心的说：“可是过了孟津，即是少林派的发祥地嵩山了。”

凌壮志傲然一笑说：“少林多年来，一直领袖武林，倍受人敬，如果这次也居然参与搜掠秘笈的卑劣行径，小弟少不得要将这座徒具虚中的少林寺，闹它个天翻地覆。”

宫紫云立即正色说：“弟弟，你千万不能任性，我们看在晋德大师的份上，也不能与少林寺作对，而让他居中为难。”

凌壮志一听，俊面上立即现出为难之色，想起那位心地善良的慈祥老和尚，不知正在何处云游？

宫紫云见凌壮志沉思不语，知他正在怀念晋德大师，因而想要说的话，也停止不说了。

就在这时，店伙已将晚餐送来。

凌壮志一俟店伙摆好菜饭，立即吩咐说：“请转告帐房先生，即将帐目列好，在下饭毕即行动身。”

店伙恭声应是，转身径自走了。

凌壮志已有三月不知酒味，因而，一口气连进三大杯。

宫紫云见凌弟弟高兴，也陪着饮了几口。

两人饭罢，径自走出房来，这时，繁星万千，天色已完全暗下来，小镇上愈显得一片静寂。

来至外间，只见一群店伙，高举着灯笼，涌着帐房先生，早等在店门师房前了。

帐房先生，一见凌壮志和宫紫云，立即满面堆笑迎上来，双手捧上帐单，同时恭声说：“前后店资饭费，共二两六钱，三月马料总计一两二钱四分。”

凌壮志估计身上银量尚够，不需再去鞍囊内取，随取探手怀中，取出二两重的银锭四个，顺手交结帐房先生，同时含笑说：“余数赏给小二哥们买杯酒喝。”

话声甫落，所有瞪大眼睛期待的店伙，俱都惊喜欲狂，暴起一声谢谢。

来至店外，早有两名店伙拉着备好的鞍辔的青鬃、乌骓等在街上。

青鬃、乌骓一见他们的小主人凌壮志和宫紫云，立即昂首竖鬃两耳扇动，目光湛湛中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声长嘶。

欢嘶声中，急甩长尾，马身摆动，铁蹄击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马嘶甫落，小镇上立即响起一阵犬吠，恭送在凌壮志和宫紫云身后的店伙们，俱都笑了。

凌壮志和宫紫云定睛一看，也满意的笑了。

只见两匹宝马，在十数盏灯笼照耀下，果然黑马像亮漆，青马似丝缎，真如气吹泥捏的一般饱满可爱。

宫紫云看了特别高兴，即至青鬃鞍囊内，伸手取出一锭银子，转身交给拉马的店伙，愉快的笑着问：“马可是你两人喂的？”

说着，举起雪白的纤纤玉手，指了指拉着乌骓的另一个店伙。

拉着青鬃的店伙见问，立即满面堆笑，眼睛瞪宫紫云手中的银子，激动

的连连哈腰，恭声说：“是的，是的，是小的两人喂的。”

宫紫云愉快的一笑，即将银锭交给店伙，同时笑着说：“这些赏给你两人喝茶。”

店伙伸手一接银子，顿时呆了，人手一衡至少四两。

凌壮志，宫紫云，分别由两个店伙手中接过乌骓、青鬃，含笑说声后会，认蹬翻上马鞍。

乌骓、青鬃，三月休息，精神焕发，体力充沛，凌壮志和宫紫云身形刚刚坐稳，两马已昂首一声雷鸣，放开四蹄，直向镇外奔去。

镇外愈形愈暗，仅宽大官道显出条条模糊暗淡的灰线，但，两匹宝马的速度，却有增无减，狂驰如飞。

凌壮志和宫紫云，近三个月没骑马了，这时骑来，心神畅快，无比舒坦。

来时单骑只身，如今成双并驰，两人坐在马鞍上，迎着清凉似水的夜风，听着急如骤雨的蹄声，不时相视一笑，心中的甜意，把所有的烦恼都冲淡了。

两匹宝马，狂驰如飞，穿林、过镇，铁蹄不停，每过一座村镇，必然掀起一阵惊急惶乱的犬吠。

三更时分，已到了繁河渡口。

渡口是座大镇，人口不下千户，街上停满了载满货物的车辆和就街喂草的驴骡，俱是准备天明渡河的。

夜半更深，船家早已入睡，凌壮志和宫紫云，只得在一家悬着纱灯的夜市客栈门前停下马来。

由于乌骓和青鬃体格高大，生像威猛，惊得街上驴骡，不断发出喂怯的低嘶，因而不少被惊醒的骡主，纷纷惶急的起身察看。

这时，店内的店伙，也闻声跑了出来，一见凌壮志和宫紫云，即知不是等闲人物，立即满面堆笑的迎上来，同时，哈腰恭声说：“爷，请进来，本店专为贵客留有高尚厢房，清静独院，保爷满意。”

说话之间，凌壮志和宫紫云已经跃下马来，由于小店规模不大，也许无处寄放马匹，因而不解的问：“贵店可有马厩？”

店伙抱歉的摇摇头，含笑说：“小店没有马厩，但有草料？”

凌壮志知道在此落脚的多是等候渡船的客商，无人久住，是以许多店都不设马厩，因而颌首说：“就请你取两个草料袋来吧，要上好的草料。”

店伙恭声应是，急忙转身奔进侧房内，匆匆提出两个草料袋来。

凌壮志首先将乌骓栓在桩上，接着又替宫紫云将青鬃系好，店伙立将草料袋送上。

就在这时，宫紫云玉肘突然碰了凌壮志一下。

凌壮志顿时惊觉，回头游目一看，发现两街货车骡马间，不少炯炯目光注意的望着这边。

打量间，蓦闻店伙恭声说：“爷，请随小的来。”

凌壮志、宫紫云，闻声转过身来，店伙已当先向店内走去。

两人随在店伙身后，越过两排店房，即是一座独院。

院内窄小，仅有两房，空着的一面，也特意的摆上一个花架，旋转着几盆时花，虽然俗陋，但却别有一番趣味。

上房两明一暗，布置的整洁简单，店伙进内首先燃上油灯，凌壮志随意要了一些夜宵茶点。

店伙走后，宫紫云机警的悄声说：“方才对面暗影中的几个大汉，似乎对我们特别注意。”

凌壮志淡淡一笑，毫不为意的说：“江湖宵小，到处皆是，何必将他放在心里。”

说罢，两人抖弹了一下风尘，先后净了手脸，店伙已将宵夜送来。

乘马飞驰半夜，两人也有些饿了，吃着果点，饮着香茶，谈些有趣的话。

蓦然，一声烈马怒嘶传来，接着是一声凄厉惊呼。

凌壮志双目一亮，倏然立起，脱口急声说：“是乌雅！”

说罢，即和宫紫云，飞身纵出院外，几个飘峰，已达店前。

只见乌雅、青鬃两马，昂首竖耳，目闪惊急，翘尾塌臀连声低嘶，作着前扑和踢人的姿势。

再看不远处的地方，痛苦的蜷卧着一个身材矮小的瘦汉，那瘦汉汗下如雨，异常痛苦的脸上，仍能看出他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

这时，正有两个壮汉，飞身扑至卧在地上的瘦汉身前，一个抬头，一个抬腿，转身就待抬去。

凌壮志一见，顿时大怒，震耳一声大喝：“站住——”

这声大喝，不啻夜里暴起一个焦雷，两个壮汉惊得浑身一战，本能的将瘦汉丢在地上，惊惶的望着这边。

镇上大吠，骡马惊嘶，被震醒的人们纷纷吆喝喊叫，街上顿时乱成一片。

宫紫云不明白凌壮志的用意，心中却暗责爱夫大惊小怪吵扰别人。

凌壮志眉飞如剑，俊面带煞，微圈着右臂，缓步向两个壮汉走去。

两个壮汉惊恐欲绝，跑又不敢跑，因为地上还倒着一个被马踢伤的人，不跑又担心自己的命。

宫紫云怕凌壮志含忿出手，毙了两个壮汉，因而焦急的说：“弟弟，不要杀他两人。”

两个壮汉一听，惊得魂飞天外，一个嗥叫一声，转身狂奔逃去，一个神经错乱，猛向凌壮志扑来。

凌壮志有心广收宣传之效，兼而有震吓作用，于是剑眉一轩，大喝一声：“鼠辈找死！”

死字方自出口，早已蓄满功力的右臂，籍着衫袍弹震之力，猛向扑来壮汉的前胸挥去——

暗影中，蓦然传来一声惶急惊呼：“阁下请住手。”

但是，已经迟了，只听蓬的一声大响，暴起一声凄厉惊叫，飞身扑来的壮汉，宛如断线的风筝，直向数丈以外飞去——

人影闪处，一个一身灰缎劲装，背插钢鞭的中年人，已将壮汉横飞的身形接住，背鞭中年人低头一看，面色大变，发现壮汉面色如纸，腕脉跳动，仅是晕厥，并未受伤。

背鞭中年人这一惊非同小可，断定他揣测的已经不错了，心中既惊且喜，想不到派出一百多组人，结果点子让他碰上了。

于是，放下手中壮汉，急忙向前数步，抱拳当胸，朗声问：“请问阁下，可是昔年侠名满天下的叶大侠的高足，凌壮志凌小侠吗？”

凌壮志发现街上已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故意剑眉一轩，厉声喝问：“不错，在下正是凌壮志，尔等欲待怎样？”

背鞭中年人听得浑身一战，急忙恭身陪笑说：“在下杨智典，乃大河教

主邱坛下，巡回总督察麾下的督巡香主，在下奉令在此久候阁下多日了……”

凌壮志听了他那套自报的冗长名号，心中早已不耐，这时，未待对方说完，立即沉声问：“何事等候在下？”

杨智典急忙回答说：“我家巡回总督察，久闻凌小侠武功盖世，宇内无敌，久想藉机和小侠交个知心朋友……”

凌壮志一听，立即仰面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如龙吟虎啸，惊得满街骡马乱蹦乱跳，许多围观的人，俱都举手掩住耳朵。

宫紫云已明白了凌壮志的用意，也证实了明慧大师的话，并未夸大其实，同时也惊于大河教势力范围之大，居然将眼线放到五台以北。

杨智典被凌壮志笑的心神不安，冷汗油然，知道情势不妙，看形势，说不定今夜活命难逃。

凌壮志大声笑罢，接着讥嘲的朗声说：“你家巡回总督察，果真甘愿折节下交，在下倒愿和他作个知心朋友，只是他想交的不是在下凌壮志，而是在下怀中的罕世秘笈。”

话声甫落，人群中立时暴起无数声轻啊。

杨智典听说秘笈就在凌壮志怀里，心中不禁惊喜交集，立即想着尽早脱身之计，于是急忙分辩说：“那里，那里，小侠你误会了，小侠身具绝世武功，那个敢动攫取秘笈歪脑筋，那真是自己找死……”

凌壮志再度哈哈一笑，“阁下说的不错，就请你转告你家总督察，要他尽早打消这个卑劣念头，否则，在下定要他身首异处，血溅五步！”

杨智典一惊，面色大变，立即沉声说：“小侠当众侮辱本教总督察，在下身为大河教香主，决不容视若无睹，必须拼却性命不顾，也要为总督察洗刷耻辱。”

说话之间，举手翻腕，即将背后的钢鞭撤下来。

凌壮志冷冷一笑，不屑的说：“你自己不愿留条活命回去报信，那也怨不得在下心狠了。”

杨智典立即硬着头皮，强自沉声说：“本教教规森严，在下自己也作不得主，如不与小侠拼命相搏，回去也必被处以举掌自毙之罪。”

话一出口，周围看热闹的人，立即掀起一片惊啊。

凌壮志顿时大怒，不由举手一指杨智典，忿然厉声说：“今夜在下特意饶你不死，留你一个活口，既速转告你家教主，在下三日之内，必至孟津，定要斩取老狗项上人头。”

如此一说，周围看热闹的人，俱都惊呆了。

杨智典早已吓得面色如上，冷汗直流，急忙一定神，极端惶恐的大声说：“你胆敢辱骂本教教主，既是自走死亡之路，在下为了能将此事转报本教教主得知，当众斩断一臂，回至总坛后，再听教主处置。”

话声甫落，急抢手中的钢鞭，猛向自己了左臂击去，喀喳一声，鲜血飞溅，左臂应声而断。

周围看热闹的人，一片惊啊，顿时掀起一阵不安骚动。

凌壮志、宫紫云，也不禁看得面色立变，暗暗心骇，两人却没想到大河教的教规如此残酷森严。

这时，对街暗影中，如飞纵出六个壮汉，抬起地上两个受伤的人，扶着摇摇欲倒的杨智典，惶慌逃走，瞬间消失在暗影中。

凌壮志看得紧蹙秀眉，心中的杀机愈浓，他决心要将这个组织庞大，势

力雄厚，高手如云的大河教除去。宫紫云也有同感的慨然说：“像大河教这种不良组织，还是及早除去的好，免得留世害人，祸患地方。”

说罢，两人随即走至青鬃，乌骓身旁，略微检查了一下鞍囊后，看也不看围在店外的人众一眼，径向店内走去。

两人一进店门，围看热闹的人们，立即开始了他们的议论，刹那间，店外一片嗡嗡人声。

这时，四更将尽，天将黎明，东天已升起晓星。

两人走回独院上房，宫紫云未待凌壮志坐稳，立即忧急的悄声问：“弟弟，你怎的公然宣称秘芨就在你的身上？”

凌壮志立即沉声说：“不如此怎能将那些妄想攫取秘芨的人诱来？”

宫紫云依然压低声音，正色说：“如此一来，对方人多势众，都想抢到秘芨，那时你将穷于应付。”

凌壮志胸有成竹的哈哈一笑，说：“正因为他们都想抢得秘芨，才会人人相互监视，各怀异心，虽然人多势众，却是一片散沙，届时俱都保持实力，以图居中渔利。”

说此一頓，也略微压低声音说：“这样作，我们处于主动，让他们跟着我们身后东追西走，疲于奔命，而免却他们四处明察暗访之苦。”

宫紫云凤目一亮，似有所悟的说：“你想这些人中，查出小娟她们的下落？”

凌壮志毫不迟疑的点点头说：“当然，掳去张师母和小娟作人质的帮会门派，必然处心积虑，设圈套，布巧局，暗中引导我们进入他们的陷阱，在极有利的境况下向我们要胁下手，强迫交出秘芨来……！”

宫紫云一听，黛眉微竖，轻哼一声，忿忿的说：“哼，那样做他们简直是自己找死！”

凌壮志淡淡一笑，解释说：“到了那时候，我们便到了无法自拔，任人摆布，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份了。”

宫紫云听得异常不解，因而一直茫然望着凌壮志。

凌壮志看了微现鱼白色的天空，风趣的一笑，说：“进去假寐一会吧，现在好戏才开始，令你意想不到，防不胜防的事，还在后头呢！”

说着，起身将房门掩好，挽着一脸迷惑神色的宫紫云，并肩走进内室。

两人盘膝床上，开始调息，渐渐朦朦睡去。

一觉醒来，天光已经大亮，四墙根前的花架上，已洒满了柔和朝阳。

凌壮志走至外间，即将房门拉开，两个店伙，提着脸水，端着早餐，早已诚惶诚恐的立在院门外边。

两个店伙一见房门大开，立即满面堆笑，恭恭敬敬的走来，两人一到阶前，同时恭声问：“爷，您早。”

凌壮志立即谦和的领首一笑，也说了声“早”。

两个店伙见凌壮志态度和蔼，紧张的心情，似乎平静了不少。

凌壮志、宫紫云，一俟店伙走后，匆匆梳洗略进早点，即向店外走去。

来至店外，昨夜停在街上的骡马货车，早已渡河走了，这时，正有一批批的车马，由渡口方向驰过来。

两人结帐上马，轻催丝缰，即向渡口驰去。

来至渡口，恰好赶上一艘车马方船，是以，两人很顺利的渡过繁河。

渡过繁河，高拔三千的五台山，已横亘在二十里外了。

凌壮志、宫紫云，齐抖丝缰，急催坐马，直向五台山前驰去。

青鬃、乌骓，奔驰如飞，二十里路，仅仅半个时辰，已到了五台山北麓。

两人仰首一看，山势崎险，白云悠悠，气势不亚于恒山。

快马飞驰，前进中，宫紫云纤手一指，大声说：“我来时就是走的那座山中，里面路径虽然崎岖，但通过山区，却可节省数十里路。”

凌壮志举目一看，只见两座纵岭之间，斜向伸出山口，由于树木茂盛，如不细看，或不知路径的人，不到近前，决不知那是一条通向南麓的隘口。

看罢，立即含首愉快的说：“既然省时省路，我们仍走这条隘路吧。”

于是，两人一拨马头，直向山口驰去。

进入山口，风力较强，两马速度丝毫未减，“嗒嗒”如雨的蹄声，由两边斜岭间反震过来，清脆悦耳。

隘路逐渐狭小，向左一转，视界顿时大开，前面竟是一座四面环山，数里方圆的乱石大绿谷。

绿谷的对面，是一道两座绝壁对峙的狭道，看来宽仅数丈，形势十分险恶。

凌壮志看罢，立即有所感触的说：“这等险要隘口，真是一夫当关，万人莫敌。”

宫紫云虽有同感，但她却发出一阵银铃般的愉快娇笑作为答复，笑声随风飘荡，声漫满谷。

笑声未歇，跨下飞奔中的青鬃、乌骓，蓦然发出一声悠声怒嘶，声震沉野，群峰回应。

凌壮志、宫紫云，心中一惊，举目凝神，转瞬之间，那道绝壁隘口，已多了一小队人马。

两人相互对看一眼，似乎在说：五台中何时盘踞了一批绿林强盗。

青鬃、乌骓，继续向隘口飞驰，口中一声接着一声怒嘶，似是向阻在前面的人马示威。

这时，隘口中涌出来的一小队人马，已极从容的横阻在隘口外面，看来有二三十人之多。

凌壮志凝目一看，当前一匹红马上，威凌的坐着一个背插长剑，一身青色劲装的少女。

青衣少女，二十一二岁，双颊淡红，眉目如画，纤纤的柳腰，合度的身材，说来也算得上是个美丽少女，只时，眉目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凶残煞气。

在青衣少女的身后，数匹大马上，坐着六名俱都佩有兵刃的中年人，其余二十几人，均是劲装背刀的壮汉。

凌壮志打量间，已至青衣少女不远，只得和宫紫云同时将马速慢下来。

青衣少女柳眉微剔，杏目炯炯，神色异常冰冷，端坐在马上，动也不动，目光一直在凌壮志的俊面上和宫紫云的靛面上闪动。

凌壮志一见青衣少女那副孤傲样子，就有些不耐，加之马后人众，个个横眉怒目，俱都神气十足，愈增心中怒意。

来至近前，两人距对方五丈处，同时将马勒住，凌壮志秀目一扫青衣少女等人，立即轻蔑的问：“五台山一向清静安定，尚未听说山中有劫路的强盗发生，不知你们是哪一个寨的山大王？”

青衣少女，冷冷一笑，沉声说：“你是真的不知，还是明知故问？”

凌壮志佯装一愣，正色说：“在下初离师们，孤陋寡闻，是以尚不知女大王的威名。”

青衣少女柳眉一扇，冷冷一笑，说：“难怪杨香主回报，说你像貌潇洒儒雅，说话狂傲刻薄！……”

凌壮志佯装恍然大悟，立即轻蔑的插言：“原来你们是以以前黄河帮改组的大河教……”

青衣少女见凌壮志一直冷嘲讽热，根本没将大河教放在心上，不由暗暗生气，再看了坐在青马上，风华绝世的宫紫云，一直以不屑的目光望着她，当然更没把大河教放在眼里，因而柳眉一剔，怒声说：“你不要将大河教看得一文不值，告诉你，没有大河教控制着所有黄河渡口，哼，如今各大门派的顶尖高手，早已渡河北上，将你身上的秘笈夺走了。”

凌壮志一听，仰面哈哈一阵大笑，傲然沉声说：“莫说你们大河教，就是那些企图攫取秘笈的各大门派，在下又何曾将他们看得能值几文！”

青衣少女一听，直气得粉面铁青，娇躯微抖，神色间充满了怨毒，但她目光一闪，举手一指宫紫云，怒声问：“她是谁？”

凌壮志立即沉声说：“她是谁，与你无关，不劳你问。”

青衣少女杏目一瞪，厉声说：“凡在本教地区走动的人，本总督察都有权过问。”

凌壮志心中一动，顿时想起昨晚自断手臂的杨智典说的话来，想不到青衣少女就是大河教的巡回总督察。

心念未毕，蓦闻宫紫云怒声说：“我是他的妻子，你又待怎样？”

青衣少女一听，花容色变，顿时一呆，接着一定神，厉声说：“你是他的妻子，我就杀你！”

说话之间，飞身纵落马鞍，倏然举起玉腕呛一声龙吟，光华一闪，手中已多了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青衣少女一撤剑，身后人马立即散开，六个中年人，也纷纷跃下马来。

宫紫云何以将青衣少女放在眼里，这时一见，不由冷冷，一笑，轻蔑的说：“莫说是你，就是你们教主邱铜川也不敢如此狂妄大言。”

凌壮志飘落马前。径向横剑玉立的青衣少女走去。

青衣少女自信能击败宫紫云，这时见凌壮志争先当手，心中不禁暗暗生气，于是冷冷一笑，沉声说：“既然你争先出手，本督察就试试昔年‘乌衣狂生’的太虚九剑，是否如传说的那样惊人。”

凌壮志也冷冷一笑，说“与你交手”，何须施展太虚九剑……”

青衣少女一听，顿时大怒，厉叱一声：“我就不信你用其他剑法能胜得了我手中的剑。”

厉叱声中飞身前扑，手中长剑一招“招啄神蛟”，剑尖幻起几朵银花，直向凌壮志的前胸点到。

凌壮志知如不将青衣少女制服，休想顺利过去，因而冷冷一笑，沉声说：“不信你就试试。”

试字出口，暗凝功力，剑身光芒暴涨，一俟对方剑尖点到，身形一闪，横飘五尺，长剑反臂挥出，直拨青衣少女的剑尖。

青衣少女娇叱：“看剑！”剑字出口，猛然前扑，神情如疯如狂，手中长剑，翻腾飞舞，幻起一片汹涌匹练，直向凌壮志的身前滚来，声势威凌骇人。

凌壮志顿时大怒，厉声大喝，“不给你一些颜色看看，谅你也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大喝声中，疾演“乾坤八剑”，身形如电一施，刷刷连出三剑，“阴阳巽兑”、“正反离乾”接着一招“云收雾敛”。

刹那间，剑势如虹，光密如幕，银花闪闪，快捷如电，森森剑气中，发出丝丝慑人啸声。

青衣少女一见，面色大变，第一招尚堪应付，第二招已经手忙脚乱，第三招争然剑响，脱口一声惊呼，长剑脱手而飞，直射半天。

围立四周的马上壮汉，同时发出一声惊啊，俱都惊出一身冷汗。

已经下马的六个中年人，同时大喝一声，各挥兵刃，粉面如土，冷汗油然的青衣少女护住。

凌壮志停身横剑，注定青衣少女等人，冷冷一笑，说：“在下尚不致追杀手无兵刃之人，尔等大可不必如此！”

说罢，抬臂将剑送回鞘内，转身一看，宫紫云早已登鞍上马，因而，身形微动，腾空而起，直落乌骓鞍上。

凌壮志端坐马上，转首望着宫紫云，轻微的说声走，轻抖丝僵，策马向十数丈外的隘口走去。

两人一前进，横阻在隘口的马上壮汉，立即神情紧张，纷纷撤出兵刃，齐声呐喊示威。

青衣少女，咬牙切齿，极怨毒的盯了策马前进的凌壮志和宫紫云一眼，转首望着隘口后群马上壮汉，娇声厉喝：“闪开——”

呐喊示威的壮汉一听，宛如得到大赦，纷纷拨转马头，立即驰离隘口。

凌壮志，宫紫云，看也不看青衣少女等人一眼，一抖丝缰，两马放蹄前驰，直向隘口奔去。

进入隘口，狭道奇险无林，但青鬃、马骓，却依然狂奔如飞。

宫紫云最初对爱夫争先出手的举措，非常不快，但，后来见凌壮志一直未对青衣少女假以词色，心中才平静下来。

最后直到将青年少女的长剑飞脱手，才明白凌壮志争先出手，实是对自己过份关心和爱护的表现。

这时，两人并骑飞驰不时温柔的望着身边的凌弟弟，不知应该如何开口，向爱夫说两句讨他欢心的体贴话。

而凌壮志却不时暗察两边的崎险山势，他怕险道内，仍有大河教的人潜伏。

渐渐，天空布满了阴云，隐约听到遥远天际传来的雷声。

出了山区，大地一片昏沉，已分不清是何时辰。

宫紫云仰首一看，不由蹙眉焦急的说：“弟弟，恐怕要下雨了。”

凌壮志举目一看，不由苦笑一笑，说：“十数里内俱是丘陵坡林，如果遇到村落前就下雨我们恐怕还要成落汤鸡了。”

妇人最怕淋雨，尤其少女，衣服一湿，紧贴娇躯，那时曲线玲珑毕露，真是又羞又急，宫紫云自是不能例外，因而焦急的说：“弟弟，快将毛毯解下来披在身上吧！”

说着，正待转身去解鞍上的毛毯，蓦见凌壮志双目一亮，举手一指前方说：“好了，前面必是村落。”

宫紫云心中一喜，举目一看，只见数十里外的树林内，正升起无数道白

烟，因而，愉快的说：“弟弟，他们正在炊饭，我们也有些饿了，今天就宿在那里吧！”

凌壮志欣然应好，两人催马加速，直向升起炊烟处驰去。

六七里路，瞬间已到，只见升烟处，竟是一座三寸余户的小村落。

两人进入村内，立即将马慢下来，由于便利马匹休息，两人在一座红砖高墙，黑漆小门的院门前停马跃下地来。

就在两人下马落地的同时，几颗豆大的雨点，已打在两人的身上，脸上。

凌壮志、宫紫云，急忙登上门阶，举手在门环上轻轻扣了几下。

一阵沉慢的脚步声由门内传出来。接着大门缓缓的开了，开门的竟一个仆人装束的苍头。

凌壮志立即拱手含笑说：“天将落雨，请老公公代为转告贵宅主人，暂容两人住在贵府上歇息一宵，明日及早上路。”

苍头祥和的看了凌壮志和宫紫云一眼，立刻缓缓的点头，含着微笑说：“二位请进来吧，我家主人一向好客，请先至客厅上座。”

凌壮志、宫紫云，同时说声多谢，举步走进门内。

门楼下一间门房，里面已有灯光，苍头即对由房门内迎出来的另两个仆人装束的壮汉，吩咐说：“你俩快将客人的马，由侧门拉到马棚里去，天要下雨了，愈快愈好。”

两个壮汉，恭声应是，即向门外走去。

凌壮志和宫紫云，跟在苍头身后，绕过高大的迎壁，即是宽广的庭院，正中即是客厅檐前悬挂着纱灯，厅内燃着油烛，十分明亮。

这时小厅内正坐着一个身躯修伟，六旬上下的银灰劲装老者和立在左右的两个小童。

凌壮志看得心中一动，想不到这家的主人，竟是一个身具武功的武林人物。

只见银灰劲装老者，苍发、霜眉银鬓，虎目炯炯，面色红润，一望而知内功火候，以极深厚。

银灰劲装老者，一见苍头带进客人，立即起身，含笑迎出厅来。

但，当老者看了凌壮志的衣着、年龄、像貌，红润的面色立变苍白，顿时楞了。

凌壮志心知有异，悄悄碰了一下宫紫云，暗示她提高警惕。

在前引道的苍头，想是老眼昏花，没有看清主人脸上的神色变化，来至阶前，依然恭声说：“老爷，这两位客人是因雨借宿的。”

银灰劲装老者一定神，急忙抱拳当胸，连声含笑说：“请进，请进，请厅上坐。”

说着，伸手作着肃客之势。

凌壮志虽然已生戒心，但表面上依然神色自若，于是急忙拱手，谦和的说：“天阴将雨，特来府上打扰！”

银灰劲装老人强自镇定激动神色，故意爽朗的哈哈一笑，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人生何处不相逢，哈哈，欢迎两位光临。”说罢，分宾主落坐，宫紫云就坐在凌壮志的椅侧。两个小僮急忙将香茶端上来。

银灰劲装老人，一俟两个小僮将茶摆上，即对恭立厅口的苍头吩咐说：“胡海，有人来时急速报我知道。”

说话之间，目光闪动，似在暗示眼神。

苍头似以会意，恭声应是，转身退了出去。

银灰劲装老人，又向两个小僮一挥手，说：“你两个可至院中站立，听候招唤再进来。”

两个小僮也恭声应是，匆匆走出厅外。

凌壮志、宫紫云，对银灰劲装老人的举措，感到十分不解，因而两人相互递了一个机警眼神。

银灰劲装老人，一俟两个小僮走出厅外，立即一抱拳，注定凌壮志的俊面，压低声音问：“小侠可是昔年叶大侠的高足凌壮志？”

凌壮志看老人相貌，似是不像为非作恶之人，但他如此发问，也许目的不在秘笈，因而急忙拱手，谦和的回答说：“不错，在下正是凌壮志。”

银灰劲装老人修伟的身躯一颤，面色再变，又望着高雅绝美的宫紫云，略显激动的问：“这位姑娘是？……”

凌壮志立即回答说：“贱内宫紫云。”

银灰劲装老人，再度一抱拳，说：“原来是凌凌人，失敬！失敬！”

宫紫云也高雅的一笑，欠身为礼。

凌壮志见老人神色愈形紧张，心知必有原因，于是，恭声问：“前辈如有教言，尽可直说，在下当洗耳聆听。”

银灰劲装老人，念须黯然一叹，说：“老朽赵其南，在这山西境内小有名气，人称‘单掌摧碑’，所谓名利害人，数年前，黄河帮改组大河教，老朽受本教大教主垂青，荣任为山西境内的总舵主，但这些年来，老朽身体一直多病，因而也未去总舵视事……”

凌壮志和宫紫云，俱是聪明绝顶的人，一听老人的口气，即知是因小有名气，硬被大河教强迫任为总舵主。

“单掌摧碑”赵其南，关切的望着凌壮志问：“现在江湖上已经掀起一场争相攫取小侠身上那本罕世秘笈的风波，这件不知小侠可曾知道？”

凌壮志立即站起，说：“在下已经风闻有此传言。”

单掌摧碑赵其南，立即正色说：“现在已经不是传说，而是事实了，尤其大河教，势在必得……”

凌壮志剑眉一轩，立即沉声问：“贵教既然势在必得，前辈何不向在下动手……”

赵其南伤感的哈哈一笑，说：“这些事只有那种野心勃勃意欲称霸武林的枭雄，才有此贪心，老朽已是垂暮之年，对此早已失掉兴致了。”

说着，一整神色，继续说：“二十五年前，令师对老朽有救命之恩，二十多年来，愧无一报，老朽方才告诉小侠的一番话，只不过是聊表寸心，谈不上报答令师的恩德，现在江湖上风声日紧，各派高手，多被阻于黄河南岩，老朽奉劝二位，还是找一隐僻之地，暂避一时方为上策。舍下虽处荒野，但却是个是非之窝。”

凌壮志和宫紫云听得异常不解，不由同声不解的问：“前辈此话怎说？”

单掌摧碑赵其南，黯然一叹说：“大河教主邱铜川的女儿邱莉花，已率领教中高手北来，意欲分途截击凌小侠，据说今日凌晨，邱莉花率领一队人马，经由老朽门前驰过，直奔五台山南麓……”

凌壮志心中一动，不由插言问：“前辈可曾见过邱铜川的女儿？”

赵其南立即略带怒意的忿声说：“老朽怎会不识？小侠别以为对方是个美丽少女，而她心狠残毒的手段，却尤胜过昔年的‘九华魔女’。”

宫紫云哼一声，立即不满的插言说：“她如此任性胡为，还不是伏着父亲是教主，狐假虎威。”

赵其南急忙正色说：“凌夫人切莫小观那个害人精，她不但武功不俗，尤其她父亲又任命她为巡回督察，更是如虎添翼，为所欲为。”

凌壮志一听，恍然大悟，原来大河教主邱铜川的女儿，就是山中拦路，一脸怨毒的青衣少女，因而忍不住冷冷一笑，不屑的说：“原来是她。”

单掌摧碑赵其南一听，面色立变，不由惊异的问：“怎么，小侠也认识她？”

宫紫云立即解释说：“中午时分，我们曾在山中交手，三招不到就被凌弟弟将她的长剑击飞……”

赵其南听得神色异常激动，不由急声问：“小侠可曾将她……”

凌壮志淡淡一笑，说：“暂且放她一条自新之路。”

赵其南不由顿足深叹，异常懊恼的说：“小侠一念之仁，错过除害机会，今后不知要有多少人遭受其害。”

凌壮志听得俊面一红，心中虽然有些后悔，但也觉得赵其南有些说的过份。

就在这时，厅外已送来一桌丰盛酒菜。

单掌摧碑赵其南，一俟酒菜摆好，立即举起酒杯来，谦和的说：“小侠和夫人终日驰骋，想必早已饿了，来，让老朽敬一杯，为二位洗尘。”

酒过数巡，宾主正欢，蓦然数声马声，刺空传来。

单掌摧碑赵其南一听，脱口一声轻啊，面色立变苍白，顿时呆了。

凌壮志凝神一听，蹄声如雷，快马不止十匹，断定正向小村上驰来，再看夜空，漆黑如墨，虽然仍有闪电，但却一直没有下雨。

单掌摧碑赵其南，惊惶中一定神，立即惶声说：“会不会是大河教主的女儿邱莉花？”

凌壮志冷冷一笑，说：“她来的正好，在下正要除去此害。”

赵其南一听，立即惊恐万状，惶急的摇着手说：“小侠千万使不得，看到老朽全家十口人的生命上，请您再饶他一次。”

凌壮志看得甚是感动，同时，也愈加体会出赵其南何心会被迫非任大河教山西总舵主之职的真正原因。

就在这时，对面迎壁外，人影一闪，那个守门的老苍头，已神色惊惶的跑进来。

单掌摧碑赵其南，惊的倏然由椅子上站起来，瞪着一双虎目，惶急的望着苍慌奔来的老苍头。

就在老苍头奔至大厅阶前的同时，迎避外面，蓦然传来一阵内力浑厚的怪声笑骂：“哈哈，格老子赵老大，当了黄河教的山西总舵主，便不认多年的老朋友了，非但不出迎，还赏闭门羹……”

笑骂声中，蓬发葱笼，霜髯横生，浓眉大眼，面大如盆，一袭破旧大褂，直到膝间，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实在有些笑人。

单掌摧碑赵其南一见，宛如大难中遇到了救星，立即兴奋的哈哈笑了，同时急步迎出厅来。

凌壮志和宫紫云，虽未见过这位形貌怪诞的老人，但却知道，他正是疾恶如仇，杀人无数，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四大怪中的二怪“大头矮脚翁”。

由于“矮脚翁”是恶人怕，好人敬的前辈老人，凌壮志和宫紫云，急忙

由椅上站起来。

矮脚翁一见凌壮志，先是一愣，接着双目一瞪，震耳大喝一声：“好个混蛋小子，我矮脚翁到处找你，你却躲在赵老大家里喝酒，快还我干女儿的命来。”

大喝声中，须发俱张，神情如疯如狂，伸出薄扇般大的手掌，直向凌壮志的面门抓来，迅快无比，一闪已至。

十六

事出突然，凌壮志根本无备，惊愕间，“大头矮脚翁”的那只宽大手掌已经抓到，于是急切间，飘然闪开了。

宫紫云在矮脚翁一愣之际，即以提高惊觉，这时脱口一声娇叱，出手如电，直点矮脚翁的右碗。

矮脚翁没想到宫紫云会出手，而且奇快无比，如不撒掌，热必被她点上，因而大喝一声，停身收掌，横退五步。

于是，瞪大一双眼睛，惊异的盯着恭谨玉立的宫紫云，怒声问：“你这丫头，怎敢与我老人家出手？”

宫紫云知道“大头矮脚翁”最喜爱晚辈中的小儿女们，因而，故意装痴作呆的含笑恭声说：“晚辈怎敢与你老人家动手？”矮脚翁听得一愣，依然气虎虎的问：“方才你不是还点我老人家的手腕吗？”

宫紫云故意强词夺理的说：“晚辈那是虚招，你老人家不撒掌也不会点上。”

矮脚翁气得又是一愣，瞪着一双大眼，咧着一张大嘴，久久说不出话来。

单掌摧碑赵其南趁机哈哈一笑，爽朗的说：“大头鬼，快入座吧，酒菜都凉了，难道你真好意思和他们小一辈的争气？”

矮脚翁也的确觉得宫紫云可爱，这时听赵其南一打圆，也就住手了。

虽然他住手了，但，凌壮志怒气未消。

他，双目爆张，额上青筋突现，大声喝道：“你这是何道理，你干女儿死了却向我索还！”

单掌摧碑和宫紫云一见，顿时惊呆了。

矮脚翁发现凌壮志眉飞如剑，朗目射电，俊面上肌肉颤动，杀气直冲天庭，象这样对付他的人，六七十年来尚属首次！

因而顿时大怒，大脑袋一晃，暴声说：“我说的是我的干女儿万绿萍！”

凌壮志一听，脑际轰然一声，双眼一黑，喉间发咸，痛心大喝一声，张口喷出一道血箭，仰面倒向身后。

宫紫云一见，花容失色，惊叫一声，飞身将凌壮志抱住。

大头矮脚翁伸着大头，瞪着大眼，一瞬不瞬的望着俊面苍白如纸的凌壮志，久久才摇了摇大头，径自坐在桌前的大椅上。

单掌摧碑赵其南，一摸凌壮志的脉门，霜眉才由蹙在一起了。但他身为主人，理应竭尽全力将凌壮志救活过来。

于是，强抑心中焦急，即对满面泪痕的宫紫云，宽声说：“凌小侠只是急怒攻心，气血凝聚难散，只要耐心推拿一番即会醒来，再服老朽的一颗‘大魂返魄丹’，就无事了。”

宫紫云这些道理岂能不知？只是她一见凌壮志吐血，方寸就乱，这时一经点破，即将凌壮志抱至大厅左侧的一张大胡床上，平仰放好，盘膝内，开始循序推拿。

单掌摧碑赵其南，转身正待进入内宅，只见矮脚翁，摇晃着大脑袋，正杯倒酒干的大喝起来。

矮脚翁嘴大似碗，满桌菜肴，刹那间被他吃了个菜光盘净，两壶上好陈年美酒，眨眼也要喝干。

单掌摧碑看他这阵猛吃猛喝，不顾凌壮志死活之像，心里就有些生气，

但他身主人，又不便发作，只得走过去，低声提醒说：“大头鬼，凌小侠怎怒攻心，情势相当厉害……”

矮脚翁大头一幌，也不看赵其南一眼，反而理直气壮的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那干女儿万绿萍却为他痴情相思，吐血而死，至少他现在死不了啦。”

单掌摧碑赵其南一听，气得一楞，不知再说什么才好。

正在为爱夫凌壮志推拿的宫紫云，早已气得粉面铁青，娇躯颤抖，那双玉手似乎拿不准穴道。

继而一想，觉得怪老头心痛干女儿为情玉殉，说两句气话也是常理，何况他的个性，原就怪诞不羁。

单掌摧碑赵其南，见矮脚翁仍一杯一杯的喝个不停，的确有些怒意了，但他仍强压心中怒气，平静的说：“大头，万姑娘忍受不幸玉逝，老朽听来都感到悲痛，难道你作义父的心里不难过？……”

矮脚翁喝干了杯中酒，以玩世不恭的口吻，随意一笑，说：“所谓干女儿，就不是亲生的，即使不是亲生的何必那么认真，这年头气坏了身子，可不是好玩的，你有妻子儿女照顾，我呢？”

说着，大眼一翻，两手一摊，显出一幅孤苦伶仃的可怜像。

赵其南一见，气得一跺脚。转身走进厅后，径自去取药了。

宫紫云听了矮脚翁的话，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样无情无意的话，竟会出自颇受人敬的矮脚翁的口里。

想到那个娇憨可爱的小姑娘万绿萍，为情消瘦，终日流泪，在石门镇外相遇时的那副憔悴神态，实在令人可悯可怜，她虽然明知凌弟弟有意避而不见，但他仍为凌壮志辩护，而不发一句怨言。

宫紫云想到万绿萍呕血而死的悲惨结果，泪珠在合闭的凤目中，宛如断线的珍珠般，一颗接一颗的滚下来。矮脚翁不时觑目偷看，一面喝酒，一面不停的摇大头，没人知道他这位怪诞老人看了宫紫云的落泪是何感想。

就在这时，那阵已经远去的马队，似是去而复返，再度传来杂乱的马嘶蹄奔声，同时，愈听愈真切了。

宫紫云立被这阵如雷蹄声惊醒，睁眼一看，发现爱夫苍白如纸的面庞，已恢复了红润，脉搏也恢复了有力的跳动，但仍没有苏醒的迹象。

一阵急速衣袂飘风声“单掌摧碑”赵其南，由厅后飞身纵进厅来，神情焦急，面色大变，手里托着一颗红色药丸，急步奔至宫紫云面前，同时焦急的说：“快将这粒药丸给凌小侠服下去，这次他们折马驰回，必是前来舍下，方才凌小侠将她的长剑击飞，如发现凌小侠在此，定然不会放过老夫。”

说着，急忙将手中的药丸交给宫紫云。

宫紫云正在悲忿之际，加之想到青衣少女怨毒的说要杀她，因而芳心顿起杀机，于是伸手接过药丸，同时沉声说：“她如果胆敢前来，那是她自己找死。”

说话之间，已捏开凌壮志的牙关，将药丸放进口内。

一脸茫然神色的矮脚翁，不由笑着问：“赵老大，我大头还以为你们为混蛋小子不醒来而焦急呢？你们说的是谁，竟是如此厉害，而将你这位山西总舵主吓成这副样子。”

赵其南脸红都不红，惊悸已使他忘了矮脚翁的揶揄，于是焦急的说：“是大河教主邱铜川的女儿。”

矮脚翁听了也不禁轻“噢”一声，脸上神色一动，再度不解的问：“这丫头来此作什么？”

单掌摧碑赵其南的老脸上，已急满了冷汗，尤其听到马嘶蹄乱已到了门前，不由惶急的说：“我要赶紧迎出去，她们已经回来了，想必是到达前面王家镇，发现凌小侠未曾过去，又回来了……”

话未说完，左面厢房屋脊上，立即传来一声清脆冰冷的声音：“不错，总舵主不欢迎吗？”

刚刚走出厅外的赵其南一听，不由脱口一声轻啊，倏然停住脚步，抬头一看，惊得几乎晕厥过去。

只见青衣背剑的邱莉花，婷婷立在屋脊上，樱唇晒着冷笑，杏目闪着寒芒，娇美的面庞上，充满了凶残的杀气。

赵其南这一惊非同小可，身不由己的退后半步，老脸上的冷汗，像落雨般的流下来，慌得一抱拳，急忙恭声说：

“欢迎总督察芳驾光临，卑职倍感荣幸，恭请总督察厅上坐。”

话声甫落，厅内立即暴起一阵拍桌子的“叭叭”声响，接着是大头矮脚翁的破口大骂：“赵老大，几年不见，想不到你变得如此卑微下贱，真叫我大头为你难堪，你当年的雄风何在，那种视死如归的豪气哪里去了？”

赵其南被说的老脸通红，但他怎能当着邱莉花的面，向矮脚翁解释，这样作完全是为了家。

这时，对面迎壁处，已涌进十数个带兵刃的劲装大汉来，六个香主身份的中年人，傲然立在当前。

立在房上的邱莉花一听，骂声不是凌壮志，立即怒声问：“是什么人在厅上狂言乱噪？”

话声甫落，身形微动，飘然落在院中。

就在她身形刚刚落在地上的同时，厅门人影一闪，矮脚翁已满面怒容的纵至厅外，同时，大脑袋一幌，怒声说：“是我老人家。”

邱莉花一见，立即发出一阵轻蔑的“格格”娇笑，说：“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大头鬼，在终南山麓，本姑娘念你成名不易，饶你不死，今夜却又在此显魂！”

矮脚翁气得须发皆张，暴跳如雷，破口大骂：“狗丫头敢辱骂我老人家，就是你爹邱铜川他也不敢，那次我老人家念你是个晚辈丫头，有心让你，你道我老人家真不如你。”

话声甫落，飞身前扑，伸出蒲扇般的大手掌，五指箕张，直向邱莉花的粉面抓到。

邱莉花轻蔑的冷冷一笑，闪身躲开了，同时不屑的说：“剑下游魂，姑娘懒得理你。”

说着，杏目一瞪，转首望着六个中年人，威凌的大声说：“你们六人快将他拿下。”

话声甫落，六个中年人齐声呐喊，各挥兵刃，飞身向矮脚翁扑来。

矮脚翁一见，仰面发出一阵哈哈狂笑，接着恨声说：“我今夜不将你们这些害人精斩尽杀绝，我大头便举掌自毙。”

说罢，大袖一挥，径向扑来的六个中年人迎去。

邱莉花见六个中年人已缠住矮脚翁，立即望着老脸苍白的单掌摧碑赵其南，沉声问：“凌壮志现在何处？”

赵其南知道毁家丧命已不可免，因而，也沉声回答说：“凌小侠已经安歇就寝了，你有什么话可对老夫说。”

邱莉花见赵其南态度改变，已无敬意，杏目中立射出两道凶狠光芒，那张如花粉面，也顿时变得狞恶恐怖。

于是冷冷一笑，怨毒的恨声说：“赵其南，你好大胆，居然窝藏教主急欲捉到的要犯，现在本督察念你年老糊涂，饶你一条老命，快些自行挖去双目。”

话声未完，身后暴起两声凄厉惊心的悠长惨叫。

邱莉花转首一看，两个灰衣香主，已被矮脚翁击毙了。

头尚未曾转回，再度暴起一声刺耳惨嚎，另一个黑衣香主，也倒在血泊中。

邱莉花看到粉面色变，心知不妙，她决定先杀了赵其南，再对付矮脚翁，因为，这时她已看出今夜的矮脚翁，和那天终南山下的矮脚翁完全不同，她是否能战胜矮脚翁，已毫无信心了。

心念已定，注定厅阶上的赵其南厉声问：“赵其南，你难道要本督察亲自动手吗？”

话声甫落，倏举玉腕，呛噤一声清越龙吟，寒光一闪，手中已多了一柄光芒四射的长剑。

单掌摧碑赵其南一见，悲忿填胸，仰天一声狂笑，痛心的说：“老朽数年来，低声下气，忍辱含垢，结果仍难逃去今天……”

话未说完，院中再度暴起两声惨叫。

邱莉花知道又有两个香主倒下了，于是心头一横，一声厉叱，飞身前扑，手中长剑颤山数朵剑花，径向赵其南的前胸刺到。

赵其南大喝一声：“贱婢，今夜你的报应到了，老夫拼死也要杀你除害。”

大喝声中，飞舞双掌，疯狂的迎下厅阶。

恰在这时，昏迷中的凌壮志已睁开了眼睛。

宫紫云怕赵其南有失，急对凌壮志说：“你快些调息我出去看看。”

看字出口，院中又暴起一声惨叫。

宫紫云大吃一惊，脱口急呼一声“不好”，纤手一按床面，身形疾如闪电，直射厅外。

来到厅外一看，顿时大怒，只见单掌摧碑赵其南的左臂，已被邱莉花斩断，但赵其南仍急挥右掌，奋力相斗。

宫紫云一声厉叱，翻腕取剑，紫华一闪，身形如电，宝剑出鞘，宫紫云的身形已到，一招“滑车飞挑”猛过邱莉花下劈的长剑。

呛呛一声金铁交鸣，火花飞溅中，暴起一声尖锐惊叫，邱莉花右臂一震，飞身退后一丈。

这时人影一闪，矮脚翁已将摇摇欲倒的赵其南扶住，倒在床上的凌壮志也由厅内奔出来。

邱莉花心知不妙，她没想到宫紫云的剑法比凌壮志毫不逊色，于是趁暴退身形尚未立稳，足尖一点，腾空飞上房面。

宫紫云杀机早起，岂肯放她逃走，长剑一挥，厉声娇叱：“留下命来——”

厉叱声中，疾展“百丈咫尺”，身形宛如一缕紫烟，直射邱莉花身后。

邱莉花心中大骇，这种奇快的身法，她今夜第一次目睹亲见，心知逃走

无望，不如拼死保命。

于是，一声怒叱，反臂挥剑，幻起一道如银匹练，闪电扫向宫紫云的纤腰。

宫紫云娇靥凝霜，黛眉如飞，一声冷笑说：“在你死前，让你见识见识‘乌衣狂生’的太虚九剑。”

剑字出口，紫华暴涨，刷刷连攻三剑，在耀眼翻滚的匹练中，千朵剑目的剑花内，惨叫声起，鲜血飞射，邱莉花连肩带臂一颗螭首，直射半空。

噗通一声大响，邱莉花鲜血淋漓的半截娇躯，已滚落在院中地上。

已被矮脚翁止住血的赵其南，顿时惊呆，几乎忘了断臂之痛，她一直担心宫紫云不是邱莉花的对手，没想到三招不到，竟将邱莉花杀了。

矮脚翁呆呆的望着飘身而下的宫紫云，缓缓摇着大头，默然一叹，似自语又似对赵其南感慨的说：“看来我大头真的该休息了。”

宫紫云翻腕收剑，看也不看地上仍在微微颤抖的半截尸体一眼，纵身飞至大厅阶前，俯首望着赵其南，关切的问：“赵前辈浑身怎样？”

矮脚翁未待满面感激之色的赵其南回答，立即抢先说：“你放心，他死不了，你还是照顾混蛋小子吧！”

宫紫云顿时想起爱夫凌壮志尚未完全好，于是，羞红着娇靥，关切的望着凌壮志，嗔声说：“你怎的也出来了？”

凌壮志淡淡一笑，说：“我已经没事了。”

他的脸上虽然带笑，但任何人都看得出，他的心是多么凄惨。

一阵马嘶杂乱的蹄声，径由院外传来。

四人心动，注目一看，院中除了七具尸体外，大河教的其他壮汉，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单掌摧碑赵其南，黯然一叹，十分颓丧的说：“我这个家，结果仍然难保，看来只有携带家小逃往别处暂避一时了。”

宫紫云立即慰声说：“前辈何必畏大河教如虎狼，不是晚辈夸口，只要凌弟弟身体复原，不出十天，必杀罪魁邱铜川，那时大河教岂不就冰消瓦解了。”

单掌摧碑赵其南一听，精神大震，立即激动的大声说：“好，老朽再赠给小侠一粒‘大魂返魄丹’！”

说着，挺腰就要站起来，。

蓦闻矮脚翁急声说：“慢着，小鬼过来，我先给你敷上刀创药。”

说话之间，捧着刀创药的小童已跑到矮脚翁的面前。

宫紫云帮着小童将一包略带粉红色的白药粉打开，凌壮志将赵其南的断臂托住，矮脚翁则大把大把的往伤处抓药。

矮脚翁一面为赵其南包扎，一面熬有介事的说：“赵大侠，今后的万儿，在江湖中将要更响了。”

赵其南霜眉一蹙，不解的问：“为什么？”

矮脚翁立即正色说：“现在左臂已断，不是名符其实的‘单掌摧碑’了四？”

单掌摧碑赵其南一听，几乎气破了肚皮。

凌壮志、宫紫云，两人相互看了一眼，强忍笑意，同时感慨的摇了摇头，这位怪老，为何被人列入四大怪，也由此可知了。

矮脚翁匆匆为赵其南将断臂包好，接着催促说：“快进去休养吧，你的

贵宾由我大头照顾，三五天内邱铜川尚不致来得那么快，就是来几个堂主执事的三流货色，也不够我大头收拾的。”

单掌摧碑赵其南，敷了刀创药后，似乎痛苦减多了，这时听矮脚翁有意来此为他护家，立即笑着说：“大头，你也别担心邱铜川会来，只要凌小侠到什么地方，他必会追到什么地方，这个罪魁祸首，一心想称霸黄河七省，就是少林派他还想赶出河南去呢，他对凌小侠身上的那本恶魔武功，视如达成梦想的唯一捷径，自是比他女儿的生命重要多了。”

说着，略显痛苦的由地上站起来，继而，望着凌壮志和宫紫云，歉然说：“请二位原谅老朽慢待之罪，一切委托大头了。”

凌壮志宫紫云同时恭声说：“请前辈静心养伤，不必为琐事烦恼，至于邱铜川要报杀女儿之仇的事，自会找晚辈两人，当不会向前辈问罪。”

赵其南感慨的摇摇头，黯然说：“小侠对大河教中的详情知道的太少了……”

矮脚翁一挥手，立即不耐烦的催促说：“好了，好了，进去吧，我大头的肚子又饿了。”

于是，四人径向厅上走去，赵其南吩咐小童重新备酒，才径自走进厅后。

守门的老苍头，率领着几个健壮的家丁，已将院中的七具尸体移走，这时正用水冲洗血渍。

酒菜重新摆上，“矮脚翁”立即大刺刺的坐在中央，凌壮志心情低沉，一心想着万绿萍的死，因而蹙眉而坐，滴酒不沾。

宫紫云焦急的等着，直到矮脚翁吃至半饱，才关切的恭声问：“万姑娘去世，不知老前辈是听谁说的？”

说着，俊面一红，双目内立即涌满了泪水。

矮脚翁正在啃一只肥大的鸡腿，闻言大眼一翻，嚼着满嘴鸡肉，沉声说：“怎么？万绿萍为你呕血至死，你有些不太相信是不是？”

宫紫云想到娇憨秀丽的万绿萍，凤目也湿润了，因而黯然插言说：“不是晚辈不信，因为老前辈对万姑娘的死似乎并不太伤心……”

矮脚翁一听，似乎怒不可遏，将鸡腿向桌上一放，怒声说：“告诉你们，当时我听穷酸流着泪告诉我这个不幸消息时，我老人家曾经放声痛哭，只是没有吐血而已。”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动，不由急声问：“老前辈说的穷酸，不知是哪一位？”

矮脚翁的神色似乎缓和了些了，拿起桌上的鸡腿，喝了口酒，说：“就是最疼爱万丫头的穷叔叔，我们四怪中的老四‘穷书生’。”

说此一顿，立即整容正色警告说：“小子，我郑重向你提出警告，今后遇到了穷酸，你可要多加小心，老四那家伙比我老人家更恨你，他曾向我发誓要剥你小子的皮，还有万丫头的师父恒山异人，如果知道爱徒已死，也不会轻易放过你。”

凌壮志一听，心中又悲痛又叫苦，想不到一念之差，为自己种下天大的祸事，一个无人不知难惹的铁钩婆，已经够应付了，如今又加上矮脚翁、穷书生，还有一位恒山异人，乍然想来，真是痛不欲生。

宫紫云见爱夫痛苦的表情，芳心好痛，不由忿然说：“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你们这些前辈长者，也不能因一时之痛，群起对付一个晚辈，显得那样心胸狭窄，毫无容人之量。”

矮脚翁立即沉声说：“丫头，你可不能一概而论，我老人家就是一个容

量如海的人，否则，哼！那还有这小子的命在？”

说着，大眼翻了一脸痛苦神色的凌壮志一眼，接着，又有些同情的说：“看你小子这副难过神态，知道你对万丫头也的确不坏，如果你真的能到她的坟前拜上一拜，老四他们也许会对你网开一面。”

凌壮志痛苦的说：“晚辈虽有此心，只是不知万姑娘的香冢何处……”

矮脚翁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将大头摇的像波浪鼓似的说：“当时穷酸没说，我老人家心里悲痛欲绝，因而也忘了问，据穷酸自己说，铁钩婆痛失爱女，已经成疯，她将爱女放在一个百年前的古冢中，终日望着爱女冰冷的死身流泪，有时号陶大哭。”

凌壮志双目冷电一闪，顿时想起怀中“无名叟”赠给那谨“冰果琼浆”有起死回生之效，因而脱口急声问：“老前辈是说万姑娘的尸体尚未入棺？”

矮脚翁立即颌首说：“不错，据穷酸说那座古墓停尸多年不腐……”

话未说完，凌壮志倏然立起，同时急声说：“老前辈请代晚辈向前辈致射，晚辈就此告辞了。”

矮脚翁似乎一惊，急忙说：“就是前去古墓，也不急在这两个时辰，现在天已三更，转瞬间天就明了，再说你急怒攻心，气血并未完全疏顺，你如此急急赶路，恐怕见不到万丫头的死骨，你的尸体先倒在中途了，再说，你不找到穷酸，也别想找到那座古墓。”

宫紫云深怕凌壮志劳累过度，因而也附声说：“弟弟，老前辈说的是，你不能太任性！”

矮脚翁立即一挥手，催促说：“快去休息一个时辰吧，天亮了上路。”

说着，转首望着两个小童，大声说：“快引凌小侠去厢房休息。”

两个小童恭声应是，其中一个先飞步奔进东厢房。

凌壮志无奈，只得辞过矮脚翁，和宫紫云随在小童身后，向厅外走去。

来至东厢房，另一小童已燃起油烛，室内布置得极为雅致，但心乱如麻的凌壮已无心去看室内的陈设了。

宫紫云将小童遣走，顺手关好房门，挽着凌壮志进寝室。

凌壮志由于愧疚过深，内心极为痛苦，因而一直紧锁眉头，凝神沉思。

宫紫云原是最美丽的少女，也是最善妒的少女，但这时听说万绿萍已死，已毫无一丝妒意，有的只是疼爱丈夫和关心大局。

于是，她一面为爱夫脱下锦缎短靴，服侍他坐在床上，一面柔声劝导说：“现在大敌当前，高手环伺，师仇尚且未报，你不能就此摧残自己的身体，一旦危机来临，你将无法应付，因而你令母亲失望，父亲含恨泉下，那时你才是不可宽恕的罪人。”

凌壮志听得悚然一惊，不由惶声应是，但他仍忍不住含着泪说：“只是小弟深觉痛悔，太对不起她了。”

宫紫云立即附和着大方的说：“当然姊姊何尝不伤心难过，况且你又没负她，只是万姑娘太想不开了，就是将来一床三好，也是世间常有的事，难道姊姊还会妒嫉吃酸？”

话声甫落，厅阶上立即传来一阵悲痛欣慰哈哈大笑。

凌壮志、宫紫云猛然一惊，知是矮脚翁的笑声，尤其宫紫云，娇靥羞的通红，深悔方才的话说的声音太大了，两人竟忘了矮脚翁尚坐在厅上。...

心念间，蓦然矮脚翁惋惜的戚声说：“听了真心话，方知我那干女儿命薄了，万丫头果真阴灵有知，也当瞑目泉下了……”

话音愈说愈凄凉，最后终至流泪而哭。

凌壮志没想到爱妻的几句话，又惹得矮脚翁伤心而哭，心中一阵难过，不禁又落下几滴眼泪。

宫紫云则感万分后悔，夫妻间的私心话，本来不需彼此负责，如念被矮脚翁听去，将来凌壮志万一再娶展伟凤或叶小娟，那时自己便无话可说了。

因而，强自绽笑，举手一指窗外，附在凌壮志耳畔，悄声说：“快睡吧！”

一阵温声如兰的醉人气息，直扑凌壮志的耳面，在往日，他岂可放过拥抱爱妻，深情亲吻的机会，但这时，心情郁闷，他已想不起这些了。

夜，静谧岑寂，除了客厅上不时传来矮脚翁滋然饮酒之声和叹息，再听不到其他的声音。

凌壮志和衣倒在床上，虽然身边有娇妻相偎，但却难以入睡，万绿萍那张秀美娇靥，一副刁蛮淘气的面庞，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飘来飘去，每一听到矮脚翁的一声叹息，愧疚的心头便如挨了一锤，合闭的双目中，便不自觉的滴下一滴泪水。

偎在凌壮志怀中的宫紫云，同样是无法入睡，睁着一双寒潭秋水般的凤目，直望着凌壮志眼睛，只要流下泪来，她便温柔的举起纤纤玉指将泪珠抹去，她要用体贴、热爱，让伤心的爱夫快乐起来。

因为，万绿萍虽是为情而死，实则是为了凌弟弟得能杀阮陵泰，报父仇而牺牲，她是值得尊敬的，是以，她对凌壮志的伤心，毫不生气。不觉间，已是金鸡初啼，凌壮志和宫紫云，才在昏昏沉沉中睡去，一觉醒来，满室大亮，后窗上已射满了阳光。

两人慌急起床，匆匆梳洗完毕，打开房门，矮脚翁和包着断臂的赵其南，早已坐在厅上了。

凌壮志急忙恭身问早，宫紫云衽袂一个万福。

矮脚翁爽朗的哈哈一笑，说：“你两人的马我老人家已经看过了，俱是能行的宝驹，如果放马疾驰，明日酉时便可抵达孟津渡口了。”

凌壮志立即恭声说：“现在天已不早，晚辈等就此告辞了。”

赵其南一听，不由正色说：“早点已经备好，吃餐饭也耗时不多，何必如此匆急？”

凌壮志恭声解释说：“晚辈待办之事正多，不便在此久停，前辈盛情心领了。”

矮脚翁立即大刺刺的接口说：“好啦，早走早清静，免得时间久了，又惹来想夺秘笈的煞星。”

赵其南觉得矮脚翁不太像话，正待说他几句，又听矮脚翁正色说：“小子，在你走前，我老人家不得不尽点长辈的规戒责任，看你小子的神色，似乎根本没将邱铜川老鬼看在眼里，我老人家警告你，你小子千万别大意，特别小心那老鬼的‘迎头三击杖’，这些年来，极少有人不败在他的这手绝招之下。”

说着，和赵其南并肩走下厅阶，齐向迎壁走去。

凌壮志不便说什么，一面前进，一面恭谨的唯唯应是。

矮脚翁见凌壮志很是恭顺，心里非常受用，走到门外，一俟凌壮志和宫紫云由家丁手里接过乌骓、青鬃马，立即又倚老卖老的沉声说：“小子还有，遇到那些多情的丫头们，要作到不假词色，态度冰冷，敬鬼神而远之……。”

话未说完，赵其南蓦然不耐烦的说：“大头，你真能罗嗦！”

矮脚翁愉快的嘿嘿一笑，一点大脑袋，笑着说：“我老人家的话说完啦，你们走吧。”

凌壮志、宫紫云，恭声应是，登鞍上马，说声“两位前辈珍重”，一抖丝缰，两马放蹄如飞，直向正南驰去。

青鬃、乌骓，一夜休息，体力充沛，在宽大官道上飞驰势如奔雷，十分惊人。

两人每过一镇，都惹起一阵骚动和议论，中午时分通过寿阳，两人在南关酒楼进餐，四座震惊，大河教众教徒纷纷走避，想是已得他们总督察被杀的消息。

酒客中虽有不少劲装佩带兵刃的武林人物，但大都是籍籍无名之辈谈不上什么技艺，果真动起手来，也都是些花拳绣腿。

饭后继续前驰，薄暮时分已到了榆社县城，一路行来，再没有敢出头拦劫，也没发现其他门派的门人高手。

凌壮志、宫紫云，对大河教势力之强，组织之密，对黄河数百渡口控制之严，的确感到暗暗吃惊，看来要想一举摧毁这个庞大组织，似乎不是想像的那么容易。

为了便于明日绝早上路，两人就在城外一座大客店内，要了一座独院上房。

几天来，小夫妻俩都没有能安适的同床共枕，相拥而睡，为了让两马得到充分休息，两人匆匆饭罢，也准备早些就寝。

宫紫云将房门关好，觑目望着俊面神色略显开朗的凌壮志，秋水般的凤目一转，接着举手一指东间内室，说：“今夜你睡在东间，我一个人睡在西间……”

凌壮志一听，顿时慌了，知道宫紫云见他一直为死去的万绿萍难过，而将她冷落，是以才籍分房向他报复。

于是，未待宫紫云说完，慌得急忙由椅上立起来，不由急声问：“为什么？”

说着，神情焦急的大步向宫紫云走去。

宫紫云低头一笑，身形一闪，走了。

凌壮志心中更急，急步追入西间，伸臂将娇妻揽进怀里，惶急的重声问：“姊姊，为什么嘛！”

宫紫云偎在爱夫的怀里，垂首暗笑，佯怒嗔声说：“人家不能和你同床了嘛！”

凌壮志一听，顿时呆了，他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同时，他觉得宫紫云和他分室，似乎不是为了万绿萍，因而久久想不通……

十七

宫紫云侧仰秦首，觑目一看，不由“噗嗤”笑了，同时嗔声说：“傻像，拿耳朵来！”

凌壮志立即迫不及待的将耳朵凑至娇妻鲜红的樱唇前。

宫紫云未言脸先红了，最后，终于附在凌壮志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话。

凌壮志一听，顿时楞了，久久才惊喜的大声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宫紫云的脸更红了，急忙嗔声阻止说：“你嚷嚷什么？这么大的声！”

凌壮志立即兴奋的压低声音说：“这怕什么，哪个母亲不生儿子？”

宫紫云立即沉声问：“你怎么知是儿子？你重男轻女是不是？”

凌壮志慌的急忙分辩说：“不，不，我决没这个意思，生个像你一样的天仙女儿，比生个像我一样的猪八戒要强的多了，快，快躺到床上休息……”

说着，松开双臂，谨慎小心的将宫紫云扶向床前。

宫紫云本来想骂他一声“贫嘴”，这时见他紧张的什么似的，真是啼笑皆非，不由一扭娇嗔声说：“你慌什么，现在又不是马上生……”

话一出口，娇靥红飞耳后，羞的扑身倒在床上。

凌壮志高兴万分，在这一刹那，所有沉重的心事，郁闷苦恼，全都忘了。

这时，他紧跟扑至床上，伸臂将满面通红的宫紫云揽在怀里，既关切又焦急的低声问：“姊姊，几个月了？”

宫紫云满心得意，一个女人能生孩子，这是最骄傲的一件事，因而，微合着凤目，缓缓伸出两个春葱似的纤纤玉指。凌壮志一看，立即瞪大了眼睛，紧张的问：“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宫紫云睁眼笑着说：“现在说也不迟嘛！”

凌壮志不解的问：“你可告诉给师母？”

宫紫云摇摇头，含嗔瞪着凌壮志，笑着说：“这等羞人答答的事，怎好向母亲说。”

凌壮志立即焦急的说：“你真糊涂，这等大事怎能不让她老人家先知道？明天我们马上赶回恒山凌霄庵……”

宫紫云悠然挣脱凌壮志的怀抱，瞪着大眼睛，急声问：“为什么？”

凌壮志毫不迟疑的说：“从现在起，你便不能乘马颠簸了，必须安静休息。”宫紫云立即反驳说：“你别大惊小怪好不好？你把我送回那个冰冷的山洞里，万一有事，我一人如何应付？”

凌壮志毫不思索的说：“师母自会派小沙尼照顾……”

宫紫云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一歪头，插言问：“分娩时呢？”

凌壮志一听，顿时呆了，这的确是个问题，分娩大事，决不能让毫无经验的佛门尼姑照顾，师母虽然有生产经验，但也不便以一庵之尊处理这等事。

续而一想，双目一亮，脱口急声说：“有了，明日我们即返金陵，你可以在我们自己家中生产，我也有五年未曾回去了，不知老仆凌富焦急成个什么样子了。”

宫紫云觉得将来生产，的确需要有个安定居处，先回金陵看看也好，于是微一颌首说：“明天我们先奔金陵吧，希望能在途中，遇到‘穷酸书生’，打听出万姑娘的香冢位置。”

谈到万绿萍，凌壮志立即由兴奋中跌进痛苦里，顿时沉默下来。

久久，他才望着宫紫云，黯然神伤的说：“姊姊，现在小弟有个要求，希望你能答应。”

宫紫云见凌壮志突然趋于沉默，对方才无意说出的话，感到非常后悔，这时急忙一颌首，肯定的说：“有话你尽管说好了，姊姊没有不答应的。”

凌壮志略一迟疑说：“我想将来姊姊生产时，是男孩叫承萍，是女孩叫亚绿。”

宫紫云哑然一笑，愉快的说：“我道是什么大不了的要求，原来是为小东西定名字的事，这是你作父亲的责任，你有权为孩子命名，我才不管这些事呢！”

凌壮志由不少次观察出宫紫云是个善妒的少女，但，自从结为夫妇后，她变得大方了，因而也笑一笑，说：“你是母亲，当然也应该征求你的意见。”

宫紫云立即颌首正色说：“我觉得这两个名字都不俗。”

凌壮志心里一阵感激，伸臂将宫紫云揽在怀里，并肩倒在枕上。

宫紫云对这个动作，似乎特别熟悉，因而惶急的低声说：“你又忘了？从今天起，都不可以……”

凌壮志俊面一红，似有所悟的笑着说：“我知道……”

话声未落，一阵急速的衣袂破风声，就在房上一闪飞过。

凌壮志心中一惊，倏然坐起身来，凝神一听，急对宫紫云说：“姊姊先睡，我去去就回。”

宫紫云已坐起，立即坚持说：“不，我也去，根据这人的轻功，可称得上是第一流的高手，也许大河教有疏于防范之处，江南武林人物已越河偷渡……”

凌壮志见宫紫云说的与自己的想法完全相同，加之又怕失的去那人的踪迹，因而未待宫紫云说完，不由一指她的小腹，急声说：“可是你已……”

宫紫云含笑接口说：“不妨事，早得很。”

凌壮志断定叶小娟母女，定是被位于江南的帮派掠去，因而对渡河北来的高手特别注意，于是急声说：“既然不妨事，我们快走！”

说罢，飘身掠至后窗，拉开窗户当先纵了出去，一俟宫紫云闪身而出，掩好窗门，腾空飞上房面。

这时天已二更，前而街上仍有不少处亮着灯光，数十丈外的巍峨城楼上，高悬着一串斗大红平，随风飘幌不停。

夜空深远，满天亮星，远处一片漆黑，早已看不见那人的踪影。

宫紫云不由悄声说：“这人的身法果然快的出奇，决不是大河教中的高手，就是他们教主邱铜川的轻功，也不过如此。”

凌壮志知道那人是由城内驰出，根据方才飘风的方向是奔了正西，因而，举手一指正西，悄声说“姊姊，追！”

说罢，两人展开绝世轻功，直向遥远的正西黑暗处追去。

凌壮志施展的是陆地飞行术，宫紫云施展的是百丈如咫尺，两人身形快如流矢，捷逾惊鸿，但见两道灰白轻烟，不见两人身影。

一阵越野飞驰，离城已有十里，蓦见一团乌云般的快速人影，直向数里外的一片黑压压的树林驰去。

凌壮志根据那人的快速身法，断定即是要追的那人，于是望着宫紫云举手一指，悄声说：“在那里了。”

宫紫云会意的点点头，两人脚下同时加快。

再追二里，那道乌云般的黑影，已进入前面那座广大茂林，同时，两人也发现茂林中隐约现出一角屋脊房影。

凌壮志、宫紫云断定那人也许就在树林中的房舍内。

到达林前一看，两人才发现茂林中，俱是高约数丈的合抱大树，因而，也断定那座屋脊房影，绝不是普通房屋。

由于避免惊动那人，两人屏息飘身，藉着大树的掩蔽，直向深处欺进。

前进数十丈，前面林隙间已现出一道塌墙，来至近前一看，竟是一座久绝香火的破庙。

山门似乎是向南，在凌壮志和宫紫云的立身处，无法看见，对正两人的是座残塌过半的侧殿后檐。

凌壮志、宫紫云觉得破庙内不可能住着有人，断定那人已穿林而过。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转身正待驰去，破庙内蓦然传出一阵谈笑。

经过侧殿山墙，两人目光同时一亮，急忙转身形隐在侧殿前檐的石柱之后，想不到正面残破的大殿上，竟亮着灯光。

侧殿石粗如大树，上面雕有翻滚云龙，张牙舞爪，栩栩如生，恰好将两人的身形隐住。

两人悄悄探首一看，只见大殿前门已破，仅殿顶尚属完好，神龛上的几座高大神像，法身剥落，已无法辨认以前供奉的是什么神了。

腐朽的供台上，放着一盏孔明灯，由于四周漆黑，因而显得灯光特别明亮。

谈话的人，共有六人之多，俱都分散的席地坐在石块上。

较居正中之一人，黑色道袍，高挽道髻，紫面膛，黑长须，看来四十余岁，修眉长目，鼻正口方，背插一柄长剑，坐着静听的姿势。

微偏正中之一人，是个头束儒巾，身穿灰衫的儒士，他白面短须，清眉秀目，正含笑向着身边一个红衣妩媚少妇点头，似是赞同她方才提出的意见。

在少妇的身边，是一个虬髯壮汉，重眉环眼，目光炯炯，脚前放着一柄大铁锤，乍然看来至少百斤。

在黑袍道人的这面，尚有两个身着同一装束的中年老道，两人俱背长剑，似是正中的长须老道出自同一观院。

凌壮志向宫紫云正打量间，蓦见灰衫儒士，转首望着正中的长须老道，含笑问：“东云道长认为敝师妹的意见如何？”

长须老道谦和的一笑说：“大河教横霸黄河，强索苛税，百姓商旅不堪其苦，本派掌门师尊，久有除去之心，怎奈本派势力孤单，不敢妄动，既然贵派有意解民倒悬，本派深感庆幸，以华山、终南两派之众，要想一举消灭大河教，力量仍显不足，不过，这项义举一经发动，其他观望门派，势必群起相应，那时大河教势必不敌……”

隐身石柱后的凌壮志和宫紫云，听了老道的话，不禁连连颌首，暗暗赞佩，在当前各派自保门户之际，尚有关心百姓疾苦的门派，的确值得可敬。

根据他们的装束和谈话判断，道装背剑的必是华山派，灰衫儒士和狐媚少妇、虬髯大汉必是终南派。

心念间，又听黑袍长须的东云老道继续说：“至于夺取凌壮志身上的秘笈，本派师尊决不容许，因为本派剑术精绝，武学渊博，足堪独步武林，令师妹的意见虽好，贫道却不敢苟同。”

灰衫儒士和狐媚少妇，脸上同时一红，虬髯大汉也沉重的哼了一声。

凌壮志和宫紫云，俱都心泛怒意，方才对终南派的赞佩敬意，顿时全消了。

只见狐媚少妇不满的看了东云老道一眼，沉声说：“小妇人的意思并不是要道长亲自向凌壮志下手，其实就是我们六人一起上，在他手下也走不过三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智取，不要力敌。”

最外边的那个年青道士，在旁插言问：“不知女施主如何智取？”

红衣狐媚少妇粉面一红，微微一笑，说：“小妇人说出来，三位道长可不要见笑，江湖上无人不知凌壮志是个多情种子，长的英俊，人又年少……”

宫紫云听至此处，不由用肘轻轻碰了一下凌壮志。

凌壮志只气得浑身颤抖，俊面铁青，恨不得大喝一声，飞扑过去，举掌将狐媚少妇毙了。

又听狐媚少妇继续说：“小妇人欲用此法擒凌壮志，因而训练了两个俏丽小婢，至于如何擒他，现在不便多说，另一个计策就是贵我两派合力挑了大河教，让阻在黄河南岸的江南高手，渡河北上，在各大门派帮会群斗凌壮志时，我们在乘机下手，从中渔利。”

东云老道一拂长须，淡淡一笑，说：“贫道希望女施主还是采用伺机渔利来得好！”

久不发言的虬髯大汉，似乎有意岔开话题，突然望着狐媚少妇，沉声问：“师姐是否看清那人果真是大河教的邱铜川？”

狐媚少妇立即正色说：“那还会错得了，我和他走了个对面，我来时尚特地他去他房前暗中察看，还见他在房中饮酒喝！”

凌壮志听得异常不解，方才追的那人，分明是个宽大黑影，怎的会是她和如此娇小的女人？”

又见虬髯大汉不解的问：“邱铜川住的是那座客店？”

红衣狐媚少妇转首回答说：“城内西街老和店！”

灰衫儒士在旁向华山三道补充说：“据邱铜川的亲信随员说，这次邱铜川是得到他女儿的飞鸽报告说，已经盯上了凌壮志的行踪，邱铜川知道他儿女决不是凌壮志的对手，所以才亲身前来截击……”

红衣狐媚少妇立即轻佻的插言说：“有他美丽泼辣的女儿，足以用情丝缠住凌壮志了，邱铜川那老鬼何必御驾亲征，真是多此一举。”

东云老道修眉一蹙，说：“据贫道听大河教榆社分舵主日落时对贫道说：‘他们的总督察邱莉花，已在总舵主的家里被凌壮志杀了。’”

红衣狐媚少妇，惊得浑身一战，面色大变。脱口一声惊啊，说：“真的呀？”

东云老道立即肯定的点点头。

灰衫儒士急忙兴奋的说：“这个机会太好了，邱铜川心痛爱女被杀，势必找凌壮志拼命，三五日内他绝不会返回总坛，我们正好乘此大好机会，发动两派门人，将大河教的总坛挑了。”

东云老道赞许的颌首说：“本派弟子，多散布在沁阳、平顺一带……”

灰衫儒士未待东云说完，立即插言说：“本门师兄弟，居住武乡陵川一带的甚多，现在我们即可分途通知，齐到沁阳集结。”

东云老道颌首应好，六人相继由石块上立起来。

凌壮志、宫紫云，知道六人要走了，立即准备进入侧殿暂避，两人一转身，只见侧殿后角暗影中，赫然立着一个骨瘦如柴，发髻如银身穿一袭宽大

黑袍，手握一根蛇头杖的阴森老人。

两人这一惊非同小可，各自倏退半步，险些呼出声来，尤其宫紫云，看了阴森老人那双如灯大眼，皮包骨的猴脸，顿时呆了。

人影一闪，风声飒然，黑袍阴森老人、纵出侧殿后檐，飞身进入茂林，眨眼已经不见。

宫紫云顿时一惊，正待脱口急呼，蓦闻大殿上暴起数声怒喝：“什么人？——”

喝声甫落，叟叟数声，华山三道和终南三人，已飞身落在侧殿阶前。

凌壮志、宫紫云，无暇再想黑衣老人，只得先应付眼前，凌壮志想起狐媚少妇的那些话，顿时怒火高炽，缓步走前两步，冷冷一笑，说：“在下就是诸位自知不可力敌，而要智取的凌壮志！”

六人一听，面色大变，终南三人心中有鬼，飞身暴退八尺，一脸震骇之色，俱都惊呆了。

华山三道虽然也感到吃惊，但他们自恃无愧于心，因而只感到十分意外。

凌壮志不齿狐媚少妇的鄙卑阴谋，又气灰衫儒士的伺机渔利企图，因而轻蔑的望着终南三人，不屑的沉声说：“在下恩师平生嫉恶如仇，除暴务尽，对那些伪善作恶，沽名钓誉之辈，尤为痛绝，你们三人便是那些虚有其表，妄自贪心的小人……”

灰衫儒士虽然震骇凌壮志的威名，但他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尤其当着华山掌门人的首席弟子“东云”的面前，就是杀了头，也不能丢了脸，因而，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怒声说：“阁下年纪青青，竟然说话如此刻薄，你去打听打听，终南派的‘玉面秀士’，行侠仗义，助善除奸，可是你说的那种宵小之辈？”

凌壮志不屑的冷冷一笑，说：“既是侠义之士，为何要乘人于危，伺机渔利，由此一点，足失光明磊落。”

终南玉面秀士，立被说得满面通红，顿时无言可对。

华山三道见凌壮志俊面铁青，眉透煞气，俱知他盛怒之下，挥掌可杀数十人，在凌壮志没向他们发话前，自是不愿插言。

红衣狐媚少妇，即在一旁插言说：“本派掌门师尊，命令我等见机行事：不可妄自逞能……”

凌壮志一听狐媚少妇说话，心中怒火更炽，因而冷冷一笑，轻蔑的问，“贵派掌门人可曾叮嘱于你，要你暗中训练两名小婢，以骗取在下身上的秘芩？”

狐媚少妇粉面通红，顿时恼羞成怒，娇叱一声：“快些闭嘴，小女和你拼了。”

说着，即在腰间皮囊内，探手取出一条银光闪闪索练来。

凌壮志一见，震耳一声厉喝：“你胆敢向前一步，在下立时要你溅血当地。”

狐媚少妇顿时被震住了，想到邱莉花那等美丽年青的女中高手，尚且被他杀了，自己这点姿色焉能迷得住凌壮志？何况他身边尚婷婷玉立着一位高雅脱俗，国色天香的丽人？

心念至此，手中握着亮银索，进退维谷，难堪至极。

手提大铁锤，一直怒目瞪着凌壮志的虬髯大汉，举手一指狐媚少妇，即对凌壮志，怒声说：“她是我们掌门侄女，你敢动她一根汗毛，我们终南全

派便与你拼了。”

凌壮志一听，不由仰天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震殿瓦，如同虎啸，震得积尘纷纷飘落，接着敛笑朗声说：“莫说是你们掌门人的侄女，就是势力庞大，胜过贵派数百倍的大河教主的女儿，在下同样敢杀。”

玉面秀士，故意以威胁的口吻，沉声问：“如此说来，阁下是成心与本派为敌了？”

凌壮志剑眉一轩，再度傲然一笑，说：“普天之下所有的教派，只要它挂着光明正大的招牌，而实际尽在武林中为非作歹，在下都要悉数杀绝。”

话声甫落，虬髯大汉环眼一瞪，暴喝一声：“好狂妄的小子，我们要试试你有如何惊人的本领！”

暴喝声中，飞舞铁锤，一招“泰山压顶”，挟着慑人轻风，直向凌壮志的当头砸下，声势十分骇人。

凌壮志顿时大怒，大喝一声：“你也配！”

配字出口，对方铁锤已经砸到，身形一闪，疾演拨云见天，右手五指趁势一挥，百斤重的大铁锤，脱手而飞，直向身后侧殿中飞去。

虬髯大汉，右臂震麻，虎口痛裂，惊嗥一声，飞身暴退。

玉面秀士和狐媚少妇，以及华山三道等人，俱都惊呆了。

轰隆一声巨响，铁锤已击中侧殿的后墙，烟尘暴起，残瓦横飞，半面高墙，应声倒塌下来，华山三道和终南三人，连退数步，目闪惊急，额上冷汗顿时渗出来。

凌壮志有意藉玉面秀士三人广为宣传，因而双目冷电一闪，注定终南三人，再度厉声说：“就烦你们三人，转告那些狂妄贪心，企图攫取在下怀中秘笈的江南高手，如果他们的身躯不是铁浇铜铸，人不是百练不坏的金钢，他们的命运就如同这尊石炉。”

炉字出口，倏然转身，右掌一翻，如火殷红，对正大殿前的一座五尺青石大香炉猛力推出——

掌心红芒一闪，暴起一声震天霹雳，炉石炸裂，块石横飞。青烟弥漫半空，大殿上的积尘飘拂，断椽跌落，砖石坠地之声，此起彼落。

刹那间，天昏地暗，飞石带啸，正侧三座破殿，显得摇摇欲坠，危危欲倒。

终南三人和华山三道，何曾见过这等石破天惊的骇人威势，俱都惊得眼花缭乱，头脑发涨，几呼晕倒就地。

凌壮志收掌转身，望定惊呆了的终南三人，继续怒声说：“在我未反悔杀你三人之前，快些去吧，下次再企图攫取在下怀中秘笈的场合中遇见你们，定要你们三人颈上的人头。”

玉面秀士三人，早惊的面色如土，冷汗直流，三人慌的一定神，同时转身，腾身越过残塌庙墙，直向黑暗的茂林中驰去。

凌壮志一俟三人离去。立即一整脸色，面向东云三道一拱手，谨和的含笑说：“在下凌壮志，尚未请教三位道长道号，方才失礼之处，尚请三位道长不要介意。”

华山三道，俱都有些爱宠若惊，急忙稽首，同时宣了声“无量寿佛”，由东云老道回答说：“贫道东云，奉掌门师尊之命，率领东清、东惠两位师弟，下山暗探大河教虚实，不意在此得会小侠，贫道等倍感荣幸。”

凌壮志知道东云是大师兄，也就是华山派的下代掌门人，因而谦逊的说：

“方才听得道长一席义正词严之话，令在下由衷钦佩，暗赞道人不愧是出身大派，受教名师，未来华山一派之尊。”

东云道长，再度一稽首说：“小侠过奖，令贫道深感不安，听小侠口气，贫道等计议之事，小侠和这位女施主全部听到了。”

说着，谦和的望了一眼走近凌壮志身旁的宫紫云。

凌壮志似乎想起什么，急忙一指宫紫云，含笑介绍说：“这是贱内宫紫云。”

东云三道，心头同时一震，急忙稽首为礼，齐声说：“原来是凌夫人，贫道等失敬了。”

宫紫云高雅的淡淡一笑，衽袂还礼，同时说：“方才三位道长和终南玉面秀士的会谈，也被大河教主邱铜川听去了。”

话一出口，东云三道面色同时大变，脱口一声惊啊，俱都楞了。

凌壮志也骤吃一惊，不由急声问：“姊姊说的可是那个骨瘦如柴的阴森老人？”

宫紫云立即颌首说：“就是他，我当时还未来得及告诉你，三位道长和玉面秀士他们就出来了。”

东云一跺足，十分懊恼的说：“夫人一时迟疑，放走这个老贼，今后再想除他必然大费周折，而且，老贼此番回去，必然向本派及中南发动残酷攻击，也许不再去五台找单掌摧碑赵其南了。”

凌壮志和宫紫云听得暗暗焦急，不由脱口问：“以道长之见，我们应该如何除此老贼？”

东云微蹙修眉，郑重的说：“邱铜川老谋深算，阴毒多智，不但功力深厚，一根蛇形杖在武林中也鲜少敌手，否则，大河教也不敢猖狂至今了。”

宫紫云黛眉一蹙，不解的问：“那他方才隐身殿中，为何不向道长等人下手呢？”

东云略一沉思说：“据贫道判断，老贼必是刚刚到此，因为玉面秀士的师妹‘纤手银索’江玉蔷，也到达不久……”

年青的东惠在旁插言说：“江玉蔷来时曾先至邱铜川的老和店暗中察看，以贫道看来，在她认为已极慎密，实则已被老贼发现，因而跟踪到此地来。”

凌壮志立即摇摇头说：“据我判断两人并不同途，因为邱铜川的轻功已极惊人，我与贱内奋力直追，并未发现老贼身前有人，再说，江玉蔷的轻功，与老贼相比，似是相差的极远。”

东云肯定的颌首说：“这是当然，既然老贼一直奔此前来，必是事先已获报告，贤伉俪追至时也许老贼刚刚隐身立稳，由于两位被大殿上的灯光等所吸引，故而未加注意。”

东清似有所悟的说：“老贼迟迟不敢下手的原因，必是因凌小侠伉俪隐身柱后，邱铜川暗察形势，自知极不为利，凌小侠他已无制胜把握，何况还有夫人及我等六人？”

东云赞同的颌首说：“这就老贼的聪明处。”

说此一顿，似乎想起什么，接着慎重的说：“贤伉俪是否急于离去？”

凌壮志不明东云何意，因而不答反问：“道长有什么吩咐？”

东云立即谦逊的说：“吩咐不敢当，小侠太谦虚了。贫道的意思是邱铜川现宿老和店，这是一个难得机会，如果小侠不急于离去，贫道愿即时前去通知老贼，约他明日辰巳之间来此与小侠相会……”

凌壮志已经会意，未待东云说完，立即欣然颌首说：“这样子太好了，在下明日准时到此。”

东云迟疑的说：“恐怕老贼不敢前来应约。”

东云肯定的说：“爱女的血仇，秘茭的诱惑，加上称霸武林的野心，老贼早将生命置诸脑后，定会前来，不过那时决不会是他孤身一人了。”

凌壮志深怕店中有人发现后窗虚掩，因而匆促说：“一言为定，明日准时见，愚夫妇要先走一步了。”

说罢拱手，挽起宫紫云，转身纵出庙外。

华山三道，同时愉快的说：“明日准时见。”

凌壮志挽着宫紫云驰出茂林，直奔榆社城的西关，这时三更已过，西关街上已没有一丝灯光。

来至店前，两人越墙而入，回到室内，桌上烛台上的油烛已快燃完了。

凌壮志进入房内，第一件事便是指着娇妻的小腹，关切地问：“怎么样？”

宫紫云一见，心里又气又笑又甜蜜，不由深情的盯了爱夫一眼，含笑嗔声说：“放心，不碍事，快倒下去睡。”

说罢，立即温柔的服侍着凌壮志上床就寝……

一阵吵杂的旅客吆呼店伙声，将一对相拥甜睡的小夫妻吵醒。

凌壮志首先睁开眼睛，一看前窗，满是阳光，惊得倏然立起，同时急声说：“什么时候了。”

说话之间，已经下床，匆匆穿上长衫。

宫紫云睁开惺松睡眼，也不由急忙撑臂坐起，懊恼的说：“最近越来越爱睡了，倒在床上就不想起来。”

凌壮志已开始梳洗，立即体贴的说：“你是情有可原，而我睡至此时不醒，一旦误了今日的约会，那就决不可宽恕。”

宫紫云已整理好衣服，也宽然解释说：“这是你心情郁闷之故，昨天你还不是睡到日上三竿！”

说罢，两人都忍不住笑了。

两人略进早点，匆匆走出店外，青鬃、乌骓早已系在店前，凌壮志去结帐，宫紫云径向两马走去。

这时，街上已极热闹，进城购货的商人，出城赶路的客旅，熙来攘往，络绎不绝。

凌壮志知道时间无多，匆匆付过店资，即向系马桩前走去，只见宫紫云手中拉着青鬃，神色迷惑的正和一个恭谦店伙谈话。

宫紫云和店伙一见凌壮志，立即停止谈话，齐向凌壮志望来。

凌壮志走至近前，立即不解的问：“什么事？”

宫紫云迷惑的说：“小二哥说，方才有个身穿绵缎黑袍的黑脸客人要进店去找你。”

凌壮志轻“噢”一声，秀眉一蹙，不解的自语问：“是谁？……”

店伙立即一躬腰，笑着说：“那位黑爷还说，这两匹马都是他的。”

说着，含笑指了指乌骓、青鬃。

凌壮志、宫紫云顿时恍然大悟，不由脱口说：“那是展伟明，他怎的会到此地来？”

说着，望着店伙，焦急的问：“你为何不带他去见我们？”

店伙怕得罪人，赶紧恭声堆笑说：“小的对他说，爷和夫人还没起来，

那位黑衣人便说他先去城内店里取大锤。”

凌壮志仰首看了一下天色，万分焦急的说：“现在卯时快过了，怎么办？”

宫紫云断然说：“去迟了可非儿戏，东云道长三人是否能接得住！”

凌壮志知道情势严重，于是毅然说：“姊姊，我们走！”

说着，即由系马棒上将乌骓解下来。

店伙一见，不由急了，立即惶声说：“那位黑爷一再叮嘱小的，要爷和夫人千万等他。”

凌壮志即对店伙说：“那位展爷来时，你说我们在西北十里一座破庙等他。”

说话之间，早已登鞍上马，一抖丝缰向隘口驰去。

宫紫云坐在马上，觑目看了一眼凌壮志的背影望着店伙机警的低声说：“那位黑爷说：是否还有其他人？”

店伙连连颌首说：“有的，是位什么姑？……”

宫紫云敏感的接口问：“是位什么姑娘是不是？”

店伙抱歉的摇摇头，笑着说：“小的没有听清楚，听展爷的口气是位女的已经无疑。”

宫紫云知道是展伟凤，气得怒哼了一声，拨转马头，直向凌壮志追去。

她坐在疾驰的马上，樱唇紧闭，娇靥凝相，五内妒火如焚，她望着凌壮志的背影，娇哼一声，忿忿的自语说：“哼！你今天对展伟凤要有一点热情的表现，哼，咱们是你奔西，我就奔东。”

追上凌壮志，见她一直往前驰，好像忘了她似的，心中的妒火愈炽，不由暗恨展伟凤不知羞耻。

继而一想，他们认识在她之先，定情比她早，心中一阵难过，又怨自己的命薄了。

但她总认为展伟凤作的过份大胆，居然胆敢将师门至宝，恩师仗以成名的“寒玉宝扇”，交给一个陌生青年。

照武林规矩说，这项罪过该是收回武功逐出门墙，甚至开坛处死。

宫紫云心念至此，不由忿忿的摇摇头，她觉得展伟凤太不知害臊了。

蓦然，数声暴喝，划空传来。

宫紫云急忙一定神，举目一看，前面已到破庙茂林的前沿了。

凌壮志不屑一挑，切齿恨声说：“想不到他们已动上手了。”

宫紫云急忙看了一眼身后尚不太高的朝阳，焦急的说：“辰时还没到嘛！”

话声未落，两马已冲进林内。

凌壮志恨声解释说：“你别忘了邱铜川是个阴毒多智的老贼。”

宫紫云一听，不由惶声说：“看来东云道长三人恐怕十分危险了。”

说话之间，已达破庙近前，厉叱暴喝，挟着忿怒狂笑，径由庙内传来。

凌壮志、宫紫云，腾空离马，飞身纵上侧殿，俯首一看，只见五个青衣劲装大汉，飞舞兵刃，围攻华山东云三人，东清右颊已被划破流血，东惠道袍已被划破下摆，只有东云尚有守有攻，不时环顾师弟两人。

大殿石阶上，二十余名灰衣劲装大汉的身前，傲立着骨瘦如柴，一脸狞笑的大河教主邱铜川。

凌壮志看罢，气忿填胸，忍不住仰天一声怒笑。

笑声一起，二十几名灰衣大汉，顿时色变，老贼邱铜川也举目望来，神

色沉静，目光怨毒，抚髯晒着冷笑。

激烈打斗中的五个青衣劲装大汉，一闻笑声，纷纷跃出圈外，怒目向侧殿上望来。

宫紫云满腹的妒火，立变无穷杀机，一声不吭，疾泄而下，同时恨声说：“那有这等不要脸的人！”

说话之间，横肘振腕，一片龙吟声中，耀眼紫光一闪，紫华剑已撤鞘外，身形闪处，已到了五个青衣大汉的身前。

东云三人急忙喘了几口气，一见宫紫云仗剑扑向五人，不由惶声阻止说：“夫人使不得，五人都俱是邱铜川的亲信，号称‘大河五虎’……”

宫紫云未待东云说完，立即恨声说：“他们就是五条龙，我今天也要杀他们！”

五个青衣壮汉一听，顿时大怒，暴喝一声，各挥兵刃，齐向宫紫云疯狂扑至。

宫紫云冷冷一笑，说：“不信你们就试试。”

试字出口，身形旋飞如烟，紫华剑挥闪如电，一声娇叱，疾演‘太虚九剑’”

老贼邱铜川一见，立即惊惶暴喝：“快快退下来。”但，这时被困在汹涌剑浪，翻滚匹练中的五人，已无法脱出剑光重围了。

邱铜川顿时慌了，大喝一声，飞身奔下台阶，一抡手中蛇形杖，就待向滚滚剑林中冲去。

蓦然一声大喝：“无耻老贼，也想以多为胜吗？”

大喝声中，白影闪动，凌壮志振腕劈出一道刚猛掌风，立将老贼的进路阻住。

邱铜川深知凌壮志的掌功厉害，大袖一挥，横飘五丈。

就在老贼闪身横飘的同时，千百紫锋剑光中，相继暴起数声刺耳惊心的凄厉悲叫，接着是折棍断刀的“通通”的倒地声。

剑光过去，宫紫云黛眉如飞，娇靥铁青，樱唇苍白如纸，在她周近血泊中，已赫然倒着五具血肉模糊的青衣尸体。

东云三道，完全惊呆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如此貌若天仙的丽人，居然能够挥剑杀了威震黄河七省的大河五虎。

立在高阶上的二十几名灰衣大汉，个个面色如纸，俱都禁若寒蝉。

卓立在一旁，蓄势监视邱铜川的凌壮志，内心感到十分不解，他猜不透爱妻今天何以会大动杀机。

邱铜川，须发俱和，环眼如灯，骨瘦如柴的身躯，顿时大了一倍，同时，全身发出格格的响声，目光凶残的望着宫紫云，一步一个脚印的缓步逼来。

就在这时，塌墙外面，蓦然传来一声沉雷似的焦急大喊：“小妹夫，大事不好了，你快些逃命吧！”

凌壮志心中一惊，转首一看，正是身穿黑缎棉袍，面如锅底，手提一柄大铁锤的展伟明，但，在他身侧并肩飞驰的不是娇美秀丽的展伟凤，而是一位看来年约二十八九岁，一身淡黄道装的青春艳美道姑。

忿怒若狂的邱铜川，一见电击驰来的艳丽道姑，顿时惊得浑身一战，面色大变，运满周身的功力顿失，不由暗暗叫苦，心说：怎的她也赶来了！

十八

凌壮志凝目细看，只见疾驰而来的青春道姑，乌云高挽道髻，修眉凤眼粉腮，琼鼻、樱口，肤白似雪，在淡黄道装上，佩着数排鹅绒多丝穗，随风飘展，恍然若仙。

凌壮志看得秀眉一蹙，心说，这人是谁？

心念间，展伟明和青春道姑已飞身驰进庙来。

展伟明见凌壮志仍兀立发呆，不由再度焦急的挥手大声说：“小妹夫，你还不快逃命发什么呆，她是我妹子的师父‘琼瑶子’。”

‘琼瑶子’三字一出口，凌壮志和宫紫云，心头同时一震，立即提高警觉，看她脸上凝霜神色，定是前来兴师问罪。

琼瑶子身为武林前辈，和飞花女侠，黛凤女侠同属上代成名侠女，因而，在警惕之余，凌壮志和宫紫云在神色上仍肃然而立。

黄影闪处，琼瑶子已立在凌壮志身前一丈之处。

展伟明似乎知道两人一定要大打出手，因而惶急的满头大汗，远远站在琼瑶子身后，向着凌壮志不停的挤眉弄眼咧大嘴，作着焦急小心的手势。

宫紫云顾忌邱铜川虎视眈眈的立在身后，手中的紫华剑，始终不敢收回鞘内，因而也不便走向凌壮志身前。

华山三道，已看出情势陷于不利，如果昔年震撼一时的琼瑶子缠住凌壮志，邱铜川老贼决不会放过这个大好要会，是以，三人一递眼神，也同时运功蓄势。

邱铜川见多识广，善观情势，琼瑶子一来，曾经暗暗叫苦，一个凌壮志他已无制胜把握，何堪再加上一个琼瑶子。

但，老贼听了展伟明的叫喊，再看了琼瑶子的威凌目光，不由宽心大放，暗自笑了。

这时，琼瑶子闪烁的目光，在肃立正待向他行礼的凌壮志脸上一闪，修眉一动，立即沉声问：“你可是那浪子凌壮志。”

凌壮志一听，“浪子”两字，心头立感不快，但仍恭谨一揖，恭声说：“晚辈正是凌壮志。”

琼瑶子沉吟一声，右袖一动，手中已多了一柄毫光闪闪，长约八寸的精致玉扇来，接着沉声问：“你可认识这柄玉扇？”

凌壮志看得心头一震，俊面顿时一红，他不敢提展伟凤的事，只得恭声说：“这是前辈仗以成名的‘寒玉宝扇’，晚辈自是识得。”

琼瑶子见凌壮志人品俊逸，恭谨有礼，并且回答事体，能够避重就轻，心中已有些见喜，心想，爱徒能得此佳婿，也算相配之人了。

因此，她决心回去向掌门师兄求情，就是和四位师兄大吵一顿，也要将他们这份姻缘促成功。心念一转，但她仍沉声问：“你是怎得认识此扇？”

凌壮志关心展伟凤的处境，决心不提洪福镇酒楼上的事，正待恭声回答，蓦然怒气未消，杀机徒存的宫紫云，沉声说：“前辈何必明知故问，这件事问令徒展伟凤，岂不比问他更清楚？”

凌壮志心知要糟，再想阻止已来不及了。

琼瑶子略见缓和的神色，果然再度沉了下来，不由望着宫紫云沉声问：“你这位姑娘是谁？”

宫紫云毫不迟疑的回答说：“我是凌壮志的妻子宫紫云。”

琼瑶子一听，粉面倏变苍白，凤目冷芒闪闪，紧闭着樱唇，充满了忿怒、失望神色，微颤着娇躯，瞪视着宫紫云，久久说不出话来。

展伟明浑猛憨直，尚不知情势已极严重，一听凌壮志已娶了妻子，不由懊恼的大声劝阻说：“小妹夫，我劝你千万别和我一样聚五房妻，尤其不能取爱妒，爱哭，爱吃醋的……”

话未说完，募见场中的“琼瑶子”，双目冷电一闪，倏然转首，怒目望着凌壮志，恨声说：“你果是外间传说的那种风流浪子，我的凤儿真是瞎了眼睛！”

说此一顿，神色立变凄厉，突然厉声问：“你可曾用此折扇杀人？”

说着，玉腕轻抖，金光一闪，手中宝扇唰声张开，在高高升起的朝阳下，毫光四射，耀眼生花。

凌壮志惶急的看了一眼琼瑶子手中的宝扇，他没想到宫紫云一句话将已见好转的局势弄成这样，这时见问，自觉无话可说。

宫紫云听说凌壮志会用宝扇杀人，心中不禁暗吃一惊，看了无言答对的爱夫一眼，知道确有其事，因而心飞一动，冷冷一笑，说：“既然将扇请人保管，人家自然有防身御敌之权，……”

琼瑶子一听，神色再变，未待宫紫云说，厉声插言问：“难道为本派树下强敌登门问罪，也是应该。”

宫紫云毫无退让之意，因而冷冷的说：“贵派尽可将责任推到拙夫身上，不去理睬他们！”

琼瑶子一听，气得身躯直抖，不由厉声说：“你说话不可理喻，哪个要问你。”

宫紫云忿然一指凌壮志，怒声说：“他是我的夫婿，我自然有权过问。”

琼瑶子冷冷一笑，沉声说：“既然你一定要涉足其中，只要你胜了贫道手中的招扇，凌壮志与本派间的过节便一笔勾消。”

宫紫云立即颌首说：“好，前辈请赐招吧。”

说着，闪身横飘两丈，看是离开地上血泊中的五具尸体，实则是预防身后老贼邱铜川的暗袭。

凌壮志已看出宫紫云别具用心，同时也黯然她今天为何大动杀机的原因，总之，还是为了妒，一心要杀绝他与展伟凤的这条路。

但，宫紫云是恩师的唯一血骨，师母飞花女侠视如生命的爱女，也是当着尊长交拜天地的发妻。

他也很清楚，世间任何妻子没有不希望独占夫婿，时刻防止有其他女人介入，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一声娇叱响起，宫紫云琼瑶子已斗在一起了。

凌壮志心中一惊，顿时想起宫紫云已怀有身孕了，她已经动怒杀了“大河五虎”，决不能让她再斗昔年震撼一时的琼瑶子。

定睛细看两道紫黄身影，旋转如飞，上腾下跃，时而扇影翩翩，时而紫光弥漫，缓时似叶飘，疾时似奔电，令人看得胆战心惊，头昏目眩。

琼瑶子果然不愧是昔年震撼一时的女中高手，一柄描金摺扇，施展的出神入化，横削、直点、劈扫、打、扇影翻滚，漫天金星，声势凌厉绝伦。

宫紫云身法轻灵曼妙，手中紫华剑，尽演百年前“御云仙姬”的成名剑法，紫红翻滚，剑浪汹涌，森森剑气中发出丝丝剑啸。

凌壮志看得出“琼瑶子”并未全力施为，似是留有余力对付他凌壮志，

宫紫云深知琼瑶子扇法如神，要想以“仙姬”的剑法取胜，似是不太容易，“剑魔”的太虚九剑又极霸道，万一收势不及，岂是儿戏？

凌壮志看罢，深悔没有将“乾坤八剑”传给爱妻，但想到自己对“无名叟”前辈的诺言，又觉得自己决不能因私毁信。

他深怕爱妻久战动了胎气，于是，气纳丹田，恭谨大声说：“前辈扇法精奇，晚辈也要领教几招绝学！”

说话之间，横肘振腕，耀眼寒光一闪，穹汉剑已撤出鞘外。

激斗中的琼瑶子和宫紫云，闻声同时跃退两丈。

琼瑶子见凌壮志已手横长剑，立即忿忿的一颌首，沉声说：“好，我千里迢迢找的就是你！”

你字出口，欺身直进，右臂一挥，抖起一小圈金光寒芒，倏忽一闪已到了凌壮志面前，快如疾矢离弦。

凌壮志看得心头一震，这招扇法果然精绝神奇，看来招式单纯，实则变化无穷，于是，身形一闪，横飘两丈，同时，大声说：“前辈请住手，晚辈有话。”

琼瑶子见这招“百合乍放”，居然在触及凌壮志下鄂的一发这间，白影一闪，对方居然躲开了，心中着实暗吃一惊，若与他妻子宫紫云相比，自是又高一筹。

这时她闻声停身，凤目威凌的注定凌壮志，控扇沉声问：“你有什么话说快说！”

凌壮志俊面微沉，但仍恭声问：“前辈这次与晚辈动手，可是兼有抢夺晚辈怀中秘笈之意？”

琼瑶子一听，顿时大怒，脱口厉声说：“胡说，你那本恶魔秘笈，在成事不足，野心勃勃，妄想再称霸武林的狂徒眼里，确是无价之宝，但在我琼瑶子的眼里，却如粪土。”

蓄势以待，企图伺机渔利的大河教主邱铜川，听得顿时老脸通红，狠狠的瞪了琼瑶子一眼。

凌壮志听得油然起敬，抱剑一躬身说：“晚辈要放肆了。”

话声甫落，即领剑诀，长剑一挥，振腕刺出，剑尖颠出千朵利花，立将琼瑶子胸前要穴罩住。

琼瑶子也不答话，身形一旋，摺扇顺势攻出，但她已看出凌壮志的这招剑势，与宫紫云所施展过的任何一招，迥然不同。

因而一招递出，尽展她一生所学，摺扇开合不定，招式变化神奇，时而分点穴道，倏忽间又劈向要害关节，攻得适中，扇影纵横，沥起漫天金星，琼瑶子的扇法独步武林，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由于凌壮志没将琼瑶子视为仇敌，自是不会大施煞手，何况她还是侠名满天下的前辈，展伟凤的师尊，是以，仅以一套温和奇幻的“乾坤正反十六剑”和琼瑶子相博。

老奸巨滑的邱铜川，觑目旁观，暗中注意凌壮志，他细察凌壮志的身法剑式，俱都从容有余，一看即知并未全力施为。

看他手中穹汉剑，时而舞成千朵银花飘飞，时而幻成剑浪汹涌，有时单剑直刺，有时千锋罩人。

邱铜川看得出，这套剑法看似温和，实则凌厉，看似招式简单，实则变幻莫测，虽然声势赫人，但决不是剑魔的“太虚九剑”，同时，老贼也看出

凌壮志为保琼瑶子一生侠名，不肯争先取胜。

老贼看清此点，自是不敢向宫紫云下手，只得再忍耐片刻。

就在这时，一声娇叱，扇影骤收，激斗中的琼瑶子，倏然飘退七尺，同时控扇厉声问：“你为何不施展太虚九剑？”

凌壮志恭志解释说：“晚辈谨遵师命，非与元凶巨恶交手，不得施展太虚九剑。”

琼瑶子已斗起心火，冷冷一笑，说：“你不要故意藏拙，你胜不了我手中的折扇，你便需亲去西天山在金霞宫门前长跪三天！”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怒，但仍强抑怒火，沉声说：“晚辈不用太虚九剑，同样可以击败前辈的折摺。”

琼瑶子玉牙一咬，沉声说：“好，这正是我企望的，否则，我也无法回去向掌门师兄交待。”

待字出口，飞身前扑，折扇一挥，幻起漫天扇影，直向凌壮志罩去，招式与前完全不同。

凌壮志已经心头火起，决心煞煞琼瑶子的傲气，于是，闪过第一招，暗运“青罡气”，寒光暴张，青气弥漫，同以“乾坤八剑”对敌。

这次施展开来，与上次又自不同，但见匹练翻滚，剑锋如林，其势之猛，宛如出海怒龙，威势猛不可挡。

琼瑶子暗暗心骇，看来对方剑式相同，实则已经有异，只觉丝丝寒气逐渐侵体，一时间虽然不致手忙脚乱，但出扇已不如先前自然。

凌壮志斗得兴起，震耳一声大喝：“前辈再接我三剑！”

剑字出口，身形旋转如电，立即幻起十数白影。

愣愣的展伟明一见，脱口惶声大喊：“小妹夫使不得，你能打败琼瑶子，她已把我妹子关闭在大佛寺……”

哗声未落，蓦见邱铜川凶睛注定宫紫云，厉声喝问：“老夫小女，可是你这贱婢杀的？”

喝问之间并未见他幌肩，身形已欺至宫紫云身前，手中蛇形杖一抡，直向宫紫云当头击下。

就在邱铜川欺身前进的同时，二十几名灰衣劲装大汉，似有默契，也呐喊一声，风涌奔下高阶，飞身扑向华山三道三人。

展伟明一见，顿时大怒，破口大骂，“好一群不要脸的狗东西，老的乘机偷袭，小的群起围攻，我展大爷就来个打抱不平。”

说话之间，已到了围攻三道的二十几名大汉身后，大铁锤一抡，幻起一排乌黑锤影，暴起一阵厉惨叫声。

凌壮志自信宫紫云能敌住邱铜川，因而趁众人都忙于搏斗之际，一连攻出正反三剑，光芒大盛，立将琼瑶子周身困住，令她进退艰难。

“琼瑶子”早感出扇已不自然，怎能在经凌壮志这凌厉的三剑，顿时被逼得有些手忙脚乱。

这时的宫紫云，让过邱铜川一连串的猛击，一声厉叱，连演太虚剑，紫光掠虹，势若暴发的山洪，挟着隐隐风雷之声，直向邱铜川攻去。

邱铜川大吃一惊，顿时感到无法对付，但他究竟是久经大敌的枭雄，仗着数十年的经验，大喝一声，急抡蛇杖，飞舞成一团杖影光幕。

宫紫云一声冷笑，立即默运真力，剑身紫芒顿时暴涨盈尺，厉叱一声，疾演“春放太虚”——

顿时，叮叮轻响，金铁交鸣，紫红闪处，蛇杖被削的片片如飞，幻起温天飞蝗，发出嗡嗡响声。

老贼这一惊非同小可，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确没想到宫紫云居然也有如此高绝的剑术。

再看二十几名香主，惨呼厉叫，相继栽倒，刹那间已经伤亡过半，华山三道，个个运剑如飞。

黑缎锦袍大汉，运锤威如猛虎。

老贼邱铜川心知大势已去，只有暂时脱身，逃回总坛，挟三堂四坛之势，再图对付凌壮志。

心念已毕，沉声低喝，手中半截蛇形杖，运足功力，猛向宫紫云的面门投去，同时，大袖一挥，飞身暴退。

宫紫云连番施展“春放太虚”，一心想削尽老贼手中的兵刃，迫使老贼屈服，已感到胃间不适，几想呕吐。

这时蓦闻老贼一声沉喝，一点亮影已迎面飞至，心中一惊，误以为是暗器，疾演“彩凤展翅”，长剑顺手拨去——

一拨之下，当郎一声轻响，溅起无数火花，震得右臂一麻，长剑险些出手，惊得脱口发生一声惊呼。

凝目一看，拨至地上的暗器，竟是半截蛇形杖，再看老贼邱铜川，已腾空飞上正西侧殿，于是娇喝一声，飞身追了上去。

老贼邱铜川一走，尚在挣扎搏斗的十数灰衣劲装大汉，顿时大乱，吆喝，夺路冲向庙外。

激斗中的凌壮志，骤闻宫紫云娇呼，心中暗吃一惊，觑目一看，只见邱铜川已飞上侧殿，于是，大喝一声：“不留下命来想走吗？”

大喝声中，一连攻出两剑逼退琼瑶子，腾空向邱铜川追去。

老贼邱铜川，发现正是片荒野，自知不易脱身，于是大袖一挥，折身扑向西北庙后残垣。

宫紫云，凌壮志腾空直追，两人几乎是同时飞上侧殿，但老贼邱铜川已跃身飞向庙后。

凌壮志顿时大怒，脚尖一点殿脊，身形腾空而起，一招“孽龙入海”疾演身剑合一，幻起一道光芒耀眼的青蒙匹练挟着慑人的丝丝剑啸，势如经天而降的惊虹，直向苍惶飞奔的邱铜川闪电射去。

纷纷登上侧殿的琼瑶子，展伟明，以及东云、东清、东惠等人，俱都惊得脱口一声惊啊，完全看呆了。

飞逃中的邱铜川，回头一看，顿时惊得魂飞天外，厉嗥一声，亡命狂奔，身形疾如脱弦之箭。

但，射至的青蒙剑光，较他尤快，眨眼已至老贼身后——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前面狂奔中的邱铜川，身形一闪，顿时不见。

凌壮志心中一惊，疾收剑势，飘然回飞，落至邱铜川失踪处一看，竟是一口八角青石大井。

井口直径约有四尺，井壁俱有青石砌成，愈往下直径愈大，但井下一片漆黑，以凌壮志的目力，一眼看去，竟看不见水影。

这时，风声飒然，人影闪动，宫紫云、展伟明，和东云三道，纵下侧殿，纷纷飞奔过来。

东云探首一看，不由焦急的问：“老贼可是跳进井内？”

凌壮志懊恼的仅点点头，没作答复。

蓦闻展伟明毫不为意的大声说：“让我丢几块大石下去。”

说着，丢掉手中的大铁锤，就在身后提起一方近百斤的大石来。

凌壮志一见，伸剑挡在展伟明的身前，剑眉一轩，沉声阻说：“老贼既以跃进井内，也许他命不该绝，注定逃此劫，投石下井，岂是我辈侠义道人所为。”

东云三道，听得连连颌首，一脸肃敬之色，不由同时赞声说：“凌小侠说得极是，如果他能由此逃走，那是他尚有阴德，命不该死，如果他就此淹死井内，也是他杀人无数的报应。”

宫紫云突觉腹中绞痛，展伟明看了一眼说道：“如果心里不舒服尽量吐，然后盘膝坐在地上，缓缓运气闭目调息，精神稍见好转，即至城内，找一有名的妇科大夫，配付安胎定神顺气的药，吃了休息一两天，即可复原，保管没事。”

凌壮志听了，摇头赞叹，暗暗感激，佩服的说：“展世兄不但满腹经纶，尤通医道，令小弟佩服的五体投地。”

说罢，即将宫紫云扶坐在地上，让她缓缓调息。

展伟明咧着大嘴笑了，环眼神气的看了一眼华山三道，因为，即将成为华山掌门人的东云，正自叹弗如的缓缓摇头。

凌壮志让宫紫云坐好，立即直起身来，游目一看，神色立变，不由脱口问：“琼瑶子前辈呢？”

如此一问，华山三道和展伟明这才发觉不见了琼瑶子，众人急忙向侧殿脊上看去，哪里还有琼瑶子的人影。”

展伟明不由惶惶的大声说：“糟糕，她准是走了。”

说话之间，提起地上的大铁锤，飞步向庙外奔去。

华山三道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因而也不便向凌壮志探听，东云仰首看了一眼天空，即对凌壮志慎重的说：“现在趁老贼生死不明之际，必须大肆宣传老贼已死的消息，俗语说：‘树倒猢狲散’，大河教风闻教主已死，势必纷纷逃逸藏匿，即使老贼庆幸逃回孟津总坛，残局已无法收拾了。”

凌壮志立即颌首赞许的说：“为民除害，绥靖地方，如此作虽然有欠光明，但仍不失为可循之途。”

东云立即宣了声佛号说：“出家人最忌散播谣言妄语惑众，但如出自救人救世，主旨不达佛心，即发狂言亦是至善。”凌壮志听得暗自惭愧，连连颌首应是，因为，他觉得东云说的道理，才是大智大仁的真谛。

东云三道一稽首，同时和声说：“小侠珍重，贫道等就此分别，愿与小侠有再会之缘。”

凌壮志也急忙拱手含笑说：“三位道长珍重，后会有期。”

华山三道，同声称谢，转身驰出庙外，眨眼之间，已消失在茂林内。

凌壮志一俟东云三道离去，立即蹲下身去，轻轻握着宫紫云的纤手，关切的问：“姊姊觉得如何？”

宫紫云黛眉一蹙，极为不安的说：“最好能就近找位大夫。”

凌壮志心知情势严重，不由焦急的问：“此地距县城最近，但必须找个小轿抬你。”

说着，焦急的望着左右，这时他非常后悔让东云他们走了，否则，至少可以请他们找顶轿来。

就在这时，黑煞神似的展伟明，神色惶急的跑回来了。

凌壮志一见，心中大喜，急忙由地上立起来。

展伟明越过塌墙，立即慌张的大声说：“小妹夫，琼瑶子走了，把我妹子的白马也骑跑了，我们得赶快去追她。”

说话之间，已到了井前，发现宫紫云仍坐在地上，不由关切的问：“这位老妹子怎么样？我说的法子可灵？”

凌壮志听展伟明呼宫紫云“老”妹子，深怕爱妻不高兴，但发现微蹙黛眉的宫紫云竟微微笑了，也不尽笑着说：“她恐怕需要一顶小轿……”

展伟明一听，立即一挥手说：“不要，不要，坐轿更糟，还不如骑马来的好！”

凌壮志秀眉一皱，说：“马跑起来巅的厉害！”

展伟明立即哈哈一笑，说：“小妹夫，你真是聪明透顶，糊涂的厉害，马跑起来巅，我们不会走吗？”

凌壮志俊面一红，也不禁笑了。

宫紫云缓缓睁开眼睛，羞涩的说：“让我试试，此地找轿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说着，即由地上立起来，弹去身上尘土，佩好紫华剑。

于是，三人举步走出破庙外，青鬃乌骓，和另一匹枣红大马，正偎在林边，相互嗅闻低嘶，显得极为亲热。

三人认蹬上马，缓步向林外走去。

凌壮志关心爱妻，不时注意宫紫云娇靥上的神色变化。

展伟明虽然关心“琼瑶子”的去向，但却更关心禁闭在齐云山“大佛寺”中的胞妹展伟凤。

他人虽憨傻，但也有他的聪明之处，他知道琼瑶子这次回去，必然要严惩展伟凤，带返天山听候掌门师兄的派规处分，如今，能救展伟凤的只有凌壮志一人了。

在武林中许多事是不可理喻的，有时必须用强、动武，才可解决事情，展伟明念及于此，所以不再急于离去。

三人轻策坐骑，十里地走了近一个时辰，到达西关街上昨夜住过的客店前，天已过午了。

店伙见老客人又回来了，自是十分欢迎，因而特将凌壮志三人引至后店一座清静的独院内。

凌壮志先请店伙去街上名医处，配了一付安胎定神顺气的药，煎后给宫紫云服了，果然有效。

饭后，宫紫云依然感到有些倦意，是以往去房内休息。

凌壮志很想知道展伟凤被禁的经过，因而悄悄邀展伟明至厢房内坐，凌壮志一俟展伟明坐好，立即低声问：“展世兄，囚禁凤姑娘的大佛寺，位在什么地方？”

展伟明见凌壮志仍关心妹妹展伟凤，心里甚是宽慰，也压低声音说：“皖南休宁县境内的齐云山麓。”

凌壮志秀眉一蹙，不解的问：“真怪，琼瑶子前辈说，有人找到天山派门上兴师问罪，不知是哪些人？”

展伟明略一沉思想说：“据琼瑶子对我妹说，你在卧虎庄阮陵泰封刀大典的晚宴上展露寒玉宝扇时，即被天山派的门人看见，第二天那人便星夜赶返

天山金霞宫向在山派掌门人‘乐瑶子’报告，其余三子也指责琼瑶子教徒不严。”

当时，琼瑶子尚有些不认，竭力为我妹辩护，谁知，那人到达后的第四天，又去了一位什么黄山天都峰的贯一老道……”

凌壮志立即不安的点点头，说：“不错，我在天都峰上，确曾用玉扇击退一位身穿紫袍的道长。”

展伟明大眼一翻，怒哼一声说：“哼，事情就坏在这个杂毛身上。”

凌壮志不由惊异的问：“为什么？我并没有击伤他呀？”

展伟明立即忿忿的说：“这个杂毛老道，将你的坏话说一大套，说你点晕了少女，剥去人家的衣服，企图非礼，所幸对方的母亲回来的急……”

凌壮志听得又羞又愧，但又不便向展伟明解释，实际也无解释的必要，因而含糊的忿声说：“真是岂有此理！”

展伟明继续说：“如此一来，乐瑶子和其余三子，立逼妹子的师父下山调查这件事，如果属实，命令即将我妹子先押至天山派门徒主持的大佛寺内。

偏偏事有凑巧，琼瑶子东来的途中，又遇到一群去天山兴师问罪的男女，为首一个家伙说是什么花花太岁……”

凌壮志一听，心中顿时火起，不由怒声问：“怎么？花花太岁那狗还没有死吗？”

展伟明虽不知凌壮志问话的含意，但却毫不迟疑的一点点头说：“早死了一个多月了，花花太岁一碰上琼瑶子，即命一群男女向琼瑶子动手围攻，结果，围攻的男女，大都被击伤，最后花花太岁在企图逃走之际，终被琼瑶子追上掌毙了。”

凌壮志懊恼的恨声说：“便宜了这狗贼！”

展伟明不解凌壮志的话意，因而继续说：“琼瑶子经过这一连串的不快，似乎对我妹子愈加气恼，到达赵家仅问了几句话，便将我妹子带走了。

当时我放心不下，也跟着一同前去，直到齐云山大佛寺，才知琼瑶子是要将我妹子暂时禁闭在那里。

琼瑶子见我跟着同去，既不反对也不同意，最后才命我带着找你，这次她回去必然将妹子押回天山去。”

凌壮志惶愧不安的问：“当时‘琼瑶子’前辈要带走姑娘的时候，赵总镖头的夫人黄飞燕没有劝阻挽留吗？”

展伟明毫不迟疑的颌首说：“有有，不过琼瑶子回答说，她要亲自找到你，看一看你的人品艺业，是否值得我妹子甘冒派规，将师门至宝随意假手他人！”

凌壮志黯然一叹说：“这真是想不到的事！”

展伟明焦急的沉声说：“现在不是叹气的时候啦，你必须赶快设法将我妹子救出来。”

凌壮志秀眉一蹙，无可奈何的说：“这正是他们天山派惩戒门徒的事，别人怎好横加干涉？”

凌壮志感到无限惭愧的歉然问：“以展世兄的意思是……？”

展伟明立即一挥拳头，断然说：“我的好办法，打上齐云山，冲进大佛寺，将我妹子救出来。”

凌壮志秀眉一蹙，为难的说：“这样作，出师无由，岂不落个蛮横不讲理？”

展伟明听得一愣，立即大声说：“丈夫保护妻子，正是天经地义的事，谁敢说你不讲理。”

凌壮志见展伟明愈说愈不像话，尤其声音愈说愈大，他怕惊醒宫紫云，急忙压低声音说：“这件事让我好好考虑两天，总之，我一定要将凤姑娘救出来。”

展伟明一听，心中暗暗感激，两人的谈话，也就此结束。

不觉间，日落天黑，已是万家灯火了，但宫紫云的面色依然微显苍白，精神仍感倦意。

第二天，宫紫云情形好转，三人三骑始策马南下，三人跨下虽然俱是能行良驹，但为了宫紫云，都不敢放马飞驰。

展伟明关心妹妹被押回天山去，焦急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沿途酒楼茶肆，千篇一律谈论着大教主已死的消息，同时，三人沿途，万人瞩目，指指点点，评头论足。

一个是年少儒雅，潇洒俊逸，十足的文静书生，一个是娇靥如花，绝代风华，直疑王墙西子，另一个则是黑脸环眼方血口，头大身高胳膊粗，活生生的是个黑煞神。

莫说三人中尚有一位举世震惊的凌壮志，都是仅凭三人的像貌衣着，也会吸引沿途成千的商旅行人。

快马一日的路程，三人足足走了三天才到达黄河北岸的孟县边境。

仅仅五天的时间，雄踞黄河七省多年，势力庞大的大河教，竟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瓦解了。

黄河两岸的百姓们有了笑脸，略具姿色的农妇村姑们，也开始敢抛头露面，商旅们无不额手称庆，暗暗感激武林中的少年侠士凌壮志。

凌壮志看了这等情形，愈加赞佩东云散播邱铜川死讯的睿智。

红日西下，彩云满天，斜阳照射着数里外的一道矮林横陵，在油绿的枝叶上，洒上一片橙红，宛如生满熟杏的杏林。

坐在红马上的展伟明，大手一指树林，兴奋的说：“前面那座树林俱是杜梨树，我来时恰好赶上杜梨成熟，吃起来非常好吃，只是不过瘾。”

凌壮志和宫紫云一听，不由笑了，一路上浑猛憨直的展伟明，笑料百出，的确为他们小夫妻解除了不少寂寞。

这时见展伟明一脸兴奋之色，似是仍回味着杜梨的好吃。凌壮志明知杜梨大如花生米，吃起来甘美可口，唯一的缺点是不胜吐核，但他仍笑着问：“既然好吃，又不过瘾，小弟不懂展兄的意思？”

展伟明摇摇头，大嘴一咧，苦笑着说：“我大明心急，无那份耐性吐核，索性一起吃了。”

凌壮志和宫紫云一听，再也忍不住愉快的笑了。

展伟明被笑的有些不好意思，再度指着陵上杜梨林，说：“这座横陵上，有片数十亩方圆的盆地，道路两旁俱是高仅过人的杜梨树，再登上前面的横陵，就可看到孟县城内的全景了！”

凌壮志和宫紫云，俱都会意的含笑点点头。

由于沿途非常顺利，是以凌壮志和宫紫云，断定江南高手风闻大河教主已死，因而俱都未敢渡河，可见，生命到底胜过秘芨。

十九

凌壮志、宫紫云，两人心念间，三马已登上横陵，凌壮志举目一看，前面果是一个盆地，左右梨树枝茂叶盛，道上行人，多已赶过横陵，前去城内，是以显得异常冷清。

凌壮志看罢，不由笑了，接着望了一眼即将隐没的夕阳，愉快的说：“看来今天我们是旅店最早的一天了。”

展伟明立即伤感的接口说：“明日你们乘船东去，我就要渡河南返，今夜我们正好痛饮通宵，不醉不散。”

说罢，又兀自哈哈一阵大笑，想是想到了酒的醇浓甘美的味道。

笑声未落，梨林深处，蓦然响起一声内力浑厚的“无量寿佛。”

凌壮志和宫紫云心中一动，知道有人在此潜伏，不由冷冷一笑，立即将马勒住。

展伟明一面勒马，一面望着凌壮志，惊异的问：“陵上没有庙，怎会有杂毛？”

话声未落，左右林内，已响起一阵“沙沙”的脚踏积叶声。

凌壮志三人游目一看，只见由左右林内缓步走出来的人竟有数十人之多。

一个身穿红道袍，戴亮铜道冠的七旬老道，率领七个同着红色道袍的老道，首先将前路阻住。

另一个劲装横刀大汉，即至马后五丈处，一字排开，将后路封好，左边的是十几个奇装异服，不男不女的年青人，右边是七八个中年大汉和一个老人。

唯有右前方较远处，尚立着两个蓬头垢面，手拿打狗棒的老花子，虽然一起走出来，又似是不愿参与这件事。

展伟明看得一愣，不由惊异的沉声说：“怎么一声‘无量佛’，竟引出来这么一大窝？”

端坐马上的宫紫云一听，也忍不住以袖掩口，暗自笑了。

当前红袍老道，三角眼精光的瞪了展伟明一眼，瘦削的老脸上立即惊过一丝阴笑，接着，再度装腔作势的一稽首，沉声宣了声佛号。

展伟明未待老道发话，立即大声问：“你们可是江南来的？”

红袍老道似乎不屑理睬展伟明似的，仅摇摇头。

展伟明虎眉一蹙继续不解的问：“那你们一定是大河教了？”

红袍老道知道凌壮志不屑和他答话，只得沉声说：“贫道‘庄丰’……”

展伟明，立即仰天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如此一笑，全场震惊，即使凌壮志和宫紫云也被笑的有些莫明其妙，红袍老道立即住口，更是茫然不解的瞪着展伟明。

展伟明依然哈哈笑着说：“你叫‘装疯’，你的徒弟一定叫‘卖傻’，所谓装疯卖傻，混蛋一家！”

话未说完，四周围立的数十壮汉，虽然个个心情紧张，但也忍不住失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红袍老道庄丰和他身后的几个红袍老道，俱都气得浑身颤抖，面色铁青，庄丰老道三角眼一瞪，厉声说：“我等有事要找凌壮志，那个要你在旁多嘴！”

展伟明嘿嘿一笑，说：“我大明虽然不是凌壮志，但我却有权代他作主，

你老道有什么话不妨对我说，但是，你们必须说明是何门派的弟子！”

话声甫落，蓦闻身后有人沉声喝问：“说出来你若是不能做主呢？”

凌壮志三人回头一看，只见发话的那人，身高六尺，面发色乌，一双豹子眼，两道扫帚眉，高颧阔口，鄂下留有二寸许的短须，手中横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厚背大砍刀，正怒目瞪着展伟明。

展伟明看罢，立即笑着说：“如果我展大爷不能做主，尽可拿你手中的刀来砍我肩上的头！”

高颧大汉未待展伟明说完，暴声应发，接着暴然说：“在下简冲，乃江北‘大刀会’首，总坛设在大洪山，历史已经有两年，内有三堂，外有五坛，分舵无数，徒众近万……”

展伟明也未等大刀会首简冲说完，大手一挥，立即不耐烦的说：“好了，好了，大爷已经知道了。”

说罢，转首又望着左边十几个奇装异服的人，沉声问：“你们呢？是什么会？”

立在当前的一个年约二十八九岁，白面无须，长发披肩，男女不分的青年人，尖声尖气的回答说：“我们是‘阴阳门’的兄弟姊妹……”

展伟明未待那人说完，眉头一皱，不由有些发愣，虎目看了几个不男不女的人一样，立即不解的问：“你们谁是男，谁是女？”

油头粉面的青年人，俏眼向着展伟明一挑，轻佻的说：“你说谁是男，谁就是男，你说谁是女，谁就是女！”

端坐马上的凌壮志不由秀眉一蹙，感慨的看了一眼爱妻宫紫云，似乎在说：天下果然有这种人妖。

展伟明轻哼一声，摇摇头，似乎要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口，于是又望着右边七八个中年大汉身前的青衣老者问：“你们是什么门！”

青衣老者一摸花白须，傲然说：“老夫罗天褚，乃皖西‘四义帮’的帮主……”

展伟明未待罗天褚说完，立即又望着红袍老道庄丰问：“你们呢？是什么道？”

庄丰老道三角眼一瞪，怒声说：“贫道‘赤霞观’主，原是百年前红衣教主的十代弟子……”

展伟明立即叹口气轻蔑的说：“俱是些左道旁门，阴阳怪人。”

说罢，正待再大声喝问并立在远处树下的两个老叫花子，蓦闻马前红袍老道庄丰，厉声说：“你没将我们这些左道旁门看在眼里，但我们也没将你们放在心上，现在废话少说，你既然有权代凌壮志做主，就请你快些将凌壮志身上的恶魔秘笈拿出来，借与我们阅读两月。”

展伟明一听，立即摇摇头，为难的说：“什么事大爷都可以答应你们，只有秘笈我没权做主……”

话未说完，身后暴起一声怒喝：“难道你说的话是放屁！”

展伟明虎目一瞪，也大声说：“展大爷向来是一言九鼎，言出必行，有本事就来砍大爷肩上的脑袋。”

简冲气得咬牙切齿，豹眼圆睁，大喝一声，飞身向前扑来，同时厉声说：“你道我不敢”

说话之间，已至展伟明马后，举起雪亮大砍刀，猛砍大红马的后股。

展伟明顿时大怒，一声暴喝，右脚急扣马腹，红马身形一闪，右手重逾

百斤的大铁锤，疾如奔雷，猛击简冲的右臂。

简冲企图先伤红马，再斗展伟明，没想到对方骑术如此惊人，于是心中一惊，身形如飞暴退——

展伟明哪里肯放简冲退走，大喝一声，腾空离马，抡锤下击，奇快无比，声势猛不可当。

简冲暴退的身形尚未立稳，展伟明的铁锤已经击至，其余几个横刀大汉一见，一声叱喝，风涌扑上，齐向铁锤挥去。

一阵叮叮声响锤影过处，爆起一片火花，四个大汉，同时惊叫，撒手丢刀，身形踉跄，向后急退。

简冲一定惊魂，飞舞砍刀，再向展伟明攻来。

展伟明哈哈一笑，沉声不屑的说：“一窝饭桶，也配使用大刀！”

说话之间，铁锤已向简冲的击来砍刀，猛力砸去。

简冲身为大刀会会首，艺业自是不凡，但比起展伟明来，仍要差上一筹，心知不敌，不由高声急呼：“罗帮主，你不能见死不救，视若无睹，大刀会垮了你四义帮也保不住。”

青衣老人罗天褚，似是大刀会的同路人，闻言大喝一声，即率身后三个中年大汉，飞身向前扑来。

三个中年大汉，一个使三节鞭，一个使流星锤，一个飞舞齐眉棍，立将展伟明团团围住。

罗天褚率领着三个高手一经加入，立将简冲的败象改为优势。

但，展伟明身高威猛，神力过人，飞抡起百斤大铁锤，护住全身，罗天褚五人虽将展伟明困住，但却不敢过份接近。

凌壮志竭力避免造成群殴围斗的局势，他怕宫紫云被迫动手，再震了胎气，尤其，他特别注那两个蓬头垢面的老花子。

因为，远远站立的老花子，在简冲和展伟明动手之时，一不注意，竟到了路边的一座梨树之后，两人四目，闪闪生辉，特别注意场中的打斗。

凌壮志觉得两个老花子，虽然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但两个人眉目间，却隐隐透着英气。

这时，红袍老道庄丰，三角眼不时闪动，似是在打什么主意，阴阳门的一群不男不女，也正交头接耳，窃窃私议。

宫紫云见展伟明被人围攻，心中几次想出手相助，但，她有了一次呕吐教训，自是不敢冒然动手。

展伟明飞舞大铁锤，愈战愈勇，血盆大口里，怪叫连声，他对凌壮志和宫紫云不下马相助，非但不恼，反而愈加神气，将一柄百斤大铁锤，飞舞得泼水不进，不时向攻进他的人猛击。

这时，红日已没，大地早已暗下来，横陵上，不时吹来一阵凉风，掀起激斗场中一片黄尘。

蓦然，一点难以察见的细小黑影，由路旁树荫下，闪电射入激斗的人群中。

凌壮志心中一惊，正待出声怒斥，那点黑影，已射在进入斗圈使用三节鞭的壮汉身上。

恰在这时，展伟明的百斤大锤，也同时击至。

蓬的一响，闷哼一声，使用三节鞭的壮汉，身形宛如断线的风筝，直飞数丈以外的树林中。

展伟明哈哈一笑，大锤施展的更凶了。

红袍老道等看得面一变，阴阳门的一群不男不女们，俱都呆了。

凌壮志、宫紫云，觑目一看，只见立在树下的两个老花子，依然聚精会神的注视着斗场中。

蓦然，其中一个霜眉方脸的老花子，举手在树上摘了一个大如花生米的杜梨。

接着，右腕一扬，一点快如闪电般的灰影，再度射向场中。

凌壮志心中一惊，随着影子看去，恰好击中进入斗圈的持棍大汉，而展伟明的百斤大铁锤，也及时击至。

克喳一声清响，暴起一声凄厉惨嚎，两根断棍落地，一道身形横飞，展伟明再度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凌壮志愈加对两个老花子注了意，他猜不透两个老丐暗助展伟明的用意，如果说是为抢夺秘笈而来，正该坐山观虎斗……

心念间，两点灰影，快如电掣，几乎是同时飞至，而两点黑影却同时击中如疯挥掌劈向展伟明脑后的罗天褚。

展伟明闻风知警，大铁锤疾演“饿虎反扑”猛砸罗天褚的天灵。

蓬然一声，盖骨横飞，血浆飞洒如雨，四义帮帮主罗天褚，一声没哼，登时倒地气绝。

展伟明依然发出一声得意大笑，手中铁锤，顺势射向心神惊惶，面色如土的大刀会首简冲。

凌壮志暗暗赞佩两个老花子的精绝手法和惊人的弹指劲力，如非内功已纯青火候，绝难臻此……

心念未毕，当当一声清响，扬中闪起一道寒光，直射半空，简冲手中的大刀，已被击飞脱手。

凌壮志一定神，展伟明的大锤正捣中简冲，一声嚎叫，张口喷出一道鲜血，仰面倒地气绝。

手持流星锤的中年人和大刀会的四个壮汉，早已亡命奔进树林中。

展伟明击毙了简冲，神气的看了一眼凌壮志和宫紫云，提着大锤再向红袍老道奔去同时做傲大声问：“老杂毛，现在该轮到你们了，我今天要你们晓得我展大爷，是天主神刀，百战不疲。”

树阴下的两个老花子，一见展伟明又向红袍老道奔去，神色立变，似乎显得有些焦急。

凌壮志看在眼里，心知红袍老道是不易与之辈，展伟明可能不是老道的对手，因而，暗暗蓄势准备。

红袍老道庄丰，老脸苍白，冷汗油油，既惊而怒，三角眼怨毒中，掺杂着惊急，这时一见展伟明提锤奔来，不怒一笑，说：“姓展的，你不要神气，就是凌壮志，道爷也没放在眼里，何况是你这个有几分牛力的狂夫，今天道爷不杀你，誓不为人。”

说罢，急忙转身，在他身后另一个红袍老道的肩上，撒下一柄精钢长剑，即向展伟明迎来。

展伟明自觉一连毙了大刀会的会首，和四义帮的帮主，自是不会再将老道放在心上，这时听了老道的话，毫不动怒的哈哈一笑，说：“那很好，你能杀了展大爷，那算你杂毛福气，只怕你杂毛脱不过我展大爷的大铁锤。”

说话之间，两人已至近前，展伟明大喝一声：“杂毛你先吃我一锤再说。”

话声甫落，铁锤倏举，一式“泰山压顶”猛向红老道砸去。

红袍老道庄丰，三角眼一亮，面上立现杀机，仰首一见铁锤到来，袍袖一挥，身形横飘，手中长剑，寒光一闪，疾向展伟明的铁锤拨去。

凌壮志一见，面色大变，脱口一声厉喝：“老道不得杀人。”随着喝声，一道白影向老道射来。

两位老花子和宫紫云，凌壮志，再也忍不住哈哈笑了。

展伟明虽然没笑，但咧着大嘴，虎目闪辉，显得特别神气。

其中瘦马长马脸的老花子，含笑望着宫紫云：“令兄实在是位憨厚诚实人！”

凌壮志知道两位老花子误会了，正待解释，蓦闻宫紫云笑着说：“他人虽然憨厚，但本性却极正直，方才多亏两位老前辈暗中援手……”

展伟明听得一愣，正待追问，两个老花子却同时哈哈笑了，方脸的老花子敛笑风趣的说：“暗箭伤人，实在有失光明，但杀几个为害地方的帮匪会首，则又当别论了。”

凌壮志和宫紫云连连恭声应是。

展伟明愈听愈糊涂，他简直闹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凌壮志接着拱手恭声问：“交谈甚久，尚未请教两位老前辈的尊姓大名。”

两个老花子一听，都笑了，方脸的一指瘦脸的老花子笑着说：“老三姓马，人称马三，我姓柳，人都叫我柳二。”

凌壮志和宫紫云一听，心头同时一震，原来两位老叫花子，竟是和昔年失踪的，丹眼神杖筒尚义，同称丐帮三老的柳二马三。

于是两位一定神，急忙重新见礼，同时恭声说：“原来是柳马两位老前辈，请恕晚辈失敬之罪。”

两个老花子立即愉快的哈哈笑了。

展伟明确实搞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闹了半天，凌壮志才问人家是张三还是李四，结果他们也不认识。

蓦闻两个老花子，敛笑愉快的说：“此地非谈话之所，我们找一清静之处再说，老叫花尚有要事相托。”

凌壮志欣然接口说：“既是如此，我们就进城吧！”

方脸老花子，立即笑着说：“三位快马先行，我们由林内前进……”

久未发言的展伟明，急上两步，自作聪明的一指宫紫云的小腹，正色说：“我这位老妹子已经身怀六甲，不能放缰跑马，我们就一起走吧！”

宫紫云一听，只羞得举袖低头，红飞耳后，真是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凌壮志红着俊脸也愣愣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如此一来，丐帮的两位长老，愈加不便同行，于是，两人哈哈一笑，说：“我们先走一步，在北关街口等候三位。”

说罢，破大袖子，并肩飞进林内，眨眼消失在黑暗中。

展伟明依然神色自若，对方才的失言，似是毫不在意似的，这时见丐帮两位长老一走，立即催促说：“要饭的前辈们走了，我们也该前进啦，说真的，我早就饿的肚子叫了。”

说罢，当先向着红马走去，拉过丝缰，飞身纵落马上。

凌壮志看了一眼天上稀疏的小星，不由笑了，接着对仍有些羞意的爱妻笑着说：“看来今天是宿店最迟的一天。”

展伟明静静地望着凌壮志和宫紫云上马，发现宫紫云羞意仍浓，娇靥上

的红晕仍未退去，尚一本正经的宽慰和解释说：“老妹子，这怕什么羞，女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将来生了孩子，难道你因怕羞，就不掏出乳房来喂孩子？”

话未说完，宫紫云红晕未退的娇靥，更红了，于是，小蛮鞋用劲一催马，当先向前冲去。

凌壮志怕爱妻动了胎气，惊得脱口疾呼：“不要跑，小心！”

说着，急催马雅追了过去。

展伟明看了，心里似乎很不好意思，催马追上小夫妇，立即抱歉的说：“真对不起，我不知道老妹子如此害羞，否则，我何必要说生孩子喂奶的事？”

凌壮志对这位浑猛憨直的展世兄，一些办法也没有，好在明日就要分手，加之宫紫云并无气恼之意，因而也懒得说什么。

可是，他却不知宫紫云虽然心跳害羞，但她的芳心深处，却一直幻想着肚里的小东西究竟像谁？是男？是女？

她羞红着粉脸，微垂着螭首，心里憧憬着未来小宝宝的可爱，因而不知青马愈走愈快……

越过盆地，登上对面横陵，三人眼前登时一亮，只见二三里外的孟县城，灯火万点，光亮烛天，全城夜景十分壮观。

三人怕丐帮两位老久等，略催坐骑，三马速度顿时加快。

来至北关街口，两位老花子早在路边含笑等候了。

凌壮志三人，即勒丝缰，相继下马，同时恭声说：“让两位老前辈久等了。”

两位老花子哈哈一笑，说：“我们也刚到，店还没有找好，我仍去城内还是在关外？”

展伟明早就饿了，抢先争着说：“就在关外吧，随便弄些东西吃就成了。”

方脸的柳长老，欣然应好，转身向街内走去。

这时，两街灯火通明，夜市正盛，行人擦肩接踵。

街上行人中，已有不少渡过黄河的江南高手，但大河教的瓦解，大河教主邱铜川的死讯，使得这些高手，虽然看到拉马进街的凌壮志等人，但绝无一人敢有所举动，只是暗中指指点点而已。

尤其看到丐帮的马柳二位长老同行，更慑于丐帮的声势不敢蠢动，同时也闹不清凌壮志和丐帮有什么渊源。

五人来至一座规模最大气派最豪华的大客店前，身形尚未停好，早已飞步跑来几个满面堆笑的店伙来。

这些店伙，眼睛最为势力，一见凌壮志和宫紫云那等俊美的少年公子和姑娘，而拉马走在两个要饭的花子后面，这两位老花子必是大有来历的人物。

几个店伙，躬身哈腰，满面堆笑，拉马的拉马，引客的引客，一个较年长的店伙，向两位长老一躬身，笑着问：“两位老爷子好，五位是先上酒楼饮酒，还是径去后店跨院？”

柳长老祥和的呵呵一笑，说：“给我们找个清静的独院吧，并给我们送上好酒菜来。”

店伙恭声应是，向着另一店伙作了个手势，当即在前引路。

五人被引至一座清静的独院小厅上，酒菜也随之送到，五人依序坐好，展伟明敬陪末座。

酒过三巡，方脸的柳长老一抚花白胡须，感慨的说：“自我们老大‘丹眼神杖’简尚义失踪后，这些年我和老三走遍了大江南北，访尽了深山大泽，始终没有一丝踪迹。”

数月前遇到了跛足道人，他说凌小侠的尊师来历神奇，身世迷离，也许就是我们失踪多年的简老大。

但，在金陵遇到衡山的了尘师太，她又说凌小侠的尊师是失踪多年的“朱腕银笔”叶大侠，我和老二虽然相信，但仍希望能亲向小侠询问实情，方始放心。”

凌壮志立即解释说：“晚辈当初确不知先师是谁，但，找到娟师姊，再赴恒山见过师母飞花女侠后，根据先师的信物，确定先师就是昔年失踪的叶大侠。”

瘦脸的马长老，黯然接口说：“这些年来老大一直没有消息，看来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如果叶大侠不能遇到凌小侠，同样的不能揭开这个谜，也决无人会想到叶大侠的失踪是‘金刀毒燕’阮陵泰那老贼主谋。”

说着，叹了口气，继续说：“是以，我和老二也怀疑老大是遇害了，只是对方作的过份严密，没留下一丝可循痕迹。”

宫紫云黛眉一蹙，分析说：“遭人谋害，不外两个原因，一是仇家太多，一是身怀珍物……”

柳长老未待宫紫云说完，立即一颌首，压低声音说：“夫人说的不错，我们老大和叶大侠相似，不过老大得的是一本上古真经。”

正吃得津津有味的展伟明，蓦然插言问：“什么上古真经？”

两位长老，本待不理展伟明，但见凌壮志和宫紫云也聚精会神的注意听，因而愈加压低声音说：“据我们老大说，如果参透真经上的奥秘，即可得道成仙。”

展伟明一听，叭的一声将酒杯重重的放在桌上，接着大声说：“两位老前辈请放心，那位老大绝对死不了。”

凌壮志和宫紫云，被展伟明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同时吓了一跳，两位丐帮长老也不由脱口问：“何以见得？”

展伟明毫不迟疑的正色说：“两位老前辈没听过仙歌吗？上面说的多清楚：‘神仙好，神仙好，金银财宝视粪草，美丽娇妻不去想，孝顺儿孙不能要……两位老前辈请想想，娇妻儿孙都不能要’哪那里还会想到你柳二马三？”

两位老花子一听，霜眉同时蹙在一起了。

宫紫云想笑不敢笑，凌壮志有心说展伟明几句，又觉不便出口。

展伟明见两位长老不语，尚以为赞他说的有理，因而继续正色说：“两位老前辈忘了吗？诗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修仙成道的人，在洞中修仙一天，就是我们人世间的几百年，试想，你们两位老前辈已经七八十岁了，还能再活几年，你们两位跑断了腿，那么简老前辈，说不定正在天母的瑶池边吃蟠桃呢……”

话未说完，发现两位老花子，俱都气得面色铁青，怒目圆睁，白胡子微微颤抖，以下的话，再不敢说了。

凌壮志一脸惶愧之色，不由拱手致歉说：“展世兄为人憨直，口没遮拦，尚望两位老前辈不要介意。”

两位丐帮长老，慨然一叹，神色逐渐缓和下来，伤感的说：“我们简老

大果真仍在世间，就是深山修仙，我们丐帮弟子也心安。”

说罢，两人同时立起身来，继续说：“现在天色已经不早，小侠和夫人旅途劳顿，也刻早些就寝，老叫花就此告辞了，今后有缘再会。”

凌壮志、宫紫云同时立起来，不由惶声说：“两位老前辈，何以急急离去……”

方面的柳长老，黯然一叹，说：“我和老三已亲自问过小侠的师承，心中已无疑虑，只要我们两个老叫花子不死，即使天涯海角，也要找到我们老大的踪迹。”

凌壮志知两人去意已决，只得宽言安慰道：“简老前辈得的上古真经，果真能得道成仙，也许不出几年，三位老前辈便可会面了。”

两位老花子俱都苦笑一笑，颌首黯然说：“但愿如小侠所说。”

说罢，径向大厅外走去。

凌壮志心中一动，顿时想起失踪被掳的叶小娟和黛凤女侠，因而，急声说：“两位前辈请止步。”

两个老花子闻声停身，不解的问：“小侠还有什么事吗？”

凌壮志秀眉一蹙，黯然说：“这次晚辈离开恒山，旨在尽快救出师母黛凤女侠和师妹小娟，两位老前辈可曾风闻是哪一个帮派掳去？”

两个老花子，同时“噢”了一声，似乎想起什么，由瘦脸的马长老，回答说：“你不问起，我俩倒把这件重大事情忘了，最初小侠的声誉不正时，很多门派的掌门人，都呼你为‘小魔头’而不呼姓氏，经过‘了尘师太’的解说，再与事实以对照，不少正直的门派，将合力剪除你的念头打消了，现在大河教已经瓦解，但渡河的人却很少，今后小侠如能慎重处事，你的声誉必定更高。

至于黛凤女侠与叶姑娘被人掳去之事，我两人尚未接到帮中弟子的报告，不过总不会脱出积极进行夺取小侠秘笈的几个门派，小侠届时只要略动机智，我想不难查不出来。

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切忌操之过急，须知人在对方手里，有时必须暂时忍气，受点委屈，才不致误事。”

凌壮志恭声应是，继续不解的问：“两位老前辈可听说崆峒掌门人‘乌鹤’东来的事？”

方脸的柳长老，立即接口说：“有有，确曾听说过帮中弟子曾一度在邛邛山见‘乌鹤’，不过这牛鼻子的行踪极为诡秘，乌鹤新近练成了不少奇奥功夫，是否吹虚，那就不得而知了。”

瘦脸的马长老，诚恳的说：“小侠如果想知道乌鹤的行踪，老花子立即下令各地分舵注意，一经发觉恶道行踪，迅速传递消息，尽快让酒楼茶肆中的人们知道，那时小侠即可暗地跟踪听他的诡谋。”说罢，两人迈下厅阶，径向院门走去。

凌壮志连连恭声应是，即和宫紫云、展伟明，跟在两位长老身后相送。

到达院门，两位老花子定要凌壮志三人止步，道声珍重，转身向前店走去。

凌壮志三人恭立门前，直到马柳二老的身形消失了才转身走向小厅。

丐帮二老一走，三人已无心再吃，恰在这时，店伙也来收拾残席了。

举世闻名的嵩山诸峰，已在远远的天际现出一道绵延起伏的山影。

凌壮志尚未勒马，路边已飞步迎来一个船夫装束的精干中年人。

中年船夫奔直三人面前，立即躬身含笑说：“小的即是‘乘风’船上派来迎接三位的。”

凌壮志一挥手，和声说：“请头前带路。”

三人策马跟在船夫身后，一向不知愁苦的展伟明，这时也将虎眉皱起来了，因为他就要和他的小妹夫分手，各奔东西了。三匹宝马，似是也知道即将分途，不时显出神情依依，昂首低嘶。

沙滩上的麇集人群，逐渐减少喧哗，最后趋于寂静无声，千百道惊异的目光，向着凌壮志三人望来。

对这些炯炯惊异的目光，一道之上，三人看多了，已不足为奇，但凌壮志也知道，任何一件意外事件，均是由这些目光中酿起。

三人前进中，蓦见船伙举手指着数丈外的一排大船，愉快的说：“就是中间第四艘，我们的船主已立在船上恭迎三位了。”

凌壮志举目一看，只见前面一排大船，俱是高约八尺，长约七丈的三桅大型船，一个身穿长裤短褂，腰系宽带的老人，果然立在船首上，正向这边望来。

老人年约六十余岁，霜眉飞髯，面色红润，嘴角挂着微笑，目光炯炯生辉，一望而知不是俗手船主。

三人距离数十丈，老船主已抱拳当胸，朗声笑着说：“老朽在此恭候多时了，请上船吧！”

说罢，抱拳含笑，恭立船头。

凌壮志首先下马，早有数名船夫由敞开的底舱大门内跑了出来，分别将马迅速接过。这时，船头已搭好一道登船跳板，三人由踏板上登上船头。

老船主一见三人上来，立即愉快的哈哈一笑说，说：“老朽这艘船能载凌小侠伉俪东下，真是倍感荣幸。”

凌壮志拱手含笑，尚未答话，蓦闻展伟明瞪眼沉声问：“你怎知道小妹夫是凌壮志？”

老船主似乎早就料到有此一问，于是神色自若的仰首哈哈一笑，朗声愉快的说：“凌小侠武功盖世，名满天下，身着白衫，英俊儒雅，莫说武林高手，就是江湖上的贩夫走卒，哪一个见了凌小侠这身衣着相貌，不知他是凌壮志。”

凌壮志知道老船主是个老江湖，自是会说几句奉承话，因而也未放在心上，倒是展伟明冒失发问，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急忙拱手歉声说：“在下凌壮志和展世兄，俱是初历世面，不周之处，尚望老丈多加包涵。”

老船主以极愉快的声音哈哈一笑，说：“凌小侠过谦了，快请舱内坐。”说罢侧身，伸手肃客。

凌壮志微一颌首，当先举步，抬眼一看，目光倏然一亮，几乎呆在原处。

不知何时，前舱门口，竟婷婷玉立着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狐媚少女。

狐媚少女，一身水红粉缎衣裙，生得桃花眼，柳叶眉，悬胆琼鼻，红樱唇，瓜子形的粉脸，肤细如脂，这时正樱唇绽笑，媚眼闪辉的恭候在那里。

这不但使凌壮志惊奇，更令风华绝代的宫紫云也感到迷惑，当前玉立的粉衣少女除了衣着不同，几乎是大河教主的女儿邱莉花的化身。

展伟明没有见过邱莉花自是不会感到惊奇，他仅是觉得粉衣少女的那双闪辉的桃花眼，令他看得呼吸有些窒息。

老船主一见，立即笑了，急忙两步笑着说：“这是小女辉英。”

说话之间，已到门前，粉衣少女首先向凌壮志和宫紫云福了一福。

凌壮志和宫紫云，一同含笑，温和的呼了声“英姑娘”，但，细心的宫紫云，却已提高了警觉，进入舱门，眼前再度一亮，舱内宛如客厅，布置的富丽堂皇，漆桌亮椅，方凳高几，四壁舱板，揩拭的耀眼发亮。

聪明的凌壮志，也顿时惊觉，这艘船绝不是一般水上载运车马的经商客船，因而不禁观目瞟了一眼狐媚醉人的粉衣少女。

粉衣少女，也正以那双荡人魂魄闪着诱人光辉的桃花眼望着凌壮志。

凌壮志心中怦然一动，险些脱口呼出：“太像邱莉花了”。

他心情一急，几乎忍不住问一问展伟明，大河教主邱铜川有几个儿女？

几人方自落坐，沙滩上蓦然传来一声内力浑厚的暴喝：“你们船上可有一个杀人不偿命的小魔头？快叫他给我滚出来！”

这声暴喝，声如闷雷，只震得舱内微微颤动！

宫紫云、展伟明、粉衣少女、老船主，俱都惊得神色一愣，面色立变！

凌壮志星目一亮，身形如烟，白影如电一闪，已经落身船面。

凌壮志听到那声如闷雷的暴喝，心中又惊又怒，飞身纵出舱厅，飘然落在船头，定睛向沙滩上一看，面色立变，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半步。

只见沙滩上六七个船伙，正惊愕的望着位浓眉怪眼，一脸油泥，两颊精光没有胡子，手里拿着一个大酒壶的疯和尚。

疯和尚一身又脏又破的半截僧袍，上面已补的不能再补了，脚下穿着一双破麻鞋，两条小腿油黑，如非头上戴着一顶油泥发亮的船形僧帽，任何人都都会说他是个几天没吃饭的老叫花。

但，他却是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四大怪杰”中的三怪，又喝酒，又吃肉的“邈邈和尚”。

凌壮志一见是“邈邈和尚”，的确惊呆了，他不明白此老怎知他在这艘船上。

人影闪处，宫紫云、展伟明、粉衣少女和老船主也飞身纵落在船头上，四人一见沙滩上的情形也惊呆了。

这时，沙滩上的邈邈和尚，似是尚未发现凌壮志等人已出现在船面上，举起大酒壶，仰天喝了一口酒，继续怒声的说道：“快去、快去叫凌壮志那小子出来，我今天不抽他的筋，剥他的皮，哼，算他小子有福气。”

说罢又举起了手中大酒壶。

展伟明惊得一定神，不由惶声说：“老天，这个酒肉和尚怎的来了。”

话未说完，沙滩上的“邈邈和尚”，立时放下酒壶，瞪着一双精光四射的怪眼直向船上望过来。

老船主早已吓得面如土色，似是看到煞星，身不由己的惶慌向后缓退。

暮闻沙滩上的“邈邈和尚”，震耳一声大喝：“好小子，出来了也不吭一声。”

说话之间，破袖一挥，身形腾空而起，越过向个船伙头上，直向船头上扑来。

凌壮志见邈邈和尚来势汹汹，心中暗自一凛，但尊对方是前辈，不便先行出手，因而身形飘退了一丈。

同时，如此一退，也兼有让给邈邈和尚一个落脚之处。

岂知，邈邈和尚毫不承情，怪眼一瞪，震耳一声大喝：“好小子，想跑吗？先接我和尚一掌再说！”

说话之间，脚尖一点船舷，飞身前扑，右臂一圈，振腕劈出一道刚猛无俦的激旋狂彪，直向凌壮志的右臂击去。

由于心情焦急，凌壮志忘记是在船上，身形一闪，同时惶声急呼：“老前辈请息怒……”

话未说完，一道如山崩海啸的滚滚狂涛，直向身后卷去。

立身船边的宫紫云、展伟明、粉衣少女和老船主等，俱都面色一变，脱口一声惊呼。

凌壮志心中一惊，似乎想起什么，急忙回头一看——轰隆喀擦，稀里哗啦，舱门破裂，桌椅横飞，船身激烈晃动，惊得舱下三马，连连发出惊嘶。

凌壮志一见，顿时大怒，他确没想到这些怪里怪气的老前辈们，都是一些出口骂人，语无伦次，根本不讲理的人。

岂知，邈邈和尚对积尘飘扬，桌椅横飞的船舱看也不看一眼，继续向凌壮志缓步逼来，同时，瞪着一双怪眼，恨声说：“哼，一艘破船有什么了不起，你把我干女儿害惨了，才是真的！”

凌壮志一听，顿时愣了，他知道邈邈和尚说的是万绿萍，不过他实在想不通万绿萍为何要认这么多疯疯癫癫的干老子。

宫紫云见凌壮志发呆，邈邈和尚圈臂向前逼去，因而急的惶声说：“老前辈请步止，万姑娘的事，‘大头矮脚翁’老前辈已对弟弟说过了……”

话未说完，邈邈和尚果然停止，但，瞪着一双怪眼，望着宫紫衣，沉声不解的问：“什么万姑娘？你说的是谁？”

宫紫云一听，同样愣了。

展伟明在石门镇见过铁钩婆和万绿萍，因而在旁插言说：“就是那个鸡皮脸，小眼睛，身穿兰大褂，手里提着一柄护手钩的老婆婆的女儿万绿萍。”

邈邈和尚一听，怪眼一翻，立即哼了一声，沉声道：“我道是谁，原来是铁钩婆的那个黄毛丫头，哼，‘大头鬼’和小‘穷酸’喜欢她，我酒肉和尚可看不上眼。”

凌壮志一听，再度火起，他对邈邈和尚瞧不起万绿萍的话，心中非常生气，因而沉声问：“但不知老前辈的义女是哪一位？”

邈邈和尚，怪眼一翻，怒声说：“哼，你能接下我和尚一掌，我自会告诉你。”

说话之间，圈臂振腕，运足十成功力的油泥乌黑的手掌一翻，一道刚猛惊人的掌风，再向凌壮志的身前击去。

凌壮志对“四大怪”已会其二，深知四人的功力俱在伯仲之中，因而右臂仅用成功力，大喝一声：“晚辈就接老前辈一掌。”

大喝声中，右掌已出，一道强劲掌风，直向滚来的刚猛劲力迎去。

掌风一经接触，凌壮志心知不妙，再想增加功力已来不及了。

蓬然一声巨响，船身震荡，劲风带啸，凌壮志急忙坠身，双肩连幌，终于立身不稳，蹬蹬连退三步，险些跌船下面。

宫紫云一声惊呼，紫云如电，飞身扑至凌壮志身前，急忙伸手扶住爱夫，不由怕急的颤声问：“怎么样，快运运气！”

展伟明愣愣的立在那里，咧着大嘴，瞪着虎目，完全惊呆了。

粉衣少女面色苍白，老船主的额角上已渗满了冷汗。底舱内的三匹宝马，乱蹦乱跳，所有的船伙躲得一个不见了。

邈邈和尚看了这情形，不由仰天发出一阵得意的哈哈狂笑，同时朗声说：“人人都呼你魔头，把你说的天下无双，地上少有，哈哈，我酒肉和尚只用了四成的功力，你竟然退了三大步！”

说罢，两手扑天，又是一阵得意的哈哈狂笑，只惊得百十丈的渡口人群，纷纷向这面涌过来。

凌壮志自下山以来，何曾逢过敌手，这时被邈邈和尚震退三步，尚堪忍受，因为他是早已成名的前辈人物，就是败在他的手里，也不算丢人，最气的是受不了他的讽刺。

于是，微一运动，真气畅通无阻，因而向邈邈和尚逼去，同时沉声道：“老前辈，您的义女是谁？晚辈如何将她害惨了，请您不妨现在就说出来。”

“邈邈和尚”见凌壮志掌心藏在袖内，知道他年青好胜，这一掌劈出来必是运足了十成功力，他故意用怪眼瞄了一下凌壮志微圈的右臂，不由老气横秋的嘿嘿两声，轻蔑的说：“怎么，你小子可是自认这一掌能将和尚的老命给结束了？”

说罢，又是毫不放在心上的仰脸哈哈一笑，继续说：“你小子尽管放心，我酒肉和尚早已写好遗嘱，上面记载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你一看便知道，不过根据方才我和尚仅了四成的功力，便将你小子震退三步，我若是运足了神力，嘿嘿……”

话未说完，怪和尚故意转首看了一眼沙滩上的人群，继续狂傲的沉声道：“嘿嘿……只怕你小子被击落水里……”

凌壮志年青，那里忍得下这口气，未待邈邈和尚说完，早已气得剑眉如飞，俊面铁面，震耳一声大喝：“老前辈也接我一掌试试。”

喝声甫落，急上两步，右掌殷红如血。

宫紫云一见，知道凌壮志已动了杀机，不由惊得脱口急呼：“凌弟弟不可以……”

但是，已经迟了。

只见凌壮志的掌心红芒一闪，船面上暴起一声霹雳巨响，喀喳连声，板木横飞，整个船头，顿时全毁。

哗哗一阵水响，船身急烈右斜，刹那间右舱已灌满了泥水。

劲风呼呼，飞木带啸，纷纷向沙滩下落去。

沙滩上围观的人众，惊呼狂喊，抱头鼠窜，顿时大乱。

宫紫云知道凌壮志已闯了大祸，今后江湖上势必无他立身之地，因而忍不住掩面哭了。

凌壮志看到船头被毁，进满了滚滚黄水，邈邈和尚不要说死尸，就是一块破布也没存，这时才知铸成大错。

就在这时，般头的左舷下，蓦然响起一声得意的哈哈怪笑。

众人心中一惊，循声转首一看，只见人影一闪，邈邈和尚，已由船舷下面，翻身跃了上来。

邈邈和尚，神色自若，咧嘴怪笑，但手里仍紧紧握着他那把视如生命的大酒壶，怪眼注定惊愕不定的凌壮志，一幌脑袋，得意的沉声道：“你虽有铁石难当的赤阳掌，但仍奈何我和尚不得。”

话未说完，人影闪动，距离邈邈和尚最近的粉衣少女，一声不吭，纤指猛点邈邈和尚的“命门”——

事出突然，距离又近，凌壮志、宫紫云，同时一声惊呼，再想出手阻止，已来不及了。

但，邈邈和尚却早有准备，一声怒嘿，出手如电，铁腕一翻，已将粉衣少女的玉腕扣住。

凌壮志、宫紫云，暗赞和尚功力不凡，果然名不虚传，同时吐了口长气。

粉衣少女，面不改色，一双桃花眼中，闪闪射出怨毒，雪白的贝齿，紧紧咬着粉红的樱唇，一望而知是对邈邈和尚恨极了。

邈邈和尚毫不生气，紧紧扣住粉衣少女的玉腕，仰面哈哈一笑，问：“丫头，我老人家可是破坏了你报仇雪恨的大事。”

说罢，一双怪眼，目不转睛的盯着一脸怨毒神色的粉衣少女。

凌壮志、宫紫云以及展伟明三人，俱都听得一愣，闹不清“邈邈和尚”的话是什么意思。

但，面色如土的老船主却早已汗如雨下，悄悄向船舷退去。

蓦见邈邈和尚，摇着着，注定目闪泪光的粉衣少女，继续沉声道：“莫说是你，就连你父亲邱铜川也不敢向我和尚暗下毒手。”

凌壮志和宫紫云一听，恍然大悟，粉衣少女果是邱铜川的女儿，邱莉花的妹妹，同时，也明白了邈邈和尚如此恶作剧的用意。

心念间，只见粉衣少女流着泪，跺着脚，切齿恨声说：“老怪物，你破坏了我杀父之仇，雪姊之恨，我恨不得食你的肉，寝你的皮，你今天杀了我，我做厉鬼也要捉凌壮志和宫紫云。”

邈邈和尚一听，仰天发出一阵大笑，接着朗声说：“你有为父报仇之志，孝心可嘉，只要你将来能削掉我和尚身上的皮，吃了我和尚的肉，包你长的如花似玉。”

说此一顿，注定粉衣少女，怪眼一瞪，沉声怒喝：“想起你父女三人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人人得而诛之，我和尚念你孝心可感，这次饶你不死，不下再遇到我和尚，定杀不赦。”

赦字出口，振腕一抖，粉衣少女的娇躯立被抛出一丈多高——

粉衣少女身在空中，纤腰一挺，立变“归巢彩凤”，身形头上脚下，直向滚滚黄河水冲去。

宫紫云、凌壮志，看得心中一惊，险些惊呼出声。

唰的一声轻响，水面上浪花一旋，粉衣少女立即沉入水内。

凌壮志和宫紫云，以及展伟明，三人心头一紧，同时探首向黄泥滚滚的河面望去。

水面上浪花一闪，粉衣少女倏然冒出水面，怨毒的指着凌壮志和宫紫云，

恨声说：“你两人小心，姑娘总有一天将你们接进水中喂鱼！”

话声甫落，浪花一旋，粉衣少女顿时不见。

展伟明似乎想起什么，急忙左顾右盼，同时大声问：“那个老船主呢？”

立在破船上的邈邈和尚，举手一指百丈以外的滚滚河面，沉声说：“喏，那不是你们要找的船主。”

凌壮志三人举目一看，只见百丈以外的河面上，一道白影，顺流而下，直向河心游去，身法之快，宛如一条破浪大鱼。

宫紫云看罢，想到这条船中途河上遇险，两人都不善水功，真不知如何应付，因而，不由感激的望着邈邈和尚。

邈邈和尚得意的望着凌壮志和宫紫云，嘿嘿一笑，沉声问：“小子，我酒肉和尚要是晚来一步，邱铜川的小女儿就要你们下河喂鱼。”

凌壮志俊面一红，躬身施礼，宫紫云立即福了一福，两人同时恭声说：“老前辈的大恩，晚辈永铭终身。”

邈邈和尚，怪眼一翻，沉哼了一声，不屑的说：“哼，大恩值多少钱一斤？还不赶快跟和尚走。”

说罢，看也不看凌壮志三人一眼，飞身纵上沙滩。

凌壮志恭声应是，抬头一看，那里还有一个船伙的影子。

蓦见展伟明，低头向着破舱内，震耳大声说：“老伙计，大爷要走了，还不滚出来吗？”

话声甫落，底舱运处，立即传来一声欢嘶，接着是一阵“冬冬”的零乱蹄声。

展伟明一见，飞身纵至破船头的左舷，挥动手中的大铁锤，轰的一声巨响，两扇紧闭的底层舱门，应声粉碎，立被打开。

乌鸦、青鬃、大红马，相继纵上沙滩，凌壮志三人，紧跟飘身而下。

这时，邈邈和尚早已刺刺的坐在沙滩上饮酒，左手里不知在什么地方掏出一块又黑又干又硬的肉，正吃得津津有味。

方才围观的人众，虽然受了一场虚惊，吓得夺路狂奔，但仍有许多人没有走，仍围立在沙滩远处。

凌壮志三人，各人拉着各人的马，直向坐在沙滩上喝酒的邈邈和尚走去。

邈邈和尚一见有马，一双怪眼瞪得又圆又大，油泥脸上布满了惊喜神色，于是，哈哈一笑，不由兴奋的说：“我和尚自从出了家，足有四五十年没摸摸马毛了，今天合该我过过马瘾。”

说罢，急忙将手中的干肉放进怀里，挺腰站起身来，举起破袖子，一抹油嘴，笑嘻嘻的望着凌壮志三人，神气的说：“你们别瞧不起和尚老，告诉你们，我的骑术相当优异，昔年我是花花公子的时候，无人敢与我相比。”

说着，十分渴望的望着凌壮志和展伟明，问：“你两人的马，谁的让我骑？”

凌壮志见展伟明咧着大嘴不语，只得含笑恭声说：“请老前辈骑我这匹！”

说罢，即将丝缰挂在鞍头上，立即退后数步。

邈邈和尚一听，高兴已极，仰天哈哈一笑，大声应好，身形腾空而起，直向马背上落去。

乌鸦一见邈邈和尚，早已两耳高竖，目闪惊急，这时见那个满身油泥，臭气薰天的人，突然向它身上落来，不由大急，一声怒嘶，闪电转身，后蹄猛向下落的邈邈和尚踢去——

邈邈和尚似乎未曾料到，一见黑马踢来，双蹄恰好踢向他的屁股，这一惊非同小可，一声怪叫、疾抖大袖，硬将下落的身体向右一滚，疾演“云龙翻身”，急向两丈以外落去。

凌壮志也吃了一惊，大喝一声，飞身过去，伸手拉住缰绳，不停的对黑马斥骂吆喝，以便给邈邈和尚消消气。

邈邈和尚飘身落地，心中又惊又怒，瞪着一双怪眼，气急的望着胆怯温驯的黑马乌骓，只气得龇牙咧嘴。

凌壮志见黑马差点没踢着邈邈和尚，内心非常过意不去，赶紧又吆喝了乌骓一声，接着恭着说：“方才太突然了，所以马心发慌，现在老前辈可以上马了。”

邈邈和尚似乎也觉得自己太猛浪了，这时见黑马温驯的依在凌壮志的身边，马瘾再动，立即点点头，再向黑马走去。

他的步子一动，乌骓立即仰首竖鬃，低嘶连声，马尾不停摆动。

邈邈和尚一见，立即停身止步，无可奈何的摇摇头，说：“算了吧，我看还是跑腿保险，我这把老骨头还想活几天呢！”

说罢转身，沿着沙滩，当先向东走去。

宫紫云想笑不敢笑，展伟明对和尚那身油臭衣服，实在不敢恭维，凌壮志见乌骓不依，自觉也没办法让黑马温驯。

于是三人只得拉马急急跟在和尚身后。

邈邈和尚，拖着破草鞋前进，身形摇摇摆摆，看来喝得有些醉薰薰了，前进中，蓦然发现凌壮志三人没有骑马，不由停止转身，不解的问：“你们为什么不骑马？”

凌壮志立即恭声说：“老前辈地下步行，晚辈等怎好骑马？”

邈邈和尚一听，脸色蓦然一沉，立即满不高兴的说：“怎么，你们不相信我和尚的脚力能胜过你们的马匹？”

凌壮志顿时慌了，但又苦于无法解释。

展伟明对事情很少细加思索，立即在旁插言说：“不是不相信你和尚前辈的脚力，而是我们这位老妹子已身怀六甲，不能骑马，否则何必又走水路？”

说着，依然举起蒲扇般的大手，指了指宫紫云。

邈邈和尚一听，两只怪眼也才不知不觉的瞄了一眼宫紫云的小腹。

他这一看，原来不甚介意，宫紫云娇脸立时通红，急忙垂下螭目。

展伟明见宫紫云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似是希望和和尚不要再看，因而大嘴一咧，笑着说：“老前辈，别看了，现在还不出来，要真能看出来，那还了得？”

他不说还好，如此一解释，一向大小不分，游戏风尘的怪杰邈邈和尚，也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了，怪眼一眨，感慨的摇摇头，漫声说：“我看，还是我先到大黄庄渡口等你们吧！”

说罢转身，直向东奔去，摇头幌肩，似是酒醉，一双破草鞋，踏在沙滩下，“踢答”有声，身形之快，捷逾飘风，眨眼之间，已至数十丈外。

宫紫云原来羞的有些不好意思，这时看了邈邈和尚的滑稽像，竟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

凌壮志见爱妻笑了，心情顿时一畅，即对展伟明笑着说：“展世兄，老前辈为了便于我们乘马，他已先走了，我们就上马吧！”

展伟明这时也不禁煞有介事的望着和尚的背影，无可奈何的摇摇头。

宫紫云看了展伟明那副乌鸦落在猪身上，不知道自己黑的神态，再也忍不住“格格”像银铃般的笑了。

于是三人在欢笑愉快的气氛中，飞身上马，沿着沙滩向前追去。

举目再看，和尚的背影，已变成了一个黑点了。

三人策马前进，想到这次雇船，偶一疏忽，险些铸成大错，这时想来，三人心中仍有余悸，假设邈邈和尚不及时赶至，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

轻驰十数里，前面河边上已出现无数桅影，向内陆的高岗上，建有一片约有数百栋的房屋。

三人知道那便是大黄庄渡口了，因而将车速略微加快了些。

到达渡口时已近正午，正是渡客稀少的时候，河边除了一些渔夫船伙，只有极少数的商旅行人。

一名朴实忠厚的店伙，早在河边上等候，一见三人，愁苦脸上，立即有了笑容，急忙一躬身，笑着说：“果然有三位客人，爷，请随小的来，一位‘活佛’早在船上开始喝酒了。”

说着，当先向一艘三桅大船前跑去。

凌壮志三人会心一笑，知道是邈邈和尚早已雇好了船。

来至船前，没有船主欢迎，看来都是些忠厚朴实的船伙等在下面，三人将马交给船伙，走搭板登上船舷。

三人游目一看，只见船面清洁无比，一色橙黄，刷洗得光可鉴人，阵阵浓重的桐油气息，扑面迎鼻。

一个四十余岁的中年人，一身船伙装束，谦恭的立在船上，向着凌壮志三人一拱揖，仅诚朴含笑说了个请。

凌壮志、展伟明，也同时还了一礼。

暮闻舱房内传来邈邈和尚的声音说：“船老大，你道我和尚是疯子跑上船来想白吃你不是？哼！哼！你老大看，可是有三位身缠万贯的贵宾？”

中年船家一听，赶快转身向着舱内作揖，同时感激的说：“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凌壮志三人，举目向舱内一看，只见邈邈和尚正坐在桌后喝酒，虽有满桌热气腾腾的菜肴，但他却未动筷。

邈邈和尚一见凌壮志三人走进舱口，依然倚老卖老的坐在上位不动，但，怪眼一翻，嘴里却嚷着说：“小子们快些吧，我和尚早等得不耐烦了。”

凌壮志三人，一面入座，一面恭声说：“老前辈饿，尽可先吃，何必等晚辈三人。”

邈邈和尚，哼了一声，风趣的说：“哼，我和尚虽然好吃，但也不能不留个后路，万一你们不来，我和尚也好开溜，不能真的落个白吃。”

话声甫落，凌壮志三人再也忍不住笑了，即是立在舱外的船老大也忍不住笑。

邈邈和尚迫不及待的吃了一块肉，即对凌壮志问：“你们要去什么码头？”

凌壮志恭声说：“先将展世兄送至对岸，然后去东京汴梁开封府。”

邈邈和尚满意的一颌首，沉声道：“正合我和尚的意，我也急着过河。”

说着，怪眼一翻，望着船老大问：“你听清楚了没有？”

中年船主立即恭声应是，一躬腰，身离去，大声吆喝开船。

凌壮志一看和尚连干了几大杯，立即恭声问：“不知老前辈怎知晚辈就在那艘船上？”

邈邈和尚怪眼一翻哼轻一声，似乎有些生气地说：“你小子是当今天下的大名人，又是小侠，又是小魔头，你们在渡口过，不知惹动了多少眼睛，我老人家怎么能入眼不知？何况我还正找你小子？”

凌壮志俊面一红，不由喃喃的恭声问：“不知老前辈找晚辈何事？”

如此一问，宫紫云自是要注意听，就是一直低头猛吃猛喝的展伟明，也不由放下筷子，抬起了头。

邈邈和尚，又哼了一声，沉声问：“我干女秦香苓，你小子可认的？”

凌壮志心头一震，惶急的点了点头，他目不转睛的望着邈邈和尚，他不敢转首去看宫紫云的表情。

邈邈和尚摇幌着光头，慢条斯理的问：“她现在怎样了？你小子可知道？”

凌壮志听得有些心惊肉跳，不由惶急的摇头，恭声说：“晚辈不知。”

邈邈和尚突然坐直身体，大声说：“她现在被玉山少山主薛鹏辉掳至玉山总寨监禁起来了，你还在迷糊。”

凌壮志听得心头猛然一震，不由惊“噢”一声，顿时楞了。

宫紫云也不禁芳心一惊，知道凌壮志的麻烦又来了，但，憨直的展伟明，却听得有些莫名其妙。

邈邈和尚见凌壮志发呆不语，不由怒声追问了一句：“你小子打算怎么样？”

凌壮志秀眉一蹙，为难的迟疑说：“他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未婚夫妻，晚辈怎好出面干预？”

邈邈和尚一听，顿时大怒，怪眼一翻，怒声说：“什么？乱子是由你小子一手搞出来的，你不管谁管？”

凌壮志焦急的分辩说：“晚辈当时只是一时好奇，是以随苓姑娘进入古阵……”

邈邈和尚怒哼一声，忿然说：“可是薛鹏辉那小子，硬说你和菩儿两人在地上相拥亲吻。”

凌壮志当着爱妻的面，只急得俊面通红，秀眉一轩，立即怒声道：“真是岂有此理……”

邈邈和尚一听，立即怒声问：“小子，你发谁的脾气？”

凌壮志真是满腹委屈无处诉，只得强忍心中怒火，和声分辨说：“请老前辈不要误会，晚辈是气薛鹏辉颠倒是非，捏造事实。”

邈邈和尚找凌壮志的目的，就是要凌壮志去救秦香苓，这时一听，立即逼了一句，沉声说：“那小子捏造事实，你小子找他论理嘛！”

宫紫云想到凌弟弟要事正多，又要探查叶小娟母女的下落，又要找杀父仇人“乌鹤”，摆在面前的难题，是要去救展伟凤，还有死在古墓中的万绿萍，今后行走江湖，还要时时提防有人企图攫取秘笈……”

她想以这一连串的问题，觉得凌弟弟那里还有时间去管秦香苓的闲事，因而急忙插言说：“老前辈，这件事凌弟弟不能涉足其间……”

邈邈和尚，怪眼一瞪，正待怒声发问，但想到宫紫云是女孩子，又是凌壮志的妻子，因而面色一齐，和声问：“何以见得？”

宫紫云继续恭声说：“如果凌弟弟前去，这件事反而弄假成真，愈加愈

影响他们夫妻间的情谊。”

邈邈和尚怒哼一声道：“人都禁起来了，还谈什么夫妻情谊？”

凌壮志心中灵智一动，立即恭声说：“老前辈和跛足道老前辈，两人可一并前去兴师问罪，一个是救爱徒，一个是救义女，薛家父子决不敢说老前辈两人师出无名！”

邈邈和尚的油泥脸上，似乎泛起一阵微红，举起乌黑干瘦的油手，一连挥了几挥，沉声说：“告诉你小子，这条路我和跛足早走过了，行不通，你别看玉山方圆有数十里，但山势却崎险无比，加上玉山山主‘乱飞镖’薛雄虎多年经营，把一座玉山整建得不亚于人人视如畏途的阎罗殿。”

说此一顿，怪眼一扫凌壮志、展伟明和宫紫云三人，继续沉声道：“山上悬崖绝壁，怪古丛生，处处机关，步步可死，高有滚雷木石，地有暗网陷阱，不是我和尚长他人的威风，要想进入玉山总寨，真可比似飞鸟难渡。”

宫紫云黛眉一蹙，不解的插言问：“听老前辈的口气，你不是和跛足道老前辈去过了吗？”

邈邈和尚立即正色说：“是呀，我和跛足暗探几次都险些丢了老命。”

宫紫云灵机一动，立即凛然正色说：“以两位老前辈如此高绝的武功，尚且险些丢命，凌弟弟一人前去，岂不是前去送死吗？”

邈邈和尚听得一愣，急忙仰脸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心说，好个鬼精灵的丫头，我和尚险些栽在你手里。

这阵大笑，不但掩饰他和尚的窘态，也让他藉大笑的时间，想好了说词，于是，敛笑沉声说：“我和跛脚见暗踩不成，只得公然拜山，‘乱飞镖’薛雄虎和他的儿子少山主薛鹏辉，自是摆队亲迎，经过交涉，结果受了一顿肮脏气。”

凌壮志见邈邈和尚把玉山总寨说成上有天罗，下有地网，心中已有些生气，这时一听，不由沉声问：“不知两位老前辈受了顿什么气？”

邈邈和尚看了一眼凌壮志逐渐露煞气的俊面，忿声说：“薛雄虎说，秦天举将女儿配给他儿子了，秦香苓便已是他们薛家的媳妇，她在外面败坏家风，做出无耻之事，他薛家就有权将秦香苓捉回囚禁。”

说此一顿，注定凌壮志的俊面，特别将声调放低拉长，沉痛的说：“小子，薛雄虎说，他要儿子，每日三次拷打秦香苓，直到你小子救她为止，嘿嘿，薛雄虎还说，凌壮志那小子，就是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你不去玉山便罢，如加胆敢前去，定要你小子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

凌壮志明知道邈邈和尚说的并不尽实，但一想到薛鹏辉在外恣意毁谤他的名誉，他就忍不住怒火如炽，因而秀眉一轩，沉声道：“老前辈请放心，晚辈定要前去向他薛家父子评理。”

邈邈和尚立即赞声说：“好，有声气，这才符合你的名字，叫壮志，不过我和跛脚，早为你预备好了一口大箱子。”

凌壮志已经有气，因而忍不住沉声问：“什么意思？”

邈邈和尚立即正色说：“我和跛脚深怕你进不去玉山总寨，决定将你藏在大箱内，就说是苓儿替换的衣物……”

凌壮志所一听，顿时大怒，明知是和尚的激将计，但他已再无法忍受，因而剑眉一轩，星目闪辉，忿然怒声说：“老前辈不必再说了，他玉山总寨就是剑林刀山鬼门关，我也要将他夷为平地，何况晚辈本来就为地方除害之意。”

邈邈和尚一见心计得逞，暴声喝好，猛然一捶桌面，说“好，我们谈别的。”

说罢，伸手撕了一条鸡腿。

宫云知道爱夫已经动怒，因而也不便再说什么，但她一直怀疑，以秦天举那等富豪之家，为何要把娇美如玉的女儿嫁给一个绿林大盗的儿子为妻，何况秦香苓还是武林怪杰“跛足道人”的徒弟。

因而他一俟和尚吃完了手中鸡腿，立即不解的问：“老前辈，以秦姑娘出身清白世家……”

邈邈和尚似乎早已看透宫紫云的心事，急忙一摇油手，赶紧瞪眼咽下口里的鸡肉，接着摇摇头，无可奈何的说：“说起来这都是知恩图报的俗节害人，秦老员外夫妇去年远游，中途遇到一伙强人，险些丢了老命，多亏玉山少山主薛鹏辉相救，所以才安然返回太平镇，为了报达那小子的救命大恩，决心将自己唯一的爱女秦香苓相许。

其实，薛雄虎并不算是真正的山大王，而是以玉山桃林谷为基地建立山庄，后来以防止歹人生事为藉口，占据天险，增建机关，逐渐形成今日的玉山总寨。

由于需人众多，财力消耗，再加之人多混杂，日子一久，便成了向过往客商强讨过路银子的卑鄙强盗。”

宫紫云黛眉一蹙，不由插言说：“要杀秦老员外夫妇的那伙强盗，谁敢保证不是薛鹏辉的人所为。”

邈邈和尚猛一点头，极为同意的说：“是呀，跛脚的当时也曾如此说过，只是秦老人非常喜欢薛鹏辉，加之秦老员外又不知绿林中的罪恶，也就颌首应允了。”

就此一顿，慨然一叹，立即又挥挥手，显得不耐烦的说：“好啦，不谈这些啦，江湖上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说也说不完，谈也谈不清，我们还是谈别的吧！”

邈邈和尚见多识广，有的是奇闻怪谈，加上他生相滑稽，吃像可笑，不一会，便将沉闷的气氛，改变成愉快的场面。

二更时分，风浪渐大，船身颠簸的厉害，除了宫紫云有些感到不适外，凌壮志、展伟明和邈邈和尚，俱都神色自若，谈笑风生。

蓦然，一阵清脆的小铜钟声，径由舱外传来，接着，船首、船尾，响起一片杂乱的脚步声和吆喝声。

凌壮志、宫紫云，知道已到达对岸，正在靠向码头，不禁依别的看了一眼邈邈和尚与展伟明。

邈邈和尚，仰首喝尽了前面杯中茶，哈哈一笑，说：“我和尚性急，要先走一步了。”

说罢，起身离座，当先向舱外走去。

凌壮志三人，急忙跟在和尚身后。

来至船面上，风强浪急，远处一片漆黑，南岸沙滩上，一大片黑影幢幢的房屋，仅靠近河边的几家客店门口，尚亮着一两盏防风灯，正随着夜风左右摆动，沙滩上，一片冷消。

这时，船距码头，已不足五丈了，船老大见凌壮志等人走出舱外，立即含笑迎了过来，同时举手一指岸上屋影说：“这是青龙渡口，上岸的客官可以由此下船了。”

邈邈和尚，哈哈一笑，说：“小子们再见，我和尚要先走一步了。”

话声甫落，身形已起，宛如一只巨大蝙蝠，直向岸上飞去。

四丈距离，在邈邈和尚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位怪老偏偏要演一手武林绝技“云中筋斗”。

就在他身形到达岸边，即将下降的同时，一声低喝，两臂疾挥，一连几个筋斗，身形再升两丈，继而飘然落在岸上。

凌壮志、展伟明十分赞服，不由脱口喝了一个烈采。

邈邈和尚飘落地上，愉快的哈哈一笑，朗声说：“雕虫小技，只当游戏，小子们何必喝好。”转身如飞驰去——凌壮志，宫紫云和展伟明，三人同时恭声高呼：“老前辈珍重，再见了！”

话声甫落，邈邈和尚的身影，已消失在岸上远处的黑暗中，同时，传来一声爽朗豪放的哈哈大笑。

这时，船已靠岸，底舱的门已经开了，展伟明告诉船老大将红马接上岸去。

凌壮志想起禁闭在齐云山大佛寺的展伟凤，心情顿时一阵黯然，于是面向展伟明宽慰的说：“展世兄可先至齐云山大佛寺羁绊住‘琼瑶子’前辈，务必阻止她将凤姑娘押回天山去，小弟将娟师姊送到金陵，立即星夜赶去。”

展伟明黯然神伤地说：“我想先回石门镇，请赵家老妹子黄飞燕和我一同前去，她比我聪明，处事比我说话好听，也许能说动琼瑶子的心。”

凌壮志立即颌首赞声道：“赵夫人能去最好，以她的面子，也许能将凤姑娘留住。”

说话之间，船伙已将红马拉上沙滩。

展伟明立即愁眉苦脸的说：“小妹夫，老妹子，祝你们一路顺风，我大明要走了。”

凌壮志、宫紫云，也黯然颌首说：“会期不远，来日正多，祝你一路福星。”

展伟明黯然沉声应了声是，飞身纵上码头，认登上马，呼了声“珍重”，拨转马头，直向镇上驰去。

凌壮志、宫紫云静静地立在船头，直到展伟明的马影消失在青龙镇口，才回身走进舱内。

邈邈和尚与展伟明一走，舱内气氛顿时显得孤寂，但，也给了凌壮志向爱妻宫紫云体贴的机会。

两人进入舱室，里面布置得非常简朴，除了一床一几和一个方凳外，再也没有什么了，床上铺着洁白的厚褥，叠着整洁的棉被，令人看了舒服。

凌壮志将宫紫云揽入怀里，体贴关切的问：“今天觉得累吗？”

宫紫云温顺的依在凌壮志的怀里，深切的望着凌弟弟，妩媚的一笑，幸福的摇了摇头，柔声说：“没什么，坐几天船，也许会好起来。”

凌壮志心中平静不少，同时也升起一丝蜜意，两臂将宫紫云搂的更紧了，他每独自伴着娇妻的时候，他的心总是感到无比幸福。

但，在他幸福的后面，心灵深处，却隐藏着无限的感伤，那就是对万绿萍、展伟凤、秦香苓和叶小娟等人感到歉疚。

船，在强劲的夜风中，滚滚的河面上，顺流东下，整个大船上，除了风吹桅杆，不时发出吱吱的响声外，一切都是寂静的。

凌壮志拥着如仙姬的爱妻假睡，他的脑际仍恍惚飘荡着四个丽姿不同的

少女影子……

他第一个想到的万绿萍，他是，她已经死了。他没想到这位娇憨秀丽的小姑娘，如此痴情，为他而死。

他目前最感焦急的是尽快找到“穷书生”，问出万绿萍的尸首存放处，因为，时日一久，娇躯已腐，虽有“冰果琼浆”，也无济无事。

他知道，灵丹妙药虽有起死回之效，但人真正死尸已凉，断了气息，同样的毫无用处。

但是，他明知无效，也要尽心一试，他要用火热的赤阳神功，将万绿萍的死尸暖热，用丹田凝聚的真气吹动万绿萍的呼吸，再将将有起死回生功能的“冰果琼浆”，放进万绿萍的樱口里……

凌壮志想到此处，心中暗自一叹，这种想法，不啻大海捞针，白日梦话，但是，不如此，无法减轻他心灵深处的歉疚和痛苦。

第二个清丽娴静，洁如百合的叶小娟，现在，已经知道她是张师母的女儿，至于她是否是恩师的新骨肉，已无计较的必要，而就那夜天山峰解衣察证胸前暗记的事来说，至少已得到张师母的谅解，叶小娟的将来，两位师母自会安排。

但是，现在他已被歹人掠去作了人质，是否不为歹人羞辱，毫无一丝把握，也可能因抗拒歹人的阴谋，而丧失了生命。

继而一想，假设没有自己急于要揭开恩师身世之迷，她们母女，也不会因歹人企图攫取秘笈而将她们母女掠去。

第三个小女，是美艳英丽的展伟凤，她为怕失去自己，而甘冒武林禁忌，将受业恩师仗以成名的“寒玉宝扇”相寄。

目前，她已被监禁在齐云山大佛寺，假如自己不在卧虎庄院晚宴上展露玉扇，在天都峰不用玉扇杀人，也许这件事不会为天山五子知悉。

如今，琼瑶子又含忿离去，是否匆匆将展伟凤押回天山金霞宫，听候她掌门师兄的处分，尚难预卜！

假设被押回天山金霞宫，后果实堪忧虑，展伟凤也许被收回一身高绝武功，逐出天山之门，也许以最严厉的派规治罪，囚禁终身，直至老死。

心念至此，凌壮志暗暗决定，果真如此，就是把天山派闹个天翻地覆，也要为展伟凤争回自由之身。

第四个少女，也是令他最难堪，最痛悔的一个少女。

秦香苓，活泼任性，娇美动人，没想到为了让自己见识一番石阵的奥秘，而铸成遗憾终身的大错。

如今，被薛鹏辉掠上玉山，囚禁总寨，每日鞭打三次那样如花似玉的少女，何堪如此惨烈的刑苔，这些天来，也许也被活活打死。

心念至此，胸间顿时充满了怒气，想到薛鹏辉散播恶言，以秦香苓为诱饵自己前去，愈如怒火高炽。

他暗暗发誓，秦香苓如果是受些铁窗之苦，他宁愿忍辱受气，向薛家父子赔罪，请秦香苓与薛鹏辉完成夫妻大礼。

假设，秦香苓已被打得骨瘦伶仃，甚或奄奄一息，他们薛家父子的玉山基业，也将从此结束，他决心将这座倚仗天险建成的玉山总寨，夷为瓦砾。

凌壮志，思前想后，无法入睡，他的一颗心，就像行在滚滚黄水上的一艘大船，起伏不定……

他深深觉得，这四个少女，无一不是为了他，无一不是因他而受苦受

难……

蓦然，他心头一凛，不由暗自惊呼，莫非自己果是一个煞星？小魔头？不吉利的人？不然，为什么与自己接触的几个少女，都遭了劫难？

念及于此，掌心中不禁惊出一丝冷汗，他不自由主的睁开眼睛看看偎在怀中的娇妻宫紫云，他暗暗祈祷，让天神降福给这位苦命的姊姊，不要再加她身上任何恶运。

他发现爱妻安祥的闭着凤目，长而黑的睫毛，愈显得动人，美丽灵巧的琼鼻，发着均匀的呼吸，鲜红的樱唇，挂着甜甜的微笑，微蹙的黛眉，似嗔似怨的笼罩着一丝忧郁，似是正梦到令她又气又喜的趣事。

但，他却不知宫紫云也正在思绪不宁，难以入睡。

她偎在爱夫凌弟弟的怀里，有时会感到肚子里的小东西会不时蠕动，这令她又忧又喜，又恐惧。

想到小东西的可爱，令她忍不住要笑，想到生产时的痛苦，又令她感到惶恐，想到回到金陵，家中仅有一个老仆，又使她感到忧虑。

她怕孤独，但她又不愿阻止爱夫前去了结必须他前去才能了结的事，她原本是个具有高绝武功的少女，今日，已是将要生孩子的母亲。

她自觉变得平凡了，已经没有少女时那样好动争胜之心，现在她只想着将来如何妥善照顾自己的孩子。

她自信是个占有欲极强，而且善妒的少女，可是如今有了小东西，她把一切都看淡了。

现在，她唯一担心的是煞气颇重的凌弟弟，她不希望他再在江湖上去动，她希望小夫妻暂时在金陵故居住下来，然后同时返回恒山凌霄庵，伴着看破红尘的母亲“飞花女侠”永远厮守在一起。

但是，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需要凌弟弟去办的事太多了。

她不是不想和凌弟弟一同出生入死，但是有了上次震动胎气的教训，她怕了，再不敢和人交手，妄动真气。

尤其，今后腹部一天比一天大，行动一天比一天笨，如勉强同去，遇有艰险，反而成了凌弟弟脱身应变的累赘。

她对今生能否独自占有凌弟弟，已经毫无信心，因为有许多事是她意想不到的，她自觉人不能抗拒命运，因而她也愿意一切听天由命了。

……

船，顺流而下，快如奔马，是以，不几天，便到了开封以北的大公渡口。

这时，天色刚刚入暮，渡口沙滩上，集满了货物和车马行人，人声嘈杂，车响马嘶，乱成一片。

凌壮志为了避人耳目，即命船老大将船停泊在距离渡口数十丈外的河湾处，决定天黑后，再下船上岸。

宫紫云经过几天来的充分休息和运动，以及凌弟弟的体贴照顾，身心俱极畅快，一切恢复如前，已毫无一丝倦意。

两人立在舱内窗前，暗察岸上和渡口的情势，看看是否有可疑的人物。

细察良久，发现人群中，极少有武林人物，即或有，也是一些因事过往的一般豪客，以及押镖的武师和趟子手。

两人看罢，安心不少，小夫妻俩不是怕事，而是目前不愿惹事。

宫紫云转首对揽着细腰的凌弟弟，妩媚的一笑，愉快的说：“我们改走这段水路，也许将那些企图获取秘笈的歹人摆脱了。”

凌壮志赞同的颌首微笑，说：“他们的目标都集中在孟津，虽然也知道我们上了船，但无法断定我们在何地上岸，待等他们听到消息，我们已绕过了开封，到了许通。”

两人相对一笑，正待转身离去，蓦见渡口人群中，一匹红白杂花大马正向着这面轻步驰来。

花马上坐着一个柳眉杏眼，背插长剑，一身花衣的少女，她正神色焦急的微蹙柳眉，用炯炯闪光的大眼睛，搜寻着停在河边的几艘大客船。

凌壮志、宫紫云，两人一见花衣少女，几乎是同时惊呼：“啊，那不是秦香苓的侍女唤春吗？”

宫紫云又转首望着凌壮志惊异的问：“她怎的会在这里？”

凌壮志看到唤春，顿时如见故人，恨不得飞身纵至船面，向她高声招呼，问问秦香苓的近况！

但是当着宫紫云的面，他不敢造次，只得强抑心中的激动，迟疑的说：“恐怕是寻人吧！”

果然，只见唤春将马停在十数丈外的一艘三桅大船前正和含笑，向着船上的一个船伙问话。

宫紫云看得心中一动，不由急声说：“恐怕是找我们吧！”

凌壮志虽有此想法，但他仍摇了摇头，迟凝的说：“不可能，她怎会知道我们在此地。”

宫紫云由凌弟弟的秀眉颤动，已看出他强自抑压的心意，因而嗔声说：“即使不是找我们，你也该去打个招呼，向她问问苓姑娘当初被掠去的经过情形，这对你将来前去玉山评理，不无益处。”

说话之间，十数丈外的唤春，已满面失望神色的催马向这边走来，显然，那艘船上没有她要找的人。

凌壮志一见，只得颌首的说：“好吧，我去问问她找谁。”

说罢，急急走出舱外，走到船舷，立即向着正在沿河走来的唤春一招手，同时凝气低声问：“唤春，你找谁。”

正转首寻找着河边许多大船的唤春，闻声急忙望来，举目一见船上的凌壮志，忍不住惊喜欲狂，脱口娇呼：“凌相公！”

娇呼声中，急挥纤手，小恋靴一扣马腹，花马如飞驰来。

待花马奔至船前，唤春俏丽的粉面上，已挂满了泪水。

凌壮志一见，心中也涌起一丝酸意，不由亲切的急声说：“快些上来说话。”

说罢，转首望着船面上的几个船伙，吩咐说：“快将这位姑娘的花马接进船上来。”

其中两个船伙，恭声应是，匆匆跑下底船去。

这时，船舷上人影一闪，满面泪痕的唤春已飞身纵上船面，立即叩首下拜，同时恭声的说：“小婢唤春叩见相公。”

凌壮志心中虽然难过，但俊面上仍挂着一丝不自然的微笑，于是，微一俯身，做了一个扶起手势，同时和声说：“唤春快起来。”

唤春叩罢头，应声立起来，举目看到立在舱门的宫紫云，又急上数步，叩首下拜，同时恭声说：“小婢唤春叩见夫人。”

宫紫云虽然听得有些迷惑，不知唤春怎的知道她已和凌弟弟结了婚，但仍谦和的含笑说：“快请起来，进舱进话。”

说着，亲手将唤春由舱面上扶起来。

俏丫头唤春又叩了个头，应声立身起来，恭谨的跟在凌壮志和宫紫云的身后走进舱门。

凌壮志和宫紫云，让唤春坐下答话，同时不解的问：“唤春你是怎的知道我们乘船前来开封？”

唤春立即欠身回答说：“小婢在汜水明境遇到了‘巡邈和尚’老前辈，是他老家人告诉小婢来此会见相公和夫人。”

凌壮志和宫紫云，这时才知道唤春找来的原因，同时，也知道了她为何唤宫紫云夫人了。

唤春继续说：“小婢知道水路行船虽慢，但却是日夜兼程，因为小婢也星夜赶路，昨天正午时分便赶到此地了。”

凌壮志仍没忘记江南闻风北来的高手，因而，关切的问：“汜水那里可有江南各派的高手？”

唤春立即连连颌首，正色急声道：“有有，很多，大都听说相公和夫人要在孟县附近渡河而去的。”

宫紫云插言问：“你来开封的沿途，可曾发现有人讨论相公来开封的消息？”

唤春立即摇摇头说：“没有，孟津汜水那面聚集的江南高手，多知相公掌毁大河教主小女的坐船后，即随邈邈和尚老人家沿河东去，是否渡河去了别处，俱都不知。”

宫紫云笑一笑，继续问：“你去汜水的原因，可是也要去找我们？”

唤春恭声应是，说：“是的，小婢听江南盛传相公已去了恒山，是以才去汜水，但达到黄河渡口，所有船只均被大河的教徒控制了。”

宫紫云依然含笑问：“你去恒山找凌相公，可是为了你家小姐被玉山少山主薛鹏辉掠去的事？”

如此一问，唤春杏目中的泪水，顿时滚了下来，立即颌首戚声说：“是的！这两三个月来，不知小姐怎么样了。”

宫紫云继续问：“你是否将你家小姐那天被掠走的经过说出来？”

俏丫头唤春，举袖一拭眼泪，又望了一眼神色凝重，一直沉默不住的凌壮志，含着泪说：“那天傍晚，在马鞍山西麓与相公夫人分手后，第三天即被玉山少山主薛鹏辉追上了，当时薛鹏辉态度非常和气，自认这是误会，他承认错在他自己，并愿自动解除婚聘，永不再谈亲事。”

小姐一听，非常感激，不管如何，他总是父母的救命恩人，小姐愿以长兄待他，并愿将秦家的财产，悉数相赠。

少山主薛鹏辉听了，也极高兴，即邀小姐至一客店独院酌饮，小姐和小婢均未疑他另有诡谋，及至客店独院，薛鹏辉一声不吭，暗中下手，点了小姐的“黑憩穴”，同时，有十数个劲装大汉，由左右厢房中涌出来。

小婢心知中计，立即拔剑向薛鹏辉刺去，后来终因内力不济，一百招后，长剑突被薛鹏辉击飞脱手。”

宫紫云听唤春说她与薛鹏辉交手，竟达一百招以上，知她终日侍小姐练武，多少也得到跛足道人的指点，是以才有如此成就。

同时，对唤春这种拼死救主的精神，颇为赞许，因而赞声说：“你能舍生救生，将来你家小姐知道了，必然另眼看你。”

唤春流着流泪，惭愧的说：“当时，小婢确有拼死之心，小婢也自知必

死，岂知，薛鹏辉停身横剑，顺手丢下五十两银子，同时厉声命令小婢去找凌相公前去玉山决斗，否则，他将每日三次拷打小姐，凌相公一日不去，一日不休。”

凌壮志坐在首位大椅上，虽然沉默不语，但他的内心却已怒火高炽，恨不得即日前去玉山会斗薛鹏辉。

当然，他知道薛鹏辉将利用机关天险来陷害自己，以他那点有限的功力，根本不堪一击。

宫紫云亲切的望着唤春，微颌臻首，表示对她说的话已经完全领会，同时，宽慰的说：“薛鹏辉约斗凌相公的事，邈邈和尚老前辈，已经说过了，凌相公已决心前去应约。”

唤春感激的看了凌壮志一眼，即向宫紫云恭谨的应了声是。

宫紫云见已无话可说，立即关切的问：“现在你准备去什么地方。”

唤春一听，眼圈又红了，戚然回答说：“目前小婢已无容身之处，玉山薛家不要，太平镇秦家，小婢已不敢回去了，和尚老人家说夫人已怀有身孕，特命小婢赶来侍候夫人。”

凌壮志正感无人侍候娇妻，家中虽有老仆凌富，但总觉有些不便，正待颌首应好，但看到宫紫云微整的眉头，把刚要出口的话，又咽了回去。

别有居心的俏丫头唤春，黑白分明的大眼珠一转，立即恭声说：“居然夫人有所疑难，小婢就和凌相公一同前去玉山，中途也好侍候凌相公的起居饮食。

宫紫云一听，芳心大感紧张，心说，那还得了？闹不好又是一桩麻烦事，想不到这精灵丫头居然也想往这个小圈子里挤。

她虽然心里着慌，但表面上依然沉静不露，于是黛眉一展，高雅的淡淡一笑，谦和的说：“你有意在我身边，自是十分欢迎，只是这样令你太委屈了。”

唤春虽然也暗中单恋凌壮志，决心迟早达到目的，但她却不急于一时，只要进入凌壮志的生活圈子，不怕这位多情的相公不对她垂青。

这时听宫紫云如此谦逊，立即起身恭声说：“承蒙夫人收留，小婢万分感激，今后当忠诚侍候夫人，以报收留大恩，并请夫人时加教诲。”

宫紫云怕唤春别有用心，因而不敢对她过于谦逊，仅仅含笑说：“只要你听话，肯上进，我自是不会亏待你，待等你家小姐出险后，你再侍候你家小姐。”

唤春自是不敢说忘本的话，立即恭谨的连声应是。

宫紫云见爱夫凌弟弟一直不语，不由含笑问：“你看我这样安排可好？”

凌壮志急忙含笑说：“姊姊安排，十分恰当。”

宫紫云一听，不由含嗔睨了凌壮志一眼，莞尔笑了。

俏丫头唤春看在眼里，知道凌相公有些惧怕这位夫人，她觉得将来要想如愿，必须先获得这位首席夫人的信任、欢心。

这时，天色已经暗下来，船伙特别送来一桌丰盛的晚餐，停泊在码头上，不但有鸡有肉，且有海鲜。

三人同桌共餐，自是俏丫头唤春满酒。

凌壮志发现唤春执壶的右手嫩细纤长，白似春葱，看来一些不像个侍女的手，但他当着国色天香般的娇妻面前，多一眼也不敢看。

饭后，天色已黑，河边已燃起点点灯火，但渡口处仍极喧哗，不时停泊

着新到的货船。

凌壮志结算了船帐，特别给了一份丰厚的赏钱，船老大以下船伙，俱都笑逐颜开，欢声称谢。

三人登岸上马，直向大公镇走去。

乌鸦，青鬃，一连在底舱待了几天，乍然上岸，似乎仍有些头晕目眩。

大公镇上，车马阻塞，行人拥挤，酒楼客栈，均告客满，像其它渡口一样的喧闹紊乱。

出了镇口，策马南行，只见开封城的方向，一片灯光，直冲半天，开封的繁华，由此可见。

为了避人耳目，凌壮志决定绕过开封，直奔陈留，有了去恒山的经验，仍以黎明宿店，入暮起程为上策。

宫紫云有了俏丫头唤春服侍，途中感到极为安适，松闲，以前虽有凌壮志关切，体贴，但有许多事情是凌弟弟作不来的。她在卧虎山庄时，侍女环立，对春丫头的使唤，自是已成习惯，而凌壮志对俏丫头每晨为他系儒巾，梳发髻，并为他穿长衫，却感到有些不太自然。

尤其，俏丫头为他梳发时，纤纤细指，总不免要碰触到他的颈耳，俊面，加之俏丫头为他系钮扣，佩银剑，事后总要再细看一番，这令他感到非常不安。

时日一久，也就渐成习惯，但，俏丫头唤春的影子，也在不知不觉间，暗暗隐进他的心田。

三人三马星夜赶路，沿途顺利，果然毫无事件发生，动乱的江湖，似是失去了凌壮志的踪迹，令人感到迷惑。

聚集在孟津、汜水一带的高手，不少人自觉无望抢得秘笈而南返，但也有不少人沿着黄河东，暗中探听消息。

这天人夜时分，深蓝的东天，早已升起一轮皓月，整个大地上，朦朦的罩上一层银辉。

金陵城的西关大街上，行人熙攘，灯火辉煌，光明如同白昼，酒楼茶肆，笙哥弦唱，两街生意兴隆异常，一副升平气象。

金陵西关城楼上，高悬一串斗大红灯，随着徐徐夜风摇晃，照得箭垛后的守城官兵，盔甲闪辉，矛盾发亮。

凌壮志、宫紫云、以及俏丫头唤春，三人一进街口，立即拨马向北，直向西关后街走去。

后街街道较窄，多是官宦仕家的宅第，大多数的门楼下都悬有纱灯或站立着仆人，气氛十分肃静。

凌壮志三人的马蹄，轻击在青石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由于后街多是官宦仕家的宅第，出入乘马坐轿，多是衣着华丽的公子老爷或是艳丽小姐夫人。是以，凌壮志三人乘马而过，并未引起两街门楼下低声交座的仆人们注意。凌壮志已将近六年没有回家了，当他在十数里外看到金陵城楼高悬的红灯时，他的心便已开始激动。他幻想着自家的高大门楼，宽广的庭院，精小的后花园，当年父母双在时，仆妇丫环，小僮管院，如今，只剩下一个忠实的老仆凌富了。这时，他策马走在自己幼年经常出入的街道上，心情激动的不觉双目湿润，前面的景物也觉得模糊了。

前进中，凌壮志的双目一亮，举手指着靠北一座高大门楼，有些颤声说：“姊姊，那就是我们的家了。”

宫紫云深深体会到凌弟弟这时的心情，但当她听到“我们的家”的时候，心情也不禁骤然激动。

因为，她要在这里生她第一个孩子，也许，她要在这里住一辈子。

举目看去，黑漆大门，台高五级左右各有一尊石狮子，每架拴马椿前，都有一个上马登，两面院墙和其他宅第一样，刷粉的雪白发亮。

最令她注目的是，门楼下高高悬挂两盏大纱灯，纱灯上鲜明的漆着几个大小不同的红字——天心堂*凌。

三人来至门前，凌壮志当先下马，兴奋的将宫紫云的马接过来，挂在马椿上，三人登上门阶，发现门上的兽环，擦拭的精光发亮。

宫紫云黛眉一蹙，愉快的笑着说：“你们的凌富，似乎早知道你们今天要回来似的。”

凌壮志的秀目中，早已因喜极而激动的掉下了几滴泪珠来，这时一听，不由含泪笑了：“哈哈，我们的凌富，姊姊别忘了你是他的主母。”

宫紫云一听，娇面立刻染上两片红晕，同时芳心升起阵阵甜意，情不自禁的举起翠袖为凌壮志拭了拭眼泪。

凌壮志静静的让爱妻揩拭，同时笑着说：“我家是朱夫子格言奉行首，所谓‘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我们的凌富，更是力行不拙，没有人知道我们家的地址，也不曾有人通知他们我们今日回来。”

说罢举手，在发亮的兽环上，重重的拍了两个，铮铮之声，传出极远，院内也发出嗡嗡的反震声。

凌壮志扣过门，为了平抑内心的兴奋激动，特地将凌富介绍一番，说：“凌富为人忠厚老诚，今年已七十岁了，虽然不谙武功但也有六十年的内功火候，只是不会招式，不能发挥他的能力……”

话未说完，门内已传出一阵轻快的脚步声。

凌壮志即兴奋的改口说：“凌富来了……”

门内来人一听凌壮志的声音，似乎已知道了是谁，脱口一声惊喜“哎呀”，脚步急促的向前奔来。

凌壮志的心，跳动的就像门内“通通”的脚步声。

门内一阵栓响，接着大门开了，一个白发苍苍，面带忠厚的老仆人飞迎了出来，炯炯的目光，在凌壮志的脸上一扫，立即颤声低呼：“果然是少爷！”

凌壮志一见凌富，激动的伸臂将老仆抱住，同时，泪水夺眶而出，不由颤声问：“凌富你好？”

凌富流着泪，连连点头，神情恍如做梦，也忍不住用颤抖的手，慈祥的去抚摸小主人的肩头。

宫紫云见街上仍有富丽车轿经过，因而低声说：“弟弟，我们进去谈话吧！”

凌壮志顿时想起宫紫云，急忙离开凌富，含泪笑着说：“凌富，快来见过少夫人。”

说着，指了指立在身旁的宫紫云。

凌富不敢怠慢，恭谨的深深一揖，同时恭声说：“老奴凌富叩见少夫人。”说着就待下跪。

宫紫云急忙扶住老仆，含笑说：“凌富不必多礼。”

凌壮志又对俏丫头唤春说：“唤春，这是我家三代老仆凌富。”

唤春一听，急上两步，恭谨的福了一福，同时和声说：“唤春参见富伯

伯。”

老凌富立即祥和呵呵一笑，拱拱手说：“春姑娘免礼，快不要折杀我老头子了。”

凌壮志看了一眼街上，即对凌富说：“凌富，我们都到花厅上坐去。”

凌富恭声应是，说：“老奴在前头带路了。”

说着，当先向内走去。

门楼的尽头，是一道屏门，门内即是广庭，正中是座彤栏花厅，左右相连着厢房，厅内古色古香的陈设，整理的一尘不染。

宫紫云看了厅内的情形，不由暗赞这位老仆能干，看他白发苍苍，却没有一些龙钟老态，而且面色红润，精神奕奕。

凌壮志看了几明桌亮光可鉴人影的情形，大为高兴，因而忍不住赞声说：“凌富，你一人照管这座大院子，这些年也真难为你了。”

凌富受到小主人的赞誉，老心感到十分安慰，立即慈祥的呵呵一笑说：“少爷，这得多谢老爷给老奴的这个粗壮身体，这六十多年来，老奴无一日间断练习吐纳功夫，何况那位异人还赠给老奴一片灵芝……”

凌壮志秀眉一皱，立即插言问，“凌富，你说的是什么人？”老凌富听得一愣，立即正色说：“就是将少爷留在九华山学艺造就的那位蓬头破衣没有手足的异人嘛！”

凌壮志一听，顿时呆了。

宫紫云心中一阵悲痛，不由掩面痛哭，失声说：“那是我父亲！”

老凌富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瞪着一双老眼，愣愣的望着宫紫云，他完全惊呆了，但他仍不自觉的恭声说：“老奴不知那位异人是少夫人的老太爷……”

凌壮志已明白了恩师两次闭关半月之谜，因而向着凌富一挥手，吩咐说：“凌富，你先去将马拉至后院，卸下马鞍，将它们喂上……”

老凌富未待少主人说完，立即恭声说：“少爷，后宅有槽，没有草料。”

凌壮志立即胸有成竹的说：“你将马拉至后宅，然后去待上雇一个小僮，两个仆妇，两个小丫头，再叫一桌丰富的酒席，顺便买些草料来。”

老凌富恭声应是，转身退出花厅，匆匆走出扇门。

宫紫云虽已止泪，但仍凄声问：“我父亲来此，你一些不知？”凌壮志摇摇头，以猜测的口吻说：“小弟初到紫芝崖时，有一次恩师曾说他要是在后洞闭关二十日，命小弟自己练习日课，我想，那次可能就是恩师的藉口。”

说此一頓，秀眉微蹙，继续揣测说：

“在小弟下山的前两个月，恩师又在后洞闭关二十天，我想那一次，可能是下山为小弟购衣物，因为恩师坐关期满那天，后洞出来时，手里就托着小弟身上穿的这套衣服，也许就是命凌富上街购买的。”

想到上街购物，宫紫云不由看一眼厅外夜空，似有所悟地说：“现在已经起更，你怎么还令凌富上街雇人？”

凌壮志哈哈一笑说：

“金陵乃京师重地，市面特别繁荣，饭店客店通宵街门不闭，酒楼茶肆，灯火连日不熄，勾栏人家，夜夜笙歌，这时正是王孙公子们挥金买笑的好时候，莫说此时尚早，就是子夜过后，叫菜雇人，依然随呼随到。”

宫紫云确曾听人如此说过，只是那时有些不太相信，这时一听，不由含笑点了点头。

凌壮志知道凌富尚需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因而提议说：“姊姊，我们去内宅看看吧！”

宫紫云欣然颌首，立即由椅上立起来。

于是，由唤春提着纱灯在前照路，凌壮志挽着爱妻宫紫云并肩在后，并指示向左向右。

后宅仅一进，三面环楼，均是朱栏画栋，自正楼的后窗，可以看到后院花园和远处的马厩。

宫紫云一一看罢，不由感慨地说：“老凌富如果没有数十年的内功修为，以他现在的年纪，这么大的宅院，决难照顾得如此周到。

凌壮志风趣的笑着说：“今后有了你这位少主母在上督促，自然要比以前管理的更精细。”

宫紫云娇哼一声，佯怒嗔声说：“我才不会管家呢！”

说罢，三人都愉快的笑了。

就在这时，楼下院中，传来一阵脚步声。

凌壮志知道是凌富回来了，探首一看，果是凌富。

凌富一见小主人，立即仰首恭声问：“少爷，人都雇齐了，要他们进来吗？”

凌壮志正待回答，宫紫云已抢先说了：“我们下去好了！”

院中的凌富，恭声应是，转身大步走了。

凌壮志挽宫紫云，依然由唤春在前照路，直向花厅走去。

进入花厅，一个小僮，两个小丫头和两个仆妇早一字立在厅前，但最后却多了一个中年壮汉。

凌富一见凌壮志走进厅来，立即恭声说：“少爷，老奴已将应该注意的事对他们说过了。”

说着，举手指了指中年壮汉，继续说：“这是老奴擅自作主雇的马夫。”

凌壮志颌首称好，宫紫云见仆妇侍女们还不太俗，也颌首满意。

凌富一见小主人和少夫人点首，立即面向阶前的仆妇侍女们说：“厅上立着的是少爷和少夫人，快些见礼。”

仆妇侍女们，同声恭呼：“叩见少爷，少夫人。”

恭呼声中，纷纷下跪。

恰在这时，菜馆里也将酒菜送来。

晚餐席上，凌壮志和宫紫云坐上席，老仆人凌富和俏丫头唤春，左右相陪，新来的仆妇侍女，顿时活跃起来。

自此，多年冷清岑寂的大宅院，顿时活跃起来。

凌壮志将家安置就绪，至少减去了他的后顾之忧，但，更多更艰险的事，正等待着他去办理。

他在这个离别将近六年的家中，仅仅呆了一个整天，二天的傍晚，他便又要离宅他去了。

这时，乌驢马已经备好系在门外，花厅上刚刚结束为壮志饯行的晚宴。

凌壮志心事重重，但他微熏泛红的俊面上强展着笑容。

宫紫云愁罩黛眉，老凌富霜眉紧皱，俏丫头唤春，神色黯然。

一行人像众星捧月般，将凌壮志送出门来。

凌壮志走出门阶，凌富已将乌驢拉了过来。

在这一刹那，宫紫云心乱如麻，也不禁凤目湿润，不知如何再叮嘱爱夫

几句，要说的话，昨夜枕边已说过了。

凌壮志将乌骓由老仆手中接过来，立即认登上马，接着，强展微笑，挥手说声珍重，拨转马头，直向前街驰去。

乌骓已有一个多月没有放蹄狂奔了，凌壮志驰出了热闹的西关大街，乌骓宛加急雷奔电，直奔正西。

这时，夜空多云，一轮皎月，时而光明大放，时而被乌云吞噬，这似乎是象征着凌壮志，此番前去，将有一连串的凶恶惊险但也有他光明的一面！

凌壮志坐在急如奔电的乌雅宝马上，迎着夜风，在时明时暗的月光下，向前飞驰。一个接一个的村镇被抛在马后，但他仍在双手控缰，低头沉思。

他想的事太多了，千头万绪，不知由何理起，目前他无法专去找将叶小娟母女掳去的门派歹人。

因为，还有更急切的事，等着他火速去办，摆在眼前的急事是截住“琼瑶子”，将展伟凤留下来，或者是即去玉山将秦香苓搭救回来。

衡情重量，以先去齐云山大佛寺为先急，因为如让琼瑶子将展伟凤带回天山金霞宫，势必为自己带来无穷尽的麻烦。

凌壮志心念已定，停蹄日夜兼程，每当让宝马饮水食料时，他才藉饭后一段短暂时间假寐一两个时辰或盘坐调息片刻。

江湖上再度有了凌壮志去的行踪，当他们今天发现凌壮志在江宁时，第二天凌壮已到了芜湖，但不几天，凌壮志又到了徽州。

有些追踪他的高手，不由大摇其头，深感疲于奔命，大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感，令人难以捉摸。

因而，武林中爱护和敬佩凌壮志的正派高手和长者，根据他的武功，衣着和行踪赠给了一个响亮的绰号——“赤掌银衫”化云龙。

是以，未及半时，“赤掌银衫化云龙”这七个字，传遍江湖，烱炙人口，但，飞马驰骋，急速赶路的凌壮志，尚且不知。

这天——

秋阳高照，天气晴朗，凌壮志在休宁县城，落脚半日，并购买了一些应用之物，因为，过了新安河，便到了齐云山东麓。

午时刚过，凌壮志已飞马驰出宁县城的西门，遥远的正西天际，已现出一带峰峦起伏的绵绵的山影，那就是齐云山。

乌雅奔驰如飞，不足一个时辰，已到了新安城的渡口。

凌壮志拉马立在渡船上，遥望齐云山势，只见云烟蒙蒙，峦岭若隐若现，巍峨俊峰，形似孤岛巨兽，隐藏于飘渺沉浮的茫茫白云间。

最高峰顶上，一挂急泄瀑布，宛如经天而降的银虹，在晴朗的秋阳照射下，银光闪闪，蔚为奇观。

凌壮志看罢，他却设想到齐云山的景色，竟是如此壮丽。实在不亚于他习艺五年的九华山。

渡河登岸，继续前，半个时辰之后已达齐云山下。

凌壮志昂首上看，浓郁碧落，古木参天，在十数里外看到的几座高峰，这时淹役于如絮暖飘的白云中，已难看到峰顶。

只见半山两座矮峰的苍翠浓绿间，现出金光数点，凌壮志知道那就是梵宇巍峨的大佛寺。

于是，轻催马雅，沿着崎岖山路，直向大佛寺驰去。

他望着半山那片金光闪闪的巍峨梵宇，思索着见到“琼瑶子”后，如何设法将展伟凤留下来。

他断定展伟明这时早已到了，琼瑶子也许答应了这位浑猛憨直大汉的要求，已释放展伟凤转回石门。

他希望如此，这样他就可以去玉山救秦香苓……

心念间，乌雅已越过一道横岭，绕过一座矮峰，山路愈加难行。

来至一片竹林，距离大佛寺已不差二里了。就在这时，竹林深处，蓦然传来一声悠长马嘶。

乌鸦双耳一竖，昂首发出一声欢嘶回应，直向竹林深处奔去。

凌壮志心中一喜，知道展伟明果然早已到了此地，方才的马嘶，必是他的那匹“枣红马”。

心念间，竹林深处已传来一阵急骤蹄声，和不断的间歇欢嘶。

凌壮志定睛一看，只见竹林深处，一点白影，正向这面如飞驰来。

眨眼之间，已能看清马影，正是展伟凤以前骑的那匹洁白似雪的白马。

凌壮志一见，心中大喜，琼瑶子果然仍未离去，因为这匹白马，琼瑶子曾骑着渡河北上，在榆社县城以西的破庙内与他相遇。

心念间，白马已奔至近前，乌鸦也自动的停下来，两马相互吻着对方的马颈，马嘴连声低嘶状极亲热。

凌壮志飘身下马，决心展轻功上山，他将丝缰紧在鞍头上，轻拍一下乌鸦的长鬃，展开轻功直向松林之间的大佛寺驰去。

穿过重重松林，山势逐渐平坦，一道宽大石路，笔直的通向大佛寺，距离至少百丈以上。

就在此地，蓦然传来一声惊喜娇呼：“小兄弟，你怎的才来，真把姊姊急坏了！”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惊，不由急忙刹住身势，凝目一看，只见大佛寺的山门处，一个身穿淡黄衣裙，背插长剑的美艳少妇，闪烁着一对明亮眼睛正挥手如飞驰来。

正是赵永荣总镖头的遗孀，“飘萍女”黄飞燕。

凌壮志听了那声“小兄弟”秀眉不觉一皱，他曾听展伟明说，要先回石门镇请飘萍女来，但，怎的没有看到展伟明？”

心念间，飘萍女黄飞燕已距离不远，于是秀眉一展，恭谨朗声说：“小生因回金陵，故而晚来一步，夫人别来无恙？”

话声甫落，香风袭面而来，黄飞燕已立在身前。

黄飞燕听了凌壮志的话，柳眉一蹙，凝脂般的粉面上立即罩上一层嗔怒，红润的樱唇上，却挂着似怒似喜的微笑。

她用柔和闪闪的明眸先在凌壮志佩在腰间的银鞘长剑上一扫，接着娇哼了一声，嗔怨的说：“哼，岂止晚到了一步，足足晚到了两天。

凌壮志本来被她这副妩媚动人的美丽娇态看呆了，这时一听，立被惊醒，不由急声问：“夫人你说什么？”

黄飞燕看了凌壮志的痴呆像，娇艳如花的香颊上，立即飞上两片红霞，接着“噗嗤”的一笑，再度嗔声说：“我说你足足晚到了两天！”

凌壮志大惑不解的问：“夫人这话怎么说？”

“两天前凤妹妹已被押回天山去了。”

凌壮志一听，的确惊呆了，不由懊恼的大声问：“夫人为何不将琼瑶子前辈羁住？”

黄飞燕轻声一叹，无可奈何的说：“姊姊没有人家的武功高，打不过人家呀！”

凌壮志觉得这不是理由，但又不便反驳，因而焦急的问：“凤姑娘走时怎么说？”

黄飞燕柳眉一蹙，黯然摇摇头，怜惜的说：“凤妹妹终日以泪洗面，人

憔悴的快不像样子了，她日夜焦急的盼望着你来救她……”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阵惭愧，立即蹙眉插言说：“这是他的天山派……”

黄飞燕一听，立即嗔声问：“你觉得为难？不便干预人家派中的事是不是？”

凌壮志被她说中，不禁俊面一红。

黄飞燕接着沉声说：“告诉你，别那么死脑筋，武林中的事，是是非非，就是那么回事，谁的本领大，谁的武艺精，谁就有理。”

凌壮志听了她的话，不由只皱眉头，他觉得天下的女人，有很多是不太讲理的。

黄飞燕看在眼里，不由轻哼一声，嗔声问：“你觉得我有些不讲理是不是？”

凌壮志怎敢承认，急忙摇摇头，惶声道：“不，不，小生决没这个意思。”

黄飞燕见他那副惶急像，得意的几乎笑出来，但她仍绷着粉脸，沉声说：“告诉你，只要你一连出手几招，将琼瑶子逼得连连后退，她自会气得一跺脚，丢下凤妹妹，径自回转天山去。

凌壮志苦着脸说：“可是还有乐遥子，灵真子，青云子，悟玄子……”

黄飞燕柳眉一蹙，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刻毅然的说：“那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打回去。”

凌壮志听得不禁有气，不由沉声问：“以后呢？”

黄飞燕毫不迟疑的说：“以后就没事了，他们‘天山五子’打不过你，必然气忿填胸，恨恨的转回天山金霞宫大不了闭门勤练武功，准备再来雪耻复仇。”

凌壮志似乎抓住了理，立即大声说：“是呀，这样怨怨相报，无尽无休……”

黄飞燕急忙伸出青葱的纤纤玉手，在凌壮志的面前一挥，不屑的说：“哼，等他们‘五子’练成了胜过你的惊人绝学，他们也羽化升天了，你们的孩子恐怕也要生孩子了。”

凌壮志自觉无法和她争理，对于黄飞燕说的‘你们的孩子’，他自然联想到那是指的宫紫云腹中的小东西。

因而，他有意岔开话题问：“展伟明世兄哪里去了。”

黄飞燕知凌壮志心里有些不服，但也不再争执，这时见问，只得淡淡的说：“人家关心亲妹妹的安危，已飞马追去了。”

凌壮志俊面微微一红，听黄飞燕的口气，似乎埋怨他无情无义似的，因而，他静静沉思，看看如何应付目前的局势。

黄飞燕见凌壮志不语，自知把话说重了，立即柳眉一展，含笑问：“小兄弟，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否也马上追去？”

凌壮志秀眉一整，为难的说：“小生尚有许多急事待理，目前无法追到天山去。”

黄飞燕认为凌壮志有意推诿，立即有些不快的问：“你有什么急事？”

凌壮志自觉有向黄飞燕一诉苦衷的必要，于是回答：“事情很多，一时之间无法说清楚。”

说此一頓，举目看了一眼大佛寺，立即提议说：“夫人，我们到寺内找一静宅细谈吧！”

黄飞燕柳眉一蹙，立即嗔声说：“我不去大佛寺，我看到那些秃头瞪着

两支大眼盯着我，我就恶心。

说着，雪白的双颊，立即升起两片红晕，接着目光一闪，继续说：“我放马的那片竹林，也很清静，以你的功力，数十丈，还怕有人偷听。”

凌壮志这时才想起那匹白马是黄飞燕骑来的，于是一颌首说：“好吧，我们到那里谈吧。”

于是，两人展开轻功，直向放马的竹林驰去。

正在竹林内啃草的乌鸦和白马，一见它们的主人回来，立即低嘶一声，放蹄迎了过去。

凌壮志和黄飞燕，同时停下身来，各自愉快的拍了拍自己的宝马。

乌鸦似乎仍认得它的主人，一见黄飞燕，立即向她摇尾，连声低嘶。

黄飞燕也过去抚摸了一下乌鸦，接着一看林内，地上干枯的竹叶极厚，任何一处都是休息的好位子，因而笑声说：“我们就在此地谈吧！”

说着，即至鞍后取下一条大绒毯，顺手交给凌壮志，自己又去鞍囊内拿了一大包食物和一小瓶美酒来。

凌壮志将绒毯铺在地上，发现飘萍女黄飞燕手中尚拿着一瓶酒，不由惊异问：“夫人也经常饮酒？”

黄飞燕娇哼一声，明亮的眸子柔和的睨了一眼凌壮志，同时含笑嗔声说：“这是姊姊亲自由石门家中带来，特地为你这位武功高绝的弟弟准备的。”

说着，双颊略现红晕，即将手中的食包放在绒毯上，凌壮志知道黄飞燕是个性情爽朗的少妇，因而对她这份热忱，也未放在心上，于是感激的说：“谢谢夫人，小生平素也不饮酒。”

说着，就在绒毯的一角坐下来。

黄飞燕妩媚的一笑，忙将食包和酒瓶打开。

难题立即发现了，即没有酒碗，也没有酒杯。

黄飞燕似是毫不在意一阵浓醇的酒香，已将酒瓶送到凌壮志的面前来。

凌壮志秀眉一蹙，立即含笑说话：“夫人请饮。”

黄飞燕柳眉一挑，佯怒嗔声说：“什么夫人夫人的，姊姊听得头都痛了，难道我黄飞燕还不配作你的姊姊？”

凌壮志立即惶声说：“当然当然，不过……”

黄飞燕未待凌壮志说完，趁机接口说：“既是当然，今后就呼我姊姊好了。”

说着，将酒味浓醇的酒瓶，再度送到凌壮志面前。

凌壮志自觉有口难辩，只得无可奈何的含笑说：“姊姊请先饮。”

黄飞燕一听，立即笑了，笑得像百合初放，妩媚至极，接着将酒瓶凑至樱唇上，轻轻的饮了少许，顺手交给凌壮志，同时笑着说：“好辣！”

凌壮志接过酒瓶，凑至唇边，但在浓醇的酒香中，尚渗杂一丝淡淡芬芳，那是黄飞燕樱唇上留下的唇香，他的心神不由怦然一动，因而，不自觉的皱了眉头。

黄飞燕一见，立即笑着问：“怎么样？辣吗？”

凌壮志俊面微一红，立即苦着脸笑一笑，点着头说：“唔，有点辣。”

黄飞燕“格格”一阵娇笑，接着说：“现在该你述说目前不能去天山的原因啦。”

凌壮志放下酒瓶，略一沉思，说：“说来话长，要办的急事，实在太多了。”

于是，即将新近待解决的事，概略的说了一遍。

黄飞燕听凌壮志谈到玉山薛雄虎时，立即柳眉一竖，忿声说：“这个老贼三年前尚去过永荣属下镖局的镖银，永荣虽亲自去交涉，薛雄虎父子仍要抽红，当时永荣已感到身体不适，只得忍辱答应了薛家父子的要求，永荣因气忿过度，因而旧病复发，不几个月便逝世了。”

说话之间，粉面苍白，娇躯也有些微微颤抖。

凌壮志为免惹黄飞燕的积怨，立即改变话题，继续谈叶小娟母女失踪及各派高手企图夺取秘笈的事。

黄飞燕听完，立即关切的问：“现在你可查出黛凤女侠和叶小娟是被那个门派掠去了？”

凌壮志黯然摇摇头说：“还是没有一丝眉目，但丐帮的两位长老柳二马三，愿协助侦察，同时答应暗中监视乌鹤恶道的阴谋。”

黄飞燕立即宽声说：“武林各派，以丐帮势力最为雄厚，弟子遍及全国，只要丐帮肯帮忙，不难查个水落石出。”

凌壮志点点头道：“但愿如此。”黄飞燕继续问：“你目前预定先办哪一桩事？”

凌壮志毫不迟疑的说：“当然是去玉山。”

黄飞燕毅然应好，接着忿然说：“三年来姊姊无一日不想为先夫洗雪那次劫镖之仇，这次正是机会。”

凌壮志一听黄飞燕也要前去玉山，不禁慌了，急忙解释说：“听邈邈和尚老前辈说，玉山机关重重，步步可死，他和跛足道人，几次前去，都险些丧了老命。”

黄飞燕粉面一沉，不由沉声问：“怎么？你不相信姊姊的本领是不是？”

凌壮志立即惶声说：“哪里哪里，姊姊武功高绝，剑术精通……”

黄飞燕未待凌壮志说完，又趁机逼问了句：“那，就是怕姊姊累赘你！”

凌壮志自觉无分辩的余地，只强自谦逊的说：“姊姊前去对小弟只有助益，怎能说是累赘？”

黄飞燕愉快的一笑，倏然由绒毯上立起来，催促说：“既然如此，我们走，今晚赶到白沙关，明天下午即可到达玉山。”

凌壮志无奈，仰首看了一眼偏西的太阳，只得站起身来。

于是，帮着飘萍女将绒毯系在鞍后，登上乌骓马，两人直向山下驰去。

飘萍女黄飞燕和凌壮志并马双骑，眉梢带喜，笑语如珠，愈显得光颜照人，她那丰满的身材，充分表露了一个少妇特有的诱人风韵。

凌壮志这时才发现成熟少妇的另一面，那就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健美，令人不自觉的去遐想到另一种意味。

两人在白沙关渡过了安静的一宵，飘萍女黄飞燕处处表现出她大姊姊对弟弟的热心关怀。

凌壮志不知黄飞燕的武功如何，因而一直为她前去玉山担心，但又不便说出口来，是以眉宇间多少带些忧郁神色。

“飘萍女”黄飞燕，虽然看在眼里，但却佯装未曾看见，依然神色自若，毫不放在心上。

第二天，秋风徐吹，天气特别晴朗，田野间，到处散布着为秋收而忙碌的纯朴农夫们。

凌壮志和黄飞燕，并骑飞驰，直奔正南。

由白沙关到玉山，多是丘陵野林，乱石荒地，宝马脚力虽快，有时也不能尽展全速，只到中午过后，崎险的玉山，才遥遥在望。

再驰一阵，山势看得真切，飞崖断壁，突岩悬空，有的峰尖锐如锥，有的峰面如削，形势果然险恶。

峰上白云悠悠，半山翠色碧黛，看山势方圆最多二三十里，但却崎险无比，距离玉山北麓尚有十里，已经是遍地嵯峨怪石，荒草及膝了。

飘萍女黄飞燕看了这等险恶形势，照人的娇面上，也不禁罩上了一层隐忧，因此关切的问：“小弟，我们是公然拜山，还是暗中踩探。”

凌壮志毫不迟凝的说：“我们是应约而来，自应正式拜山。”

黄飞燕黛眉一整，忧心的说：“拜山有拜山的好处，暗探有暗探的方便，各有利弊。”

凌壮志立即谦和说：“请姊姊说说看。”

黄飞燕说：“拜山有对方接待人员引导，如对方存心不轨，轻易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他们预设的陷阱圈套，待你发觉已经迟了，如对方决定与你评理，便可顺利见到主人，即使动武也难免却闯山之险。

暗探是我们主动，有时他们必须迁就我们，虽有凶险机关，只要处处小心，对武功精绝的高手，依然无可奈何，唯一缺点是在发现机关之前，处处小心，令你精神紧张，一经被对方发现反成了我明敌暗，一举一动，俱都落在对方眼中。”

凌壮志秀眉一蹙不解的问：“以姊姊的意思，我们应该如何才好？”

黄飞燕，再度番视了一眼崎险山势，迟疑的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暗探。”

话未说完，前面数百丈外的荒草乱石间，蓦然升往一道白烟，直射半天。

黄飞燕一看，立即改口笑着说：“好啦，我们想暗探也不成了。”

话声甫落，那道白烟，叭的一声，就在半空炸开一朵火花，无数纸屑，纷纷飘下，随着山风，飘向东麓。

凌壮志秀眉一蹙，感慨的说：“想不到玉山的暗桩，竟放到十数里外。”

说话之间，前面茂林内，也有一道升空的白烟，炸开一点火花。

黄飞燕风趣的笑着说：“看来这些花炮，定是专为你这位贵宾施放的。”

凌壮志也淡淡一笑，说：“小弟觉得这样才好，光明正大，磊磊落落……”

话未说完，两人飞奔的宝马，已到了方才施放花炮的乱石附近，两人转眼看一看，那里还有半个人影？

黄飞燕立即笑着说：“只怕薛雄虎那老贼不给你讲磊落。”

凌壮志看了这种情形，想到薛家父子的恶言毁谤，也自知要想讲理，将是徒费口舌的事。

驰进茂林，一片死寂，依然看不到一个人影，但两人已将车速减低，同时提高警觉，以防意外的狙击。

通过茂林，安然无事，前面已是山麓，一道青石大道，直通山前一道狭窄谷口。

山前俱是嵯峨怪石和畸形的矮松，彼此相连横生着密如珠网的虬萝野藤，一望而知是一半天险，一半人工。

凌壮志和黄飞燕看了这等险阻形势，也不禁同时皱了皱眉头，因为，他发现要想潜入玉山除了这一条青石大道外，别无进路。

如果想潜人玉山暗中踩探，而不走青石大道，不是轻功已达纯青火候的一流高手，休想在虬藤遍结的畸形怪石上进入。

两人心念间，距离谷口已不足百丈了。

谷口狭窄，直通山内，两侧纵岭上崎岩怪石，青褚不一，在茂盛的松竹间，直疑是待人而食的恶魔猛兽。

凌壮志和黄飞燕，为了使对方有充裕的时间通报或接待，故而策马轻驰。

两人趁机暗察，谷口形势，似是无人把守，因为以凌壮志精锐的目力，都没发现两边岭上有一个暗桩人影。

凌壮志秀眉微蹙，以不解和询问的目光，看了一眼神情忧郁的黄飞燕，这时，她那两道修长入鬓的柳眉，也蹙在一起了。

山前沉闷寂静，两匹宝马的铁蹄，踏在青石大道上，发出清脆的“嗒嗒”蹄响，整个玉山北麓，反应着清晰的回响。

这时，两人距离谷口，已只余数十丈了，而两谷内依然毫无动静，气氛低沉紧张，令人忍不住要怒声高呼。

就在这时，叟的一声，一支响箭，挟着刺耳啸声，经由纵岭上，划空射来。

喳——的一声，响箭不偏不倚，恰巧落在马前数丈下的青石大道中央，箭杆立时跌断。

黄飞燕看了前面道路中间的断箭一眼，不由含笑问：“弟弟认为这人的射术如何？”

凌壮志淡淡一笑，说：“每个山大王，平素都要训练几个专一发射响箭的臂手……”

黄飞燕未待凌壮志说完，继续含笑问：“我是指这人的臂力。”

这时，两马已走到断箭处，凌壮志本能的看了一眼断箭，含笑说：“铁背银弓，满弦不出一百武，这人能有此射程，臂力也算惊人了。”

话声甫落，叟的一声，第二支响箭，再度射来。

这支响箭，劲力极强，加之距离仅余三十余丈，呼啸一声，已经飞至，直射乌骓的马前。

凌壮志见至今仍未看到有人出来接待，表面虽然沉静，内心早已不耐，这时一见，顿时大怒，右掌一翻，暗劲猛吐，直击飞来的响箭。

喀叭一声轻响，响箭立被震碎。

凌壮志秀眉微轩，怒目注定谷口，继续乘马前进。

黄飞燕略感焦急的低声说：“弟弟，他们在令我们停马了。”凌壮志的目光，如电一闪，冷冷一笑，说：“他们不派人出来接待，我们就直进山门。”

话声甫落，谷口内已传来一阵急如骤雨的马蹄声。

凌壮志和黄飞燕，知道接待的人来了，因而也鞭马停止前进。

随着急骤蹄声清晰入耳，四匹高头大马，上坐四个壮汉，急如奔电自谷内如飞驰了出来。

中年瘦汉，额下无须，凹眼高颧，招耳铮鼻，虽然已中年，但仍打扮的油头粉面，令人生厌。

其余三个蓝衣劲装大汉，各佩兵刃，想必是中年瘦汉的属员。

中年瘦汉来至近前，即在距隔凌壮志和黄飞燕马前五丈处，停下马来，一双色迷狡猾眼，先在黄飞燕照人的粉面上，仔细看了两眼，接着微一抱拳，朗声说：“在下，薛家寨，玉山薛老英雄座下，前寨总督‘病二郎’方玉狮，敢问客下可是‘赤掌银衫化云龙’凌壮志和凌夫人宫紫云？”

凌壮志本就有气，这时又听对方报了一大套名号，愈加不耐，秀眉一轩，

正待回话，飘萍女黄飞燕已怒叱一声，沉说声：“既然明知，何必故问？”

中年瘦汉“病二郎”方玉狮，色迷迷的两眼，在飘萍女的娇面上一闪，阴薄的唇角，立即掠上一丝淫笑，接着沉说：“请两位在此稍候，待本总督通报薛老英雄知道。”

说罢，急拨马头，率领着其余三个壮汉，径向谷口内驰去。

黄飞燕怒哼一声，忿忿的说：“我一见此人就觉得讨厌，真忍不住挥剑将他的那颗脑袋削下来。”

凌壮志看了“病二郎”的这副嘴脸，对薛家愈增反感，深觉玉山方圆数十里内的过往客商，不知有多少人蒙受其害。

这时听了黄飞燕的话，颇有同感，因而沉声地说：“薛雄宽的各寨首领，如果俱都像‘病二郎’方玉狮这类的人物，他被人称为老贼，当不过分。”

黄飞燕明眸一转，娇面泛红，略显羞涩的笑着说：“真气人，这个‘病二郎’最莽撞，也最无礼，居然说我是凌夫人。”

凌壮志俊面一红，讪讪的解释说：“那是因为你和娟姊姊均穿紫衣的关系。”

黄飞燕似有所悟的笑着说：“我听大明回来说，你那位夫人美丽无比……”

凌壮志听黄飞燕赞美娟姊姊，心中不禁一畅，满腹的怒气，也因而消失了不少，于是，连声谦逊的说：“哪里哪里，那是世兄谬奖。”

黄飞燕见凌壮志面有得意，芳心不由自己的升起一丝争强好胜之心，因而，强自含笑问：“弟弟，你认为姊姊和你那位仙女般的夫人，谁美？”

凌壮志哈哈一笑，恭维的说：“她怎及姊姊你美。”

黄飞燕听了，反而觉得不好意思，双颊一红，故意正色笑着问：“真的？”

凌壮志连颌首笑着说：“当然，小弟怎敢故意恭维姊姊？”

黄飞燕知道凌壮志言不尽实，但她听了，芳心仍极高兴，不由发出一阵美如银铃的悦耳娇笑。

时刻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病二郎”方玉狮，去了足足半个时辰，仍未见薛雄虎父子两人出来。

凌壮志和黄飞燕，不时看看逐渐西下的红日，渐渐感到不耐。

一刻时间，又过去了，但谷口内依然毫无动静，而整个山前和谷口右的纵岭上，一直见有人影活动。

黄飞燕柳眉一蹙，恨声说：“薛雄虎这个该死的老贼，不要有意羞辱我们，让我们在此干受一两小时辰的风吹日晒之苦。”

凌壮志心中也有同感，但他为了秦香苓的幸福和安危，仍愿尽量忍耐，因而，耐心地说：“也许总寨距离过远，往返费时……”

黄飞燕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忿忿说：“这怎么会呢？前山距离总寨愈远，愈应有连络记号设备，我们尚在数十里外，他们已有花炮升空，难道他们山内尚需跑马徒步通知。”

凌壮志深觉有理，但他仍耐着性子说：“让我们再等片刻再说。”

黄飞燕已看出凌壮志神色已变，眉宇透煞，断定他早已不耐，但他却说出竭力忍耐的话，这令她感到十分不解，是以也不便再说什么。

一刻时间，又过去了，太阳已隐进西天浓厚的灰云里，幻想如血的殷红彩霞。

但，狭谷口内，依然静悄悄的毫无一丝动静。

凌壮志气得俊面苍白，秀眉扇动，紧紧扣着丝缰的左手，已禁不住微微有些颤抖。

黄飞燕立即关切的提醒说：“弟弟，这般时候，仍未见有人出来，我们可断定老贼有意羞辱我们，而令我们忿怒之下急切躁进，而中老贼的诡计。现在我们应立即离去，晚上再来。”

凌壮志颌首应好，立即气纳丹田，面向后谷，忿然朗声说：“玉山喽罗听着，请即转告老贼薛雄虎和薛鹏辉，在下我公然拜山，而老贼居然如此卑鄙无礼，在下就此离去，三日之内，定然来取老贼父子的首级。”

凌壮志说罢，即拨马头，正待和黄飞燕离去，谷内已传来一阵奔马声音。

黄飞燕柳眉一蹙，笑着说：“你不说走，他们也不出来……”

凌壮志心头怒火高炽，杀机已起，秀眉一轩，怒声说：“我们走，不要理他。”

话声甫落，一匹高头大马，已由谷内如飞奔了出来。

凌壮志和黄飞燕，转头一看，飞马驰来的那人正是身穿红衣，背插双铜的“病二郎”方玉狮。

黄飞燕一见方玉狮，芳心就不禁有气，不由恨声说：“这狗贼来时，我一定要杀他泄忿！”

岂知。“病二郎”方玉狮，飞马奔出谷口，立即将马勒住，就在马上傲然朗声说：“凌壮志夫妇听着，奉我家老英雄和少山主之命，特来转告贵夫妇，我家老英雄因事无暇出迎，少山主尚需去后山拷打秦香菱，贵夫妇如欲进山，随时可来，我家老英雄和少山主，也随时在总寨恭候。”

说此一顿，蓦然哈哈一笑，继续朗声说：“贵夫妇既然要走，本总督也有一点不成敬意的小意思，恭送贵夫妇一程。”

说罢举手，蓦然一挥，纵岭上立即响起一声尖锐刺耳的号角。

紧接着，弓弦声起，叟叟连声，漫天羽箭，势发飞蝗过境，挟着一片慑人惊风，向着凌壮志和黄飞燕，漫空射来。

凌壮志何曾受过如此羞辱，早已怒火高炽，这时看了方玉狮的卑鄙恶作剧，那里还忍耐得住，暴喝一声，撤剑在手，飞马向方玉狮扑去。

黄飞燕一见，大吃一惊，花容失色，不由脱口急呼：“弟弟不要——”

去字尚未出口，凌壮志飞马已经冲去，“穹汉剑”迎空疾舞，幻起一团耀眼光幕，喳喳连声中，漫空羽箭，尽被削断砸飞。

“病二郎”方玉狮，作梦也没想到凌壮志会奋不顾身，飞马前扑，吓得大喝一声，拨马回身，猛向谷口奔去。

同时，惊慌失措，高声疾呼：“火箭，滚雷，火箭滚雷。”

乌骓是日行千里的宝驹，飞驰逾电，三十丈距离，仅是眨眼之间的事，“病二郎”刚刚奔进谷口，凌壮志的马骒，已追至他的马后。

方玉狮这一惊非可，顿时魂飞天外，亡命一声叫，反手去撤双铜，两腿同时猛夹马腹。

他的双铜尚未撤出，凌壮志的马骒已与他追成并骑之势，凌壮志剑眉一轩，震耳一声大喝：“鼠辈留下命来。”

大喝声中，刺目光一闪，穹汉剑反臂挥向“病二郎”的齐肩。

一声凄厉惊心的刺耳惨叫，鲜血飞溅，五脏齐出，方玉狮连人带剑，立被斩为两段，通的一声跌至马下。

两侧纵岭下，立即暴起一片惊啊，所有隐身暗中的弓箭手，都惊呆了。

就在这时，半山上隐约传来一怒喝：“放滚雷。”

凌壮志一听，声舍有些熟悉，知是薛鹏辉，昂首一看，只见前面左右半山高崖上，黑影滚滚，雷声隆隆，无数滚木巨石，挟着飞扬尘土，势如山崩般滚了下来。

同时，他也发觉，就这一瞬间，乌鸦已奔进狭谷数十丈深了。

凌壮志这一惊非同小可，急转马头，狂驰如奔，直向谷口奔去。

两侧纵岭上的弓箭手，一见凌壮志飞马回来，立即惊呼狂叫，嚷成一片。紧接着，弓弦齐响，嗡嗡有声漫天羽箭，如雨射来。

乌鸦急奔如电，身比箭快，宛如一缕黑烟。

凌壮志急运神功，剑身血红，光芒暴涨三尺，飞舞护住马股。

眨眼之间已至谷外，如飞奔向数十丈外的黄飞燕。

黄飞燕已退至箭距以外，提剑在手，粉面苍白，拉着白马立在路边，微张樱口痴痴发呆。

凌壮志来至近前，收剑归鞘，飞身下地，急将乌鸦拉住，他要看看乌鸦身上是否有受伤之处。

黄飞燕一见凌壮志飞马回来，惊喜欲狂，不得放声一哭，丢掉手中长剑，飞身扑了过去，同时娇声急呼“弟弟……”

由于这份的关切，加之惊魂未定，黄飞燕急呼声中，竟情不自禁自己的伸臂将凌壮志抱住。

凌壮志正待检查乌鸦的身体，蓦见紫影一闪，香风袭面，身体已被光颜照人，充满青春活力的黄飞燕抱住了。

由于急怒追击，加之遇险退出，进谷如奔电，退出逾流星，一进一回仅是瞬间之事，因而凌壮志的心情，仍在激动恍惚。

这时，蓦被抱进丰腴饱满的酥胸香怀里，这一惊程度，胜过闯谷遇险数十倍，不由脱口一声惊呼。

但，他在吃惊的一刹那，却机警的没有飞身暴退，因为，他知道，如果那样做，势必将黄飞燕对他关切爱护之情而变成了暧昧。

也许，黄飞燕会羞忿愧悔之余，横剑自刎，以表明她纯洁的心意。

黄飞燕听到凌壮志的惊呼，已警觉到她逾越规犯的冲动，但，当她嗅到由凌壮志身上发出的阵阵男人特有的气息，她不禁又有些神迷沉醉，因为这种令她芳心怦动的气息，她已有三个年头没嗅到了。

但，她听到惊呼，不能佯装不知，一张苍白的粉面，顿时变得通红，不由羞涩的抬起头来，望着凌壮志惊惶不安的俊面，关切的嗔声说：“你如此急怒任性，不听劝阻，真把姊姊的心给吓碎了。”说着，无限羞愧的退后两步，抱着凌壮志的两臂，也松开了。

凌壮志急忙一定心神，惶声说：“小弟贸然冲进谷内，虽然杀了‘病二郎’方玉狮，但也险些丢了生命。”

说着，举手一指狭谷，继续说：“姊姊请看。”

黄飞燕举目一看，芳心不禁一震，只见狭谷深处，尘烟大起，弥漫半空，整个山区，仍响着隆隆雷声。方才惊险境况，可想而知。

这时，谷口左右纵岭上，人影已敛，发箭停止，在浓重的暮色中，再度恢复寂静。

黄飞燕看了一会，即向查看乌鸦全身的凌壮志，关切的问：“马身上有

伤吗？”

凌壮志绕着乌雅的前后，仔细的看了一遍，欣慰的笑着说：“万幸没有受伤！”

黄飞燕听了也宽心地说：“这匹黑马，脚程最快，但性子也最野。”

凌壮志亲切的抚摸着马鬃又愉快的笑一笑。

黄飞燕游目看了一眼逐渐暗下来的天色，慎重的说：“弟弟，我们到前面林内休息一阵，吃些东西，把进山的事，也应该好好的商议商议。”

凌壮志一听进山，那股子因爱马没有受伤才消下去的怒火，再度升起来，他怒目看了一眼谷口，想到方才险恶的情势，知道要进入步步机关的玉山，的确需要妥善计议一番。

于是，颌首应好，即和黄飞燕双双登上马鞍，并骑向着来时经过的那座茂林驰去。来至茂林前，天色已全暗下来，月亮还没升起，进入林内，一片漆黑，但在凌壮志的精锐目光下，景物依然可辨。

凌壮志首先凝目看了一眼林内，确定上下没有隐人以后，才飘身下地，和黄飞燕拉马向一处林空处走去。

来至空地处，两人分别将两马的草料袋拌好，并也各自鞍囊内取出一包食物来。

两人静静的食着食物，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凌壮志想到方才被薛雄虎老贼无端的羞辱一番，愈想愈气，虽然杀了“病二郎”方玉狮，但心中依难气平。

尤其以“病二郎”说他们少山主还要去拷打秦香苓，他心中的怒火几次翻腾，恨不得马上闯进山去。

是以，他口中虽然嚼着酱肉，却食而不知其味。

黄飞燕的脑海里，从没想到这些，她的芳心深处，一直回味着方才将凌弟弟抱在怀里的一刹那，他身上那阵男子特有气息。

凌壮志秀眉微蹙，为难的说：“可是，如此一来，秦香苓和薛鹏辉的姻缘就难和好了……”

黄飞燕柳眉一挑，立却嗔声说：“我的傻弟弟，你怎的还是如此天真？他们以拷打秦香苓为饵，旨在引你前来，秦香苓是否仍在人间，还是一个问题。”

凌壮志听得浑身一颤，瞪大了一双俊目，急声问：“姊姊是说秦香苓已经死了？”

黄飞燕看了凌壮志的紧张像，不由“噗嗤”笑了，于是笑着说：“姊姊只是这样揣测，像薛鹏辉那样性情刚烈的狂徒，他极可能因妒成仇，为了向你报复，将秦香苓活活打死……”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惊，不由脱口一声轻啊。

黄飞燕又笑一笑，似有意安慰凌壮志似的说：“也许他依然爱着秦香苓，每日拷打三次，只是一句气话。”

凌壮志似有所悟的点点头说：“不错，在太平镇石阵中，秦香苓曾一怒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当时并没有还手。”

黄飞燕一笑，本来想说：“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和那时不同了”，继而一想，终于没有说出来。

凌壮志一心想着如何进山，因而无暇去想黄飞燕为何笑，于是关切的问：“以姊姊的意思，我们何时进山较好？”

黄飞燕立收容笑，慎重的说：

“姊姊认为，老贼父子虽有以逸待劳之利，但他们的心情却无时无刻不在焦急紧张，和恐惧不安之中，在未发现我们入山的位置和方位以前，他们无法获得主动，我们一刻不去，他便一刻不得宁静。”

凌壮志秀眉一蹙，似有所悟的：“姊姊的意思是说今晚我们不去？”

黄飞燕立即正色说：

“当然要去，只是我们要在五更将尽，拂晓以前，趁他全山桩卡一夜紧张，老贼父子焦急不定之后，我们再去，那时我们休息了一夜，精力充沛，而对方则一夜未睡，空白紧张，已到了强弩之末，俱都认为我们不会去了……”

凌壮志听得异常佩服，情不由己的拍了一下膝盖，轻声喝了个好。

黄飞燕立即妩媚的睇了凌壮志一眼，含笑嗔声说：“傻像，姊姊还没说完就喝好。”

凌壮志愉快的一笑说：“姊姊请继续讲。”

黄飞燕光颜照人的娇面上凭添了无限的光彩，显示出她芳心的满足和愉快，她目光柔和望着凌壮志继续：“由于我们在北麓出现，老贼父子俩必然断定我们会在前面闯山，而我们这回偏去西麓那边。”

凌壮志秀眉一蹙，面有难色的说：“姊姊，我日间观察，西面山势最崎险。

黄飞燕正色说：“正因为崎险难攀，对方才疏于提范。”

凌壮志想到日间看到有天险形势，不由将秀眉蹙在一起了。

黄飞燕何等聪明，以凌壮志目前高绝的武功，什么样的天险处不敢去？这时见他面有难色，还不是为了怕她武功不济。

以念至此，不由爽朗的一笑，似认真似风趣的说：“弟弟请放心，别为姊姊发愁，姊姊决不用你抱上去。

凌壮志被黄飞燕说重了心事，不由俊面一红，但他怎能承认，只得惶声说：“小弟决没有这个意思。”

黄飞燕毫不在意的说：“有也好，没有也好，快收拾起来休息啦！”

于是，两人分别将食包放回鞍囊内，各自取一条绒毯，在厚厚的积叶上，盘膝闭目，运功调息起来。

片刻过去了，两人逐渐进入了忘我之境。

凌壮志灵台清明，耳聪心静，周身笼罩着一团淡淡的蒙蒙青气。

渐渐，灵台中感应到除了身旁的黄飞燕，在六七丈外，尚有一人摒息静立，同时清楚的听到对方的心跳。

凌壮志这一惊非同不可，这人接近到十丈以内，自己尚未察觉，对方的功力可想而知了。

心念至此，不由惊得倏然睁开眼睛，两道目光，暴涨盈尺，同时，厉声问：“什么人？”

喝问声中，循着心声看去，不禁愣了。

只见树木依旧，枝叶纹风不动，林内一片寂静，哪有半个人影？

凌壮志的确呆了，他非常相信自己的耳力，莫说是六七丈内人的接近，就是飞花落叶，亦清晰可辨。

黄飞燕早被惊醒，不由瞪着一双明亮杏目，惊异的问：“你发现有人？”

凌壮志虽然心中迷惑，但仍肯定的点了点头。

黄飞燕一见，不由吃惊的问：“人在哪里？”

凌壮志被问的语塞，顿时不知如何回答，久久才望着七八丈外的一株大树，疑惑的说：“小弟清晰的听到那几株大树后，摒息着立着一人，但睁开眼睛，竟然不见踪影！”

黄飞燕听得心中一惊，循着他的目光凝神一看，附近十数丈内，除了伫立的树身，别无他物，似是不可能隐着有人。

同时，以凌壮志的功力、目力，在倏然睁眼的一刹那，对方也决不可能逃出他的视线以外，因而，她断定凌壮志或许听错了。

心念间，蓦见凌壮志冷电闪闪的目光，仍望着七八丈外的一株大树，沉声问：“何方高人，请现身，否则，可不要怪在下失礼了。”

黄飞燕一见凌壮志煞有介事的样子，也弄迷惑了，不由惊异的低声问：“你现在还听到那人的心跳？”

凌壮志摇摇头，严肃的说：“现在不行动，自是听不到了。”

黄飞燕一听，不由失声笑了，风趣的说：“我的好弟弟，你别是心急去救秦香菱，已闹乱了心。”

凌壮志俊面一红，本待分辩，又觉事实上林内又没有看到人影，只得讪讪的说：“怎么会呢？小弟听得清清楚楚。”黄飞燕不顾心爱的凌弟弟难堪，只得笑着说：“你快把心静下来，再听一听，姊姊也帮你听。”

说罢，首先合了杏目。

黄飞燕闭上眼睛，目的在让凌壮志尽快的静下心来，在她认为决不可能有人进入六七丈内，而她也竟不知。

她自觉功力远不如凌壮志精深，但十丈之内有人，她自信仍能察得出来，因而她认为凌壮志心事繁多，所以才发生听觉错误。

凌壮志见黄飞燕闭上眼睛，自己也没看到对方的影子，只得重新闭目调息，这次他已暗暗提高了警惕。

渐渐，他再度听到那人的心跳，而这次较之上次跳动的尤为厉害，心情似是极为激动，而那人的位置，显然仍立在原处。

凌壮志心中冷冷一笑，右目悄悄的睁开了一道眼缝，觑目一看，再度呆了，那几株树后，依然没看到人影。

仔细衡量六七丈外的那几株大树，虽够高大，但树后绝不可能隐住一个人而不被发现。

继而一想，心头猛头一震，不由惊然暗呼，树身内莫非有巨蛇大蟒？

心念之余，倏然一惊，右臂即运功力，默念“剑魔”尚未完成的“御气飞剑”口诀，急握剑柄，大喝一声——

大喝声中，振腕撤剑，呛得一声清越龙吟，一道刺目寒光，宛如划空闪电，挟着一声雷响，直向六七丈外的那株大树，内电射去——

刹那间，寒光照澈全林，树木无风自动。电光遇树势如破竹，如斩泥土，顿时惊呆了。

白影一闪，凌壮志已飞身扑向六七丈外的那株大树。

黄飞燕一定神，也紧跟着凌壮志身后扑去。

两人至树前，同时嗅到一阵淡雅沁人的幽兰香气。

心情恍忽的黄飞燕聚然一惊，脱口急呼：“啊！女人的脂粉香。”

凌壮志俊面苍白，额角已渗出丝丝汗水，他听了黄飞燕的惊呼，不由急急的点了点头，因为，他也察觉到这阵淡雅的幽香有些熟悉，只是在这一刹

那，他无法断出曾在什么地方闻过……

蓦然——

一阵喀擦裂木声影，紧接着，六尺多高的树身上，缓缓裂开一道断缝。

凌壮志惊然一惊，顿时大悟，不由脱口急呼：“姊姊快退……”

退字出口，右手本能的将黄飞燕的玉腕握住，两人双双纵后数丈。

喀擦爆裂声中，一行十株大树俱被剑光拦腰斩断，高大茂盛的树盖，挟着呼呼风声，直向地面上倒下来。

一阵隆隆裂响，树叶横飞，尘上上扬，十株大树，相继倒在地上，轰隆之声，久久不绝。

立在远处的乌骓、白马，俱吃一惊，同时昂首发出一声悠长惊嘶。

凌壮志、黄飞燕，两人俱都呆呆的望着颤动的大树和飞腾的尘土，只见一行枝叶颤舞的大树，在飞叶烟尘中，宛如一条恐龙，声势骇人至极。

在十数丈的一座高怪石上，穹汉剑穗上的那颗鲜亮珍珠，仍在闪闪发光，徐徐摇曳。

但，凌壮志这时却无暇过去收剑，因为他的全付心神，正在苦思在什么地方和在那个少女的身上，闻到过这种淡雅沁人的幽兰香味。

就在这时，左前方七八丈处的林木间，蓦然传来一声戚楚哀怨的少女叹息。

凌壮志这一惊非同小可，不由脱口一声大喝：“什么人？”

但，林木依旧，烟尘飘飞，倒在地上的树枝，仍在微微颤动，哪里有半个人影。

凌壮志看了这情形，心中着实一惊，他不由惊疑的看黄飞燕。

只见黄飞燕，粉面苍白，樱唇微抖，瞪大了一双杏目，正惊悸的盯着七八丈外的一株大树。

凌壮志断定黄飞燕不但听到了那声叹息，同时也看到了什么，因而惊异的问：“姊姊可是看到了那人？”

黄飞燕异常惊悸的连连颌首，有些颤抖的说：“我似乎在恍惚中看到一个人身材纤细，长发披散的飘渺影子。”

凌壮志秀眉一蹙，不由惊异的发出一声轻“噢”，他运足目力的向前看去，连那丝飘渺的影子也没看到。

黄飞燕的神色，一直没有缓和过来，她继续惊悸的颤声说，“弟弟，我怕是鬼！”

凌壮志听得浑身一战毛骨悚然，脱口一声惊啊，顿时呆了。

黄飞燕抬起颤抖的玉手，指着八九丈外的一株大树，继续颤声说：“我看到的那个纤细影子，十分模糊，似乎极轻灵的飘向那棵树后……”

凌壮志看了黄飞燕的举动，听了她的叙述，也不禁暗暗心骇，他武功高绝，但对鬼魂是毫不发生作用的。

方才他施展了尚未参透的，御气飞剑，就是一个例证，在那等如电一闪的快速剑光下，竟未伤及对方，由此可证人与鬼是迥然不同的。

他愣愣的呆立着，目光惊急的望着那株大树，他也不禁想到了鬼。

只有鬼魂，才形无踪，步无声，影子在飘渺中。

他小时候，常听仆妇侍女给他讲鬼故事，总是把鬼说得青面红发，血嘴獠牙，如何如何的害怕。

又说，人如遇到了鬼魂，他的性命就要死在旦夕了。

心念至此，他不禁惊悸的看了一眼林内，他发觉整个林中，顿时变得阴气森森，幌动的树枝，似是狰狞的鬼影，令他不寒而栗。

在这一刹那，他不禁想到五更进山的事，这时遇到鬼，也许应在今夜要丧命在机关重重的玉山内。

一想到死他的胆子反而壮起来，如果今夜真的死了，自己的灵魂不也是鬼了吗，既然双方都是鬼，又何必怕呢？

想到此处，紧张恐惧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

由于心情平静，蓦然想起一句俗语——鬼怕恶人。

心念至此，不由双眉一轩，注定余悸犹存的黄飞燕，沉声问：“姊姊看到鬼躲在那棵树后面？”

黄飞燕的手仍在颤抖，举手一指，惊悸的说：“第三棵。”

凌壮志一听，立即功布全身，力透双掌，目光威凌的盯着七八丈外的第三株大树下逼去。

在那时代，男女老幼，无一不信世间有鬼，黄飞燕自是不会例外，她一见凌壮志向大树走去，不由嘶哑的问：“弟弟，你要作什么？”

凌壮志不理，圈着殷红如火的右掌，继续向第三株大树走去。

前进中，暮间身后的黄飞燕，突然一声尖锐呼：“啊！跑了！”

凌壮志一听，毛发直竖，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不觉大喝一声，右掌猛力劈出。

红芒一闪，轰隆一声，沙石四射，枯叶飘了过来，尘土激旋上扬。

凌壮志愣愣的看了一阵，两手一握，掌心如洗，不知何时已渗满了汗水。

黄飞燕双手掩面，正在暗暗饮泣。

凌壮志一定神，急忙转身走了过去。

黄飞燕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扑在凌壮志的怀里哭了，同时绝望的哭声说：“弟弟，我们就要永诀了。”

凌壮志知道他是指看到了鬼，但仍佯装不解的问：“为什么呢？”

黄飞燕已视凌壮志为诀别前的唯一亲人，因而两臂抱得更紧了，同时哭声说：“姊姊看到了鬼，而你没看到，不是注定我应该死吗？”

凌壮志也觉得奇怪，为何黄飞燕能看到飘渺的鬼影，而自己的功力比她深厚，反而看不见呢？莫非真的该黄飞燕今夜命丧玉山不成？

心念至此，双目不自觉的又看了一眼附近的树后，林内漆黑，依然是那阴气森森，连两匹宝马也吓得昂首竖耳，目光炯炯。凌壮志看了一眼，仍有些毛骨悚然，人和鬼到底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因而，他也不自觉的握紧了黄飞燕的玉臂，低声问：“姊姊，你看到的是女鬼？还是男鬼？”

黄飞燕偎在凌壮志的怀里，自觉安全多了，她将头贴在凌壮志的胸前，清晰的听到凌壮志的心跳，她畏怯的说：“是女鬼……”

凌壮志心中一惊，不由脱口说：“是女鬼？”

黄飞燕贴在凌壮志的胸上，点了点头，继续说：“女鬼身材纤细，秀发直垂到膝间……”

凌壮志心中一动，不由插言问：“你看到她去了哪个方向？”

黄飞燕略一沉思，似乎在回想当时女鬼逸去的方向，于是迟疑的说：“她的影子很模糊，行动飘缈轻灵，直似天上的慧星，又像一缕清烟，好象似去了玉山。”

凌壮志浑身一战，不由脱口低呼：“玉山？”

说着，举目望着正南，令他直觉的想到一个少女，他不由讷讷的说：“莫非秦香苓真的死了，是她前来显灵？”

黄飞燕似乎被凌壮志提醒，急忙抬起头来，惶声说：“一定是她，一定是秦姑娘！”

凌壮志一听，顿时怒火高炽，心中那点仅有的余悸也消失了，以秦香苓活活被薛鹏辉打死，不由切齿恨声说：“现在她既然前来显灵，必是引我们即刻前去，如何有恶意，必然会变厉鬼来吓我们，何必再散布一些香味，减轻鬼魂阴森气氛。”

虽然是连篇鬼话，但黄飞燕听了却句句佩服，因而也减去了不少怕心，于是不解的问：“你说的那位秦香苓姑娘，身材有多高？是否窈窕纤细？她是否喜欢用这种幽兰香粉？”

凌壮志蹙眉沉思，久久才迟疑的说：“身材多高，小弟没比过，似乎和姊姊差不多……”

说着，本能的低头看了一眼紧紧抱着他的黄飞燕。

黄飞燕顿时惊觉，第一次感到粉面通红，周身发烧，不由急忙将手松开了，但她终究是少妇，自是较为沉着，为了掩饰羞态，不由追问了句：“她是否喜欢用这种幽兰似的香粉呢？”

凌壮志的心情，也由神志恍然中跌回了现实，看到黄飞燕羞涩妩媚的娇态，也不禁俊面一红，讷讷的摇摇头说：“小弟没注意，这就知道了……也许就这种味道。”

黄飞燕略一沉思说：“既然秦姑娘引我们前去，她自会暗中保佑我们……”

凌壮志一听，立即插言问：“姊姊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就去？”

黄飞燕举袖拭了拭未干的泪痕，毅然点了点头。

于是飞身纵至数丈外的怪石前，定睛一看，穹汉剑仅余剑柄在石外，剑身全部没入石内。

黄飞燕看得芳心一凛，这才想起方才那道电光一闪的原因，不由惊异的问：“弟弟方才施展的可是‘御气飞剑’？”

凌壮志颌首称是，默运真力，伸手将剑撤出来，俯首细看，冷芒四射，剑身无损，不由欣慰的收入腰间嵌着宝石的亮银剑鞘内，同时略带愧色的笑着说：“说来惭愧，小弟直到今天还没继‘剑魔’老前辈之志，将未完成的御剑心诀参悟出来。”

说罢，两人转身向马匹走去。

黄飞燕一直低头沉思，来至空地，拉住白马，突然抬头，似有所悟的说：“以前姊姊练剑之时，曾听家师训诲说，剑术的至高境界，就是‘御气飞剑’，练达此种境地，则伤人百里，快如电闪，家师又说，要想练至此种超凡境界，如不能参悟出心、灵、剑三体合一的玄妙意念，决难成功。”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动，智灵顿感清明，他细思黄飞燕的这番话，似乎得到了什么，又似乎毫无所得，他觉得有一种意会而又无法解说的心得，因而，他拉着乌骓，痴痴发呆，久久没有说什么。

黄飞燕知道凌壮志已得到了启示，也许在那一刹那，他能悟出“御气飞剑”收发由心的奥秘。

久久，凌壮志突然摇摇头笑了，似自语似对黄飞燕说，“太深奥了。”

黄飞燕立即鼓励说：

“当然这不是一时片刻之间可理解得开的事，必须经久参悟才能体会出要领来。”

凌壮志信服的颌首应是，两人立即纵上鞍背，沿着茂林的前沿，轻步向玉山西麓绕去，乌骓、白马，极为通灵，两马一直不发嘶声。

夜空如墨，原本有轮下旬明月，这时也被乌云遮住了。

崎险无比的玉山，在如漆的黑夜中，雄峙正南，宛如虎视眈眈，待人而噬的庞然怪兽。

山上一片漆黑，寂静如死，看不到一丝灯亮火光，令人愈加感到阴森、可怖、神秘。

凌壮志一看到玉山阴影，立即从剑诀中跌回现实，他想到方才秦香苓的鬼魂显灵，心中的怒火，再度引起来。

两人绕至西麓，黑影幢幢，俱是畸形怪石，高者约两丈，低者三五尺，石间荒草及膝，随着疾劲的山风，不时发出“沙沙”的响声。

凌壮志当先下马，将马缰系好在鞍头上。

黄飞燕望着一片漆黑的山影，迷惑的低声说：“全山死寂，这老贼在搞什么鬼？”

说话之间，已将马缰系好在鞍头上。

凌壮志双眉一轩，恨声说：“小弟今夜定要将这座害人魔窟摧毁，痛惩老贼。”

说罢，转首望着黄飞燕，关切的继续说：“姊姊在小弟身后，不要距离太近，以防遇险无法应付。”

岂知，黄飞燕立即倔强的嗔声说：不，姊姊要和你并肩前进，你怎的总不相信姊姊的武艺？”

凌壮志见黄飞燕如此说，自是再好再坚持，仅分辩说：“小弟决没这个意思……”

黄飞燕未待凌壮志说完，一挥玉乎，立即爽朗的说：“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走吧！”

说着，紧一紧背后剑柄，当先向前驰去。

凌壮志看得心中一惊，怕她有失，因而立即追在她的身后。

两人展开轻灵功夫，鹭行鹤伏，快闪疾避，直向一座绝壁最高处驰去。

凌壮志怕石后有人向黄飞燕偷袭，而黄飞燕也怕有暗桩狙击，因而两人都功布全身，力透五指，以防措手不及。

黄飞燕，虽然知道凌壮志的武功高绝，但心中总感到异常不安，她真怕怪石后面，会突然窜出一个人来。

这想法和凌壮志恰好相同，他也担心树上石后预先设施着机关，深怕突然射出一柄飞刀，或是一支冷箭。

因而，在他有意无意之意，总要微微超在黄飞燕身前。

两人俱以轻巧快速的飘闪动作前进，快时如风，静时无息，极快的顺利到达峭壁前。

凌壮志和黄飞燕一阵轻巧纵跃，对他黄飞燕的轻功，不禁暗暗惊服，江湖上赠给她的“飘萍女”雅号，的确当之无愧。

由于未遇暗桩突袭，愈加佩服黄飞燕的判断正确，天险之处，果然防守疏忽。

来至峭壁下，两人停身立稳，仰首一看，壁直如刀，数十丈高的峭面上，

仅有几株悬出壁外的斜松突石。

凌壮志游目一看，发现右面数十丈外的绝崖处，较有斜度，且生有萝藤可攀，为了顾虑黄飞燕，决心由绝崖处上山。

于是，举手一指绝崖处，悄声说：“姊姊，我们去那边！”

由于安危与共，休戚相关，加之凌壮志早已视黄飞燕为大姊姊，因而说话之间，本能的伸手去拉她的玉手。

黄飞燕自是不会拒绝，但，一拉之下，凌壮志惊得脱口一声轻啊，不由惊异的望着黄飞燕，急声说：“姊姊满手是汗？”

问话之间，又发现黄飞燕的如云鬓角间，也渗满了香汗，不由惊异的问：“姊姊为什么？”

黄飞燕双颊一红，立即含笑嗔声说：“谁叫你前进的那么快，让姊姊的心紧张的一直提到胸口。”

凌壮志知道黄飞燕一直在关心他的安危，不由感激的笑着说：“我们有秦姑娘暗中保佑，姊姊怕什么？”

凌壮志不说还好，如此一提，黄飞燕立时打了一个冷战，不由自主的看了一眼身后阴影之处，同时嗔声说：“你胡说什么，还不快些上去，这点高度还难不倒姊姊。”

凌壮志愉快的笑一笑，没有再说什么，一长身形，直向崖上上升去。

黄飞燕知道峭壁不是地面，因而不敢紧紧跟在凌壮志身后，她仰首望着飘飘白影，宛如白鹤凌空的身影，直到凌壮志升过两株悬松，她才腾空而上。

升到半崖，山风逐渐增强，她停在一方凸石上，仰首一看，凌壮志早已不见踪影，心中一急继续加速上升。

接近崖巅，视线逐渐模糊，香腮上也感到有些湿意，不知是云是雾。

黄飞燕翻上崖边，第一眼便发现凌壮志惊异的望着前面乱石间发呆。

于是心中一惊，心身扑至近前，不由悄声问：“弟弟，有什么发现吗？”

凌壮志转首看了一眼黄飞燕，举手指前面乱石间，立即惊异的悄声说：“姊姊你看？”

黄飞燕循着指向一看，不由惊的脱口一声轻啊。

只见前面乱石青草间，横七竖八的卧着二十几名背插单刀，手提弓箭的劲装大汉。

黄飞燕看得心中一惊，不由惊异的问：“这是怎么回事？”

凌壮志疑惑的说：“恐怕邈邈和尚与跛足道两位老前辈已经先我们到了。”

黄飞燕惊异的“噢”了一声，蹙眉向前面一群倒在地上的大汉走去。

凌壮志深怕其中有诈，运功双掌，紧紧跟在黄飞燕身侧。

走近前，黄飞燕俯首一看，立即悄声说：“弟弟，他们是被点了穴道，你快解开一人问问。”

凌壮志仔细一看，即在一个臂上缀有特殊红线的壮汉身上拍了一掌。

但壮汉纹丝不动，依然昏睡如死。

黄飞燕轻啊了一声说：“这两位老前辈还是用的特殊手法。”

凌壮志秀眉一蹙，立即暗运“青罡气”，青气蒙蒙的手掌，轻轻抚在壮汉的气海上，暗气一吐，壮汉轻哼一声，睛眼立即睁开。

寒光一闪，黄飞燕一翻腕撤出长剑，一声轻叱，剑尖已抵在壮汉的咽喉上，同时低声说：“不许叫，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壮汉神志刚刚清醒，这时又遭如此一吓，几乎又晕了过去，惊得下颌紧紧压住冰凉的剑尖，连连惶声应是。

凌壮志示意黄飞燕将剑移开，接着和声问：“你不要怕，我问你，是谁把你们点倒的？”

壮汉茫然摇摇头，惶恐道：“小的不知道。”

凌壮志剑眉一蹙，继续问：“你们是怎样被点倒的？”

壮汉惊悸犹存的说：“什么时候，小的已记不清楚了。大家正在搭弓控箭，目光盯着崖边，蓦然扑通两声，最右边的两个兄弟无端的倒下了，接着又是两个倒在地上，小的心知不妙正待逃跑，只觉腰间一麻，以后的事也不知道了。”

凌壮志心中一惊，知道又来了高人，即对神色惊异的黄飞燕说：“恐怕不是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两位老前辈了。”

话声甫落，漆黑的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冲天欢呼。

紧接着，两道火焰，直升空中，叭叭爆开两团火花。

凌壮志和黄飞燕，两人心中一惊，不由同时低头问：“这是什么记号？”

倒在地下的壮汉，转首看了一眼尚未消失的火花，立即说：“后山有人陷进地网里。”

两人听得轻啊一声，面色立变。

就在这时，正东七八里处，火光一阵闪闪，光亮直冲半天，刹那间，灯火万点，同时，暴起一片震山撼峰，直上霄汉的欢呼。

凌壮志一见，双目冷电一闪，不由脱口焦急的说：“姊姊快走，恐怕有人闯进总寨了。”

话声甫落，蓦闻地上的壮汉得意的说：“那是老英雄规定的记号，全山正在欢呼，因为后山地网中已捉住了凌壮志夫妇。”

凌壮志和黄飞燕一听，顿时呆了，不由同时惊异的急声问：“你说什么？”

二十二

倒在地上的壮汉，看到总寨方向，灯火万点，光亮冲天，全山欢呼之声，直达霄汉，心里也不禁有些得意、高兴。

但，看到身边黄飞燕手中那柄冷气森森，寒光耀眼的长剑时，他心中的那丝得意，顿时全消了。

这时见凌壮志和黄飞燕，同时惊异的发问，立时惶声说：“听说今夜有位武功极高的凌壮志夫妇要来探山，老英雄和少山主下令全山所有机关陷网一律开放，方才后山欢呼，就是捉住了凌壮志夫妇。”

凌壮志和黄飞燕听得轻“噢”一声，两人不由相互看了一眼，黄飞燕十分不解的望着地上的大汉问：“你怎知道后山已捉住了凌壮志夫妇？”

壮汉毫不迟凝的说：“两位没看到吗？方才升空的是两支花炮。”

黄飞燕继续问：“那也不见得捉住的就是凌壮志夫妇呀？”

壮汉似乎因黄飞燕听不懂，不自觉的提高声音解释说：

“老英雄和少山主有命令规定，捉住凌壮志夫妇，升两发花炮，震天欢呼，全山当夜大摆庆祝宴，每人赏银二两，我这个小头目，要比弟兄们赏的要多，方才总寨的欢呼，是为后山有弟兄高兴。”

说话之间，面现光彩，似乎又想到了有酒好喝。

黄飞燕虽然怀疑，不知后山捉住了是一对什么样的男女，但，看到地上的壮汉当着明人说假话，也忍不住笑了，因而含笑问：“你可认识凌壮志？”

壮汉摇摇头说：“小的只听说凌壮志是男的，他的夫人是女的。他本人比我家少山主年纪小，衣着似乎差不多。”

黄飞燕个性爽朗，早已忘了身处何地，这时一听壮汉的话，不由银铃般的“格格”笑了。

但，凌壮志听到了“少山主”三字，心中怒火再升，目光不时焦急的去看灯火冲天的总寨方向，他似乎不便急言催促这位大姊姊。

黄飞燕笑罢，举手一指凌壮志，注望地上的壮汉，含笑问：“你可知道他是谁？”

壮汉见凌壮志，白衫银花，腰悬亮剑，眉清目秀，朱唇玉面，比他家少山主的年纪小，但比他家少山主英挺俊逸的多了。

这一细看，不啻当头雷轰，面色立变，冷汗顿时流下来，不由望着黄飞燕惊恐万分的抱拳颤声说：“凌……夫人……凌小侠饶命……小的该死……小的不知……”

黄飞燕笑一笑，摇着手中的长剑说：“我不是凌夫人，我是凌小侠的姊姊，你不要怕，我问你的话，只要你实说，我决不杀你。”

壮汉虽见黄飞燕神色平静，如花的娇面上含着微笑，但对她冷气森森的剑尖在他脸上不停的摇曳，仍惊得惶声说：“是……是是……凌姑娘，有话吩咐……小的决不敢不说……”

黄飞燕难得再说不姓凌，于是点点头，依然和声问：“你可知道秦香苓姑娘以前囚禁在什么地方，现在是否已经被你们少山主活活的打死了？”

如此一问，一直望着满山灯火的凌壮志，也立即转过头来，急切的望着地上的壮汉，等待他回答。

壮汉毫不迟疑的举手一指正南，但声音却很低的说：“囚在后山，有没有打死，小的不知道。”

凌壮志听得心头不禁一震，不由急声问：“你是说，你们少山主果然每天拷打秦姑娘三次？”

壮汉已看出凌壮志神色有异，顿时惊觉不妙，急忙摇头说：“是否每天打三次，小的不知，不过我家少山主日夜看守在秦姑娘的囚房外面，终日饮酒骂人。”

黄飞燕立即插言问：“你可知道囚房的位置？”

壮汉摇摇头，说：“小的属于西寨的小头目，后山情形一概不知。”

凌壮志和黄飞燕，无奈的互看一眼，直起身来，本能的转首去看后山。

转首一看，面色不由同时一变，就这转瞬之间的功夫，后山方向的灯火全熄，再听不到一声兴奋的欢呼。

但总寨方向，依然灯火通明，欢声不绝，还没接到后山捉到的两人。不是凌壮志夫妇的消息。

凌壮志看罢，即对黄飞燕说：“姊姊，现在趁总寨尚有灯光，他们正在兴奋紊乱这际，防范必不太严，我们可先去总寨，捉住老贼，不怕薛鹏辉不出来。黄飞燕颌首应好，即将手中长剑，向着地上的壮汉一挥，沉声说：“快起来带我们到总寨去。”

壮汉一听，面色再变，立即惶声说：“回禀凌姑娘，小的是西寨的小头目，只了解西寨的情形……”

黄飞燕柳眉一挑，厉声说：“你不知我就杀了你，另叫别人去。”

说着，即将手中长剑，又在壮汉的面上幌了幌。

壮汉只觉冷气扑面，汗毛卷缩，吓得连连点头，惶声说：“小的我去，小的我去。”

说着连滚带爬，由地上站起来。

黄飞燕室剑向前一挥，沉声说：“前头走，你稍微一动歪念，哼，我就先杀了你。”

壮汉早已吓得面色如土，汗如雨下，惊恐中连连颌首，惶声应是，踉跄慌张的向着前面乱石关奔去。

黄飞燕向着凌壮志哑然一笑，低声说：“我们跟着他走，至少可带我们深入一程。”

凌壮志见黄飞燕将壮汉威逼得落魄丧胆，惊惶失常，也忍不住笑了。

于是，两人谨慎的跟在壮汉身后，依然暗运功力，以防意外。三人在高大乱石间，左拐右转，有时看似平坦地面，前前壮汉偏偏腾空跃过，有时明明有路可走，壮汉偏偏要沿着路边，踏石而过。

凌壮志和黄飞燕自是依着壮汉的落足点前进。

前进中，壮汉不时惊疑的看看左右。

黄飞燕会意的看了凌壮志一眼，即对壮汉沉声问：“此地有什么不对吗？”

壮汉一面前进，一面望着左右乱石，惊异的说：“此地是冲天箭，小滚板地区，原有二十八名弟兄看守，不知为何都不见了。”

黄飞燕知道此地的暗桩必是被方才入山的那人拨掉了，因而沉声道：“我们走我们的，不要管他。”

壮汉自是不敢再看，连声应是，加速前进……

蓦然，夜空光线一暗，全山再度陷入漆黑。

凌壮志心中一动，身形腾空而起，直向就近一座尖高石笋上落上——

前面壮汉，闻风知惊，回头一看，面色立变，不由脱口惊呼：“小侠不……”要字尚未出口，快如云燕的凌壮志，已落在石笋尖上。

凌壮志心知不妙，脚尖轻轻一点石尖，飘身直落石下——

就在他飘身直下的同时，四周怪石上，哗啦一声大响，蓝光闪闪，叟叟连声，数百喂毒小箭，挟着慑人惊风，齐向高大石笋的尖端射来，声势十分惊人。

黄飞燕看了这等声势，惊得脱口一声娇呼。

就在黄飞燕脱口惊呼的同时，只见急泻而下的凌壮志，双臂一抖，大喝一声，右掌猛向地面劈出。

轰隆一声大响，沙石四射，枯草横飞，凌壮志藉力退回黄飞燕的身边。

黄飞燕本能的伸手扶住凌壮志，这才看到凌壮志方才落脚之处，已立起一块翻板，不由脱口急声说：“好险，万幸没落下去。”

壮汉早已吓呆了，这时一定神，立即惶声说：“我们寨主转达老英雄的命令时，曾说凌小侠武功高绝，技冠江湖，决不可与以前犯山的那些高手相比，希望全山兄弟，格外提高警觉，不可一丝疏漏。”

说着，看了一眼高大石笋的尖端，举手一指，正色说：“在此地潜入的高手，绝少有人能过‘冲天箭’区而进入西寨，即使万幸躲过，也会被‘小滚板’翻下陷井，被下面的尖刀穿透全身而死。”

凌壮志虽未受伤，但也吃了一惊，心在中也暗暗感激壮汉的那声惊呼，因而望着壮汉和声问：“请问大头目，你可知‘冲天箭’的总枢在何处？”

壮汉见凌壮志神色谦和的称他大头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受宠若惊的瞪大了两眼，顿时呆了。

黄飞燕看得一笑，再度沉声问：“我弟弟问你，此地总枢在什么地方？”

壮汉一定神，立即诚惶诚恐的恭声说：“西寨机关枢纽，仅寨主‘飞天鼠’龚夏一人知道位在何处，小的身为小头目，只知如何走才不致触动机关。”

黄飞燕见他确实不知，因而未待壮汉说完，立即一挥手因势利导，催促说：“好啦，快带我们走吧，只要不出事，姑娘不会杀你。”

壮汉惶恐应是，转身继续前奔，但他深觉这位姑娘厉害难惹，倒真的小心她挥剑杀人。

黄飞燕一见壮汉前进，立即低声道：“老贼总寨的灯火是否全熄了。”

凌壮志颌首说：“正东一片漆黑，已无一丝灯光。”

黄飞燕冷冷一笑，说：“老贼经后山如此一闹，恐怕愈加心神不安了。”

说话之间，两人紧跟壮汉身后，出了乱石地带，即是横岭前沿，一道宽大石路，直达岭上。

但，壮汉一声不吭，沿着岭前却奔正南。

凌壮志和黄飞燕，知道正中石路上有机关，也跟着壮汉向南走去。

前进不远，壮汉倏然停住身形，回身望着凌壮志恭谨悄声说：“前面石后伏有监视石道的二十名弓箭手，小侠可由他们身后去制服，否则，小的也无法引两位过去。”

凌壮志察言观色，断定他说的是实，衫袖一拂，白影一闪，毫无声息的已到了那片乱石之间。

黄飞燕仍怕壮汉有诈，依然蓄势横剑，目光忧急的望着凌壮志。

壮汉第一次看到如此轻灵神速的功夫，不由惊为天人，他觉得凌壮志的功力，和方才暗中点倒他那组弟兄的高人，绝分不出高低。

暮见悄然扑进乱石间的凌壮志，白影一闪，接着又急忙退出来，立即向两人招手示意过去。

黄飞燕和壮汉，心知有异，急忙扑了过去。

凌壮志一见两人来至近前，转身一指石间，低声说：“姊姊请看。”黄飞燕探首一看，二十几名弓箭手，和方才崖前的暗桩一样，横七竖八的倒在石下草地上。

壮汉也悄悄看了一眼，不由面色立变，惊得瞪大了两眼，噤若寒蝉。

黄飞燕望着凌壮志，惊异的说：“这恐怕又是方才后山陷入地网中的两人点倒的。”

凌壮志心事沉重的摇摇头说：“如有这份功力，便不可能隐入地网里。”

黄飞燕吃惊的问：“你是说另外有高人进山？”

凌壮志点头，机警的看了一眼附近。

黄飞燕柳眉一蹙，似有所悟的说：“弟弟，我们解开一人的穴问问，看他们是否看到那人的面目？”

凌壮志胸有成竹的摇摇头，说：“据小弟判断，那人如不具有奇快神速的身法，便具有武林绝技‘遥空弹指’或‘隔空点穴’的绝高功夫。”

黄飞燕瞪大了杏目，吃惊的脱口低呼：“什么？遥空弹指？”

凌壮志点点头，肯定的说：“姊姊不信，小弟可解开一人，一问便知，他们同样的茫然不知是谁。”

黄飞燕为怕误时太久，立即摇摇头，低声说：“不必了，我们快走吧！”

壮汉一听，当先向岭上奔去。

三人来至岭上，引导的大汉，举手一指东北一片黑影，说：“那面就是西寨房屋，我们由此向东，再走五里山路，便到了总寨桃林谷。”

凌壮志和黄飞一听尚有五里，不由同声催促声说：“那我们要走快些才好。”

壮汉为难的说：“这五里山路，要过十九个暗桩潜伏的机关地区……”

黄飞燕立即不耐他说：“你尽管带路，有暗桩潜伏我们自会拔去。”

壮汉最怕这位娇艳如花“燕姑娘”，总爱摇动手中的锋利长剑，这令他看得的确有些惊心，因而惊得连连颌首，惶声应是，转身向东飞奔。

五里崎岖山路，本是片刻即到事，但是由于要经过十九处暗桩机关，因而足足走了一个小时。

所幸这十九处暗桩，均被先行入山的高人，以特殊手法点了穴道，机关危险处又有壮汉引道，是以，虽误了一些时间，但却极顺利的通过西寨地区。

由于一路顺利，凌壮志和黄飞燕，对引道的壮汉，渐具信心，而壮汉对凌壮志的功力，惊为天人，敬佩万人，是以诚心导引。

三人来至一道深涧绝壑前，同时停住身形。

凌壮志游目四看，只见绝壑宛约十丈，岩下漆黑，深不见底，仅听到涧中传上来阵阵隆隆水声。

两崖每隔五丈植有一颗斜伸悬空的巨树，树盖直伸绝壑上空，每株树身上，均系一根长绳，作为两崖飞渡之用。

凌壮志打量间，暮闻身边壮汉，恭谨的悄声说：“对崖是总寨地区了，小侠和姑娘，可由小径潜入，通过那座高峰之间，就是‘桃林谷’了，但两座峰角间，有一道高栅栏，栅上防守极严，至于栅内情势如何，小的就不知了。”

说着，举手一指崖前斜伸悬空大树，继续说：“这些大树，有真有假，小侠必须记住，‘红牢白断’绳索头端，染有红漆的安全，染有白漆的危险……”

凌壮志和黄飞燕，两人游目一看，发现树盖系在主干上的绳索头端，果然有的漆红，有的漆白，因而，同时会意的点了点头。

壮汉继续悄声说：“现在小的已将小侠送到总寨边缘，小的可以回去了，否则沿途哨卡醒来，小的性命定然难保。”

凌壮志微微颌道，正待挥手让壮汉回去，蓦闻黄飞燕似有所悟的低声说：“且慢，红多代表危险，为河染有红漆的反而安全。”

壮汉不知原因，顿时被问得一呆，接着解释说：“小的只听得香主们这样吩咐，让小的牢牢记住。”

凌壮志似有悟的说：“这也许由于一般人都知道红是危险的道理，而故意红白颠倒，令潜入山区的高手因而造成误错。”

黄飞燕深觉有理，但她仍不放心的低声说：“还是让我先过去试试。”

说着，翻腕收剑，举步就向一株系有红索的大树走去。

凌壮志怎肯让黄飞燕冒险，由是急忙说：“让小弟先过去。”

但黄飞燕已解开绳索，遇事细心的她，凝目一看，发现握手处，红漆模糊，染有汗渍，立即肯定的说：“唔，他说的不会错了。”

说若，又仰首望着树盖主干，双手用力拉了拉绳索，蓦然足尖一点崖边，身形下坠，如飞荡向对崖。

凌壮志吓了一跳，再想阻止已来不及了，他自信这点距离尚阻不住他，因而一见黄飞燕双脚踏上对崖，立即腾空而起，一跃数丈——

身在空中，挺腰点足，双臂疾挥，身形再升三丈。

紧接着，一式“大鹏栖枝”身形立变头下脚上，双臂平展，直向对崖飞去。

引导前来壮汉，何曾见过这等惊人的轻身功夫，顿时呆了。

到达对崖的黄飞燕，急忙回头一看，只见对崖大树下，仅乘下一个发呆的壮汉子，凌弟弟已不见了踪影。

正惊疑间，白影一闪，风声飒然，凌壮志已凌空飞向她的身边。

她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脱口发出声来，她的确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近十丈的千仞绝壑，凌壮志竟能凌空飞越过来。

凌壮志飘身立稳，即对瞪大了一双杏目的黄飞燕，低声说：“我们快走！”

说着，自然的拉起黄飞燕的玉手，直向两座高峰之间驰去。

黄飞燕对凌壮志的功力，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同时更喜欢这位弟弟了。

她心中暗赞展伟凤有眼力，觉得展伟凤如能得到这样位夫婿，即使违犯派规，受些折磨也是值得。

心念间，已越过一片荒草乱石地区，这时才发现凌壮志弯曲前进，脚下是条小径，而她的手，仍握在凌弟弟的手里。

黄飞燕一些也不羞涩扭泥，因为，她的心地是光明的，而她也知道凌壮志对她已视为唯一的大姊姊。

正奔驰间，蓦闻凌壮志，脱口悄声说：“姊姊有人。”

说着，急忙一拉黄飞燕，迅即隐在一块大石后。

黄飞燕心中一惊，紧偎着凌壮志贴在石后，悄悄探首一看，距离两座高峰尚远，前面一片乱石矮松随风摇动，哪有半个人影。

她非常相信凌壮志的武功，虽然没有看到人在什么地方，但她却没有问。果然，一阵疾速的衣袂破风声，径由天南黑暗中逐渐传来。

黄飞燕恍然大悟，原来凌壮志早已听到来人的衣袂飘风声，心中愈加佩服这位弟弟。

随着衣袂声响的清晰，前面黑暗中，渐渐现出五道飞驰而来的人影。

凌壮志凝目一看，前面一男，后跟四女，男的短须劲装，背插钢鞭，女的一律花衣，均是侍女装束。

这时黄飞燕也看清楚了，即将樱唇附在凌壮志的耳畔，悄声说：“弟弟，这五人一定是来自后山，我想那四个侍女，也许就是服侍秦香菱姑娘的侍女。”

凌壮志也有同感，因而悄悄点了点头。

黄飞燕杏目一亮，立即悄声说：“我们快去截住人，由他们带我们去救秦姑娘……”

凌壮志立即摇头说：“不，所性擒贼先擒王，我们只要制服了薛雄虎，不怕薛鹏辉不将秦姑娘的生死下落说出来，不过，我们可摒息跟在五人身后，伺机潜入。”

黄飞燕赞同的点点头，探首再看，飞驰而来的一男四女，已由前面小折身奔向两高峰。

凌壮志觉得时机已到，一拉黄飞燕，摒息追去。

只见前面一男四女，行色匆匆，默默急似有什么紧要急事。

以凌壮志和黄飞燕的轻身功夫，跟踪在一个香主和四个侍女的身后，自是不被对方发现，但为了安全计，凌壮志仍与她们保持五丈以上的距离。

这时，夜空愈形黑暗，山风较前尤轻，四周逐渐笼罩了一层时浓时的水雾，令人感到一丝寒意。

凌壮志觉得这种天候，最利探山。

心念间，一阵疾速的衣袂破风声，径由身后再度传来。

凌壮志心中一惊，回头一看，只见方才小径转弯处，又有两道人影，疾驰而来，身法较方才的一男四女快多了。

黄飞燕深觉事态严重，因为前面五人已距离高大木棚不远了。

就在这时，木棚上，突然传来一声暴喝：“什么人？”

凌壮志、黄飞燕，本能的身形一闪，迅即隐在一方大石之后。

蓦然前面一个侍女，清脆的低声说：“雪里红。”

黄飞燕听得一愣，不由瞪大一双杏目望着凌壮志，似乎在说：“雪里红？雪里红不是菜名吗？那个侍女怎会取一个如此可笑的婢名？”

正感迷惑，后面驰来两人，已经驰近，速度似乎减低了不少。

蓦然其中一人，惊悸犹存的低声说：“近来少山主如此乱来，的确令兄弟寒心，王香主平素那样负责的人，只是一时大意，看到地网陷进两道快速人影，便迎空放了两支花炮，这不过是几端巧合，加之大家心情紧张，所以才有这等错误，但少山主却趁王香主惶愧不安，未加防范之际，挥剑将王香主杀了。”

另一个，接着惶急说：“魏兄，实话告诉你。兄弟这两天，一直心惊肉跳，神智不宁，总觉得大祸不远了，像这样明明知道凌壮志武功盖世，不是敌手，偏偏为了一个女人，要争这口气，不是兄弟说梦话，我觉得房瓦都在抖动。”

方才说话的那人哼了一声，继续说：“哼，管他呢！大不了鞋底抹油，溜，就这样少山主还发誓要捉住凌壮志的老婆陪他睡觉呢！”

凌壮志一听，怒气直冲，忍不住探首一看，只见发言的两人已向高棚驰去，仅看到了是一高一矮的两个劲装中年人。

又听另外一个笑着低声说：“中午‘病二郎’还向我大竖手指头，赞不绝口的说凌壮志那小子有艳福，身边的老婆美的像天仙……”

黄飞燕一听，不由娇面飞红，香腮发烧，情不自禁的碰了一下气虎虎的凌壮志，接着妩媚的笑了。

凌壮志被碰的心头怦跳，俊面绯红，看也不敢看一跟身边这位性情爽朗，光颜照人的大姊姊。

恰在这时，前面高大木栅上，再度传来一声暴喝：“什么人？”

紧接着，一个中年人，低声回答说：“雪里红。”

凌壮志听得双目一亮，倏然立起身来，脱口悄声说：“姊姊快走，这是他们进入总寨的暗号口令！”

黄飞燕也已恍然大悟，即与凌壮志纵身而起沿着前面两个中年人飞奔路线，直向高大木栅驰去。”

两人身法之快，宛如雨缕青烟，眨眼已至栅前，两人身形未停，腾空而上——

栅上十数壮汉，闻声知警，同时惶声大喝：“什么人？”

黄飞燕足尖一点木栅上的横栏，身形如飞越过，同时低声回答：“雪里红！”

红字出口，已和凌壮志双双落地，飞身仆进十数丈外的桃林中。

木栅上的十数壮汉，何曾见过如此奇快神速的轻身功夫，先是一愣，继而大吃一惊，不由纷纷惊呼：“不好，凌壮志……”

十数壮汉，惊呼间，转首再看，那里还有半丝人影，顿时慌作一团。

凌壮志和黄飞燕，飞身进入桃林，听到后面栅墙的惶乱惊呼，心中暗暗焦急。

就在这时，前面急奔的两个劲装中年人，倏然停止，转身望来，目光炯炯，神色十分惊急。

凌壮志心中一动，飞身前扑，白影如电一闪，已至两个中年人面前。

两个中年人，大吃一惊，同时暴喝，高个子急抖索子鞭，矮个子忙解练子锤。

凌壮志一声不吭，身形一旋，幻起十数白影，分别点中两人的麻穴。

当当两声清响，鞭锤同时脱手，冬冬两声，两个中年人相续坐在地上。

人影闪处，寒光慑人，黄飞燕已仗剑扑至。

凌壮志立稳身形，这才发现虽然身高不一，但却俱都生了一险的横肉，于是对眉微剔，注定两人，沉声问：“去总寨如何走，快些带我们去见薛雄虎。”

两个中年凶汉，视如未闻，看也不看凌壮志一眼，但四眼双睛，却怨毒邪恶的翻白着黄飞燕，似是在证实“病二郎”说的，是否像天仙。

黄飞燕被看得芳心火起，脱口一声轻叱：“狗贼不说话，敢莫是哑巴。”

巴字出口，急上一步，手中长剑，振腕一连几点，寒光电闪中，暴起两声杀猪嗥叫。

凌壮志心中一振，再想阻止已来不及了。

只见两凶汉此，双手掩耳，痛苦万分，鲜血顺着指缝流下来，四只尚在颤动的耳朵，应声落在地上。

黄飞燕柳眉一挑，继续沉声问：“老贼在什么地方，带不帶我们去？”

两个凶汉时愁眉苦脸的惶声问：“我们虽想带贵夫妇去……”

黄飞燕杏目一瞪，脱口厉叱：“谁是贵夫妇，狗贼不长眼睛，还不快爬起带路。”

说话之间，急上一步，小蛮靴连环踢向两人的腰间，两个凶汉被踢的就地一滚，同时发出一声闷哼，挺身由地上跃起来。

黄飞燕再度一声厉叱：“前头走！”

说着，手中长剑，虚空一挥，幻起一道如银匹练，发出一道慑人剑啸。

两个凶汉，早已吓破了胆，知道这位美如仙姬的少妇，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煞神，因而，两人看了一眼冷气森森的长剑，双手掩着耳朵，连连跪首，惶声应是，踉跄向前急奔。

凌壮志虽然觉得黄飞燕有点过份，但想到方才两个凶汉的嘴脸，不如此两人决不肯带路。

他觉得这时愈快到达总寨愈好，是以即和黄飞燕紧随两个凶汉身后。

前进中，游目一看，这才发现桃林枝叶茂盛，桃子早采收。

由于前面两凶汉的如飞急奔，断定桃林内没有机关或陷阱。

同时也看出两个凶汉尽展轻功，企图趁机逃走。

穿出桃林，是片方大草场，数十丈外，便是一座堂皇庄院。

院外苍松翠竹，间植桃树，乍然看来，直疑是座富绅宅第，没有人会说是个山大王的总寨。

凌壮志看罢，顿时想起邈邈和尚说的那番话，薛老虎最近建宅的目的，只是想永久隐居在玉山桃林谷内。

心念间，已到院前，两个凶汉，身形速度丝毫不减，直奔高大门楼。

门楼下虽然无灯，但却立着十数名横刀大汉。

凌壮志、黄飞燕，知道能否顺利进庄，就在此一举了，因而，两人暗疑功力，愈加紧跟凶汉的身后。

这时，门下数十大汉，似乎惊觉情形不妙，轰的一声立起来，横刀挡在门下，同时暴喝问：“什么人，还不快些停止。”

两个凶汉，同时，嗥声惊呼：“后面两人是凌壮志！”

惊呼声中，身形腾空而起，飞越十数大汉头上，直入门内。

凌壮志秀眉一轩，冷冷一笑，仰手一挽黄飞燕的玉臂，两人如形附影，也紧跟两个凶汉身后飞入。

十数横刀大汉，俱都认得满面鲜血的两个凶汉，是后山寨的两位香主，因而不敢挥刀相拦，但觉人影一闪，劲风袭面，定睛一看，紧随两位香主身后的凌壮志也随之不见，因而，同时暴喝一声，门楼下顿时大乱。

急急飞奔的两个凶汉，听到门楼下的慌乱叫喊，心中大喜，断定凌壮志和那个女煞神，必是被十数持刀大汉截住的。

心念间，回头一看，顿时惊得魂飞天外，凌壮志和那位持剑的女煞神，仍紧紧的跟在后面。

两个凶汉，这一惊非同不可，怪嗥一声，抱头鼠窜，身形骤然加快，亡命向内狂奔，一路上惊呼怪叫，大喊凌壮志来了。

凌壮志和黄飞燕，虽然又急又怒，但仍紧跟着两个凶汉，因为，跟着凶

汉走，才最安全。

两个凶汉，惊呼狂奔，越过一座两厢大院，即是一道中门阁楼，进入中门眼前顿时一亮——

只见正中七八丈外，赫然一座堂皇巍峨大厅，阶高九层，灯火明亮，十数僧道俗人，闻声涌了出来。

堂前一个老者，方面大耳，虎目双眉，额下一蓬银髯，身穿一袭杏黄长袍，满面怒容的望着两个凶汉。

飞扑大厅的两个凶汉，一见黄衫老者，立即举手一指身后，同时惶声大呼：“老英雄，凌壮志……”

话未说完，厅上十数高手，俱都看清了凌壮志和持剑的黄飞燕，纷纷惊呼，面色大变，但不感到突然。

身着黄衫的老贼薛雄虎，神情一呆，暴喝一声，右脚猛跺脚下的石砖——

凌壮志心知不妙，大喝一声，腾空而起，顺势将黄飞燕拦腰带起。

就在凌壮志和黄飞燕身形凌空的同时，厅阶两端的两个青石龙头，哗啦一响，血口大张，数百道耀眼蓝光，闪电射出，直奔甬道上的两个凶汉。

一阵叮当声响，满院火星蓝光，两个凶汉就地一翻滚，身上中满了飞刀，数声惨嚎，登时气绝。

身在空中的凌壮志，不敢即时下落，右袖猛然一挥，身形再升两丈，直向身后中门楼脊上落去。

就在这里，数道零乱寒光，挟着慑人的厉啸，闪电射至，直奔凌壮志和黄飞燕的落脚之处。

黄飞燕一见，脱口惊呼：“小心老贼的‘乱飞镖’——”

惊呼声中，急舞长袖，一阵叮当轻响，立将上镖砸飞。

凌壮志深知“乱飞镖”的厉害，虽然被砸飞，但紧接着会旋飞回来，于是脚尖一点楼脊，身形紧跟腾起——

就在凌壮志一点瓦脊的同时，厅阶上，蓦然暴起一阵老贼薛雄虎的哈哈大笑，声震厅瓦，喻然不绝。

紧接着，即由高大厅脊上传来一连串的“格登”响声”

凌壮志心知不妙，腾起的身形一闪，疾向中门墙泻下——

寒光一闪，劲风袭面，黄飞燕脱口一声娇呼，一只回旋飞飘，闪电擦过黄飞燕香肩，一绺秀发，立被斩断。

同时，寒光万点，风声悚然，挟着慑人厉啸，势如骤雨，疾如奔电，分由大厅横脊上，漫天射来。

凌壮志虽知道黄飞燕已经受伤，但心里却惊而不乱，双脚一着地面，即和黄飞燕紧贴着墙面。

就在凌壮志双脚立稳的同时，中门楼脊上，暴起一阵雨点般的叮当清响。

顿时之间，火花四射，寒星光溅，整个门楼瓦面上，弹丸滚动，铁光闪闪，发出一片格啦啦的弹丸滚动声。

一阵叭哒声响，无数银光闪闪的铁蒺藜势如冰雹，纷纷滚落在凌壮志和黄飞燕的脚前。

黄飞燕看了这等声势，花容早已变色，她这时才深信外界所传不虚，难怪无数高手进入玉山，鲜少有人全身而退。

凌壮志虽然暗暗心惊，但他仍极关心这位光颜照人的大姊姊，这时她娇

面苍白，秀发微乱，不由关切的急声问：“姊姊何处受伤？”

黄飞燕一定神，发觉凌弟弟强而有力的手，仍揽在自己纤纤柳腰上，苍白粉面，顿时通红，立即摇头，微皱着羞笑说：“没有受伤，仅扫掉一绺头发。”

凌壮志一听，立即关怀的看了一眼，果见黄飞燕秀发有些紊乱。

就在这时，暮闻院内厅阶上，响起一个洪钟似的的声音说：“老英雄，凌壮志那小子的老婆已经受伤，你现在不去擒拿，难道还给他们时间喘息不成？”

凌壮志见黄飞燕沉声说：“姊姊，走！”

说话之间，自然的松开揽在黄飞燕纤腰上的左手，身形一闪，直扑门内。

黄飞燕唯恐凌弟弟有失，低呼一声“小心！”飞身紧跟扑入。

扑进中门一看，只见厅阶，正大步走下一个身材肥大，头如巴斗的灰衣和尚，一双铜铃似的环眼，正目光炯炯的瞪着中门。

老贼薛雄虎和一个身穿黑道袍，背插长剑的中年老道，以及十数高手，依然神色惊急的立阶上。

胖大和尚一见飘然掠进中门的凌壮志和黄飞燕，神色一愣，立即停住脚步，批着一定神，蓦然大喝一声：“小子来得正好，现在让我‘大巴罗汉’试试你小子的掌力，可是外界传说的那等厉害？”

说话之间，急上三步，倏然圈臂蹲身，大喝一声，右掌猛力劈去。

一道排山倒海般的滚滚狂彪，直向凌壮志的身前卷来。

凌壮志听了“大巴罗汉”的宏亮声音，断定就是方才发话的那人，这时见他徒手未持兵刃，知道是以掌力浑厚自恃的人。凌壮志，有意先声夺人，于是冷冷一笑，震耳一声大喝：“不信你就试试。”

试字出口，右腕一翻，振臂劈出一道青蒙罡风——

轰隆一声大响，轻风激旋，银光万道，方才溅满地上的铁蒺藜，立被震飞，挟着慑人厉啸，向前面和左右射去。

蹬蹬连声中，“大巴罗汉”的身形，踉踉跄跄，直向大厅阶前退去。

大厅阶上，老贼薛雄虎等人，也在惊呼暴喝，纷纷暴退，不少人挥舞着兵刃，阻挡被凌壮志刚才掌力震飞的铁蒺藜。

噗通一声，大巴罗汉终于拿桩不稳，一屁股坐在大厅地上。

凌壮志心念电转，暴喝一声，右掌遥空劈出——

轰隆一声大响，劲风疾旋带啸，凌壮志身在空中，极力一挺腰身，一个“云里翻滚”一连几个筋斗，身形飘然落回原地。

黄飞燕见凌壮志安然回来，一颗焦急的心顿时放下来。

薛雄虎看了凌壮志这等骇人听闻的轻身功夫，顿时惊呆了。

凌壮志身形落地，双眉一轩，立即怒声问：“薛雄虎，你如此胆大妄为，难道不怕身家不保，玉石俱焚？”

这句话正说中薛雄虎的心病上，老贼何以敢将邈邈和尚破足道人两位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怪杰处死，只是受了“大巴罗汉”等人的怂恿，令他迟疑，有些心动而已。

这时看了凌壮志骇人的轻功，加之事机已泄，立即改口说：“僧道两位怪杰，误陷后山地网中，小儿鹏辉不敢作主，特派入护送来此，老朽正待为二杰解网赔罪，贵夫妇便到了。”

黄飞燕听薛雄虎也错把他视为凌壮志的妻子，心中又羞又怒，不禁粉面

通红，但她知道，这时她不宜插嘴。

凌壮志已看出老贼心生怯意，这时一听他改了口气，立即面色一变，故意和声说：“既然如此，就请老英雄快些为两位前辈解绑吧！”

话声未落，立在薛雄虎身侧的黑袍背剑老道，面色一沉，即对老贼沉声说：“老英雄，俗语说：‘擒虎容易纵虎难’，如今即将二怪捉住，正可以要胁凌壮志，须知方才少山主将人送到时不放，二怪已怀恨在心，如今再放，他们依然要杀你泄忿，一个凌壮志，我们以难应付，如今再放二怪，不啻与虎添翼，再说，家师曾告诫本门师兄弟诸人，‘武林四怪’狂妄嚣张，恃技凌人，四怪一日不除，黑道英豪便永无抬头之日，贫道言尽于兹，敬请老英雄三思。”

老贼薛雄虎一听，抚髯蹙眉，果然有些迟疑了。

凌壮志早已气得浑身微抖，俊面铁青，他迟迟不敢动手，也正是顾忌两位怪杰的生命安危。

这时一俟老道说完双眉一轩，厉声喝问：“你是什么东西，要你在此多嘴？”

黑袍老道尚未开口，蓦闻大厅内的邈邈和尚大声说：“混蛋小子，这小杂毛正是你师父的切齿仇人‘乌鹤’恶道的三弟子妙光，要想知道‘乌鹤’的下落，问他便知。”

凌壮志一听“乌鹤”，杀机陡起，星目冒火，横肘撒剑，寒光电闪，呛啷一声龙吟，光华大放，穹汉剑已撤出鞘外，接着恨声道：“难怪你心肠如此狠毒，原来你就是恶道‘乌鹤’的徒弟。”

说话之间，咬牙切齿，缓步向黑袍老道逼去。

黑袍老道妙光，一见凌壮志撒剑，立即狞恶的笑了，似是有恃无恐，他目光怨毒的注定凌壮志不屑的说：“凌壮志，你不要自恃会套剑魔的‘太虚九剑’，就可横霸天下，须知道爷可没将太虚九剑放在眼里。”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动，立即仰身天笑了，接着朗声说：“对付乌鹤道的劣徒，何须施展举世震惊的太虚九剑……”

话未说完，蓦闻妙光老道，震耳一声大喝：“好，道爷就试试你还有什么仗以欺人的剑术本领。”

大喝声中，翻腕撒剑，寒光一闪，一把百练金钢的三尺长剑已撤出鞘外，接着一声清叱，长剑颤出一片梨花，即向凌壮志身前罩下。

凌壮志听了妙光的话，再以传说乌鹤不惧四大恶魔武功事，加以对照，因而有意看看妙光的剑路，于是身形一闪，已至老道身后。

妙光只觉白影一闪，两眼一花，长剑顿时走空，心中一慌，倏然转身，发现凌壮志傲然立在身后，立即轻蔑的怒声问：“凌壮志，你除了太虚九剑，可是要以老魔鬼的神诡步法游斗？”

凌壮志被说得顿时大怒，震耳一声厉喝：“哪个和你游斗？”

大喝声中，急上两步，手中宝剑，疾演“乾坤正反十六剑”、一连四式，正反八招，匹练翻滚，剑风带啸，森森剑气，冷焰刺骨。

妙光一见，大吃了惊，只觉周围左右，幻起千百银锋，剑光刺眼，目不敢睁，心惊之下，胡乱封出几剑，顿时闹了个手忙脚乱。

于是，惊噪一声，飞身横飘一丈，同时，怨毒的怒声大喝：“你说的不使用太虚九剑，为何又食言背信？”

凌壮志一听，立即大喝一声：“小爷就让你见识见识‘太虚九剑。’”

大喝声中，飞身前扑，默运青罡气，力透剑身，青蒙光华暴涨三尺，整个大厅阶前，寒光刺目，耀眼生花。

身形飞扑中，一招“太虚幻境”，长剑幻起一片光云，直向妙光罩去——

老贼等人，同时大吃一惊，齐声惊呼，纷纷暴退。

妙光早已吓的面色如土，魂飞天外，只见刺目的青光，分不出何处是虚，何处是实。

惊慌中，自知难免一死，双手抱剑，厉喝一声，猛向光云中，盲目刺来。

凌壮志尚以为妙光果真有对付“太虚九剑”的剑法，这一见，不觉笑了，因而杀机顿失。

于是，剑式一变，疾演“丹凤展翅”反臂横击妙光的长剑，嗡然一声清响，寒光如电，妙光一声惊呼，长剑脱手而飞，他的瘦长身形，也随着剑势踉跄前冲——”

黄影闪处，薛雄虎大喝一声，飞身前扑，伸手将妙光扶住。

妙光这时，面色如土，冷汗直流，神情惊恐万状，张口瞪眼，久久定不下神来。

凌壮志横剑停身，注定妙光怒声说：“恶道乌鹤现在何处，在下已无追问必要，七日以内，你师父再不出面与在下解决残师之仇，在下即赴崆峒山，杀绝门徒，焚毁寺院，要徒崆峒大业，就在你罪恶师你们的手里毁尽。”

说此一顿，剑眉一轩，震耳一声厉喝：“趁在下未反悔杀你之前，快些滚吧，别忘了转告你那罪恶的师父，七日之后仍不见面，可别怨在下妄告罪孽，杀尽你们崆峒人。”

妙光一定惊魂，怨毒的瞪着凌壮志，似是有恃无恐的恨声说：“凌壮志，你小子不要神气，等我们掌门师尊找你的时候，你小子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也得服服贴贴，任由摆布了。”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惊，正待喝问。蓦见黄飞燕柳眉一挑，脱口一声怒叱：“剑下游魂，还敢利口逞能，不削掉你一支耳朵，谅你也不知厉害。”

说话之间，提剑向妙光身前走去。

妙光大吃一惊，那里还敢停留，双肩一幌，腾空而起，飞身纵上房面，身形一闪，顿时不见。

黄飞燕见妙光逃去，立即目注薛雄虎，沉声说：“薛雄虎，现在该我们算算多年未结的旧帐了。”

薛雄虎面色苍白，神色惊怒，自知大势已去，这时闻言，不由一愣，立即不解的沉声问：“老朽年迈，记忆已经模糊，已想不起何时何地与你凌夫人相遇过……”

黄飞燕粉面一红，瞪眼一声厉叱：“老贼闭嘴，你是明知故问，还是佯装糊涂，我‘萍飘女’黄飞燕虽有三年不历江湖，难道赵永荣的妻子你已经不识？”

薛雄虎面色一变，接着仰天一阵大笑，继而轻蔑的朗声说：“老朽第一眼就看出你是赵永荣的未亡人，但是你的纤腰揽在凌壮志的怀里，老朽也不敢不称呼你凌夫人了。”

黄飞燕顿时大怒，脱口一声厉叱：“老贼闭嘴，今夜不杀你，我飘萍女就不下玉山。”

厉叱声中，飞身前扑，手中长剑，振腕颤出一朵剑花，分刺老贼的上中

下。

薛雄虎再度哈哈一笑，幌肩跨步、疾挥大袖，立即和黄飞燕激斗起来。

凌壮志先是俊面通红，续而越想越气，但他当着这多高手面前，必须解释清楚，因而横剑厉声说：“薛雄虎，在下确没想到，以你古稀之年，曾如此口薄无德，你明知当时情势危急，势非得已，不及时挟起燕姊姊，势必乱刀中身，溅血当地，而你这时却以此利口轻薄，实有失长者风度，似你这等无德之人，万万留你不得。”

正在激斗中的薛雄虎，听得又惊又怨，因而偶一疏神，黄飞燕的锋利长剑，立即乘隙刺人，险些削掉肩上的人头。

老贼心中一惊，立即聚精会神的展开一套刚猛掌法，向着黄飞燕的剑隙间，连番攻来。

黄飞燕的剑术造诣虽然不俗，但遇上成名数十年的老贼薛雄虎，仍然应付吃力，所幸她的轻功卓越，以补功力的不足。

凌壮志看得清楚，时间一久，黄飞燕体力定然不支，如果现在就出手，又怕黄飞燕心里不服。

正在迟疑难快之际，蓦然传来一惊呼叫喊，情形极为紊乱。

凌壮志心中一动，举目一看，只见后宅方向，浓烟滚滚，直上半天。

蓦然间阶前十数高手，同时惶声惊呼：“老英雄虎不好，后宅失火。”

激斗的薛雄一听，面色大变，大喝一声，连环劈出三掌，一团刚猛劲负，将黄飞燕逼开，飞身暴退两丈——

举目一看滚滚浓烟中，已有几道火苗冲上半天，老贼大喝一声，飞身纵上房面，直向后宅驰去。

其余十数，俱都神情惶慌，飞身奔进大厅左右角斗，眨眼之间，厅前只乘下凌壮志和黄飞燕了。

凌壮志无暇去想放火的人是谁，他必须尽快解救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是以，一俟十数高手离去，立即飞身纵上厅阶。

身形尚未立稳，早已惊得脱口一声轻呼，站在阶上，顿时呆了。

紧跟而至的黄飞燕，凝目一看，只见大厅砖地上，零乱的放着两只已被斩断的牛筋索网，两位怪杰早已不知去向。

于是，飞身纵进厅内，用剑一挑乱网，即对立在厅口的凌壮志，急声说：“弟弟快来看！”

凌壮志一定神，纵身来至近前，低头一看，面色立变，牛筋索的两断处，不是整齐的刀剑痕迹，而是用“大力金钢指”一类的功夫捏断。

黄飞燕放下牛筋索，注定凌壮志，惊异的说：“弟弟，我敢断言，救走两位老前辈的那人，就是在西寨沿途，隔空点倒十九处暗桩的那人。”

凌壮志惊异的点点头，接着蹙眉不解的问：“小弟江湖阅历浅鲜，请姊姊想想看，武林中那些前辈异人，具有如此惊人绝技？”

黄飞燕略一沉思，摇摇头说：“近两百年来，除‘四大恶魔’的武功最高外，其他各派均未出现异秉奇材，足可战胜四大恶魔的手高，照今夜这位先行入山的高人来说，也许是百年前‘黄山老神仙’的衣钵传人。”

凌壮志对那位被武林已经神化的“黄山老神仙”，虽然早听恩师谈过，但他始终不相信，有人会将武功练到那等神乎其神的境地。

今夜经过一连串的奇遇，他的确有些信了，但他也下定决心，“在他有生之年”亦要将武功练至和“黄山老神仙”那等超凡人圣的境地。

心念间，蓦闻黄飞燕疑惑的说：“据我判断，放火烧山的人，必中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两位老前辈。”

凌壮志肯定的一颌前，毅然说：“走，我们到火场上看看，两位老前辈也许仍在那里。”

说话之间，转身一看，厅外满天通红，房屋墙院和地面，俱被染上一片骇人的红光。

凌壮志心是一惊，即和黄飞燕，纵身而出，腾空飞上屋面，转首一看，不由脱口急声说：“好快，眨眼之间，已是一片火海。”

黄飞燕定睛一看，只见百十丈外，火焰爆炸，红光冲天，万道金蛇，滚滚浓烟，在人声惊呼狂喊中，发出连珠般的爆响，声势十分骇人。

看了这等情势，她不禁摇了摇头，迟凝的说：“风势如此大，恐怕无法扑灭了。”

凌壮志一心想到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因而急声说：“姊姊，我们过去看。”于是，两人展开轻功，登房越脊，直向火场驰去。

这时，火势猛烈，照得全山通红，地下落针可见，其余名寨，也在鸣锣呐喊，似是准备前来救火火势愈来愈猛烈，随着强劲山风，正在向大厅这面烧来。

只见火场边缘，身影闪闪，人头攒动，呐喊间，爆响不绝，火舌高达十丈，无数惊荒壮汉，随着火的扩延纷纷的退下来。

由于人多势众，凌壮志和黄飞燕，无法找出谁是邈邈和尚谁是跛足道人，也看不见薛雄虎去了何处。

凌壮志和黄飞燕看这等情势，只得停下身形，愣愣的立在房面上。

蓦见黄飞燕杏目一亮，脱口低呼：“弟弟快看。”

说着，举起纤纤玉手，指着北方。

凌壮志转首一看，只见正北两座矮峰间，正逐渐升起一股浓重黑烟，那面的呐喊情形也极紊乱。

又听黄飞燕继续急声说：“弟弟，两位老前辈，必已去了那边。”

凌壮志急忙一颌首说：“我们先到那边去看看。”

于是，两人展开轻功，折身再奔正北。

越过两座独院，飞身纵出高大围墙，通过平坦草地，即是环绕庄院的桃林。

这时，满山满谷，一片通红，方向清楚，路径分明，极易辨认。

驰出桃林，是一片百丈方圆的卵石地区，每一个卵石都像燃烧的火蛋，闪耀着红辉。

凌壮志秀眉一蹙，即和黄飞燕同时停住身形，两人断定这片卵石地区内，也许设有机关，两人决心细察一番。

游目一看，蓦见黄飞燕粉面一变，脱口急呼：“弟弟快看，两位老前辈又在那里了。”

凌壮志心中一惊，回头一看，就这片刻之间，身后庄院中的那座巍峨大厅，也升起一股浓重黑烟，于是，急声说：“快去，去迟了两位老前辈又走了。”

于是，两人尽展轻功，身形如烟，再向大厅驰去。

前进中，凌壮志感慨的说：“薛雄虎惹上这两位嫉恶的如仇的‘恶人熬星’，今夜怕不将玉山五寨搞个天翻地覆，一片焦土。”

黄飞燕柳眉一挑，怒哼一声，忿忿的说：“老贼是一生作恶多端，不知多少人为他倾家荡产，丧失生命，今夜的结果，正是老贼父子的报应。”

说话之间，已至庄前，两人腾空飞上房面，只见堂皇巍峨的大厅前檐，已窜起数道火蛇。

同时，叫声吵杂，暴喝连声，挟着怪诞的哈哈大笑。凌壮志一蹙，又目倏然一亮，不由急声说：“邈邈老前辈在此地了。”

说话之间，已越过两座独院，只见大厅阶前，浓烟弥漫，红光耀眼，整个大厅内，已是一片火海。

薛雄虎，须发怒张，眼布血丝，神情如疯如狂，率同十数高手，正转攻一个一身油泥，半截僧衣，足登跛麻鞋，手脚污油黑的疯癫僧人。

黄飞燕见过“武林四大怪”，这时一见即知是性格古怪，口无遮拦又喝酒又吃肉的邈邈和尚。

打量间，蓦闻凌壮志震耳一大声喝：“鼠辈竟敢以多制胜？”

大喝声中，腾空而起，“一式大鹏临空”，仗剑向厅前扑去。

岂知，被困核心的邈邈和尚，却怒声大喝：“混蛋小子，哪个要你帮忙，你认为我酒肉和尚的骨头老了是不是？”

凌壮志一听，窘得俊面一红，只得急施千斤坠，飘然落在院中，横剑卓立，蓄势准备。

黄飞燕飘身落在凌壮志的身旁，心里很不服气，忍不住对着场中的邈邈和尚故意嗔声说：“邈邈前辈，你怎的愈老愈不知好歹，凌壮志怕你危险……”

话未说完，上下纵跃，左击右攻的邈邈和尚，脱口一声大喝：“死丫头，快闭上你的嘴巴，我老人家会让你的凌弟弟关心？你俩不要管我，快去左右两院放火。”

黄飞燕听得不由粉面一红，凌壮志则秀眉一蹙，两人互看了一眼，似乎在为难的说，杀人已嫌过份，怎可再行放火？

正在为难迟疑之处，中门之外，蓦然传来一声嘶哑急呼：“老英雄不好了……”

急呼声中，一道快速人影，径由中门以外，如飞奔了进来，扑通一声跌在地。

凌壮志、黄飞燕，两人凝目一看，只见地上那人，身着兰缎劲装，徒手未带兵刃，神情惊惶，满脸大汗，被院中浓烟呛的张着大口，不停喘气。

薛雄虎知有巨大惨变，大喝一声，飞身暴退，老贼一退，其余十数高手，也纷纷纵出圈外。

邈邈和尚虽然嫉恶如仇，但他决不乘人于危，暗箭伤人，这时薛雄虎等人退后，也随之停止出手。

只见薛雄虎，纵身扑至倒在地上喘息的兰衣中年人身前，惶急大声问：“南香主，后寨怎样了？”

兰衣中年人，张嘴瞪眼，大口吸气，久久才困难说：“少山主……少山主……不……”

话未说，头颈一垂，顿时晕了过去。

薛雄虎爱子心切，顾不得宅中大火，飞身纵上中门，直向后山奔去，其余十数高手，也纷纷随在老贼身后。

邈邈和尚，向凌壮志和黄飞燕一挥手，大声说：“还不快跟着老贼走，薛鹏辉那小子的住处，就是秦丫头的囚室。”

说罢当先纵上中门，直向前面的薛雄虎追去。

阵内地面光滑，每两座石笋间，均有一个同一形式的红漆小门，但，众人经过的小门，却均被利刀斩开了。

凌壮志一见，立即惊喜的欢声说：“啊！跛足老前辈已先来了。”

话声甫落，身后蓦然传来一阵急速的衣袂破风声，紧接着，是一阵爽朗的哈哈大笑，说：“我老道要不是看到你小的白影，还真找不到此地来呢？”

说话之间，灰影一闪，跛足道人已由阵外飞身奔了进来。

凌壮志和黄飞燕一听，顿时愣了，四人停身未稳，凌壮志不由惊异的问：“跛足前辈既然才到，这石阵中的漆门是谁破的呢？”

邈邈和尚愣愣的立在一旁，这时一听，立即恍然大悟的哈唯一笑说：“还用说吗？当然是你的老婆了？”

凌壮志和黄飞燕面色同时一变，不由脱口问：“老前辈您说什么？”

跛足道人，大眼一眨，迷惑不解的看看左右，惊异的问：“你的夫人呢？你不是和宫丫头一起来的吗？”

凌壮志一听，满头雾水，闹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顿时呆了。

黄飞燕再也忍不住了，“噗嗤”一笑，说：“跟凌弟弟一起来的是我！”

跛足道人另有奇遇，由于心情惊异，毫未思索的脱口说：“怎么？你是凌壮志的老婆呀？”

黄飞燕被问得粉面通红，直达耳后，羞得直跺脚，红着脸嗔声说：“你老人家怎么搞的，您看我比凌弟弟大八九岁，能作他的妻子吗？真是的，那是他们玉山喽罗误会胡说。”

邈邈客尚和跛足道人，面色大变，脱口一声轻“噢”，两人瞪大了一双怪眼，张着嘴，久久说不出话来。

凌壮志和黄飞燕渐渐明白前来石笋阵斩开漆门的必是那位被惴惴为“黄山老神仙”的传人所为。

暮闻跛足老人，瞪大了眼睛，惊异的沉声说：“老三，这简直是活见鬼了，你到底看清楚是谁了没有？”

邈邈和尚咧着大嘴，愣愣的摇摇头，一脸惊疑神色。

凌壮志和黄飞燕一听到“鬼”，身不由己的打了一个冷颤，由于心理的作祟，石笋阵中顿时充满了阴森鬼气。

黄飞燕首先怯怯的低声说：“恐怕是秦姑娘的魂……”

话未说完，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大眼一瞪，同时一声惊啊，似乎想起什么。急呼一声不好，两人大袖一挥，争先向阵内扑去。

凌壮志和黄飞燕，断定这两位怪诞前辈，必是也遇到了与他们在山下茂林中遇到的相同的鬼怪事情。

这时见他们两人争先扑进门内，知道他们突然想起被囚阵内的秦香苓，于是两人低喝一声走，也紧跟飞身驰入。

穿过几座红漆小门，已追上前行的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同时，也听到由深处传来一阵颓丧绝望的哭声。

凌壮志一听这阵哭声，即知是玉山少山主薛鹏辉的声音。

就在这时，深处蓦然又传来薛雄虎的怒喝：“问你话你仍然也不说，尽哭个什么？”

薛雄虎的话声甫落，两位怪杰已到了一座石院门前，身形一闪，争先仆进门内。

凌壮志和黄飞燕紧跟入门内，举目一看，只见院中围满了壮汉侍女，十余高手，正立在神急焦急，满面怒容的薛老虎身后。

薛老虎满头大汗，万分气急的望着蜷卧在地上，放声痛哭的薛鹏辉。

只见薛鹏辉，面色腊黄，嘴唇发青，浑身软绵绵的，两手强自撑起上身，仰着脸，张着嘴，痛哭失声，神情颓废。

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看了这等情形，也不禁愣了，凌壮志和黄飞燕见两位前辈没有动作，自是不便多问什么。

由于院中人多，薛老虎尚不知邈邈和尚等人已到，倏然抬起头来，瞪着几个惊惶无措的侍女，震耳一声大喝：“还不快抬张椅子来。”

这声大喝，声如洪钟，不亚于焦雷，几乎将几个和QD女吓晕过去。

几个侍女的惊魂尚未稳定，一个彪形大汉已奔进室内，取出一张太师椅来。

十余高手中，立即走过两人，蹲身将蜷卧地上痛哭的薛鹏辉扶起来，送到椅前坐下。

薛鹏辉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蜷宿的坐在椅上，依然是泪涕横流的失声痛哭，看他颓丧绝望的神情，似是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

老贼薛老虎见爱子尽哭不说，只得瞪着几个泪汪汪的侍女，怒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几个侍女具都吓得缩成一团，其中一个年岁较长的，含泪惶声说：“少山主自从捉住了那个跛子老道和那个要饭的和尚以后，一直情绪不定，喝酒骂人，举手打人……”

老贼薛老虎，未待那个侍女说完，双目一瞪，破口大骂，“打死你们这些无用的贱婢。”

如此一骂，那个年岁较长的特长，顿时吓得不开口了。

薛老虎一见，再度一声怒喝：“说，以后怎样了？”

一个较小的侍女，战战兢兢接着说：“之后，小山主叫小婢等将秦姑娘由囚室里拉出来，吊在梁上，喝着酒骂，问秦姑娘的情郎凌壮志什么时候来……”

凌壮志一听，气得浑身微抖，俊面铁青，但，立在他身前的跛足道人，却举起右手，向他悄悄摇了摇。

又听那侍女继续说：“少山主正在骂得兴起，突然由椅上跳起来，大喝一声，翻身栽倒，接着就被一阵劲风由室内惯到院中来……”

薛老虎等人听得面色一变，脱口一声轻啊。

凌壮志和两位阅历广博的怪杰，也不禁听得心同时一震。

另一个侍女见薛老虎没发脾气，接口继续说：“少山主被掳出室外，立时口吐白沫，面色苍白，但小婢等呼喊，少山主也不讲话了……”

就在这时，蜷缩椅上的薛鹏辉，突然哭着说：“爹，辉儿的武功已被那人废了……”

老贼薛老虎一听，又惊又怒，不由厉声问：“那人呢？”

薛鹏辉摇摇头，痛苦的哭声说：“辉儿根本没有看到那人是谁？”

老贼的神色愈听愈难看，又抬头瞪着几个侍女，厉声问：“那人穿什么衣服，有多大年纪？”

几个侍女俱都茫然插摇头，其中一人惶声说：“小婢等也没看到那人……”

立在人后的邈邈和尚，再也忍不住了，立即插言问：“你们没看到那人，可曾闻到一种幽雅香味？”

说话之间，分开身前围着的大汉，当先走了进去。

老贼薛雄虎闻声突然一惊，但想到山寨已被焚毁，爱子失去了武功，顿时心灰意冷斗志全消。

蜷缩在椅上的薛雄虎，一见邈邈和尚，顿时止住了哭声，再看了英挺俊拔，武功盖世的凌壮志，再度大吃一惊。

但看了老父黯然无动于衷的神态，似乎情势已不太严重了，闹不清是双方和解了，还是玉山被毁了。

几个侍女听了邈邈和尚的话，先是一惊，但看了黯然不发一言的薛雄虎，误以为大家已和解无事，因而齐声颌首说：“是的，是的，小婢正为这件事感到奇怪，当时的确有一阵高雅似幽兰的淡淡清香。”

凌壮志断定那人就是茂林中遇到的“黄山老神仙”的传人，因而已不觉得惊奇，这时他一心关注的是秦香苓。

于是，闪至跛足道人的身边，目注几个侍女，关切的问：“请问你家少山主，可是每天鞭打秦姑娘？”

几个侍女闻声一看，目光不由同时一亮他们自以为少山主是世上最英俊男子，没想到远有经少山主更丰神潇洒的人物。

继而一想，顿时大悟，这位白衫佩剑的俊雅少年，八成就是少山主时常咒骂的，秦姑娘的心上人。

薛鹏辉见问，早已吓得张口瞪眼，惊恐万状，他知道只要侍女们实话实说，凌壮志一怒之下，定会挥掌毙了他。

是以，他颤抖着身体，急促呼吸着，焦急的望着几个正痴痴望着凌壮志发呆的侍女，目光充满了乞求。

这时，他已是失去武功的凡夫，往日作威作福的狂傲之气，也随着武功的废除而消失了，令人可悯亦复可怜。

老贼薛雄虎听了凌壮志的问话，极为不安，他知道，秦香苓不但是邈邈和尚的干女儿，也是跛足道人的徒弟。

侍女回答的好坏，关系着儿子的生命安危，是以，他如电威凌的目光，瞪视着几个侍女，沉重的哼了一声。

几个侍女同时一惊，顿时忘了凌壮志的问话，神情紧张的惶声问：“你们问的什么？”

黄飞燕急上一步，立即和声话：“凌小侠问你们，少山主是古每天鞭打秦姑娘？”

几个侍女俱部心情紧张，神智已有些模糊，纷纷摇头，惶声回答说：“不，不，有时打，有时骂……”

老贼一听，顿时大怒，震耳一声暴喝：“贱婢怎敢胡说！”

暴喝声中，飞身前扑，举起右掌，猛向几个侍女劈去。

事出突然，距离又近，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再想阻止已来不及了。

蓦然白影一闪，震耳一声大喝：“站远些——”

大喝声中，凌壮志已挡在老贼薛雄虎的身前，双臂运足功力，猛然横架封出——

一声闷哼，蹬蹬连声，老贼薛雄虎，攒眉咧嘴，两臂乱挥，身形踉跄急向后退。

数声惊呼，人影闪动，十余高手中，飞身纵出三人，立即将薛雄虎扶住。

薛雄虎面色如土，两腿发抖，豆大的汗珠，簌簌的滚下来，虽有三人扶住他，但他仍萎缩的坐向地上。

十余高手知道老贼内腑受伤不轻，急忙让他坐下调息，围在院中的数十大汉，俱都惊呆了。

薛鹏辉，神色惶恐，汗下如雨，惊悸的望着轩眉怒目的凌壮志，浑身颤抖的已缩在一起了。

几个侍女惊魂甫定，这才想起险些丢了生命，哇的一声，俱都哭了。

黄飞燕想到救人要紧，急步过去，亲切的拍着几个侍女肩头，和声说：“不要怕，凌小侠会保护你们的，秦姑娘在什么地方，快带我去。”

说着，拉着一个侍女的手，即向围着的大汉前走去，凌壮志也急忙跟在几个神情惊惶的侍女身后。

立在当面的十数壮汉，纷纷让出一条通路。

走出人群，前面是一排精致石屋，被黄飞燕拉着手的侍女，举手指着一个灯火辉煌的石室，流着眼泪说：“秦姑娘，就在这间石室内。”

凌壮志、黄飞燕，早已迫不及待，舍了侍女，双双奔进石室，抬头一看梁上，黄飞燕脱口一声轻啊，面色大变，顿时呆了。

二十三

黄飞燕一声惊呼，凌壮志顿时呆了。

呆见石室正中横梁上，空空悬着两截麻绳断索，吊在横梁上的秦香菱，已不见了踪影。

几个神情惶急的侍女，俱都瞪大了眼睛，惊恐万分，欲呼无声。但，她们都知道，秦姑娘一定是被那位来无踪去无影身上仅留下的丝丝淡雅幽香的人救走了。

院中监视着薛雄虎父子的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两人听了黄飞燕的惊叫，心中一惊，飞身扑进室内。

就在两人飞身扑进室内，身形尚未立稳的问时，室外院中，蓦然响起老贼一声哈哈狂笑。

仰头望着断索发呆的凌壮志，心中一惊，暗呼不好。

但，身后轰隆一声巨响，两扇厚四寸的室门，分由左右，猛然合上了。

顿时之间，梁上积尘飘落，室内灯光摇曳，几个侍女，立即发出尖锐哭叫，同时脚下颤动，已开始缓缓下降，几个侍女撞门跺脚，哭得更凶了。

凌壮志一见，顿时大怒，剑眉一轩，震耳一声暴喝：“闪开——”几个侍女心中一惊，身形本能的跃开了。

就在这几个侍女身形闪开的同时，凌壮志急上两步，双掌殷红，大喝一声，双掌猛力推出——

掌心红芒一闪，暴起一声霹雳巨响，青烟疾旋，坚石横飞，厉啸刺耳惊心，两扇石门立被击碎，室内灯火，悉数震熄，院中惊呼惨叫，壮汉高手，夺路狂逃，顿时乱成了一片。

由于两扇石门的被击毁，缓缓下降尺余的地面，霍的一声升上来，几个女侍，当先倒在地上。

石烟旋飞中，人影一闪，沉着愤怒的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当先飞了去，凌壮志、黄飞燕，紧跟身后纵出。

四人停身游目，院中横倒竖卧着十数劲装大汉，有的折腿断臂，有的头破血流呻吟惨叫，目不忍睹。

薛雄虎父子和十数高手，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方才薛鹏辉坐的那把大漆椅，已被飞石击成粉碎。

邈邈和尚看罢，不由切齿恨声说：“又放走了两个祸根！”

凌壮志怒火未熄，飞身扑至一个断臂的壮汉身前，出手如电，一连点了三处穴道，断臂处鲜血立止，壮汉立即停止惨叫。

于是，他蹲下身去，厉色沉声问：“快说，老贼子由何处逃去？”

壮汉满头大汗，面色如土，由于点了止血穴道，身上痛苦减轻了不少，这时见问，立即喘着气，断断续续的说：“刚刚进入地道……”

说话之间，目光惊恐的望着两座石室右角扑去——

就在他奇形飞扑的同时，蓦然一声熟悉叹息，经由院门方向传来。

凌壮志心中一惊，脱口一声大喝：“什么人——”

大喝声中，急刹冲势，衣袖一挥，身形横飘，直扑院门。

邈邈和尚、跛足道人和黄飞燕三人，虽然没听到那声叹息，但看了凌壮志们惊急举措，断定院外潜伏着人。

于是，三人心中一动，身形腾空而起，分成品字，闪电扑向院门以外的

远处，企图截住那人。

这时，夜空通红，满山大炎，远近景物，清晰可见，除后山一片房舍尚好如初外，其余各山，俱是一火海。

凌壮志扑到门外，只见高大石竹如林，那里有一丝人影？

几座红漆小门，在火光照耀下，闪闪生辉，宛如涂满了殷红的鲜血，令人看来，悚目惊心。

凌壮志秀眉一整，断定那人仍未离去，于是，暗凝功力，并向右前一座红漆小门内走去。蓦然一声尖锐惊呼，经由左侧红门内传来。

凌壮志心中一惊，听出是黄飞燕的声音，身形一闪，折身向左侧内扑去

扑进门内，发现黄飞燕，手横长剑，正惊怖的盯视着弃在地上的一堆衣裙。

黄飞燕闻声，转首见是凌壮志，急忙用剑一指地上衣物，急说：“弟弟快看！”

凌壮志定睛一看，只见地上零乱的丢着一套红缎罗衫衣裙和一堆断索麻绳。

就在这时，人影一闪，邈邈和尚跛足道人也到了。

两人低头一看，目光明亮如电，同时脱口急呼：“啊，这不是苓儿的衣服吗？”

凌壮志黯然点点头说：“不错，正是那天我和秦姑娘分手时穿的那身衣装。”

跛足道人，神情悲痛的蹲下身去，用手一翻，发现红衣上鞭痕累累，血迹斑斑，心中一酸，老泪不由夺眶而出。

邈邈和尚也叹息的摇摇头，望着眉飞如剑，俊面铁青的凌壮志，黯然说：“小子，你把我和尚的干女儿害苦了。”

凌壮志痛悔交集，满腹怒火，恨不得及时捉住薛鹏辉，痛鞭狗贼一顿，一泄心头之怒。

于是，钢牙一咬，猛一跺脚，飞身纵向门外。

邈邈和尚、跛足道，两人心头一震，同时脱口沉喝：“小子回来！”

凌壮志不敢违背两位前辈的心意，只得停身势，回头不解的望看三人。

跛足道人接着沉声说：“他们早跑远了，何必急在一时！”

黄飞燕翻腕收剑，有意岔开话题问：“弟弟方才可是发现门外有人？”

凌壮志心头的痛悔怒气，仍未平息，因而愤愤的说：“我又跌到那声幽灵似的叹息。”

黄飞燕听得面色一变，脱口一声轻啊，脑海中立即浮起那个身材细长，长发下垂的模糊身影。

蓦然，邈邈和尚的怪眼精光一亮，面色大变，他耸着鼻子向空深深一闻，立即吃惊的大声说：“是她，一点不错，就是这个香味……”

凌壮志心头一震，不由急声说：“前辈闻到的香味，可是在大厅上暗中扭断前辈索网的那人身上的香味？”

邈邈和尚瞪着怪眼，仍不停的望空深闻，同时肯定的点了点秃头。

跛足道人和黄飞燕，心中一动，同时急声说：“那她一定离开不久！”

话声甫落，白影电闪，凌壮志一式“白鹤冲天”身形已离地面，一跃数丈——

凌壮志身在空中，急忙游目一看，只见火光映册中，一道清烟般的身影，宛如凌空掠飞，直奔正西——

于是，大喝一声，双袖疾挥，直向那道清烟般的身影扑去——

邈邈和尚三人，断定凌壮志已发现了那人，于是，低声喝走，腾空而起，直向凌壮志驰去的方向追去。

三人飞驰中，举目前看，俱都面色一变，只见凌壮志的身形，快如电掣捷愈疾矢，在他飞驰的路线上，幻出一连串的相连白影，就在这眨眼之间，他的身形已远达百丈以外。

邈邈和尚感慨的摇摇头，说：“看这小子的的气势，不追上那人是决不甘心的了。”

说话之间，三人已驰出石笋阵外，前面凌壮志的身影，却已模糊不清了。这等快速身法，即是东海老魔称霸天下的“追魂幻踪”。

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虽然俱是武功高绝的怪杰，但看了凌壮志的奇速身法，也不禁连连摇头，自叹弗如了。

二人尽展轻功，紧盯着凌壮志模糊身影疾追。

前进中，发现前面数百丈外，横阻一排大树，三人知道，那里就是与西寨分界的那道绝峰。

再前进百丈，蓦然发现树下立着一道白影。

跛足道人凝目一看，立即惊异的说：“大概没追上！”

邈邈和尚疑惑的说：“恐怕追没了吧？”

黄飞燕想到那个修长模糊的身影，立即接口说：“凌弟弟追的是不是那个女鬼还成问题吧！”

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一听，两人毛骨同时一竖，不由转首惊异的问：“什么？女鬼？”

黄飞燕似笑非笑的一颌首，正待说什么，三人已距凌壮志不远了。

只见凌壮志，立在一颗大树下，探头探脑，正焦急迷惑的望着深不见底的绝壑下。

三人来至近前，邈邈和尚首先迫不及待的问：“怎么样，小子？”

凌壮志俊面微微一红，懊恼的说：“追至此地树阴底下，就不见了。”

黄飞燕最关心凌壮志是否看清她的真实面目，因而插言：“弟弟可看清一方的面目？”

这问题正是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要问的，因而也瞪大了眼睛听凌壮志回答。

凌壮志惭愧的摇摇头说：“由于距离过远，只能看请人道似有形，似无形的恍惚身影！”

跛足道只听得面色一变，不由吃惊的问：“你是说，你一直没追近对方？”

凌壮志红着脸着：“对方身形似风吹的柳絮，有时上飘，有时旋飞，速度虽快，却无声，那样子的确像故事里说的……”

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同时瞪大了眼睛，接口急声说：“鬼”？

凌壮志见两位老前辈，也神情紧张，异口同声的说：“鬼”，因而身不由己的一个冷战，立即惶急的点了点头。

邈邈和尚和跛足道，虽然均是年已古稀的老人，但两人虽是佛门中的弟子，也深信世间飘缈中有鬼。

但鬼魂身上有香味，两人却第一次听说，第一次亲见！

邈邈和尚一想到香味，不由耸直鼻头，仰面闻了闻，接着沉重的“哟”了一声，吃惊的说：“不错，她的确到达此地！”

说着，仰面耸鼻，缓步向南走去。

凌壮志和跛足道三人，闻觉没有邈邈和尚灵敏，俱都迷惑的跟在身后。

前进仅一丈，邈邈和尚蓦然停止步，转首得意的：“跛脚，这个女鬼沿着绝壑边上的树阴奔了正南。”

凌壮志一捉，顿时大怔，想不到自己方才竟立在原处发愣，不由俊面一红。

跛逆道人见邈邈和尚有得意色，就即不服气的问：“你怎么知道是女鬼？”

邈邈和尚被问得一愣，但瞬即正色说：“这还用说嘛？她身上有脂粉香！”

跛足道人接着沉声问：“你当和尚怎么知道那是脂粉香！”

邈邈和尚再度被问得一愣，瞪着一双怪眼，久久才强自分辩说：“我干女儿每次给我和尚叩头时，总是带起这么一阵香味儿！”

凌壮志见两位老前辈，为了那阵幽兰的淡雅香味，争得脸红脖子粗，实在觉得有些好笑，他身为晚辈，却又不便插嘴。

黄飞燕明眸一转，接着正色说：“晚辈在山下茂林中，确曾看到一个恍恍惚惚，修细娇小的模糊身影，长发下垂，看不清面目，在她停身处，同样弥漫着一丝淡雅幽香……”

跛足道人见黄飞燕也如此说，自是不和晚辈争执，只得会意的点点头，接着看了一眼满山的大火，沉声说：“我们走吧！”

说罢，即向凌壮志征询意见，由于乌雕、白马，尚留在西麓乱石间，四人只得循原路，直奔正西。

这时，全山大火，沿途路径，清晰可辨，凌壮志一面指点路径，一面将来的经过，说了一遍。

沿途被点倒的十九处暗庄，悉数不见了，想必是他们自动醒来逃去，因为他们俱是被特殊手法点了“黑憩穴”。

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俱是神色凝重，一面默默飞驰，一面静静的听。

由于沿途畅通无阻，不足半个时辰，已达西麓悬崖绝壁处。

四人略一观察，相继飘身而下。

越过一片零乱对石，前面已是放两马之处。

乌雅、白马，似是看了山上冲天的火光有些吃惊，这时一见凌壮志和黄飞燕，立即欢嘶一声，如飞奔了过来。

两马来至近前，一见还有邈邈和尚，立即昂首惊嘶，急忙刹住冲势，不停的摇头踢腿。

四人停身立稳，邈邈和尚首先笑了，接着对跛脚道人说：“跛脚，我们今后的确应该修修边幅，你看，连两个畜牲都不恭维我们。”

跛足道人不但骑术精湛，似是还谙马语，这时一听，不由轻哼一声，注定邈邈和尚轻蔑的说：“你自己处处不受欢迎，还拉上我老道作陪，真是岂有此理。”

说着，白了邈邈和尚一眼，嘴里轻声咕嗒着，嗒嗒幄幄竟步向激怒中的乌雅走去。

凌壮志心知乌雅性如烈火，这时见跛足道人竟呈能向乌雅走去，不由吓了一跳，正待出声阻止，而奇迹出现了。

昂首激怒，马目闪光的宝马乌骓，虽然仍竖耳昂头，但却静立没动，同时也停止了低嘶。

跛足道人极自然的抚摸了一下马鬃，转首望着邈邈和尚，得意的问：“老三，你看，我老道可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子，不受欢迎！”

邈邈和尚张着嘴，瞪着眼，早已惊呆，他却没想到跛足道人还真有这一套，这时见问，急忙一定神，哈哈一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亲切抚摸的道理，三岁玩重也知。”

跛足道人轻哼一声，一点头，说：“你和尚不也来亲切的摸一摸！”

邈邈和尚心里有数，知道他一接近必然当众出丑，是以，不屑嘿嘿一笑，挥一挥乌黑的油手，说：“我和尚折腾一夜，滴酒未进，这时没那份精神。”

说着，径自怀中取出那柄油泥斑斑的酒糊，仰头就是一口。”

黄飞燕一见，立即笑着说：“晚辈鞍囊里有现成的酒菜，正好给您老人家下酒。”

邈邈和尚大眼一瞪，脱口大声说：“好呀！”

说着，刚由怀中拿出来的一块干肉，立即又塞了回去。

凌壮志觉得这两位老前辈，虽然都上了年纪，但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事，却津津计较，争得面红耳赤，而真正人家优急苦恼的事，他们又显得漠不关心，这也许就是他们被人称为“怪”的缘故。

他一面暗觉好气，一面将自己鞍囊内的食物也取出来。和黄飞燕协同摆好。

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的确有些饿了，两人大口大口的吃干粮，凌壮志和黄飞燕，仅陪着吃了少许。

两人饭罢，东方已经拂晓，但满山的火光，却毫无稍敛。

凌壮志一直关心着秦香苓的去向，因而首先恭声问：“以两位前辈的看法，秦姑娘可能是被哪位幽灵似的人影救走？”

跛足道人，首先点头，说：“当然……”

凌壮志秀眉一蹙，立即解释说：“可是晚辈并没发现那道模糊人影，有背伏物体的现象！”

跛足道人和邈邈和尚，顿时沉默下来，似是在心中研判今夜发生的奇异事情。

黄飞燕不由疑惑的问：“两位老前辈认为人世间是否真的有鬼？”

依然是跛足道人，沉静地说：“在佛门弟子来说，俱都深信人世阳间有灵魂，所以，人死之后，都要请僧道诵经，将亡魂超度至一个永恒安息的所在，那就是西天极乐世界。”说此一顿，微微摇曳了一下蓬头，目注凝视着远方，继续说：“鬼和灵魂，似是无异，实则不同，据说，鬼是显形的，面目狰狞，多被人形容成尖头红发，巨齿獠牙，不管你书上读到，人口里听到，甚至在阎王庙里看到，鬼给人的印象，总是可怕的……”

黄飞燕是女人，凌壮志虽然武功高绝，但他仍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孩子，两人听老道的这篇鬼话，尤其在秋风寒凉的拂晓，山麓怪石重重，荒草矮松幌动，的确象是有些鬼影。

因而，两人联想到庙里的鬼影可怕，不由毛骨悚然，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愈感到周围的气氛阴森可怖。

邈邈和尚虽然吃饱了饭，但手里仍端着酒罐，不时喝一上口，他油脸上的神情极严肃，看样子，他也是一个相信有鬼的人。

跛足道人，似是没看到凌壮志和黄飞燕两人的惊异神色，继续说：“灵魂，是善良的，是飘缈的，是人死后不散的灵气，它不会显示出可怕的形象来吓人……”

黄飞燕立即惊异的插言说：“以老前辈的说法，方才凌弟弟追赶的那道模糊影子，就是灵魂了？”

跛足道人，缓缓点了点头，说：“不错，照你们说的和我与老三亲身体验的加以印证，她应该是属于灵魂的。”

凌壮志也有些紧张的插言问：“老前辈，灵魂身上怎会有香味？”

跛足道人蹙眉沉思了许久，才迟疑的说：“这或许就是说的‘女鬼’吧？”

邈邈和尚见跛足道人自打嘴巴，承认那道带有香味的恍惚影子是女鬼，不由得意的笑了。

跛足道人顿时惊觉失口，急忙改口说：“当然也就是‘香魂’？”

凌壮志、黄飞燕，听得心头一震，不由惊异的脱口说：“什么？香魂？”

跛足道人为了争回失口的闷气，立即点头“嗯”了一声，信口说：“香魂较之一般灵魂，尤为灵魂，有时可变厉鬼，提着人头，鲜血淋漓的去吓人，但香魂则不会……”

邈邈和尚看出老道有些信口开河，因而也学着老道的口吻，沉声说：“何以见得？”

跛足道人被问得心头火起，两眼一瞪，沉声问：“你没看见她是青面红发，巨獠齿牙？”

邈邈和尚一直没看到‘香魂’的影子，自是不便胡说，登时被问得无话可答。

凌壮志深知这两位怪老脾气，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最后依然合好如初，为了怕两人真的打起来，立即改变话题问：“晚辈异常不解，这位‘香魂’为何要救走秦香苓？”

跛足道人的气仍未消，立即沉声说：“那还用说吗？自然是与苓儿有血统关连的人。”

凌壮志和黄子燕听得心中一惊，不由脱口惊异的问：“有血统关连的人。”

邈邈和尚立即放下手中酒罐，翻着怪眼说：“混球小子，这点道理都不知道，只是最亲密的血亲，灵魂才有感应，虽千百里外，亲人心灵一动，灵魂便可飘忽而至，你小子忘了托兆显魂的事吗？”

凌壮志不由焦急的说：“可是‘香魂’在北麓茂林中，也会显灵……”

邈邈和尚毫不考虑的信口说：“那一定是与你小子也有关连的人！”

凌壮志听得脱口轻啊，面色立变，顿时呆了，他不由在想香魂与他究竟有何关连。

跛足道人急忙在旁补充说：“你小子也别胡思乱想，香魂的出现，也许是接引你们去救苓儿的……”

凌壮志听两位老前辈愈说愈玄虚，这不能不令他起疑，因而迷惑的问：“灵魂也会人间的武功吗？”

跛足道人毫不迟疑的说：“当然不会。”

黄飞燕心中一动，不由接口说：“可是沿途一十九处暗桩，都是以特殊手法点的穴道……”

邈邈和尚未待黄飞燕说完，怪眼一翻，沉声说：“你怎知道那是香魂点的穴道？”

黄飞燕被问得一愣，顿时无话可答。

凌壮志总觉得有许多矛盾之处，因而恭声问：“两位老前辈在厅上被解开牛筋网时，可曾看清那人面目？”

跛足道人急忙摇头说：“我老道是没看见，还要问他和尚了。”

说着，他像年青人似的用嘴嘟了嘟邈邈和尚。

邈邈和尚赶紧摇摇头说：“我和尚也没看清楚……”

黄飞燕明眸一亮，立即含笑插言问：“老前辈不是说，那人是凌弟弟的老婆吗？”

邈邈和尚也不禁涩然一笑，说：“我和尚是闻了那阵幽兰似的淡雅香味，才联想到是宫紫云那丫头。”

凌壮志听到“宫紫云”立时想起她身怀六甲，住在金陵家中待产的爱妻娟师姐。

但，高雅脱俗，国色天香的宫紫云的清丽倩影，仅在凌壮志的脑清里的一闪而逝，因为，这时他无暇多去想娇妻的事。

于是，注定邈邈和尚，极迷惑的说：“根据两位老前辈，俱都没看那人的身材形貌一事来判断，那人应该是‘香魂’无疑但根据晚辈当时入厅察看到结果，两张牛筋网俱是用‘大力金刚指’相似的功夫，用扭断，或划断……”

话未说定，邈邈和尚蓦然哭哈哈的一阵大知。

凌壮志倏然住口，和一旁静听的黄飞燕，同时惊异的望着蓦然大笑的邈邈和尚，不知他为何发笑。

邈邈和尚，笑声稍歇，但仍笑着说：“混球小子，你的确称得上是孤陋寡闻，须知妖魔鬼怪的邪术均是与生俱来，他们衣袖一挥，顿时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手指头一动，金石碎裂，铁销立开，何况是区区牛筋网？”

凌壮志听得似是而非，但他心里疑问仍多，因而继续迷惑的说：“可是这位‘香魂’的轻功，确属罕见，以晚辈的轻功来说，虽然施展至颠峰状态，仍不能追近香魂……”

邈邈和尚，似是生怕凌壮志说多了无法回答，是以没待凌壮志说完，又是哈哈一阵大笑，说：“小子，你怎能与鬼魂比？他们能驾阴风，走半空，倏忽千里，飘洋过海，尚且不要船，何况与人在陆地上比赛轻功。”

一直思索措词的跛足道人，发觉和尚被凌壮志问得也有此信口胡说了，于是，急忙插言说：“这些事已经过去了，苓儿也脱出了贼处，几天之后也许回到太平镇了。”

说此一顿，目光注定凌壮志，有意移开话题，关切的问：“小子，你今后的行止，有何打算？”

凌壮志对“香魂”虽然仍有许多疑问，但跛足道人已扯开话题，自是不便再说，这时见问，立即恭声说：“晚辈目前急于要查出张师母和小娟的下落，和恶道乌鹤的行踪。”

跛足道人眉头一皱说：“乌鹤自游说各大门派联合对付你失败后，近来行迹更神秘了，不过据我所知，丐帮似是也正在积极探查乌鹤的行踪！”

凌壮志知道是柳二马三两位传令全帮，暗中协助，心中不禁暗暗感激，但想到失踪多年的丐帮首席长老“丹眼神杖”简尚义，又不禁暗呼惭愧。

俗话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家丐帮已在全力协助暗探乌鹤，而自己还没有见机留意简长老的平生事迹。

心及至此，心中一动，顿时想起跛足道人和“丹眼神杖”简长老不是有

段莫逆的交情吗？问他必然尽知。

正待发问，蓦闻邈邈和尚说：“……这样最好。”

邈邈和尚说着，又将油泥斑斑的酒罐，塞进怀裏。

接着是跛足道人说：“既然这样，我们就走吧。”

说着，径自由草地上立起来。

凌壮志由于在想简尚义的事，因而没有注意听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说什么，这时一听，他只得慌忙站起来，帮着黄飞燕整理食物。

但他的心里，却不停的暗暗叫苦，长辈谈话，心神旁务，这是最失礼的一件事，稍时问起，堂目不知应对，那才真受罪呢？将食物拣起，正待送回鞍裏内，蓦闻跛足道人说：“你两人乘马可走官道，我和老三先走一步了。”

说罢，即和邈邈和尚直向正北茂林驰去。

凌壮志毫不迟凝的说：“我们就说：两位老前辈，此镇酒菜不好，晚辈等下镇恭候，下面再写上小弟的姓名。”

黄飞燕一听，不觉“噗嗤”笑了，接着笑声说：“那得要两位老前辈追到什么时候！”

凌壮志含笑说：“由此向北，任何人飞不过白沙关，如今只有委屈两位前辈跑到白沙关了。”

黄飞燕“格格”的笑着说：“我看到了白沙关，少不得要被他们两人骂一顿。”

凌壮志摇头苦笑一笑，一拨马头，当先向茂林驰去，两人驰出茂林，沿着官道，放马直奔正北。

由于官道接近玉山地区，是以沿途行人绝迹，直到三十里外，才遇到一座小镇。

镇上，街道冷清，仅有百十户人家，因而，两人飞马驰过。

之后，道路交叉，行人渐多，但仍未发现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的踪迹，是以，每过一镇，凌壮志便留下一句话。

将近正午，两人已到了白沙关，两人先在四街巡回了一番，看看有没有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两人。

每经过一座酒楼客店，凌壮志必向店内张望一番，惹得店小二纷纷迎出来，凌壮志也趁机探问一下店伙，可有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两位客人。

但，每次的结果，都是店伙摇摇头，因而断定两位怪杰还未赶到。

凌壮志和黄飞燕，为了便于邈邈和尚两人寻着，就在由玉山方向来的白沙关的街口中，进了一家大客店。

两人要了一处独院，定了一桌四人份的酒席，先品茗等着邈邈和尚两人。

日影西移，不觉正午已过，但仍未见两位怪杰赶到，凌壮志不时望望院门，情绪逐渐焦急不安起来。

蓦然，院门人影一闪，一个店伙，神色匆匆走进来。

凌壮志一见，即和黄飞燕迎至厅外，正待发话，店伙已含笑恭声问：“请问爷，可是凌小侠？”

凌壮志急忙颌首说：“是的，是的，可是有两位……”

店伙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恭声说：“是的，是两位老爷子在店外打听小侠。”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喜，即对黄飞燕兴奋的说：“两位老人家果然找来了。”

说话之间，已走下厅阶，接着，又分咐店伙说：“快去将定好的酒菜端

来了。”

店伙恭声应是，转身飞步走了。

凌壮志和黄飞燕，抱着兴奋又上下的心情，匆匆向店外迎去。

来至前院一看，两人顿时呆了，只见店外站着的，竟是两个蓬头油面，手拿打狗棒的老化子，正是丐帮帮老柳二马三。

两位老花子一见凌壮志，立即哈哈一笑，抱拳朗声说：“果然是凌小侠，我两个老花子还真问巧了。”

凌壮志一定神，急忙迎了过去，同时拱手含笑，恭声说：“原来是柳马二位老前辈，快请里面坐。”

说话之间，柳马两位长老已含笑走进店来。

来至近前，凌壮志即与黄飞燕介绍，双方相互寒暄之后，即向店内走去。

回至厅上，数名店伙和小童，已摆好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凌壮志请丐帮的两位老长坐。

柳马两位长老何等人物，一看怀筷四付，立即谦逊的问：“还有两位未到吧？”

凌壮志立即解释说：“是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两位老前辈。”柳马两位长老一听，立即惊喜的问：“两位怪杰为何仍未到达了？”

凌壮志明显焦急的看了院中阳光一眼，想测说：“也许快到了。”

柳马两位长老立即谦逊的说：“老花子还不饿，我们先谈谈正事。”

凌壮志一听：“正事”，知道已有了恶道乌鹤的行踪消息，因而含笑说：“既然两位前辈不饿，我们就在等片刻。”

说罢，即命小童为两位长老奉茶。

× × ×

黄飞燕觉得奇怪，不知柳马两位长老怎会找到此地，因而恭声问：“两位老前辈，可是前来贵帮此地分舵上视察？”

柳长老微一摇头，说：“不，我和老三是特地由伯乐镇来访凌小侠。”

凌小侠似有所悟的问：“伯乐镇可是关南十里的那座大镇店？”

两位长老同时颌首笑了，马三长老笑着说：“我们正在分舵上喝酒，本帮的一个年青弟子突然跑来报告，他看到了位身穿白衫的书生，和一位身着紫衣的夫人，在镇口上留字。

我和老二心中一动，再问了两位的乘马，断定是小侠和……赵夫人，我们两个老化子亲至镇口一看，果然有小侠的留名，所以便急急赶来了。

凌壮志恭谨的颌首笑一笑，他不便先问恶道的行踪，因而改日关切的问：“请问两位老前辈，贵帮‘丹眼神杖’简长老，可探出一些消息？”

柳、马两位长老笑容顿失，黯然摇摇头说：“恐怕已不在人世了。”

黄飞燕也曾听说过“丹眼神杖”失踪的事，因而宽言劝慰：“贵帮简长老，为人刚直，重义守信，生就一付侠骨佛心，久为瓠林黑白两道英豪爱戴推崇，像如兹英杰，无神必祈，两位老前辈不必过分忧心！”

柳、马两位长老，感激的点点头，叹息说：“我们简老大，曾穷毕生精力，协助本帮帮主师尊，整饰丐帮，统一大江南北，不但对本帮建树功不可没，就是对诡异多变的江湖，也不无助益，本帮为了渴望简老大活着回来，是以师尊仙逝后，帮主大位，暂以老大的唯一子传弟子尉迟少英暂代。”

凌壮志、黄飞燕，听得甚是感动，丐帮帮主大位，至今悬虚，永为武林所知，因此，也足证丐帮对“丹眼神杖”简长老期望之殷。

暮见柳长老精神一振，略带知足的口吻，说：“我们这位尉迟师侄，虽然年纪轻，资历浅，但他的武功之高，却毫不逊我们的简老大……”

凌壮志一听，顿生相惜之心，因而有意结交这位丐帮未来的至尊帮主，是以秀眉一轩，兴奋的“哟”了一声。

柳、马两位长老，顿时误会，以为凌壮志年青好胜，心存不服，于是两老仰面哈哈一笑，说：“我那尉迟师侄，虽然也是练武的上上之材，但与小侠相比，可就是一逊千里了，何况他还比小侠大了将近二十岁。”

凌壮志知柳、马两位长老误会了，急忙拱手说：“晚辈欣闻贵帮代帮主尉迟大侠，以英杰之年，即当此重责大任，晚辈有意高攀，尚请两位前辈伺机引见。”

柳、马两位长老一听，目光一亮，惊喜欲狂，倏然由椅上立起，兴奋激动的拱手朗声说：“如蒙小侠折节下交，非尉迟师侄一人之幸，实乃丐帮全帮之荣，我们两位老花子，在此先代尉迟师侄谢谢了。”

说罢，抱拳齐眉，急忙揖手。

凌壮志一听，慌得急忙由椅上起来，拱手一揖，立即惶声说：“两位老前辈快不要如此，以晚辈惶恐无地。”

就在凌壮志恭谨一揖，上身尚未直起之际，院外蓦然传来一声怒愤叫骂：“好个混球小子，好端端的每个镇口留句屁话，害得我两位老人家，心神不安，舍命穷追，几乎跑断了两条腿！”

叫骂声中，院门中身影一闪，邈邈和尚当先奔入，紧跟着是跛足道人。

邈邈和尚一见丐帮二老，想不到老友在此相逢，加之看到厅上仍摆着酒席，心里一高兴，骂得更凶了：“我说柳老二和马老三，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天生的鼻子长，有福气，你们一到就有酒席。”

柳、马两位长老，同时哈哈一笑，也愉快的笑骂说：“你这酒肉和尚穷装蒜皮，若不是我们两个臭要饭的客气，这时早给你吃了杯盘狼藉，连根鸡骨头也没你的。”

说话之间，邈邈和尚和满面展笑的跛足道人已奔上厅阶，四个老友，围坐一团嘻嘻哈哈闹一阵。

恭谨立在一边的凌壮志和黄飞燕，听不清他们是在寒暄抑或是在笑骂，也听不清他们谁是僧谁是道，总之，都象个叫花子。

跛足道人对凌壮志突然留言的事似乎耿耿于怀，这一点黄飞燕看得极清楚，因而故意轻咳一声，撒娇似的说：“四位老前辈别尽谈啦，酒菜都凉啦，你们是都吃过东西的，我和凌弟弟还饿着肚子呢！”

邈邈和尚一听，恍然大悟似的一挥油手，兴奋的说：“好，大家先吃酒，有话回头说。”

说着，当先入席，但却自动坐在第四位。

这时，随侍小童，早已另增杯筷，凌壮志也伺机悄又点了几道菜。

六人仍序入座，黄飞燕争先为四位前辈倒满酒。

跛足道人和丐帮二老尽了杯，转道望着凌壮志，迷惑的沉声说：“小子，你是存心让和尚和我老道，四条腿的跟着你们八条腿的跑是不是？”

凌壮志秀眉一蹙，正待恭声回答，蓦闻满口是肉的邈邈和尚，分辩说：“跛脚，你可把话说清楚，八条腿的是螃蟹，四条腿的是猪，我和尚可是两条腿的人。”

话声甫落，柳、马两位长老，立即哈哈笑了。

跛足道人知道自己说扭了嘴，气得直瞪眼，久久无法再说下去。

丐帮二老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因而不解的问：“跛足道兄，究竟什么事惹你生气？”

邈邈和尚争先说：“是这样子，我们分手时，讲好在白沙关聚会，然后再商量如何打听恶道乌鹤的行踪消息……”

话未说完，马长老突然哈哈一笑，似是有什么话要说，但，邈邈和尚一挥手，翻着怪眼沉声说：“马三，你听我和尚把话说完好不好？”

马长老毫不为意的一笑，连连颌首应好，作着让和尚先说的样邈邈和尚继续说：“谁知，这小子每逢镇口便说这个镇上酒菜不好，下镇恭候，害得我和跛脚，追了一镇又一镇，闹不请他小子玩的什么把戏！”

把话说完，柳、马两位长老再度哈哈笑了。

凌壮志心中暗暗叫苦，有口无法申诉，想不到一分神，竟闹出这么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情，早知约定好在白沙关相聚，何必又多此一举。

黄飞燕灵机一动，有意移开话题，望着大笑饮酒的马长老，含笑催促说：“马老前辈，现在该你说啦！”

马长老放下酒杯，微敛笑容，略带慎重的口吻说：“前几天本帮弟子在黄山南麓，发现一个身穿里色绒质水火道袍，外罩紫风毫，上绣数只白云黑鹤……”

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一听，面色立变，不由脱口急声说：“那就是恶道乌鹤！”

凌壮志一听是乌鹤，心中怒火倏起，双目冷电闪烁，强按冲动情绪，恭声问：“请问前辈，不知以后怎样了？”

柳长老看出凌壮志心报师仇之切，因而，接口说：“当时据本帮发现的弟子形容说，身披鹤毫的那个黑袍老道虽然是扫把眉，三角眼，灰发青须，尖嘴猴脸，但老道的气势却都不凡，老道头带九梁道冠、手持佛尘，背插长剑，身后跟着俗道二十多个随员……”

跛足道人怒哼一声，愤愤的说：“还不是听说‘贯一道长’对凌壮志小子有些不满，企图从中挑拨，希望贯一老道出来与其同和凌壮志小子为难。”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动，顿时想起那天在天都峰离开叶小娟时遇到的那位童颜鹤发的紫袍老道……

心念未毕，蓦闻黄飞燕不屑的说：“贯一道长，为人耿直，明是非，辨善恶，岂会受乌鹤恶道之愚？”

柳长老欣然赞声说：“好，黄女侠说得不错，那天我和老三接到报告后，一面派出大打精干弟子暗查跟踪，一面和老三亲自去了一趟黄山。

我和老三到达黄山后，发现乌鹤等人，急急奔走在绝壁悬崖之间，似是勘察宝藏，又似是寻找昔年‘黄山老神仙’的修真洞府……”

邈邈和尚突然放下杯酒，肯定的说：“那一定不会错了。否则，那就是发疯。”

柳长老秀眉一蹙，迟疑的说：“像这等事应该一人秘密进行，怎能带那么多人！”

跛足道人也有同感，因而赞同的点了点头。

邈邈和尚一向嘴硬，立即分辨说：“人不多怎能找得到？”

凌壮志一心想知道“乌鹤”现在何处，对他在黄山悬崖绝壁间奔跑的企图目的，根本无心追究，乌鹤恶道现在是否仍在黄山？”

柳、马两位长老，同时颌首说：“直到我们离开黄山为止，他们仍在山区内。”

凌壮志急忙立起身来，立即迫不及待的说：“四位老前辈请慢饮，晚辈要先走一步了。”

说罢离席，躬身就是一揖。

跛足道人眉头一皱，沉声说：“你小子先坐下来，慌什么？有丐帮的弟子为你盯梢，你还怕乌鹤跑得了？”

凌壮志并未落坐，依然躬身说：“晚辈一闻乌鹤贼踪，恨不得插翅飞去黄山，手刃此贼！”

邈邈和尚也满不高兴的说：“你小子虽然自恃武功盖世，可胜乌鹤，难道我们四个老不死的为你把风掠阵，还不够格吗？”

凌壮志一听，立即拱手躬身，惶声说：“此番前此黄山，如蒙四位老前辈同去指导，取乌鹤领上人头，必然易如反掌，只是晚辈有马代步……”

话未说完，跛足道人仰面哈哈一笑，说：“有丐帮的两位长老在此，除龙肝凤胆无处找，你说什么事办不到？”

柳、马两位长老谦逊的哈哈一笑，说：“跛足道友，总爱给我们丐帮带高帽子，既如此说，我即去命此地分舵备四匹快马来。”

说着，马长老立即起身离座。

邈邈和尚一见，急忙一挥手说：“找人何必自己去，混球小子已是吃不下饭了，有话交待他去办，我们继续说我们的。”

柳长老欣然颌首说：“也好，就请小侠辛苦一趟，免得老三去了，他们又慌作一团，穷紧张。”

说着，即由腰间取出一块金光闪闪的片牌，随手交给凌壮志，笑着说：“请小侠在街上，随意找一个本帮弟子，出示信牌，叫他们急备四匹快马送到店里来。”

凌壮志，恭声应是，接过信牌，看也不看，转身就走出厅去。

他只觉信牌握在手中，份量极重，上面似是刻有花纹，只是他无心去看信牌上写了些什么？或画了些什么。

来至店外，事出凑巧，就在对面数棵大树下，正伫立着四个年岁大都在四十几岁以上的叫花子。

四个叫花子，神情略悬焦急，俱都目光炯炯的望着店门。

凌壮志知道这四个叫花子，必是此地分舵上的人，想必是听说柳、马两位长老已进店内去了，特在对面树下恭候。

于是，穿街过道，匆匆向对面那棵大树下走去。

这时，立在树下的中年叫花，见一个身穿白绒银花长衫，腰悬银鞘古剑的丰神少年，略显焦急的由店内直向树下走来，其中便有一人即对身前一个方脸灰发的中年叫花，机警的悄声说：“舵主，这个俊美少年八成就是武林后起之秀，震惊江湖的‘赤掌银衫化云龙’凌壮志。”

方脸的中年叫花，“嗯”了一声，肯定的点点头，目光一瞬不瞬的注视着急步走来的凌壮志。

凌壮志早已发现对方悄声交谈，立即俊面展笑，步速加快，作出亲切的态度。

当前立着的中年方脸叫花，阅历丰富，一见凌壮志南的神色，即知长老有事交待下来，是以急迎几步，抱拳含笑问：“请问阁下可是誉满江湖的凌小

侠？”

问话之间，凌壮志已至树下，也急忙拱手谦和的说：“不敢，不敢，在下是凌壮志，敢问当家的，可是此地舵上的人！”

方脸中年叫花，急忙抱拳回答说：“凌小侠有事请吩咐，在下‘霹雳三棍’黄宏达，添掌此地舵。”

凌壮志面色一整，急上一步，再度拱手，兴奋的说：“原来是黄舵主，久仰了，今后尚请黄舵主多多赐教。”

“霹雳三棍”黄宏达，慌得连连抱拳，惶声说：“不敢，不敢，请小侠多照顾。”

凌壮志既然已经找到了此地的舵主，自是不便再取信牌，于是，谦和的含笑，说：“贵帮柳马两位前辈，正在店中饮酒，因有要事急赴黄山，请黄舵主急备四匹快马来。”

“霹雳三棍”黄宏达。早在凌壮志拱手之时，即已看到凌壮志握在手中的长老信牌，但这时听他转达长老之意而不出示信牌，心中不由暗赞凌壮志确是一个知书达理，令人可敬的年青人，于是，急忙躬身说：“先请小侠回店稍候，在下即将马匹送到。”

凌壮志抱拳称谢，转身走进店门，回头再看，“霹雳三棍”黄宏达四人，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回至厅上，邈邈和尚正缠着柳、马两位长老，狂饮，跛足道人也愉快的在旁纵恣和尚劝酒，黄飞燕已离座不在厅上了。凌壮志看后只皱眉头，照这样下去，势必喝得烂醉如泥不可，何曾把赴黄山的事放在心上？

柳、马两位长老一见凌壮志回来，急忙放杯站起身来，含笑问：“小侠可找到本帮弟子？”

凌壮志看得丐帮二老的样子还算清醒，心里总算略放宽心，于是急忙恭声说：“贵帮‘霹雳三棍’黄舵主，早在店外恭候听命了，快马随即送到。”

说着，双手恭谨的将金光闪闪的信牌，交还给柳长老。

邈邈和尚，醉眼一翻，含糊不清的说：“小子，快来和我老人家干两杯，我和尚保证佛祖慈悲保你手刃师仇。”

凌壮志无奈，急步过去，端起大斛，一饮而尽。

就在这时，身后蓦然响起黄飞燕的关切娇嗔声：“凌弟弟，你怎的能和邈邈老前辈的酒量比？他是天生酒罐嘴，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醉！”

凌壮志一斛酒下肚，满腹辛辣，精神顿感兴奋，这时再听了美艳照人的大姐姐的关切之话，豪兴大放，立时哈哈一笑，说：“长者欲，弟子不敢不从，何况这又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

邈邈和尚一听，猛力一拍大腿，暴声喝了个彩。

黄飞燕本是一番关切爱意，没想到反惹起这位可爱的弟弟大放豪语，不禁羞得粉面飞红，凝着凌壮志，久久不语。

四位阅历广博的风尘老人看在眼里，心中同生警觉，虽然都为风姿艳丽

的“飘萍女”感到命苦，但也更为恐一代奇才凌壮志坠入罪恶之渊而担心。

是以，众人哈哈笑过，原想再与凌壮志痛饮几大斛的邈邈和尚，也改变初衷，大呼拿饭来。

众人用饭刚刚完毕，“霹雳三棍”黄宏达，已由院外匆匆的走进来。

凌壮志知道马已经备好，不由暗赞丐帮办事迅速，于是急忙立起，含笑目迎。

“霹雳三棍”黄宏达，一进门看到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也坐在厅上，于是急步走至阶前，望厅躬身，恭谨朗声说：“丐帮‘荒字’第九十七分舵，白沙关分舵主，弟子黄宏达参见僧道两位老前辈，暨柳、马两位师叔祖。”

说罢，屈膝下脆，伏身叩头。邈邈和尚抢先哈哈一笑说：“黄宏达，你小子的鼻子，一向不逊我和尚，今天这顿老酒，你小子却没赶上，快赶来吧！”

黄宏达应是，立起，恭声说：“晚辈不知道你老人家和跛足道人老前辈同驾莅临，否则，至少也应该送给你老人家两只烧鸡。”

跛足道人一听，仰面哈哈笑了，转首看了马长老一眼，笑着说：“马老三一向是放马后炮的能手，如今你该庆幸衣钵有人。”

话声甫落，满厅哄然大笑，气氛极为愉快。

柳长老首先敛笑问：“马匹可曾齐备？——”

黄宏达急忙回答说：“快马四匹，遵命备妥！”

跛足道首先起身，有力的说：“好，我们马上走。”于是，一行七人，直向店外走去。

来至前院，即见方才树下的另三个中年叫花，和两位店伙，分别拉着乌雅和四匹高壮大马，俱都鞭明鞍高，一望而知不是普通人家的坐骑。

凌壮志知道，丐帮虽然不是武林正宗门派，但丐帮的势力，却远非各派可比。

尤其，丐帮行事，重信尚义，深受黑白两道欢迎礼遇，黄宏达为一地分舵之主，交游广阔，其中不乏富豪巨绅之流的人物，是以，借几匹快马，自然不是太难的事。

六人认登上马，邈邈和尚一马出先，驰出白沙关，红日已经西斜，六匹快马，沿着北上官道，风驰电掣般直奔开化县。

邈邈和尚，四人乘的虽是四匹百中挑一的健马，但比起乌雅和黄飞燕乘的白马，仍要差上一等，是以，到达开化县城，已是万家灯火了。

柳、马两位长老，关心恶道行踪，匆匆吃些东西，即至开化支舵上一问，消息依旧，恶道乌鹤，仍在黄山区内。

六人匆匆计议，为恐恶道闻风逸走，决议星夜兼程，预定天明赶至屯溪。

深夜飞驰，夜凉如水，人不交谋，马不鸣嘶，听到的只是急如骤雨的蹄声。

由于在马金岭东麓，让马匹充分的休息了一个时辰，到达屯溪镇时，已是日上三竿了。

六人同时将马速慢下来，邈邈和尚也自动让四怪的老大跛足道人走在前面，六人一进镇日，目光同时一呆。

只见镇上，行人攘让，热闹中显得有些混乱，叱喝之声，此起彼落，似是发生了什么骇人听闻的重大事情。

六人坐在马上，居高临下，游目一看，发现街上中，不少是劲装疾服的武林人物，听了人群中的高声呐喊，纷纷向镇北涌去。

凝神一听，嘶喊之声，似是不止一人！

蓦闻一个铮然的声音，大声喊着说：“诸位英雄侠士前辈们，要看热闹的快去黄山莲花谷，崆峒派现任掌门人邀斗当代第一奇材‘赤掌银衫花云龙’凌壮志凌小侠的惊人盛会……”

凌壮志听得浑身一战，双目闪辉，他只觉得脑际恍恍惚忽，加上一夜飞驰的劳累，已分不出是惊是喜。是真是假。

而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以及柳、马两位长老与黄飞燕，却俱都闻声惊呆了，这消息不但骇人，也来得突然，这的确称上一夜之间，风云骤变。

又听一人高声叫着说：“诸位，这是百载难逢的绝佳盛会，一个是现任掌门宗师，武功高绝，一个是武林奇材，武功盖世……”

又一位年青人的声音，显得特别响亮，兴奋的人声疾呼：“……日期仅余三天了，要去看热闹的该起程啦……诸位记住，本月二十日，午夜子时，莲花谷……”

这时，六人策马已进入街心，由于人声喧哗吵杂，叱喝之声反而听不真切了，游目一看，六人同时一呆，脱口一声轻啊！

只见人群中，每一个挥手高呼的人，竟都是蓬头污面，衣衫兰缕的丐帮弟子。

这消息出自丐帮弟子之口，自是可靠无疑，同时，也明白了丐帮如此公然宣传的目的，在使消息极快的传到凌壮志的耳里。

凌壮志内心感到，望着神色略带紧张的柳、马二位长老，有说不出的感激。

蓦闻邈邈和尚低声说：“我们就在这家吧，先吃喝饱了再说。”

说罢，当先下马，跛足道人和柳、马两位长老，也跟着翻身而下。

凌壮志和黄飞燕定睛一看，才发现六人立身之处，竟是一座大客店的六前，几个店伙已纷纷向前来拉马了。

两人翻身下马，将马匹交给店伙，紧跟着四老向内走去。

前进中，邈邈和尚蓦然哈哈一笑，回头望着凌壮志，说：“混球小子，这下你可如愿了吧，回头你要好好敬两个老要饭的四杯，答谢丐帮这些徒子徒孙们为你小子卖力喊叫的卖力盛情！”

凌壮志连连颌道，恭声应是。

但，走在前面的柳、马两位长老和跛足道人，却俱都神色凝重，默默不悟，由此可知，三人对乌鹤主动约斗凌壮志的事，看的是多么严重。

到达独院，马长老仅喝了口茶，便出来了。

几人默默相坐，不时喝着香茶，全副心神似是惧都集中在思考乌鹤恶道主动约斗的事上。

邈邈和尚看了这情形，似是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因为，武功高绝虽达化境，在某种形势下，依然不能发生作用。

恶道乌鹤是谋害叶大侠的三人之人，自听说“金刀毒燕”阮陵泰和“铁弓玉环”晋字田，相继被赤阳掌击毙后深知自危，能不处心积虑，对付凌壮志？

凌壮志虽然心中焦急，但见四位老前辈人物，都在默默沉思，面现忧急，也同时暗（弓警惕）。

黄飞燕虽然对凌壮志没有理想崎念，但那颗关怀如大姐姐的爱心，却全付关注在凌弟弟的身上。

这时，静坐一旁也在运用她多年的江湖历阅和智慧，细心研判乌鹤，在莲花谷中将要用什么毒谋来对付凌弟弟。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将沉思的五人同时惊醒，举目一看，匆匆离去的马长老，一时神色凝重的又匆匆的走进来。

凌壮志和黄飞燕一见马长老，立即由椅上站起来。

跛足道人，俱都【扔亡炯炯的盯着马长老，三人一见马长老走进厅，便

迫不及待的齐声问：“怎么样？”

马长老一面示意凌壮志和黄飞燕坐下，一面连连颌首，急声说：“不错，我已去分舵问过了，这消息是由‘乌鹤’的大弟子‘妙正’泄露的。”

跛足道人和柳长老以及邈邈和尚三人，同时轻“哟”的一声，彼此惊异的看了一眼，似是有些感到意外。

柳长老蹙眉迟疑的说：“照此情形看来，黄山方圆百里以内，恐怕早已轰动了。”

马长老略显忧急的说：“据我老化子看，乌鹤风言武功远超凌小侠，由他邀斗地点选在莲花谷一事来断，实不足信，这显然另有诡谋。”

跛足道人毫不迟凝的说：“当然，恶道如果不是有恃无恐，自是不敢自己找死。”

柳长老蓦然霜眉一动，脱口说：“现在距二十日虽然尚有三夭，我觉得我们不宜去得太迟。”

邈邈和尚猛然一拍大腿，大声赞同说：“好，既是如此，我们就快些吃饭，饭后也好赶路。”

跛足道人气呼呼的看了一眼和尚一眼，赞声说：“你就是知道吃。”

跛足道人虽然如此说，但仍命立在院中的伙计即速将酒菜饭送来。

席间，四老饮酒预测，想来想去，仍脱不出恶道主动邀斗，是项阴谋。

凌壮志见四位前辈，你一句他一句，根本没有插言的余地，杀乌鹤报师仇，完全成了他们四老之事。

无论四老怎样预测，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主张，他断定乌鹤届时必然出面答话，只要与对方会面了，就不怕恶道飞上天去。

六人匆匆饭毕，分别调息一个时辰，待等马匹吃饭，继续向北飞驰。

官道上行人骤增，沿途商旅中，不时发现劲装疾服，佩带兵刃的武林人物。

由于跛足道人和邈邈和尚的威名卓著，不少平素作恶的黑道人物，看了这两位“恶人煞星”，惊得面色如土，冷汗暗流。

但，坐在马上飞奔的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心情杂乱，根本无心看那些心惊胆战的恶人一眼。

当晚到达休宁县，城内客栈几乎客满，多是赶往黄山的武林人物。

街头巷尾，酒楼茶肆，俱都谈论着同一问题——崆峒派现任掌门人乌鹤道长邀斗武林奇材凌壮志的事。

有说乌鹤剑术精绝，武林独步，是他伏以自恃制胜的绝招……

有的说“赤掌很衫化云龙”凌壮志，一身兼具昔年四大恶魔独霸天下的四种绝世奇功，乌鹤决难匹敌。

有的说“赤掌银衫化云龙”凌壮志，一身兼具昔年四大恶魔独霸天下的四种绝世奇功，乌鹤决难匹敌。

有的说乌鹤虽为一派掌门宗师，武功有独到之处，如没有制胜的把握，何必多此一举，岂不是自寻其辱？”

有的说，凌壮志虽然武功惊人，但他究竟是年青新手，经验、功力恐怕均不如乌鹤来得深厚，总之，纷论不一，各持其是，最后总是落个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但，深信功力和与年岁成正比的老辈高手，大都看好乌鹤，断定恶道将以深厚的功力，配合精绝的剑术制胜。

凌壮志对这些胡云乱语，根本不去理会，一笑置之。

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以及柳、马二位长老，对凌壮志战胜乌鹤，俱都颇具信心，唯一担忧的恶道暗施诡谋，令人事先难防，届时措手不及。

第三天，风和日丽，蓝天如碧，正午时分，凌壮志和黄飞燕，跟在四老马后，已到了距黄山南麓十里的天霭镇。

气势雄伟，峻拔巍峨的黄山，看来就在眼前了。

凌壮志上次看到黄山远景时，已是薄暮时分，无法看清楚这时的丽日空道，黄山全景几乎一览无遗。

只见高峰挺秀，耸拔入云，全山云气蒸腾，弥漫于浮翠青黛之间，尤其天都莲花二峰，一个邻旬肩拔，一个形如鼎连。由于霭镇上立有丐帮的支舵，六人决定在镇上停下来，再探听一下山区中最后的消息。

天霭镇虽是一座镇而酒楼客店也不下十家之多，但是，早在两天前便住满了前来参观盛会的武林人物。

柳、马二位长老，只得找一个小叫化，将六人带至丐帮的支舵上去。

天霭镇上的丐帮支舵，是在镇外一片松林中的祠堂内，一进松林，便看到一片半旧房舍。

支舵主“白日游神”贺荣田，听说柳、马两位长老来了，急汇集合在台阶阳光下睡觉的一群大小叫化，匆匆跑到门外，列队恭迎。

这时一见当前走的是跛足道人和邈邈和尚，“白日游神”的确吓了一跳。

但看到柳、马两位长老身后跟着一个潇洒高雅，白衫佩剑的俊美少年和一位二十六七岁的艳丽少妇，心里顿时明白了长老的来意。

“白日游神”贺荣田，虽然不认识凌壮志，但凌壮志的衣着，年貌，一人他的眼，便知少年是谁。

六人一到祠堂门前，“白日游神”贺荣田，立即报名叩头，其余大小叫化，纷纷伏跪在地，高声欢呼：“恭迎师祖。”

进入祠堂正殿，柳长老迫不及待的沉声问：“山中情形可有变化？”

“白日游神”急忙恭声说：“回禀师祖，毫无变化，‘乌鹤仙长’和他的四位高足，以及二十几名随员，日下仍在莲花谷内。”

跛足道人关切的问：“谷内会场布置如何？”

白日游神，恭声回答说：“谷中景物依旧，没有会场，也没有布置。”

四老一听，同时轻“哟”一声，惊异的相互递了一个眼神。

蓦然，马长老虎目一瞪，接着怒声问：“你可曾亲自去看过？”

白日游神，惊得躬身垂手，说：“弟子昨晚整夜探查，直到拂晓才回。”

邈邈和尚早已拿出酒罐来喝了口酒，这时也肃容沉声说：“像这等各路英雄云集的盛会，怎么毫无一些排场？”

柳长老也严厉的沉声说：“贺荣田，你要言不尽实，欺蒙尊长，可知帮律……”

白日游神未待柳长老说完，决然恭声说：“弟子愿受最严格的帮律制裁。”

四老一听，的确愣了，他们不是惊于“白日游神”说的肯定，而是惊于恶道果然在阴谋，而这个阴谋必尽毒辣残狠之能事。

凌壮志最关心的乌鹤的行踪，因而插言问：“请问贺当家的，你昨夜可曾看到恶道乌鹤？”

白日游神谦和的回答说：“前几天，乌鹤仙长每日必定在莲花谷中走动，唯独昨夜没有出现，仅他的四个高徒和随员在谷中作最后的勘察。

凌壮志唯恐恶道界时借故避不见面，这时一听，心中顿觉焦急不安。

暮闻长老，宽声说：“小侠请放心，乌鹤既然主动邀你，决不会避不见面，不过，届时谨慎小心的不是他，而是我们了。”

凌壮志突然冷冷笑一笑，决然说：“今夜只要恶道出面答话，不管他用什么凶狠毒辣的诡谋，晚辈都在所不惜，只要能手刃乌鹤，就是晚辈也洒血当地，亦是值得。”

黄飞燕听得芳心一震，粉面立变，心中立即升起一丝不详预感。

邈邈和尚在旁提醒说：“只怕到时候，你小子想和他同归于尽，他还不愿和你死在一起呢！”

凌壮志听得怒火倏起，双目闪辉，恨不得及时见到乌鹤恶道才安心！

柳长老一见，急忙解释说：“恶道虽为一派之长，他自己虽不要脸皮，但他崆峒一派的基业，仍要维持下去，今夜小侠只要多动机智，不怕不能手刃仇人。”

凌壮志连连颌首，恭声应是，气愤心情，似是略感平静。

六人在祠堂上，饮酒计议，四位老人，俱都以六七十年的江湖经验阅历，提出各种不同的形况，让凌壮志假设处置，待到四老认为完全满意，万无一失时，红日已落西山了。

于是，六人略事整顿，抱着满怀信心，匆匆走出祠堂大门，展开轻功，直向黄山南麓驰去。

这时，晚霞已残，天色已经暗下来，巍峨的黄山，已有些模糊不清，原野和官道上，再看不到一个人影。

六人展开轻功，越野飞行，身法之快，宛如六缕轻烟。

到达山前，空气阴冷，劲风袭面，光线愈加黑暗。

黄山路径，以跛足道人最为熟悉，大袖一挥，直向一道山口纵去。

六人轻功，以“飘萍女”较逊一筹，但她也不即不离。

登岩越峰，飘纵如飞，渐渐，山势崎岖，危崖俏壁，愈前进愈惊险了。

这时，残月尚未升起，山区一片黑暗，周围数十丈内，看不到飞行人影，也听不到衣袖风声。

参观盛会的人，想必早已去了莲花谷。

整个山区中，听不到往日夜间的凄厉叫啼和猛兽恶斗的怒吼，这时山禽野兽，似是也知道又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在山中发生了。

山中较往日成颇为寂静，是以，凌壮志等人飞腾纵跃所带起的衣袖破风声，清晰可闻。

由于山势崎岖，一片漆黑，加之黄飞燕体力和劲功均逊一筹，是以，六人到达莲花谷下，已于是三更过半，四更将至了。

这时，一钩弯月，已升自东方，给整个黑暗的山区，洒上一线蒙蒙光辉。

绕过峰角，再登上横岭，便可看到莲花谷了。

四老并肩先头驰，神色逐渐凝重，凌壮志飘洒的跟在身后，心情极为焦急，黄飞燕勉力跟在凌壮志的身边，她已在开始为凌弟弟的安危而感到不安。

六人默默飞行，绕过峰角，齐向横岭上驰去。

就在六人刚刚登上横岭的同时，岭下莲花谷中，突然暴起一声撼谷峰直上夜空的如雷烈采。

但，更多的是感慨叹息，只是被暴雷似的采声掩没了。

邈邈和尚四人一听，面色立变，脱口一声惊啊。

凌壮志双目一亮，白影电闪，飞身前射十丈，腾空跃落在一座大石上。

举目一看，心头猛然一震，只见岭下谷中，目光闪闪，人头幌动，议论人声，嗡嗡不绝，乍看之下，至少两千余。

紧跟飞上大石的邈邈和尚四老和“飘萍女”黄飞燕，五人看了这等情形也不禁惊呆了。

只见两千人众，围绕成一个马蹄凹形，正西无人的一面，是一道突出绝刃的畸形悬崖，崖上细草如茵，极为平坦，似是经过人工修整。

崖下绝壁，宽约三十丈，云雾弥漫，深不见底，对面恰是一座高出莲花谷数十丈的绝险峭壁，崖上俱是虬枝横生的千年古树。西面无人的悬崖上，已用红白小旗，围成一个方圆十余丈的空地，想必就是斗场。

这时，西南角边的人群，正纷纷后退，让出一道狭小通路，一行十数人，径由通道内走向谷中，全谷的各路英雄，再度暴起一阵如雷呼声。

就在呼声暴起的同时，人群中蓦然响起一声悲戚娇叱：“乌鹤恶道，快还我父亲的命来。”

娇叱声中，细影闪动，挟着一道耀眼寒光，直向突崖空地上射去。

凌壮志凝目一看，脱口一声惊啊，顿时呆了！

二十四

凌壮志听了那声悲戚娇叱，心头不由猛然一震，疑是金陵待产的娇妻宫紫云，闻讯赶来了莲花谷。

继而凝目一看，只见从人群中，仗剑飞向突崖空地上的女人，竟是一个年约二十六七岁的端庄少女。

端庄少女，身材略小，生得柳眉杏目，樱口琼鼻，手持精钢剑，一身天蓝衣，身法轻灵，直向以红白小旗围绕的空地上落去。凌壮志看得一愣这个少妇好面熟，似在什么地方见过，只是一时想不起她。

蓦闻跛足道人，脱口一声轻啊，惊疑的低声说：“啊，这不是‘铁鸠杖’简大娘的儿媳妇吗？”

凌壮志一听，恍然大悟，不错，端庄少妇、正是简大娘的二儿媳妇。

继而一想，心中略感不安，不知简大娘的小儿子，那个二十一二岁的兰衫英雄俊少年简维英，是否也来了莲花谷？

假设简大娘和她的小儿子简维英也来了莲花谷，稍时定会为痴情而死的万绿萍，大费一番口舌，也许因而动武。

心念至此，胸间气结郁闷，全谷为乌鹤到场的欢呼，顿时静下来，数千道惊异的目光，一齐集中在端庄少妇的身上。

同时，由西南角走向场中的十数人，也由人群夹道中走出来。

凌壮志凝目一看，当前一人，正是残帅仇人“乌鹤”恶道。

恶道花着像貌，和丐帮二老所述的一般无二，头带九染道冠，身披白雪鹤毫，背插长剑，手持佛尘。

恶道年约五十余岁，须发已灰，三角眼，扫把眉，尖嘴猴腮，一脸狡猾之色，一望而知是阴险奸诈之辈。

紧跟在恶道身后，是四个身穿黑袍的中年老道，在玉山总寨逃命的妙光，亦然走在其内。

之后，是七八个青年力壮的黑衣道士，当前二人，肩阔腰粗，各持一张铁抬乌弓，腰悬一个鹿皮箭袋。

这时乌鹤，轩眉展笑，目光闪烁，故作姿态的左右顾盼，频频颌首，作出满面亲切之色，对仗剑纵落场中的端庄少妇，正眼也不去看一眼，完全视如未见。

但，明眼人看得清楚，恶道突然暴起的欢呼，由于端庄少妇的悲戚厉叱，而倏然停止了，减少了他不少沙场的威风，因而，在他含笑的瘦削脸上，隐隐透着悻悻之色。

凌壮志一见乌鹤，怒火倏起，杀机陡升，心中为简维英而起的那郁结，顿时一扫而空。

双目精光一闪，正待高声大喝，飞身扑下岭去，蓦见场中的端庄少妇，柳眉一竖，厉声娇叱：“恶道纳命来！”

厉叱声中，飞身前扑，手中长剑一招“白蛇吐信”，幻起一道寒光，直向走进沙场的乌鹤恶道刺去。

乌鹤恶道，故作长者之风，仰面哈哈一笑，身形微微一动，未见如何作势，飘然闪开了。

同时，以祥和的声音，笑容朗声说：“女施王请住手，贫道如有不是之处，请你当着天下英雄说个清楚，贫道果有无端杀害尊大人之嫌，贫道决不

让女施主虚此一行。”

恶道话声甫落，全谷各路英雄，立即暴起一声如雷采声，但心思精细的人，却听出恶道的话意含糊。

端庄少妇似是有难之苦，厉叱一声，再度飞身前扑，手中长剑一招“横扫五狱”，幻起一道如银匹练，再向恶道沿腰扫去，同时，厉声说：“无耻之道，假仁假义，那个与你贫嘴！”

恶道依然哈哈一笑，说：“看来女施主是有意有来扰乱今夜之会了。”

说话之间，身形飘旋，再度闪开了。

凌壮志担心简大娘儿媳不是乌鹤的对手，神色显得极感不安，蓦闻身旁的邈邈和尚，沉声问：“小子，你要作什么？”

凌壮志略显焦急的说：“晚辈怕简大娘前的儿媳有失，将来见了简大娘无法交待？”

跛足道人立即解释说：“在这种场合，恶道碍于身价，自是不会伤她，你不必为她担心，现在最急要的是尽快研判出恶道为何利用边临绝壁的突崖为斗场的问题……”

话声未落，场中蓦然一声大喝，立在妙光身侧的中年老道，翻腕撒剑，飞身而出，同时怒声说：“现在三更已至，女施主既然无理取闹，是必自恃身怀绝学，贫道少不得要代师请教了。”

说话之间，振腕挺剑，也不经过乌鹤应允，径向端庄少妇扑去。

如此一来，不少英雄豪高手为之哗然。

乌鹤恶道，假装未听见，故意宽容的叮嘱说：“妙明不可伤了女施主！”

端庄少女冷冷一笑，不屑的怒声说：“你的狗徒也配伤我！”

说话之间，妙明长剑已到，娇躯倏然一转，刷刷攻出两剑，匹练翻滚，剑气生寒，妙明立被逼了个手忙脚乱。

满谷英豪看得一呆，立即掀起一片轻啊，似乎都没想到崆峒派掌门人“乌鹤仙长”座前的亲传弟子，竟是如此不济。

蓦然一声娇呢，场中光华大盛，千百银锋中，呼然一声金铁交鸣。

一声惶恐惊呼，一道寒光直射半空，妙明手中的剑已脱手击飞。

凌壮志看得秀眉一轩，他确设想到端庄少妇尚有如此精人的剑术。

邈邈和尚嘿嘿两声，得意的问：“小子，怎么样，这就是所谓‘来者不怕，怕者不来’！”

说话之间，凝目再看，妙光大喝一声，已飞身横剑将简大娘的儿媳敌住，惊得魂飞魄散的少明，已急滚快爬，逃至五六丈外，面色如纸，满身尘土，狼狈已极。

恶道乌鹤，虽然心地阴险，面皮极厚，当着满谷的江湖英雄，也不禁老脸通红，面带惶色，三角眼凶狠的瞪着妙明。

妙明惶恐满面，无地自容，羞惭的躲在七八个持弓老道的身后。

再看场中，端庄少妇与妙光，已激烈的打在一起了。

两团剑光，翻滚飞腾，几乎看不清两人的身影。

这时满谷众人，掀起一片嗡嗡人声，纷纷交头接耳，似在推测谁胜谁败。

两团剑光中，蓦然大喝一声，接着，一声金铁交鸣，数点火星中，妙光以十足的内力，拔开端庄少妇刺向他开灵的剑身——

紧接着，寒光一闪，进步欺身，长剑直刺端庄少妇的面门。

凌壮志和邈邈和尚等众人看得心头一惊，满谷暴起一片啊声。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端庄少妇视死如归，临危不乱，一俟剑尖刺至面门，身势闪电下蹲——

剑光过处，拨起无数青丝，端庄少妇高挽的发髻，立被斩断。

就在青丝溅飞，妙光尚未撤剑的同时，端庄少妇柳眉一挑，杏目闪辉，脱口一声厉叱：“狗徒纳命来——”

来字出口，开剑反臂挥出，幻起一道弧形匹练，带起一阵慑人啸声，长剑疾如闪电般，已扫到妙光的腰部。

剑光一闪暴起一声凄厉刺耳惨叫，妙光撒手丢剑，立被拦腰斩为两断。

邈邈和尚一见，不由双手握掌，猛一跺脚，衷心的振声喝了个好。

凌壮志、跛足道人、黄飞燕以及丐帮二老，无不衷心佩服，端庄少妇这份超人定力，真是不让须眉。

全谷数千英豪先是一静，接着暴起一阵如雷采声，震撼山野，直上夜空，呼声历久不绝。

乌鹤面色铁青，浑身微抖，三角眼内凶芒毕露。

一连两声怒喝，妙正，妙大，翻腕撤剑，同时前扑，齐向少妇刺去。

谷中刚刚要歇落的呼声，再度暴起群情激动的怒吼！

凌壮志一见，顿时大怒，杀机倏起，震耳一声大喝：“鼠辈找死！”

死字出口，身形已腾空跃起，一式“大鹏栖枝”直向岭下谷中扑去。

邈邈和尚四老和黄飞燕纷纷跃起，随后紧跟。

凌壮志的这声大喝，挟怒而发，不啻平地焦雷，全谷人众的怒吼，立时静下来，数千道惊异目光，齐向横岭上射来。

当他们看到由横岭上，飞射而下的奇快白影时，顿时大悟，不少人脱口疾呼：“啊！凌壮志！”

凌壮志扑至岭下已到人群身后，脚尖一点地面，身形更度腾起，飞越数百人头上，再向场中扑去。

凌壮志飞扑十数丈，脚下依然有人，但他不愿踏人头，只得大喝一声，双袖连番旋挥，一连几个“云里翻身”，继续向打斗正激烈的崖边空地上翻去。

满谷英雄，看了这等少见轻功，俱都暗暗心骇由衷赞佩，一声暴“好”，直冲霄汉。

就在暴起喝采的同时，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已经飞身扑至。

两位怪杰自恃辈份高，那管你对方愿意不愿意，飞越各路英雄上空，脚尖不停的踏着人家的头顶，继续向前飞驰。

丐帮二老和黄飞燕，自是不便如此作，只得停下身来，请各路英雄让开一条路，耐心的向前挤进。

这时的乌鹤恶道，看了凌壮志的骇人轻功，心中暗吃一惊，但他的嘴角上，却掠上一丝阴毒冷笑。

再看了踏着人头而来的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心中不禁一慌，但想到自己万无一失的周密计划，又有恃无恐的笑了。

凌壮志掠空一阵翻滚，飘然落在地上，定睛一看，妙正妙大的长剑，招招不离端庄少妇的要害，少女已经险象环生，于是，震耳一声大喝：“鼠辈找死，以多为胜！”

大喝声中，急上两步，右臂一圈，振腕劈出——

一道刚猛无比的滚滚狂风，挟着尘土厉啸，直向妙正、妙大，和端庄少

女之间，滚滚卷去。

乌鹤暗吃一惊，急忙沉声大喝：“快些退下去！”

沉喝声中，急上数步，右掌运足功力，猛然推出——

轰险一声大响，劲风激旋带啸，沙尘飞扬弥空，场中淡淡月光，顿时一暗。

蹬蹬连声中，恶道一连退后三步，目光惊急的瞪着凌壮志顿时呆了。

这时，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已到，场中的妙正妙大，也趁浓尘激扬中飞身暴退两丈。

端庄少妇以剑支地，内力已感不消，目含泪光，不停的娇喘吁吁。

跛足道人一见，立即沉声说：“你父之仇，可由凌壮志代报，快些退出来吧！”

端庄少妇，戚声应是，立即退出场去。

这时，凌壮志剑眉如飞，星目闪辉，俊面上充满了杀气，注定恶道缓步逼去。

恶道乌鹤，原来有一套话要说，事到如今，突起变化，不得不急采措施，否则，凌壮志一掌劈下，前功尽没。

于是，强自一振精神，仰面哈哈一阵大笑，接着朗声说：“凌壮志，你不要自恃‘四大恶魔’的霸道功夫，到处恃技凌人，须知贫道可没将你看眼内……”

凌壮志逼进中，未待恶道说完，立即冷冷一笑说：“在下今夜来报残师之仇，不是和你比武决斗，要你看得起什么功夫！”

恶道一听，再度哈哈一笑，说：“贫道今夜邀你前来，也并不是比武较技，而是要当众揭开，叶天良昔年获得‘四大恶魔’手著武功灵的秘密。”

说话之间，似是发现凌壮志已经逼近，于是，急忙举手一指数丈外的绝壁，继续沉声说：“看，昔年叶天良获得武功的位置，就是此地。”

说罢，三角眼炯炯的注视着凌壮志，似是要他过去。

凌壮志想到恩师曾来此地，心中顿生敬慕之情，意欲过去，又怕中了恶道的奸计，是以停身有些迟疑。

这时，全谷虽有两千人众，但却静得毫无声音，落叶可闻，数千道惊异目光，一齐射向立在崖边的乌鹤恶道烽凌壮志。

凌壮志见恶道垂手指着崖下绝壁，目光一直盯着自己，当着这么多英豪面前，如不过去岂不被人讥讽怕死。

心念至此，微一颌首，举步向崖边走去。

凌壮志脚步一动，全谷立即掀起一阵焦急不安的震动。

蓦闻邈邈和尚大声说：“混球小子站住，既然为帅报仇，何必与他罗嗦，就在此地给他一掌，打下崖去，跌个他粉身碎骨。”

乌鹤一听，仰天一声大笑，故作悲痛的说：“贫道一生，广交各路英雄，自信没有对不起那一位江湖朋友，贫道与叶天良的一段过节，有许多人并不尽知，今夜贫道就要将昔年叶天良如何口是心非，如何欺骗贫道与阮陵泰和晋宇田诸兄的经过，公诸于天下英雄！”

说此一顿，突然注定凌壮志，怒声问：“凌壮志，那本‘四大恶魔’武功秘笈，可在你的身上？”

如此一问，全谷再度掀起一阵激动和人声。

凌壮志曾公开宣布身上怀有秘笈，而他也正想以此诱惑掠去叶小娟和张

师母作人质的恶徒。

这时一听，毫不迟疑的点点头，同时冷冷的说：“不错，正在在下怀里！”

话一出口，恶道立显激动，全谷又是一片吃惊啊声。

跛足道人和邈邈和尚，听得同时一愣，他们问过凌壮志，曾说秘芨不在身上，这时为何又说放在怀里？

暮闻恶道激动的说：“当初这本武功灵是由贫道和你师父叶天良，以及阮陵泰，晋宇田二兄，四人同时在崖下绝壁中发现的，当时讲妥，每人参阅三天，然后再转交给另一个人。”

说此一顿，平仰了一下激动心情，吐了一口气，继续说：“当时抽签决定先后，你师父抽中了优生，但你师父得武功灵之后，立即悄悄隐藏踪迹，避不再见……”

凌壮志明知恶道胡说，但没机会反攻，这时听他辱及恩师，顿时大怒，立即轩眉怒声说：“乌鹤恶道，你如胆敢再出言辱及在下恩师，在下要你虽死不得整尸。”

恶道哈哈一笑，肯定的说：“你如不信，可将武功灵的最后一面打开一看便知，上面有贫道和阮晋二兄的亲签标记！”

凌壮志一听，气得浑身只抖，深悔方才未在见面之初，即将恶道挥掌击毙，如今，明知恶道胡说，但已陷入他的陷阱，越陷越深了。

这时，如不拿秘芨出来，无异承认恶道说的全是事实，同时，也不能证明秘芨确在自己身上，因而也无法将掳去叶小娟母女的坏人引出来。

心念电转，右手毫不迟疑的探入怀内。

这时，全谷再度一静，静得听到彼此的心声，数千道惊异目光，一齐射在凌壮志的身上。

恶道乌鹤，神情激动，腮肉颤抖，额角已渗冷汗，身不自己的缓步向凌壮志身前走来。

邈邈和尚，跛足道人，以及刚刚挤进来的黄飞燕与丐帮二老，俱都神情紧张，瞪大了眼睛，一瞬不瞬的盯着凌壮志在怀中摸索的右手。

蓦然——

黄影一闪，凌壮志的手中，竟真的多了一本薄薄的黄皮书，显得诚惶诚恐的翻看，似是细心找寻乌鹤恶道说的标记。

这本武林人物梦寐以求的曠世秘芨，横震天下，称雄宇内的武功灵，竟在数千道炯炯的目光下突然出现了。

有不少人想不顾一切，疯狂的扑去，但他们也知道要想在凌壮志的手里夺走那秘芨，不自是平步登天。

邈邈和尚，俱都将一棵紧张惶恐的心，提到了胸口，也身不由己的向前走了几步。

但，当他们运足功力，凝目向凌壮志手中翻开的黄皮薄书一看，四老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

只见凌壮志正在查看的最后一面上，竟是划着许多珠砂红圈的一首七言古诗，细读那首诗是：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待到白头后悔迟！”

四老刚刚看毕，暮见凌壮志已抬头来，同时，沉声说：“在下这本秘芨上，根本没有任何记号，标志或暗记！”

恶道乌鹤神情紧张，浑身微抖，三角眼一瞪，厉声说：“让贫道指给你看！”

说话之间，身形猛向凌壮志扑去，同时，右手疾出如风掣闪电抓向凌壮志手中的那本黄皮薄书。

凌壮志顿时大怒，岂肯让他夺去，于是身形一旋，立即幻起十数的白影，急运“赤阳掌功”，两手顿时通红，大喝一声：“恶道纳命来——”

大喝声中，殷红如火的右掌，猛向恶道的天灵击去。

乌鹤一手折空，不由大吃一惊，叱叱一声，灵身一跃腾空，同时，惶声怒喝：“还不准备，等待何时——”

时字出口，双袖疾挥，身形宣向立在崖边的几个持弓老道的身后跃去。

凌壮志一时大意，竟让恶道苦心钻研的溜走，因而心中怒火更增，于是大喝一声：“不留下命来想去吗？”

大喝趋势中，腾空而起，径以“苍鹰掬兔”之势，凌空一击。

应他身形凌空的同时，妙正老道已由地上拨起一面小红旗，急忙迎空一挥——

一声粗暴喝声，径由绝壁对崖传来。

凌壮志身在空中，正待俯冲下击，闻声心知不妙，急忙转首一看，惊得脱口一声轻啊，顾不得再伤道恶，身形疾泻而下，顿时愣了。

只见三十丈开外的对崖古松下，一个虬髯浓眉劲装凶汉，正用绳索吊起一个一身白衣云裳蓬发垂首女人。

蓬发垂首人，垂直被捆，两肩各有一根麻绳，正被虬髯凶汉缓缓拉起，吊在斜悬绝壁上空的古松横枝上。

这时，满谷两千余众，再度一静，俱都神色茫然的望着对崖被吊起的白衣女人，还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邈邈和尚、跛足道人，以及丐帮二老，也愣了。

凌壮志早已看清那女人是谁，不由悲愤满腔，目射冷芒，浑身颤抖不止，俊面上一片铁青，额角上汗珠顿时滚下来。

蓦见跛足道人，双目冷电一闪，疯狂的惶声大喝：“娟儿，小娟！”

这声大喝，声嘶音哑，充满了急痛悲愤。

跛足道人大喝声中，飞身前扑，倏然停在崖边上，目光焦急的注视着对崖悬空吊在树上的蓬发垂首的女人。

人影闪处，邈邈和尚和丐帮二老，同时纵至跛足道人身后。

跛足道人焦急的回头，看了邈邈和尚三人一眼，接着又望着对崖，大声高呼：“小娟！小娟！……”

呼声甫落，对岸悬空吊在树上的白衣女人，缓缓抬起头来，极吃力的悲声低呼：“师……怕……”

悲愤愣在当场，痛悔坠入恶道圈套的凌壮志一听，急怒攻心，仰天大喝一声，翻身栽倒地上。

黄飞燕和简大娘的儿媳妇，深恐凌壮志有失，同时一声娇叱，飞身扑了过去，身形落地，长剑已出鞘外，立将凌壮志护住。

黄飞燕为人机警，迅速将凌壮志扶坐起来，急在“命门”上舒掌拍了一下，凌壮志大喝一声挺腰纵身跃起。

恶道乌鹤，仰天哈哈一阵大笑，得意的笑声问：“凌壮志，对崖树上的白衣少女，你可认识？”

凌壮志尚未回答，全谷各路英豪，大部已明白了恶道的卑鄙行为，立即掀起一阵惊人怒吼，纷纷挥拳，群情激动！

就在满谷怒吼声起的同时，凌壮志剑眉如飞，双目睁暴，厉喝一声，飞身向恶道扑去。

凌壮志的身形一动，妙正、妙大，仗剑挡在恶道身后，同时舞起一道剑幕，立将凌壮志阻住。

恶道乌鹤，再度狂声大笑，接着厉声大喝：“弓箭手何在？”

喝声甫落，一个年青力壮的持弓老道，暴应一声，飞身而出，立即搭箭拉弓，弦声响处，一支羽箭，直向对崖射去——

查的一声轻响，接着一声娇呼，叶小娟左肩吊在树上的麻绳，应声而断，叶小娟的娇躯，立失平衡，急烈摆动，随着颤动松枝，摇摇欲坠，情形十分危急。

凌壮志一见，急怒交集，星目冒火，掌心渗满了汗水，果然不敢再扑向乌鹤。

邈邈和尚、跛足道人，和丐帮二老妄称阅历渊博的老江湖，在祠堂里给凌壮志出了一百二十个戏题，让他处置，只有这个“投鼠忌器，兵持人质”的奸狠毒辣的阴谋问题没有提出。

四老一见摇摇坠附的叶小娟，不由脱口一声惊呼，四颗“老心”。紧张的一直提至腔口。

这时，群情激动，满谷叫骂怒喝：“杀了卑鄙无耻的乌鹤……”

“……将弓箭手推下崖去……”

“……娘的，真是武林败类……”

叫骂怒喝之声，响彻山谷，震撼群峰，不少急躁冲动的观众已开始向前挤来，情势十分混乱。

恶道看得暗暗心惊，但他仍然哈哈一笑，阴毒的说：“你们要想救叶小娟不难，只要答应贫道一个要求！”

邈邈和尚当先骂声问：“什么要求，畜牲你快说！”

恶道觑目看了激怒的群众一眼，阴毒的笑着说：“你先让他们静下来，贫道自会提出要求条件来！”

丐帮二老气得瞪眼怒声说：“群情激怒，如何制止？”

恶道面色一沉，立即转首大喝：“弓箭手何在？”

方才那个持弓老道，立即高声回应，回手撒出一支羽箭来。

凌壮志一见，震耳一声厉喝：“恶道尔敢？”

厉喝声中，刺目寒光一闪，“穹汉剑”已撒出鞘外，但他却不敢前进一步。

就在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劲装大汉，已挤出人群来，挥动着大拳头，暴声说：“凌小侠，杀了那个弓箭手，杀了那个弓箭手！”

高材大汉，虽然义愤满胸，但他没有再前进，想是见站在最前面的人，多是年事较高，并有名望的老前辈，是以没有冲过来。

但他如此一喊，数百激怒群众，同时高喊怒喝：“杀了弓箭手，杀了弓箭手！”

恶道乌鹤看了这等情势，也暗暗捏了一把冷汗，深怕群豪涌过来，或者凌壮志不顾叶小娟而强干。

于是，故意不屑的看了壮汉一眼，似是自语似对凌壮志说：“你杀了弓

箭手，对崖还暗伏着人。”

凌壮志闻声举目下场看，对崖果然又多了两名手横雪亮大砍刀的劲装凶汉，心知杀了弓箭手和恶道，仍然救不了叶小娟。

这时，群豪包转的圈子，被后面激怒的人推挤的愈来愈小了。

跛足道人深知群情误事，也想先听听恶道乌鹤的要求是什么，于是，愤愤的望了恶道一眼，沉声说：“让我试试！”

说着，转身向前走了几步，举起双手，游目看了满谷激怒的群豪一眼，接着，气纳丹田，缓慢的朗声说：“诸位老友，侠士，和黑白两道的豪杰们，这是一件令人发指，痛心疾首，无法容忍的卑鄙行为，但是，事情总要解决的，希望诸位平静下下来，听听崆峒派当代最杰出的掌门乌鹤，有什么要求提出来。”

话声高昂，中气充足，声音远达谷外，每个人都清晰的听进耳里，是以，全谷顿时静下来。

跛足道人把话说完，转首注定乌鹤，沉声说：“你有什么要求，就当众提出来吧！”

恶道扫把眉一轩，一脸的得意微笑，“嗯”了一声，沉声说：“贫道也要向各路英雄朋友说几句话。”

说着，分开横剑而立的妙正、妙大，走到两人的身前来，恶道同样的游目看了满谷的英豪一眼，朗声说：“诸位……”

话一出口，满谷英豪，立时掀起一阵愤怒的叱喝咒骂和不屑的虚声。

恶道乌鹤怨毒的看了全场激怒的群豪一眼，但也不顾满谷的叱喝虚声，仍继续朗声说下去：“诸位前辈，侠士，男女施主们，贫道乌鹤，亦为崆峒派本届掌门人，自感德薄能浅，不足以当此重任……”

骂声、虚声，满山满谷，将恶道的话，完全淹没了。

邈邈和尚，愤怒的哈哈一笑，轻蔑的大声说：“乌鹤，我劝你少费心机，干脆说出你的要求吧，只要混球小子能做到，决不会令你失望！”

邈邈和尚说完，跛足道人和丐帮二老，同时将双手举起来，连连摆摆，作出请豪群静下来的手势。

群豪一见，果然静了下来，数千道炯炯目光，一齐集中在斗场上，俱都凝神静听恶道提出的要求。

跛足道人立即转首，注定乌鹤，冷冷的说：“你有要求，就当众说罢！”

恶道乌鹤，狡猾的脸上，一阵白，一阵红，一阵铁青，一忽又飞眉瞪眼，咬牙切齿，充分显示出他的内心的羞怒恶毒。

他略微一顿，轻轻吐出一口恶气，目光贪婪的看了一眼凌壮志手中的黄皮薄书，激动阴冷的沉声说：“贫道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凌壮志手中的恶魔秘笈！”

话一出口，满谷暴起一片轻啊，再度掀起一阵激动，数千道贪婪、愤怒、惊疑的不没目光，闪闪烁烁，宛如满谷的宝石、寒星，分别集中在恶道乌鹤和凌壮志的身上。

四老一听恶道要凌壮志手中的黄书，俱都佯装震惊，同时瞪大了八只眼睛，一齐望着乌鹤发愣。

凌壮志早已料到乌鹤的阴谋企图，只是他手中黄皮薄书，是这次回金陵，在家中书房内特制的膺品，用以来诱掳去叶小娟和张师母的恶徒专用。

虽然，恶道乌鹤就是掳去小娟作人质的歹徒，但却没想到恶徒竟费尽心

机布下了个绝毒圈套。

如果，现在即时递给恶道，势必被他揭破，小娟的生命定然难保……

心念未毕，蓦闻恶道乌鹤，厉声说：“贫道数到十，你再不将秘笈交出来、可别怨贫道手辣心狠！”

说罢，立即开始缓慢的沉声数下去。

恶道面色灰白，汗如雨下，额角上青筋暴涨，三角眼内凶光闪射，他内心的焦急，不安，由此可见。

凌壮志右手横剑，左手紧握黄皮书，神情也焦急的望着恶道乌鹤。

恶道继续缓慢的数着：“……三……四……五……”

邈邈和尚四老，见凌壮志也神情焦急，额角渗汗，感到十分不解，不知凌壮志为什么不将黄书皮交给恶道。

这时，全谷一片死寂，但充满了焦急和紧张的气氛。

恶道见凌壮志虽然焦急万分，冷汗直流，但仍不把黄皮书交出来，心中愈发焦急，因而口里的数字，数的愈加缓慢有力而深沉了。

当他数到八的时候，三角眼中已布满了红丝，额角上的青筋，暴的更高了，同时，切齿怨毒的将手举起来。

恶道的左手一举，立在崖边的弓箭手，急忙举弓搭箭，目光炯炯的看着恶道的手势，作着拉弦之势。

但，凌壮志悲愤的咬牙切齿，依然没有交出黄皮书的意思！

这时，谷中一片死寂，除了恶道怨毒有力的数字，听不到任何声音。

恶道恨恨的终于数到九！

邈邈和尚四老的嘴，也不知不党的张大了，他们似乎闹不清凌壮志为何迟迟不交黄皮书的目的！

恶道双目一亮，脸上倏露狡恶之色——

凌壮志一见，蓦然一声大喝：“且慢！”

这声突如其来的大喝，不少人被震的心神一荡。

恶道骤吃一惊，左手故意作着下挥之势，同时狰恶的厉声问：“你还有什么话说？”

恶道未待凌壮志说，立即嘿嘿两声，沉声说：“贫道身为一派之尊，岂有失信于你！”

凌壮志不由仰天一声大笑，讥嘲轻蔑的朗声说：“你这卑鄙无耻的贼道，崆峒派千年大业就在今宵被你断送了，你怎好再大言不惭，自称一派之尊，可谓无耻至极……”

恶道顿时大怒，瞪目厉声大喝：“你敢再说一句，贫道的手就挥下去！”

凌壮志再度大声一笑，轻蔑的说：“你如果不想要活命，不想获得绝世武功，而重振你们崆峒派的声誉，你的手就挥下去！”

恶道一听，顿时愣了，布满血丝的三角眼，宛如两盏红灯，注定凌壮志铁青的俊面后，切齿恨声问：“凌壮志，你小子可是要食言反悔？”

凌壮志又是哈哈一笑，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岂肯轻言背信。”

说着，一手横剑，左手将书伸出来，轻蔑的说：“要你就拿去！”

凌壮志的左手一伸，整个莲花谷立即暴起一阵愤怒狂呼：“不要给他，不要给他！”

“杀了恶道，杀了恶道，杀了恶道的狗徒妙正、妙大……”

狂呼、怒吼、叫骂，声震山野，惊天地动，每一个有血性的人，几乎疯狂了！但，他们也怕孤注一掷，杀了叶小娟，使凌壮志痛悔终生，落个师门罪人。

恶道看了这等疯狂声势，早惊得目闪惊急，汗下如雨，方才焦急涨红的猴脸，刹那间变得苍白。

但他强自咽了一口口水，激动的喘息着说：“放下，将武功灵放在地上！”

凌壮志不敢乱丢，怕恶道看见黄皮书内的文字，因而谨慎的将书放在地上！”

就在凌壮志将书放在地上的同时，满谷疯狂的呼声更激烈了。

恶道一见凌壮志将书放在地上，不由紧张的尖嘴紧闭，腮肉颤抖，鼻孔喘息如牛，嘶哑的厉声大喝：“向后退，退到场外去！”

喝声甫落，蓦闻跛足道人，震耳一声大喝：“且慢！”

正待后退的凌壮志，立即闻声不动。

乌鹤转首望着跛足道人，厉声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跛足道人怒声说：“你如此卑鄙无耻，谁敢信你，说不定你拿到秘笈之后，仍以叶小娟的生命要挟凌壮志。”

乌鹤恶道立即怒声说：“我虽然携带武功灵离开，但我的三个徒弟仍留在此地。”

妙正、妙大和妙明，三人一听，面色大变，同时打了一个冷战！

跛足道人略作沉思，毅然应好，同时挥了挥手，示意凌壮志后退。

凌壮志剑眉如飞，星目闪辉，惨白的双唇，已闭成一个下弯的瓜形，目光注定恶道，缓缓向后退去。

同时，暗运功力，直透剑身“穹汉剑”时而青芒暴涨，时而通体血红。

乌鹤神情激动，胆战心惊，布满血的三角眼：一直盯着凌壮志，脚下每走一步，脸上便滴落几滴汗珠，手中的金丝佛尘，不停的索索直抖。

满谷疯狂的怒吼，不知何时停止了，数千道惊人目光一齐集中在恶道手上，似乎要看他如何将地上的黄皮手拣起来。

恶道乌鹤，沉重的缓步前进，距离地上的黄皮薄书尚有一丈，便将弯曲如钩，剧烈颤抖的左手伸出来。

就出这时——

一阵山风吹来，竟将地上的黄皮薄书吹开了。

凌壮志一见，面色大变，额角上的汗珠，与恶道同样的簌簌落下来，一个不详的预感，倏然掠过他的心头，叶小娟的生命恐怕难保了。

× × ×

这时，邈邈和尚四老的心，也惊得几乎由腔口内跳出来，四老惶急的望着乌鹤，掌心里已急出了汗水。

四老暗运功力，凝目向吹开的黄皮书上一看，心中愈发的焦急了。

只见书上，同样的划了无数朱砂红圈，上面写着两行较大定迹：

“天有三宝日月星，
人有三宝精神气。”

万幸，恶道神色紧张，日光一直恐惧的盯着凌壮志，唯恐壮志突然发掌将他击毙。

是以，地上的黄皮书，虽然被风吹开了，而恶道的身躯，也正缓缓的蹲下去，但他的目光，却一瞬也不敢离开凌壮志。

恶道颤抖的左手，终于狠狠的抓住了地上的黄皮书。

同时，沉寂了久久的莲花谷，再度暴起一阵如雷怒吼。

凌壮志见恶道没有发现书上的字迹，不由悄然吁出一口长气，举袖擦了一下额角上的汗水。

他的衣袖一举，恶道吓得倏然立起，极为惶恐的嘶哑厉声说：“你动一动，我就叫他们将叶小娟杀死！”

说话之间，目闪惊急，瘦瘦的脸目，汗如雨下，急步向身后疾退，但他的目光，仍没有离开凌壮志。

这时，西南角斜坡上，群雄振臂怒喝有百多观众，一见恶道退至近前，却自动闪开了道出路。

凌壮志一惊、秀眉一轩，恍然大悟，西南角斜坡上的两百观众，正是恶道事先布置的崆峒弟子或同路人。

邈邈和尚四老，看了这情形，也不禁连连摇摇头，暗赞恶道用心之苦。

愤怒的群豪看了西南角自动闪开通路的情形，身形踉跄，极快的退至人群让开的缺口处，倏然转身，沿着人群通道如飞向斜坡上逃去。

斜坡横亘宛延，与正东的岭相连，斜坡高度数十丈，人群后面的不远即是坡顶，顶上是一座广阔无际的青竹茂林。

任何人看得出，恶道冲出人群后，必然进入竹林，藉竹林的掩护逃走。

凌壮志焦急的望着乌鹤沿着人群通道向斜坡上逃走，心中着实不甘，但为叶小娟的生命，又迫于不敢追赶。

这时，满谷热血义气的英雄，虽然怒火满腔，但当事人凌壮志尚且投鼠忌器，大家自是不便多此一举。

因为，每个人都看出，凌壮志能将绝世武功的秘笈交给乌鹤拿去，自是秘笈轻，叶小娟的命重。

恶道仅一两个起落，已纵出人群外，回头一看，发现凌壮志及邈邈和尚四老依然立在原地，并没有追来，不由心花怒放的仰天狂笑了。

凌壮志望着恩师残体的切齿仇人，就要从容不迫的离去，空有一身惊人武功，而不能手刃恶道以慰恩师在天之灵，不由气得浑身直抖。

恶道狂笑已罢，怨毒的朗声大喝：“崆峒大派，自此封山，所有门人弟子，暂时忍辱三五年，一俟本掌门人大功成就，崆峒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要他们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尸首不全。”

恶道朗声喝罢，倏然转身，直向数十丈外的青竹茂林驰去。

各路英雄，顿时大怒，暴起一阵嘶喊杀声：

“杀乌鹤、杀乌鹤！”“杀恶道，杀恶道！”

杀声满山满谷，惊心动魄，撼天震地！

恶道听到杀声，惊得频频回头，身形骤然加快。

任何人看得出，只要恶道进入竹林，再想追他势比登天了，因而，各路英豪的杀声，更高了，响彻云霄。

恶道的身形，快如轻烟，眨眼间已至林前。

蓦然——

一声娇叱，紫光电闪，一道细长身影，径由竹林内射出来，同时，厉声娇叱：“乌鹤恶道，留下命来！”

娇喝声中，飞身前扑，手中长剑幻起一道紫光匹练，向着乌鹤恶道，疾如奔电扫去。

乌鹤神智恍惚，正在得意，突闻娇叱，大吃一惊，尚未看清对方是谁，刺目光华已经扫至。

惊急愤怒间，大喝一声，手中金丝拂尘，直向刺目光华封去。

查的一声轻响，暴起一声惊叫，一柄金丝拂尘，齐尾悄断，恶道头的九梁道冠，也随之不见。

漫天金丝，夹杂着一蓬灰发，纷纷堕落地面。

凌壮志凝目一看，面色大变，不由脱口惊呼：“娟姐姐杀不得——”

惊呼声中，身形腾空而起，越过群豪头上，直向林前扑去——

这时，满谷群豪，形如疯狂，一面歇力呐喊，一面如潮水般向斜坡上涌去。

邈邈和尚四老，一见林内飞身纵出的竟是宫紫云，不由大吃一惊，假设宫紫云杀了恶道，叶小娟的命也就难保了。

心念间，四老大袖一挥，身形凌空而起，依然是老方法，踏着涌向斜坡的群豪头顶，直向竹林扑去。

这时，恶道乌鹤神情惶急，面色如土，泊泊鲜血，由蓬乱的灰发中流下了，他虽然已撤出背后长剑，但已无心恋战，一面仓慌出招，一面闪躲纵跃，逐渐向正西数十丈外的崖边退去。

宫紫云黛眉双挑，步步紧逼，剑剑不离恶道的各部要害，看她凌厉的剑势，似是决心将恶道置于死地。

凌壮志深恐对崖的虬髯凶汉，对吊在树上的叶小娟不利，因而飞身疾扑中，再度大声急呼：“娟姐姐，杀不得！”

宫紫云听到凌壮志两次惶声叫，心知有异，剑式不由慢下来。

就在剑式松弛的刹那间，恶道乌鹤趁机倏然转身，径向绝壁崖边亡命狂奔。

也就在恶道亡命狂奔的同时，坡上莲花谷的对崖上，倏然传来一声尖锐直上夜空的骇人惊呼！

凌壮志听得悚然一惊，浑身不由打了一个冷战，急忙煞住飞驰身形，转头一看，悬吊在对崖上斜松枝上的叶小娟，已经不见了。

接着传来那面群豪的惶声急呼：“绳索断了！”

“叶姑娘跌下去啦！”

“是弓箭手射的箭……”

“绳索被封崖大汉吹断……”

一片惊呼狂喊，情势十分混乱。”

凌壮志听得心如刀割，目眦俱裂，转首再看恶道乌鹤已到了正西崖边！”

于是，厉喝一声，身形腾空而起，急动青罡气，疾演“身剑合一”，一道宽约八尺的耀眼青芒霹雳，挟着慑人剑啸，快如闪电般，直向崖边的恶道射去。

到达崖边，乌鹤恶道已跃过绝壁，神情惶张，径向对崖数十丈外的一片乱石间踉跄奔去！

凌壮志神情如狂，已无暇去管三十余丈宽的绝壁，恶道是怎么飞渡过去的，于是，急煞身势，厉声大喝；“留下命来！”

来字出口，持剑的右臂倏然一扬——

一道殷红光，挟着一阵慑人心神，震撼山野的“轰轰”雷响，直向对崖的乌鹤恶道射去！

涌上坡来的近千英豪，早在凌壮志施展“身剑合一”的时候就惊呆了，这时再看了耀眼夺目，直射对崖的殷红剑光，立即发出一阵惊恐喊叫！

剑光过处，暴起一声凄厉惊心的悠长惨叫，恶道乌鹤的蓬头，直射半空，无头的尸体，立即栽倒。

们是，那道耀眼夺目的殷红剑光，宛如划空闪电，挟着轰轰雷声，斜斜上升，直向的夜空射去。

宫紫云一见，大吃一惊，脱口一声尖叫。

神志恍惚，紧握剑诀的凌壮志，闻声顿时惊醒，看到穹汉剑继续斜升，心中又惊又急，知道剑诀一松，那柄上古宝刃便永远消失无踪了。

心念至此，万分悲痛，想到重逾生命的宝剑，就此一去不回，立即涌满了泪水，因而，心灵中渴望幻想着“穹汉剑”能够自动飞回来。

意念一动，远至近万丈高空的穹汉剑，果然有回头的迹象。

凌壮志心智一开，灵台明静，顿时想起黄飞燕转述她师父的——如不能悟透心、灵、剑三体合一的奇秘奥妙，决难成功。

如此一想，突然而通，立即默诵剑诀，微合双目，心意渴望着“穹汉剑”飞回。果然，心念一动剑光闪电飞回，挟着慑人雷声，眨眼已至面前。

凌壮志惊喜若狂，心情激动，剑诀一松，穹汉剑立变宝刃，右手疾出如电，伸手握着剑柄，穹汉剑果然收了回来了。

但他惊喜之余，仍没忘了那跌进绝壁中的叶小娟，心中一阵悲痛，决心下去寻找她的尸首。

于是、横腕收剑，低头一看，这才发现脚下三丈处，云雾弥漫中竟有一道粗环铁索，直在崖下。

但他无心细看，衣袖一拂，身形直向崖下泄去。

拥挤在莲花谷和斜坡上的群豪高手，俱都如痴如呆，头晕目眩，由于空中剑光幌然而没，两眼一暗，眼前生花，景物顿时模糊难辨。

但，他们的耳鼓里，似乎仍响着隆隆的雷声。

久久，群豪的双目，才恢复了视觉，举目再看，正南崖边上，已没了凌壮志的人影。

宫紫云关心爱夫的安危，不知他为何没有回来，芳心一阵焦急，绝美的娇面上神色立变，衣袖动处，飞身向崖边扑去。

身形一动，蓦闻正北传来一阵高呼：“凌夫人快来，叶小娟姑娘是这里坠下去的。”

叶小娟三字一入宫紫云的耳鼓，娇躯不由一震，急忙将身形停下来，转首一看，只见斜坡角下立在群豪当前的竟是丐帮二老，跛足道人以及邈邈和尚四人，他们身后尚立着两个绝美少妇，不知是谁。

她由于刚刚赶到，尚弄不清全般情形，但丐帮的柳长老呼唤，不能不过去，尤其和自己有血亲关系的叶小娟，坠入深渊里，也不能不去问个清楚，但心爱的凌弟弟已不知去了哪里，因而有些迟疑。

邈邈和尚四老，早在叶小娟出那声惊呼时，便和黄飞燕以及简大娘的儿媳妇，折身奔了过去。

但，就在满谷群豪混乱的一刹那，恶道乌鹤的三个徒弟以及弓箭手等人，已趁机逃得无影无踪了。

六人愣愣的望着对要断的断索，听着身后群豪的胡嚷乱叫，弄不清叶小娟是如何坠下去的。

之后，看到剑光，听到惨叫，四老和黄飞燕，简大娘的儿媳妇，以及身后的群豪，俱都惊呆了。

尤其黄飞燕，看到一直向夜空斜升的剑光，几乎脱口惊叫，因为她知道，凌壮志已无法将剑收回来。

但，就在她焦急万分，欲将实情告诉邈邈和尚四老的同时，一道殷红剑光，划空一闪，接着全山一片黑暗，待等她恢复视觉，凌壮志已不在崖边上了。

这时见柳长老招呼宫紫云，不由焦急的提醒说：“凌小侠不知怎样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四老颌首称好，六人即向立在坡上的宫紫云迎去。

黄廷燕曾听展伟明呆傻的大赞宫紫云，风华绝代，容艳无双，心中多少也有些不服，早就有心比比，宫紫云是否比她黄飞燕少女时代来得更美丽。

因而，一面飞纵，一面留意，她发现横剑立在斜坡上的宫紫云，在紫华剑光和月光映照下，直疑是下凡的仙女。

只见她秀发高挽，上插含珠金凤，眉似远山伏影。一对剪水双眼，琼鼻樱口，肤如凝脂，一身淡紫衣裙，外罩紫绒长袍，如非手中横着一柄寒光闪烁的宝刀，任何人不敢不说这位丽质天生，艳美倾城的少女，竟是一位身怀绝技侠女，同时，也将是一位有了孩子的母亲。

尤其，那副超丽脱俗，端庄娴静的高贵气质黄飞燕就自觉不如。

她看到宫紫云的那身淡紫衣裙，恰和自己的衣色相同，难怪不少人都说她黄飞燕亦是凌壮志的妻子。

黄飞燕一想到这个问题，就感到芳心微跳，双颜发烧，寂寞的心情，愈感凄凉莫落，脚下一步也不想走了。

打量间，她发现宫紫云那寒潭秋水般的眸子，正刻意的对她细察。

她看得芳心一震，光艳照人的娇面上，立即飞上两片红霞，她在心里不安的问着自己，宫紫云该不会知道我和凌弟弟在一起吧？

简大娘的儿媳妇，也正刻意的细察这位武功高绝，国色天香的凌夫人，在她认为万家妹子万绿萍，得不到凌壮志的爱，完全是被这位仪态雍容的凌夫人给比下去了。

继而一想，万绿萍虽然没有宫紫云那副淡雅、高贵、温暖而娴淑的气质，而万绿萍的娇小秀美，姿容娟丽的活泼娇态，也是这位凌夫人所没有的。

在这一刹那，她发现宫紫云与万绿萍两人的美丽，各有千秋，各有不同，一个似花中之王的紫牡丹，艳绝群芳，一个似美如云锦的秋海棠。

黄飞燕和简大娘的儿媳妇两人打量间，已到了宫紫云的身前。

宫紫云早在看过黄飞燕之后，即将紫华剑收入鞘内，这时虽然心中牵挂爱夫，但四位老前辈迎过来，自是不能不向前见礼，于是，一俟邈邈和尚四老到达，当即向前施礼，同时恭声说：“晚辈宫紫云参见四位老前辈。”

跛足道人和丐帮二老，俱都神色凝重的颌首还礼，一向谈笑叫骂的邈邈和尚，由于叶小娟的坠入绝崖，也没有了那份闲遐心情。

丐帮二老和邈邈和尚，都是和宫紫云见过面的人，跛足道人是成了名的老前辈，也不需介绍，但简大娘的儿媳妇和黄飞燕却必须引见。

邈邈和尚大嘴一咧，伸手一指黄飞燕，即对宫紫云介绍说：“丫头，这位就是石门镇已故总镖头赵永荣的夫人黄飞燕，人称‘飘萍女’。

宫紫云谦和的一笑，正待和黄飞燕寒暄，蓦闻跛足道人不耐烦的说：“老

三，正事一大串，还有心罗嗦这一套，一个是黄飞燕，一个是简大娘的儿媳妇……”

说话之间，举起手来指了指黄飞燕，接着又去指端庄少妇，但想到不知少妇的姓名时，顿时结口说不下去了。

端庄少妇急忙含笑说：“李婉卿！”

跛足道人一听，继续说：“大家办完了正事，再叙也不迟嘛！”

邈邈和尚虽被指责的怪眼直翻，但他心里却知错处，因而，自嘲似的挥挥手说：“你跛脚也别罗嗦啦！”

宫紫云深恐两位怪杰，因此争论起来，因而有意转开话题，关切的问：“方才四位老前辈说我妹妹叶小娟怎样了？”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四老互看一眼，似乎都怕再有罗嗦，因而都不愿开口。

柳长老呵呵两声，深沉的说：“这是正经事，由我柳老二简单的说吧！”

说着，转身看了一眼已经涌过来看凌夫人的群豪，即以简单的几句话将恶道邀斗的阴谋说了一遍。

宫紫云听罢，凤目中立即涌满了泪水，痛心的戚声说：“这样说来，小娟完全是因我而死……”

黄飞燕和简大娘的儿媳妇李婉卿，立即宽声安慰说：“这也不能怨你，只怨恶道的阴谋太狠毒了。”

柳马两位长老，也在旁欣慰的说：“所幸凌小侠已杀了恶道……”

话未说完，蓦见邈邈和尚怪眼一亮，立即脱口说：“是呀！混球小子呢？”

宫紫云原本对凌弟弟的去向有些挂念，这时已经知道叶小娟坠进深渊里，因而戚声说：“恐怕是到崖下寻找小娟妹妹的尸体去了。”

跛足道人举手一指正西崖头，肯定的说：“一定是在那里下去的！”

说着，当先向前驰去。

邈邈和尚，丐帮二老，以及宫紫云二人，纷纷起身，紧跟跛足道人身后。

跛足道人当先到达崖边，低头一看，立即发现数丈下云里的那道直通对崖的铁索，因而脱口说：“原来恶道早就计划由此逃走！”

紧跟而至的邈邈和尚一看，立即轻蔑的大声说：我和尚正感奇怪，恶道的轻功怎的突然变得如此高绝，三十多丈宽的绝崖，一跃而过，乖乖，揭穿了一分钱不值，原来是踏索过去。”

柳马两位长老，微摇蓬首，感慨的说：“恶道此番的确用尽心

